

第二十一回 奸相求和传圣旨 群豪聚会定雄盟

屠凤义正辞严，群雄耸然动容，都说：“不错，是非不可不辨，大节定须无亏，蒙古鞑子入侵中原，咱们岂可不同心抗敌？”

屠龙挥臂叫道：“各位请稍微冷静，再思三思！莫因一时激愤，误了国家百年大计！”

董开山道：“好吧，那我们就听一听屠少寨主的高见！”

屠龙道：“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史大人，请起！”

与屠龙同来的那个陌生人站了起来，群雄听说他是什么“史大人”，都是不禁愕然。董开山道：“咱们开的是绿林大会，这位史大人——”

屠龙道：“这位史大人是从临安来的，他的叔父正是大宋的当朝宰相史弥远。史相国力图恢复中原，驱除金虏，故此派了他的侄儿作联络使，来与河北的各路义军联络。咱们身在绿林，心怀故国，朝廷派来的联络使，咱们似乎不该拒绝吧？”

众人这才知道此人是南宋派来的使者，并非金国的官儿。中原沦陷，百有余年，大家都是盼望故国施旗，听说他是朝廷使者，人人兴奋莫名，好似盼到了“亲人”一样。只有李思南和孟明霞二人比较冷静，起了疑心。

孟明霞是从江南来的，她的父亲孟少刚乃是江南武林的领袖人物，消息最为灵通。孟明霞曾听得父亲说过，南宋宰相史弥远卖官鬻爵，贪黷专权，好大喜功，见识浅陋。虽然尚不至奴秦桧之通番卖国，也是一个民怨沸腾的奸相。

孟少刚就是因为知道史弥远主张联蒙古以灭金，这才到蒙古打了一转，探听虚实的。李思南那次在戈壁与孟少刚父女相遇，也曾听得孟少刚说过这件事情。故此李、孟二人都是不禁大起猜疑：“史弥远派来的使者，只怕没有什么好事！”

各家寨主只知道史弥远是南宋的宰相，对他的底细却并不清楚，因此大家都道：“难得朝廷的使者到来，咱们的绿林大会正好请史大人宣示朝廷的意旨。”不过也有几个人在哄闹之中，窃窃私议：“不知他的身份是真是假？”

那位“史大人”取出一卷文书，说道：“这是小官奉委的文书，请各位过目。”上面盖有“枢密府”的关防（枢密府是南宋最高的军事机构，当时由宰相兼任正枢密使。）。有几位寨主到过江南，见过枢密府的布告，认得关防不假。于是大家再无异议，便请这位“史大人”列席这次的绿林大会。从文书中，大家也才知道了这位“史大人”名叫史公望。

这么一来，登时成了喧宾夺主的形势，屠凤反而被冷落一旁了。

屠龙得意洋洋地高声说道：“请史大人宣示朝廷意旨。”

史公望缓缓说道：“朝廷的意旨是联蒙古以灭金，只待蒙古的大军一入中原，朝廷便即出兵渡江，与蒙古南北夹攻金虏！”

各家寨主之中，也并非没有见识的人，董开山首先站了起来，说道：“蒙古乃是虎狼之国，与蒙古联盟，是否便可以还我河山，此事只怕、只怕会有后患！”

史公望道：“诸位不必过虑，朝廷当然是深思熟虑，方才决定与蒙古联盟的。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秘密，成吉思汗的使者曾到过临安，与家叔订商了密约。约定灭金之后，宋国被金所侵的疆土尽数归还，蒙古只要金国原有的属土以及西夏。另外，蒙古的军饷则由宋国负担。”

“如此订约，看来虽然是蒙古稍占便宜，但我们大宋也并不吃亏，甚至还可以说是我们大大占了便宜。

“各位须当知道，朝廷‘南渡’之后，何以一百余年，空有夏国之心，终于难成事实？那都是因为敌强我弱的缘故！只凭宋国之力，自保尚嫌不足，驱敌更谈不到。如今天赐良机，蒙古崛起，兵力之强，天下无匹。蒙古愿意与宋联盟，条件又并不苛刻。各位想想，这还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因此朝廷的意旨：希望河北的义军切勿与蒙古为敌，破坏蒙宋的联盟！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各位还当尽力协助，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应在所不计，但求打败金虏，复我旧疆，便是朝廷所望了！”

会中除了屠凤邀请的十八家寨主之外，还有淳于周带来的一帮人。十八家寨主也并非与屠凤齐心的，其中五个便是较为倾向于淳于周的人，而剩下的十三家寨主之中，有真知的见的也不过有限几人。因此在听了“朝廷使者”史公望的这番说话之后，绝大多数都感到惶惑，虽然对于史公望所说的必须与蒙古化敌为友一事，心中觉得很不舒服，但也觉得他说的未尝没有道理。尤其因为这是“朝廷的意旨”，这顶大帽子一压下来，本来是有异议的人也都不敢说话了。

李思南见大家噤若寒蝉，局面十分不妙，不禁胸中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便站了起来，朗声说道：“我是刚从蒙古回来的，据我所知，成吉思汗的野心决非只要灭金，灭金之后，还要吞宋。因此我认为朝廷的这项政策决不可行！”

淳于周“哼”了一声，说道：“朝廷的意旨，你也敢违背么？哼，你这小子有多大见识，难道就能胜于庙堂的究究诸公？”

屠龙则在嘿嘿冷笑：“成吉思汗的心思，你这小子又怎样知道的。”

李思南道：“我听得成吉思汗亲口说的。”

屠龙冷冷说道：“成吉思汗何以会对你说这些说话？”

李思南道：“这是他对部下诸将的训话，我适逢其会，恰恰听到。”当下将那日在肯特山上的遭遇，一一说了出来。

屠龙道：“照你这么说法，你那日在狩猎中曾经勇杀犀牛，救了成吉思汗女儿的一命。那么成吉思汗是应该很感激你了，他如何还肯放你回来？”

李思南坦然说道：“不错，他曾经要封我做‘金帐武士’，我不甘为他所用，第三天就冒险逃出了和林。”

屠龙冷笑道：“你编故事的本事倒很不错，可惜未免有点荒唐！”

李思南道：“各位请稍待片刻，我拿一样东西给各位看看。”

李思南进入后堂，孟明霞便即站了起来，接下去说道：“我和爹爹曾周游蒙古各地，半年有多。所见所闻，蒙古确实是在作吞金灭宋的准备。”当下将蒙古如何在库伦池、葛腾湖等地训练水师，以及如何招募汉人为他所等等情况，详细道出，众家寨主都信得过孟大侠父女的身份，决不会编造谎言，听了这些“敌情报道”，不禁面面相觑。

李思南拿了一副弓箭出来，说道：“这是成吉思汗自用的铁胎弓，他因为我救了他女儿的性命，送给我的。各位请看，这副弓箭似乎不是中原的巧手匠人所能铸造的吧？”

成吉思汗的铁胎弓是用阿尔泰山所产的精铁铸造，比同样一把的普通铁胎弓沉重得多。当时蒙古已从波斯输入一种先进的炼铁技术，能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把沉重的铁胎弓可以拉得弓如满月，这种炼铁的技术，当时即

使是中原的巧手匠人也还不能做到。

众家寨主听了孟明霞的“敌情报道”，又看了这副弓箭，不由得对李思南的说话信了个七八分。

屠龙强辩道：“即使这副铁胎弓是蒙古胎人所造，也未必就是成吉思汗自用之物。又即使是成吉思汗自用的，也未能就证明了成吉思汗确实说过了要‘吞金灭宋’的言语！”

董开山道：“蒙古崛起之后，灭国无数，以它的兵力，单独灭金，绰绰有余，何必和大宋联盟，那还不是为了消耗大宋的国力？依我之见，对‘吞金灭宋’这个说法，咱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淳于周道：“朝廷已有决策，你们妄自猜疑，难道要违背朝廷的意旨么？”

董开山忍不住气，大声说道：“朝廷有朝廷的意旨，绿林有绿林的规矩，咱们又不是吃朝廷的俸禄，何须一定遵守朝廷的意旨？”

李思南接着说道：“董寨主说得不错，绿林的兄弟既然要组成义军，那就得为老百姓着想。朝廷的意旨，对老百姓有利的咱们遵从，有害的咱们为何不能违背？蒙古鞑子侵入中原，占的是汉人的地方，杀的是中华的儿女，难道咱们反而还要帮助它吗？”

史公望面色铁青，叫道：“反了，反了！”

跳虎涧的寨主邓飞哈哈大笑：“当然是反了，不反，我又何必上山做强盗？我不懂什么大道理，谁欺压我们这些小百姓我就反谁，金虏要反，蒙古鞑子要反，你宋国的官儿若然恃着官家的势力压我，我也要反！”

淳于周涨红了脸，说道：“只凭咱们这帮乌合之众，就能够驱除金虏，兼且抵御蒙古鞑子的入侵吗？无论如何，大宋总是咱们的邦国，大宋的国君总是咱们的皇上，我主张遵奉朝廷意旨。”

屠龙说道：“不错，两害相权取其轻，联合蒙古，驱除了金虏再说！”

李思南道：“谁说咱们是乌合之众？谁说咱们的力量单薄？”

咱们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只要咱们真的是为国为民，老百姓也就会帮咱们！蒙古鞑子和女真鞑子加起来，也没有咱们汉人的老百姓多！”

双方针锋相对，吵闹起来，两边都有附和的人，聚义厅中争论纷纷，乱成一片。

北芒山的老寨主吴恒说：“这样的吵闹也吵不出个结果，俗语说蛇无头而不行，依我之见，咱们应当先推出一位盟主，都听盟主的号令！”

吴恒是绿林的老前辈，他一说话，不但淳于周这帮人附和，十八家寨主，十有八九也都说他有理。

董开山道：“屠盟主去世之后，绿林中没有一个大家心悦诚服的头儿，的确是难以齐心合力。依我之见，新盟主是一定要推选出来的。不过，做了盟主也并非就可以独断独行，大事还是应该众人商议，争持不下之时，那才由盟主仲裁。”

众口一辞，大家对应该推选新盟主一事都无异议。跳虎涧的邓飞便道：“故盟主屠百城是以琅玕山的寨主身份当选的，琅玕山是绿林中最大的一个‘山头’，琅玕山如今是奉屠凤姑娘作寨主，我以为就这样顺理成章，由屠姑娘继承盟主之位，最为适当！”

淳于周冷笑道：“屠百城还有一位公子在这里呢！若说要‘继承’的话，那就应该是屠龙继承才对！”

屠龙朗声说道：“淳于寨主德高望重，先父在生之日，对淳于寨主也是

极为佩服的。盟主之位，淳于寨主不坐谁人敢坐？”

淳于周假惺惺地揪须笑道：“我推选屠世兄，屠世兄怎的把这个担子搁到我的肩头来啦？这个叫老朽如何担当得起？”

屠龙道：“我是心悦诚服地拥戴淳于前辈，淳于前辈做了盟主，我只求执鞭随镫，于愿已足。”

淳于周那帮人欢呼道：“姜是老的辣，盟主之位，是应该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人出来担当才对。难得屠少寨主如此谦退，淳于前辈，你就勉为其难吧！”

宋铁轮冷笑道：“这小子好不要脸，老寨主死无对证，他就胡说八道。哼，什么德高望重，老奸巨滑倒是真的。”

淳于周在手下的欢呼声中装作听不见宋铁轮的说话，说道：“我年老怕烦，实是不想做这盟主。但各位如此热心，我也不好太过辜负各位的美意，只好勉为其难了！”

宋铁轮大声道：“盟主还没有推定呢，这‘勉为其难’四字，淳于寨主，你未免说得太早了！”

屠龙怒道：“我做哥哥的都甘愿退让了，屠凤这小丫头也配和淳于前辈争夺盟主么？”

宋铁轮道：“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生百岁。你退让是你的事，我们却是拥护屠凤姑娘。”

屠凤站了起来，说道：“各位请别争吵，听我一言！”

屠龙嘿嘿冷笑，说道：“好，我且看看你的面皮能有多厚？”

屠凤道：“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是如何抵御蒙古鞑子……”屠龙又插口道：“这是谁人定下的大计，你还未曾做盟主呢！”屠凤不理他，继续说下去：“依我之见，咱们推选出来的人，应该称为义军的盟主更为适当，这样可以容纳绿林以外的人物。各家寨主就是各路义军的首领。但做盟主的人，却不一定要是绿林的寨主。”

董开山首先表示赞同，各家寨主听屠凤说得有理，也都纷纷表示同意。

屠龙冷笑道：“什么名义我不管，总之你是不配当这盟主。”

屠凤道：“你这话倒是说得一点不错，我的确不配当这盟主。当务之急既是要抵御蒙古鞑子，这位盟主就不仅是要武功好，而且是要通晓兵法才行。我心目中的一位最适当的人物，各位想会同意的！”

屠龙道：“是谁？”

屠凤应声说道：“就是最近才从蒙古回来的李少侠李思南。”

李思南大吃一惊，连忙说道：“这怎么可以？我是新来乍到，与各处山寨从无渊源。”

屠凤继续说道：“一来李公子是将门之后，精通兵法；二来他是少林派谷大侠谷平阳的高徒，出身名门正派，做了盟主，有利于号召绿林之外的江湖豪杰；三来他刚从蒙古回来，熟悉敌情，咱们要对抗强敌，必须知己知彼。他一身兼这三个条件，依我看来，盟主的人选，是没有谁比他更适当的了。”

屠凤原来邀请的十八家寨主之中，约有一半是早经屠凤疏通了的，另一小半，听她说得有理，也纷纷表示赞同。

原先推选屠凤作盟主的跳虎涧寨主大声说道：“不错，咱们推选的是义军盟主，不是绿林盟主，与绿林从无渊源，这又有什么关系？屠姑娘荐贤自代，邓某深表敬佩。邓某愿意放弃前议，改推李少侠作义军盟主！”

李思南还要推辞，孟明霞说道：“你忘了家国之恨么？你要想报仇雪恨，

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何况这并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报仇的问题，大家属望于你，你岂能畏难推诿！”李思南见孟明霞以大义相责，只好不再作声。

屠龙叫道：“虽然推选的是义军盟主，不一定要绿林中人，但也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才成！”

宋铁轮冷笑道：“私通蒙古鞑子的还谈得上什么德高望重！”

一句话讽刺了两个人，淳于周与屠龙都不禁变了面色。

屠龙怒道：“与蒙古联盟，这是朝廷的意旨，目前大会也还没有公议，你凭什么就说私通蒙古是个罪名？”屠龙因为无词可对，只好兜个卷子，又回到最初的争论。

董开山道：“不借，当务之急是应该先把盟主推选出来，好决定咱们绿林的大计！”

此时由于屠龙、屠凤均已放弃，盟主的人选只剩下了淳于周与李思南二人。屠凤这边的人拥护李思南，与淳于周那帮人争执不下。

绿林前辈吴恒说道：“按照绿林规矩，盟主之位有所争执，应凭武功决定！”

石璞道：“屠姑娘刚才说过，抵御鞑子，武功并不是最重要的。”

淳于周的副寨主胡劲节冷笑：“你就只知道你的屠姑娘，屠凤说的就是金科玉律吗？”

吴恒淡淡说道：“我记得令尊当年也是因他在绿林大会之中，无人可与他抗手，这才被推为盟主的。”

原来吴恒早已得了淳于周许下他的好处，是以口口声声以绿林传统为重，表面看来似是公平，其实却是暗中偏袒了淳于周。

吴恒此言一出，淳于周这帮人都拍掌叫道：“不错，不错，到底是吴老前辈处事公允。做盟主嘛，当然是应该本领高强才行。胜者为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要知淳于周乃是和屠百城齐名的绿林高手，屠百城去世之后，武林中武功最强的就要数到他了。若凭武功定夺，他自是稳操胜算。

屠凤这边的人明知吴恒是在暗中偏袒淳于周，但既然争执不下，也只好照他的办法。

董开山道：“据我所知，以武功定夺盟主，乃是由双方各自选出好手比斗，斗到了最后，有一方无力再战，甘愿认输，就由胜方推选的盟主继任。不知是否这样？”

吴恒道：“不错。但盟主候选人至少要打一场。连胜可以连打，但在连胜两场之后，可以有权休息，待到明天再打。”

屠凤这边人数较多，平均来说，武功也比对方较强。但淳于周的武功，却又高出众人之上，因此吴恒补充的两点，都是有利于淳于周的。他得胜之后可以连续打下去，又可以有权休息，不怕受车轮战拖垮。

董开山皱起眉头，心想：“如此打法，岂不是要让淳于周大逞威风？”但一时却又找不到藉口与吴恒争辩。

孟明霞笑道：“绿林的旧规矩既是如此，就让他们占点便宜吧，不必斤斤计较了。”董开山听她这样说法，似乎对取胜颇有把握，心中疑惑不定。当下也就不再言语。

淳于周自高身份，当然不愿第一个下场。在他这帮人中，有两个武功很强的高手，一个是黑石岗的大寨主柳洞天，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精妙绝伦；一个是辽东的独脚大盗崔镇山，一身外家功夫已练到铜皮铁骨刀枪不入的境

界。淳于周目注柳、崔二人，示意要他们下场，不料，柳洞天扭转了头，避开他的目光。崔镇山更妙，他眼观鼻鼻观心，端坐不动，竟然装作不懂淳于周的意思。

淳于周心中有气，“哼”了一声，说道：“劲节，你打第一场吧。”胡劲节是他的副寨主，当然只有遵命。

胡劲节提着厚背斫山刀，大踏步走入演武场，说道：“李公子，我不自量力，请教你少林剑法。”

胡劲节是和淳于周同一辈的成名人物，屠凤这边的十三家寨主自问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一上来就向李思南挑战，众人无不惊心。

董开山道：“李公子的少林剑法不忙施展，胡大哥，咱们是老朋友了，老朋友先切磋切磋吧！”

董开山正要替李思南下场，忽见人影一晃，孟明霞后发先至，到了场心。

孟明霞道：“董伯伯，请让侄女先接一场，侄女久闻胡老前辈的金刀威名，难得有这机会领教。”

董开山正愁不是胡劲节的对手，哈哈笑道：“台上唱戏不如台下看戏，胡老哥的劈山刀对你家传的蹶云剑正是棋逢敌手，我这老头子也想开开眼界，这一场就让给你吧。”

胡劲节暗暗吃惊，他倒不是为了害怕孟明霞，而是怕伤了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女儿。当下横刀一立，说道：“孟女侠不必客气，我与令尊也是老相识了。咱们点到为止，谁胜谁败，不必介怀。”

屠龙在淳于周身边冷冷说道：“俗语说大树底下好遮荫，这话说得果然不错。可惜我的父亲死得早了。”此话话中有话，左右开弓，讥刺孟明霞沾父亲的光，也讥刺了胡劲节对孟少刚的怯意。

淳于周淡淡说道：“孟少刚号称江南大侠，却也未必够得上称为遮荫的大树。”

胡劲节面上一红，说道：“孟女侠，请出招！”

孟明霞道：“晚辈不敢僭越，请胡老前辈先赐三招！”

屠龙道：“哈，居然要让三招，好大的口气。胡寨主的金刀，在你的眼中只是破铜烂铁了！”

孟明霞冷笑道：“你不必挑拨是非，你若是瞧不顺眼，待会儿尽可下场！”

屠龙“哼”了一声：“你们听听，还未交手，她就好像是十拿九稳，准能赢得了这一场了！”

孟明霞这话本来是针对屠龙而发的，但也有欠考虑之处，说了出来，给屠龙一加渲染，变成了对胡劲节的一种轻蔑。胡劲节是个早已成名的人物，虽然明知屠龙乃是挑拨，也不能不感到自尊心受了损伤。

当下胡劲节提起厚背斫山刀，说道：“孟家剑法妙绝天下，孟女侠要让三招，这也不算得是看小老夫！”话虽如此，其实已是动了怒气。

只见刀光疾闪，胡劲节左劈一刀，右劈一刀，斫的两刀，都是恰巧从胡明霞的鬓边削过，却连她的头发也没碰着。孟明霞动也不动，气定神闲，对他这两刀竟似是视而不见。这刹那间群雄都不禁失声惊呼。

当然，胡劲节这两刀并不是想斫伤孟明霞的，但他这柄厚背斫山刀重达四十八斤，挥舞这样沉重的大刀要恰到好处地从孟明霞鬓边削过，而不错手伤人，这真是谈何容易？

孟明霞却也不动，当然也是看出他是虚招。这份镇定的功夫，更是惊人。

这两招虽然还不是真正交手，群雄已是深深佩服，佩服胡劲节的刀法，更佩服孟明霞的胆量。

众人喝彩声中，屠龙又在冷冷说道：“下场无父子，举手不饶人。这里可不是套交情的地方！”

胡劲节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又气又恼。要知他是以前辈的身份和孟明霞动手的，孟明霞让他三招，他不能不虚斫两刀，保持自己的身份。不料却遭到了屠龙的冷嘲，胡劲节心里想道：“屠龙的冷嘲热讽不打紧，只怕淳于周起了猜疑，以为我不肯为他出力。”

思念及此，胡劲节只好抛开顾忌，一咬牙根，提起了厚背斫山刀，一刀就劈下去。这一刀可就不是虚着，而是他的杀手绝招了。

一刀劈出，伊似晴天闪起了一道电光，威势极是惊人。孟明霞赞道：“胡老前辈的快刀果然是名不虚传！”话声未了，刀光人影之中，只见孟明霞衣袂飘飘。已是掠到了三丈开外，胡劲节的刀锋连她的衣角都没沾着，群豪不禁又是大声叫好，彩声如雷！

胡劲节更是吃惊不小，心里想道：“怪不得她刚才敢于神色不变的接我两招虚招，原来她的轻功竟是如此佳妙！即使我那两刀斫实的话，料想也是斫她不着！”

说时迟，那时快，孟明霞身似旋风，倏地一掠，亮剑出鞘，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刺到了胡劲节的左肋，微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晚辈还招了！”

胡劲节横刀一荡，看似十分简单的一个招式，内中却藏着好几个复杂的变化，将浑身遮拦得风雨不透。只听得“叮”的一声，孟明霞的剑尖在刀背上轻轻一点，腾身飞起，又退到了一丈开外。

胡劲节飞身扑上，刀光化作了一道长虹，护着自身，不求胜，先防败，守中带攻。虽然是七分守，三分攻，但因他的刀法虚实莫测，每一招都可以攻守互易，孟明霞若是稍有不慎，就会着了他的道儿。

孟明霞自忖：“他的刀法防守得如此严密，气力又比我大，可怎生破得他呢？”要知若是硬碰硬打的话，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孟明霞的青钢剑定然会给他的厚背斫山刀磕飞！

孟明霞一时想不出破敌之法，只好施展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穿花蝴蝶般的与胡劲节游斗，斗了数十招，刀剑竟然没有碰过一下。但孟明霞步步后退，看来却是处在下风。

此进彼退，转瞬间已是绕场一周。胡劲节占不到半点便宜，心中也是暗暗叫苦：“她的身法比我轻灵，我斫她不着，她已是立于不败之地。再绕两周，我的气力都给她耗尽了，那时岂不糟糕？”

屠龙又在冷笑道：“要比武就得见个真章，这算什么打法？”他恨不得孟明霞伤在胡劲节刀下，这一次的冷嘲热讽，却是向孟明霞而发了。

话犹未了，只见孟明霞突然凝身止步，青钢剑疾如电闪般地划了几个圆圈，一圈接着一圈，套着胡劲节的刀光，叮叮之声不绝于耳！

屠龙暗自欢喜：“这丫头果然沉不住气，中了我的激将之计。”哪知心念未已，忽见淳于周皱起了眉头，低声说道：“不好！”

淳于周是想提醒胡劲节的，可是已经迟了。就在这刹那间，只见孟明霞的青钢剑矫若游龙，斜划一个圈圈，正划一个圈圈，左划一个圈圈，右划一个圈圈，圈里套圈，四个圈圈一划下来，蓦听得“ ”的一声，胡劲节的厚

背斫山刀已是脱手飞出！

原来在绕场一周之后，孟明霞已是想出了破敌之法，她这套持剑划圈的剑法，捏的是“乱环剑诀”，诀云：“接续如环，宛转如意，乱散心神，以巧降力。”胡劲节的大刀给她剑圈套着，左牵右引，气力发挥不了作用，使得越急就越发容易受敌克制，这就和用绳子缚着石头，舞到急时，就会脱手飞去一样。淳于周看出了这个道理，屠龙与胡劲节的武学造诣却是差了一筹。一个看走了眼，一个着了道儿。

孟明霞插剑入鞘，说道：“请恕晚辈得罪了。”胡劲节满面羞惭，拾起了厚背斫山刀，走到了淳于周面前，说道：“属下无能，折了寨主的锐气，无颜再在山寨立足，从今之后，决意金盆洗手，闭门封刀，请恕属下告退了。”

淳于周眉头打结，说道：“胜败兵家常事，你已尽力而为，我自是不会责怪你的。你是我的副寨主，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胡劲节黯然说道：“纵然寨主不加怪罪，我亦自觉无颜。寨主手下，多的是少年英杰，胡某老朽无能，理当退避让贤。”说罢，也不理淳于周是否准许，便即背起大刀，径自下山。

原来胡劲节败在一个少女之后，固然是自觉无颜，但也还不至于便即求去的。他之所以和淳于周决裂，更大的原因，是不满屠龙对他的冷嘲热讽。

淳于周甚为着恼，但在这样的场合，却也不便把胡劲节拉回来。拉拉扯扯，那将是更失面子的事，因此只好让他去了。

屠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情知他父亲的手下，对他早已离心，琅玕山寨主之位，妹妹已经在众头目拥戴之下接任，他是无望了。假如能做淳于周的副寨主，虽然委屈一点，也还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他其实是有意把胡劲节排挤掉的。

不过胡劲节临去的几句话，却是令他的面子很过不去，那几句话，谁都听得懂是向他说的：“我不行，看你的吧！”屠龙若要挽回面子，就非下场与孟明霞比剑不可。

淳于周这帮人中，本领最高的柳洞天与崔镇山二人并无下场的意思。屠龙自忖并无取胜的把握，也自有点踌躇。但因他有言在前，若是不敢下场与孟明霞较量，这可是大失面子的事，屠龙只好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忽见一个铁塔般的大汉，业已快步跑出场心，粗声说道：“孟姑娘，你请歇歇。宋寨主，我早就想和你打上一架，今日正好趁此机会，领教领教你的日月双轮有何了得？”

原来这个莽汉名叫周镇海，乃是崔镇山的师弟。他的本领远远不如师兄，性情却是极为暴躁，有一次宋铁轮因为某事与他争执，两人都是火爆的脾气，一言不合，便即挥拳相向，只因当场有人劝解，这才没有打成。

屠龙说道：“不错，孟姑娘已经打了一场，咱们不能占她的便宜。”这话当然是为他的退缩作掩饰的，孟明霞猜到他的心意，冷笑说道：“好，待你想好了如何化解我的剑法，再出场吧。”

周镇海一出场就把闷在肚皮里的话都说出来，群雄听了，哈哈大笑。李思南低声和宋铁轮说道：“这个倒是个直性汉子，宋寨主你——”李思南的意思是想请宋铁轮在比武之时，找个好机会与对方化敌为友，而不可认真拼命的，不料宋铁轮也是个急性子，李思南的话没有说完，他已经跑了出去，放大嗓子嚷道：“你是个直汉子，我的肚肠也不会拐弯。你瞧我不顺眼，我也瞧你不顺眼。好，咱们这就好好地打上一架吧。”

周镇海使的是藤蛇棒，这是一种软中带硬的兵器，使用这种兵器全凭腕力，腕力稍差，就使它不动。宋铁轮的日月双轮更是一种纯刚的兵器，两人这一较量，等于是铁扫帚遇上了石地堂，必定是要凭着硬功夫来决胜负，其中实是毫无可以取巧之处。

两人都没有客套话说，一照面立即就是同时出招。周镇海使的是拦腰盘打的招数，宋铁轮日轮横挡，月轮却是自上而下的直劈他的天灵盖。

淳于周哼了一声，对站在他旁边的崔镇山说道：“又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宋铁轮居然下得这样毒手！”要知崔镇山的一身外家功夫早已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胜过师弟不知多少。淳于周恐怕他不肯为自己效力，是以出言挑拨。

崔镇山淡淡说道：“宋铁轮招数虽狠，我的师弟也不见得就是稻草人。胜败纵然难测，总没有这样容易给他打倒的。”看来他对师弟倒是颇有信心。说了这话，就挤上前头观战去，淳于周碰了个软钉子，好生没趣。

宋铁轮的月轮直劈下来，只见周镇海的藤蛇棒忽地也蛇头高昂，“”的一声，就把轮子推开了。

两人都是心中一凛，知道遇上劲敌。周镇海荡开了月轮，棒端有如雁翅斜掠，劈扫下来，径取对方的琵琶骨。这琵琶骨是人身要害之处，宋铁轮焉能让他劈中，一声大喝，日轮翻上，反砸周镇海的面门。这是以攻为守的招数，周镇海不敢怠慢，急展藤蛇棒，使出了一招“斜挂单鞭”，往外一挂。宋铁轮立刻抽招换式，轮随身转，“”的一声，把他的藤蛇棒拨开。

两人都是硬碰硬接的打法，双轮一棒俨似两团白云裹住一条张牙舞爪的苍龙，盘旋飞舞。转眼间斗了五十多招，兀是未分胜负。越斗越猛，群雄看得惊心动魄，各自替己方的人捏一把汗。

淳于周却是看得暗暗皱眉，心里想道：“这样的硬打硬拼，只怕要落个两败俱伤。”要知他这一方已经输了一招，淳于周当然是希望扳回一场的。但转念一想：“两败俱伤也好，周镇海若受重伤更妙，那样就可以激得他的师兄下场了。”

屠龙坐在淳于周侧边，忽地低声说道：“这样的蛮打没什么看头，淳于前辈，我想请你指点迷津。”淳于周道：“哦，指点什么？”屠龙道：“孟明霞的乱环剑诀很是厉害，应当如何对付？”

淳于周也正在琢磨这个问题，作下一场的准备。因为对方的孟明霞最少还要打一场的，他这一方，除非是出“连环夺命剑”柳洞天，或者可有取胜的把握，其他的人，在剑法上只怕都是胜不过孟明霞。他自己碍于身份，却又不便下场和侄女辈的孟明霞比剑。

屠龙是他这方仅次于柳洞天的剑术高手，用屠龙来对抗孟明霞，虽然未必能够取胜，却多少有点指望。是以淳于周正是巴不得屠龙来向他讨教。他想了一想，低声说道：“孟家的乱环剑诀着重的是扰敌心神，以巧降力，你首先应该力求镇定，不可为对方乱划的剑圈扰乱心神。”屠龙道：“那又怎样才可以破她呢？”

淳于周道：“乱环剑诀接续如环，宛转如意。孟明霞紧守此诀使出的剑法确是毫无破绽可寻，不过，好在她的功力未到，你可以冒险插入她的剑圈之中，以重手法震断她的长剑。”说罢，用手指暗暗地比划了几下，屠龙本来是个很聪明的人，不须淳于周多加讲解，已是心领神会。

正当屠龙向淳于周暗地里讨教的时候，场中已是到了双方全力相拼，胜

负待决之时。激战中，周镇海杀得性起，不顾一切地抢进宋铁轮双轮所合成的圈子之中，藤蛇棒使出了“独劈华山”的猛招，一棒当头劈下。宋铁轮双轮一合，只听得“ ”的一声，如雷震耳。叮 声中，又夹着“咔嚓”一声巨响。

这刹那间，双方观战的人都是不由自己地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只见宋铁轮、周镇海各自倒跃三步，周镇海手中的藤蛇棒只剩下了短短的一截，宋铁轮右手的日轮飞上了半空，左手的月轮也断了几齿月牙。藤蛇棒是给双轮夹断的，但周镇海那一劈的千钧之力，宋铁轮亦是经受不起。

李思南喜道：“双方都没受伤，正好可以收场。”不料话犹未了，周镇海忽地又扑上来，说道：“兵器上不分胜负，宋大哥，我领教你的掌法。”原来那根藤蛇棒是一件难得的兵器，周镇海痛心于藤蛇棒被对方折断，定要与宋铁轮分出输赢。不过，从他改口以“宋大哥”相称，可知他对宋铁轮亦已有了几分敬意。

宋铁轮岂甘示弱，立即说道：“久仰周大哥的五行拳功力深厚，周大哥有命，敢不奉陪。”抛开了月轮，摆开了架式，双方噼噼啪啪地就打起来。

众人方自松了口气，心情又再紧张。李思南摇头叹道：“这真是何苦！”

周镇海的五行拳纯以硬功取胜，出手全取攻势。第一招宋铁轮硬接硬架，两股力量相碰相撞，旗鼓相当，正好是半斤八两。双方相持不下，宋铁轮陡的一声大喝，抽拳换腿，飞起了鸳鸯连环腿猛踢对方下盘。

周镇海喝声“来得好！”侧身微闪，立即以快捷无伦的掌法猛削宋铁轮的膝盖。宋铁轮踢出了七腿，周镇海削了八掌，双方倏进倏退，宋铁轮没有踢着对方，即也没有给他削中，仍然是不分高下。

连环腿不能久战，宋铁轮只好又再改用劈挂掌应敌。周镇海的五行拳全取攻势，前招未收，后招即发，连用“劈、钻、炮、横、崩”五字诀，五行生克，拳拳打向宋铁轮的要害，疾如狂风！

宋铁轮心头火起，想道：“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也不知我的厉害！”当下用“千斤坠”的重身法稳住下盘，在掌法中兼施擒拿化解之技，周镇海狂风暴雨般地猛攻了一轮，宋铁轮竟是兀立如山，半步也没有退让。这一来双方都是不由得暗暗佩服。

斗到紧处，周镇海突发一拳，用“劈”字诀向着宋铁轮的天灵盖劈下。拳力极猛。宋铁轮横掌一挡，反手擒拿。但因拳力较强，拳掌相抵，宋铁轮拳心疼痛，擒拿手施展不出，只好随掌一拨，把周镇海的拳力卸开。周镇海顽强之极，这一招本来是应该收招换式的，他竟然不退反进，一个“狮子摇头”，突然改用“钻拳”，上击敌人面门。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冲天炮”，厉害无比，他用到了这一招，乃是有心和宋铁轮一定要分出个胜负的了！正是：

盛气难相下，掌底判雌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铁掌争雄嗟老将 飞刀巧掷折强人

众人惊呼中，只见宋铁轮倏地翻身，反手擒拿，大喝一声：“着！”右掌从周镇海肘下穿过，左掌斜削下来，双掌一合，“咔嚓”一声，登时把周镇海的一条右臂硬生生的折断！周镇海大吼一声，左拳挥出，正中宋铁轮的心口！宋铁轮摔出了一丈开外，周镇海手臂折断，痛彻心肺，晕了过去。

柳三娘大惊失色，赶忙跑出来救援丈夫，崔镇山也赶出来扶他师弟。

柳三娘未曾跑到丈夫身边，只见宋铁轮已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柳三娘松了口气，知道丈夫受伤不重，但受伤之后，便即用力，总是不宜。

柳三娘眉头一皱，说道：“你怎么了？”心想：“他这倔强的脾气真是至死不改，在这个当口，还要逞强！”

宋铁轮不答妻子的话，一跃起来，便即抱拳说道：“毕竟是周大哥本领高强，我受伤了，这一场我是甘心认输！”说罢，这才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宋铁轮甘愿作负，此言一出，群雄都是大感意外！要知宋铁轮虽然是受了伤，吐了血，但对方折臂昏倒，受的伤可是比他更重。认真说来，应该算是周镇海输了。

原来宋铁轮与周镇海恶斗一场，反而起了惺惺相惜之感。此时迫于无奈，折断了对方的手臂，心里好生过意不去。是以自甘作负，表示敬重对方。

柳三娘熟悉丈夫的脾气，暗自叹道：“我只道他是逞强，却原来他是赶着起来认输，生怕人家说在前头，判他得胜。唉，他竟然不顾自己伤后不能用力，当真是不知爱惜自己的身子了！但这也才真正说得是性子倔强的硬汉子大丈夫！”

崔镇山轻轻给师弟推拿，周镇海醒了过来，叫道：“不成！不成！”众人莫名其妙，一时间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崔镇山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师弟，你别难过。待宋铁轮的伤养好了，我再去找他为你报仇。”

不料周镇海接着就道：“不成，不成！这怎能算是你输？我的伤比你重，当然是我输了，我可不能占你的便宜！”他说了这几句话，痛得面上变色。

崔镇山将他抱起，说道：“师弟，你养伤要紧！”周镇海道：“师哥，愿打服输，报仇二字，你再也休提。免得我心里不安！”

两人抢着认输，群雄听了，不禁又是好笑，又是佩服。董开山朗声说道：“两位光明磊落，都是一般的好汉子大丈夫。这一场就算是打平了吧！什么伤轻伤重，何必斤斤计较！”此言正合众心，双方均无异议。

淳于周取出一个盒子，挑出了一团药膏，说道：“还是用我这续断膏吧，我替令弟接骨。”

淳于周这续断膏乃是用千年“续断”制炼的药膏，珍贵无比，续筋驳骨，功效如神。崔镇山如果是自己受伤，决不愿受他恩惠，但因是师弟受了重伤，只好接受下来，向他道谢。

淳于周叫人用两块木板，夹着周镇海的断臂，敷了药膏，对正臼口，接好断骨，手法纯熟之极。崔镇山虽然是讨厌他，也不由得有点感激，心里想道：“如果由我施救，师弟只怕要多吃许多苦头。”

淳于周替周镇海接好断骨，淡淡说道：“令师弟愿打服输，不愧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但他是用‘五行拳’折在宋铁轮的手下的，宋铁轮不过是绿林中的二流脚色，旁人不知道，恐怕会看轻了‘五行拳’了！”

淳于周这话用意十分明显，是要激崔镇山下场的。崔镇山也明知他是激

将之计，但一来受了他的恩惠，二来又是涉及师门荣辱，明知淳于周要利用他，也只好说道：“淳于前辈，你别忙催我，崔某素来是恩怨分明。今日多蒙你救了我的师弟，崔某定当设法报答于你！”

柳三娘正要回去照料丈夫，淳于周这边有一个人已是到了场心，叫道：“柳三娘，且慢回去！”柳三娘回过头来，冷冷说道：“哦，原来是卜寨主。敢情卜寨主有意赐教么？”那人道：“不错。卜某久仰柳三娘的神鞭绝技，暗器功夫，尤其了得。卜某不自量力，要向三娘讨教几手高招！”

原来这人名叫卜图南，外号“多臂猿”，以一手三暗器的功夫驰誉大江南北。但自柳三娘崛起后，他这擅使暗器的名头，却是不免给柳三娘夺了他的几分光彩。俗语说：“一山不能藏二虎”，是以他定要与柳三娘分个高低。

柳三娘道：“好说，好说！卜寨主的判官笔点穴功夫和暗器本领我也是久仰的了。卜寨主既是不吝指教，就请赐招吧！”

卜图南道：“客不僭主，还是请三娘先赐高招！”话似客气，神情却是甚为狂妄。卜图南在绿林中的行事一向是心狠手辣，柳三娘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此时见他神情傲慢，心里也是不禁有气，便道：“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长鞭一挥，登时卷起了一团鞭影，向卜图南扫去。

卜图南用的是一支判官笔。判官笔一般是双笔合使的，他却只用单笔，而且比普通的判官笔长得多，可以当作小花枪使。柳三娘长鞭打来，他用判官笔轻轻一挑就挑开了。

哪知柳三娘的鞭法巧妙非常，她这一招名叫“回风扫柳”，一荡起来，从半空中倏地一抖，接连几转折，鞭梢呼响，鞭影重重，竟然不知她是打向何方。卜图南把判官笔盘头挥舞，叫道：“神鞭绝技，果然名不虚传！”话犹未了，柳三娘的长鞭已是缠上他的笔身！

卜图南一声大喝，陡地振笔一挥，缠在笔上的软鞭登时解了。鞭风笔影之中，卜图南欺身猛扑，扬笔点柳三娘的“愈气穴”，柳三娘斜身一掠，身随鞭转，鞭梢掠过之处，卜图南头戴的毡帽已给软鞭扫落。柳三娘落在三丈之外，冷冷说道：“卜寨主，你要不要歇一会儿？”

原来柳三娘以“回风扫叶”的神鞭绝技，缠上了笔身，本来是想夺了他这支判官笔的，夺不成功，鞭梢一抖，乘机就点了他的“肩井穴”，再一掠，又扫落了他的毡帽。

论内力是卜图南较强，他能够把缠在笔上的软鞭抖开，这份功力比柳三娘胜过不只一筹。但论招数，他则是接连输了两招。彼此都是绿林的成名人物，按说他是应该认输了的，但他明知柳三娘的实力比不上他，而他的看家本领又未使出，自是不肯甘休！

柳三娘点着他的“肩井穴”，见他居然还是纵跃如飞，右臂也并无挥动不灵迹象，心里也是好生骇然，想道：“此人不但内力深厚，点穴解穴的功夫也是在我之上。看来我是不宜和他硬打下去了，要制胜非得使用暗器不可！”

岂知卜图南也是同样想法：“这婆娘的轻功比我高明，招数也是比我奇诡。她的鞭长，我的笔短，要防御她这条神出鬼没的长鞭真不容易！看来还是立即和她较量暗器为佳！”

双方都是知己知彼的高手，柳三娘吃亏在气力较差，给卜图南一个猛扑，不能不倒纵开去，她身形未稳，卜图南已是出手！

只听得“铮铮”数声，卜图南弹指发出了三枚钱镖，向上中下三路打来。

上取眉尖的“阳白穴”，中取胸口的“乳突穴”，下取膝盖的“环跳穴”。这三枚钱镖是同时发出的，到了敌人跟前，竟然能分成上中下三路，认穴不差毫厘，当真是一等一的高明手法！

柳三娘霍地一个凤点头，避过了打向上盘的钱镖，长鞭倏地收回，打落了射向胸口的钱镖，一伸腿，“叮”的一声，又把打她膝盖的那枚钱镖踢飞了。她脚上穿的是一双镶有铁片的鞋子。

这几下免起鹞落，卜图南的暗器固然是发得妙，柳三娘闪挡暗器的功夫更是妙到毫颠。群雄都不禁大声喝彩。

卜图南抢了先发制人之利，不容柳三娘有喘息的机会，一扬手又是三柄飞锥打来。

飞锥是分量沉重的暗器，打落钱镖容易，要打落飞锥可就难得多了。卜图南手段狠辣之极，三柄飞锥刚发，跟着又是双手齐扬，续发六柄飞锥，左面三柄，右面三柄，堵死了柳三娘向两边闪躲的路。最先发的三柄飞锥则是向她正中飞来。

在场的绿林豪客，人人都会使用暗器，但像卜图南这样高明而又狠辣的暗器功夫，却是从未见过。是以本来是应该喝彩的，此时却忽然鸦雀无声，大家都在提心吊胆，为柳三娘的性命担忧了。

只听得柳三娘一声长啸，叫道：“卜寨主好暗器功夫！”长鞭挥出，闪电般地打了一个盘旋，左撩右拨。向她正面打来的三柄飞锥，给鞭梢拨歪了准头，一柄向左边飞去，一柄向右边飞去，但当中的一柄仍然向她飞来，柳三娘戴上鹿皮手套，伸手一接，接下了这柄飞锥。

两柄飞锥左右飞出，刚好碰上了卜图南从两面向她打来的两组飞锥，每组飞锥虽有三柄，但一经碰撞，连环互击，都是失了准头。柳三娘只须接了正中的一柄飞锥，就从容不迫的从正面闯出了飞锥之阵。

柳三娘本来要把接下的这柄飞锥反打回去的，但接到了手之时，虎口竟然感到一边酸麻，情知打出去也不会打中对方，献丑不如藏拙，索性故示大方，抛下了飞锥，笑道：“卜寨主，你的暗器打完了没有？请一并打来吧！”

原来柳三娘的内力不及对方，若是凭着硬功夫扫打的话，一柄飞锥她也不能打落。但妙就妙在她借力使劲的功夫使得恰到好处，拨歪两柄飞锥，借对方的劲力，打乱其他的飞锥，这才能够化险为夷。

卜图南想不到他发出的三面夹攻敌人的锥阵，竟然给柳三娘用如此巧妙的手法轻描淡写地破了，心中不禁一阵茫然。

此时群雄方始放松了扣紧的心弦，登时爆发了如雷震耳的彩声！

柳三娘叫卜图南把剩下的暗器一并向她打来，这话说得十分挖苦，卜图南毕竟是绿林中的成名人物，如何能够给别人看小？当下只好勉强笑道：“卜某今天是抛砖引玉，如今是该见识三娘的高招！”心中则在盘算，如何在挡过柳三娘一阵暗器之后，再施反击，挽回面子。此时他已不求打胜对方，只求两无损伤，打成平手，于愿已足。

柳三娘用说话“克”住对方，此时倒不急于出手了。当下从容笑道：“卜寨主客气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卜寨主既然如此客气，那我就还敬吧，请卜寨主指教！”

柳三娘说罢，扬手发出三柄柳叶刀。三柄飞刀排成“品”字向卜图南射来，卜图南见她手法并无特异之处，心里想道：“原来她接暗器的功夫虽然了得，发暗器的功夫却是寻常。”有心炫耀本事，随手发出三枚铜钱，把三

柄飞刀齐都打落。铜钱的分量比飞刀轻得多，他用铜钱打落飞刀，确是难得的真实本领。淳于周这边的人纷纷给他喝彩助威。

柳三娘微微一笑，说道：“卜寨主功力深厚，佩服，佩服！但礼尚往来，我也还有一点微末之技，要请卜寨主再加指教！”

卜图南先后发了三枚钱镖，九柄飞锥，此时柳三娘才不过发了三柄飞刀，若是要讲“礼尚往来”的话，柳三娘当然还有续发暗器的权利，除非卜图南不要面子，不顾身份，否则就不能抢发暗器。

卜图南打落了她的三柄飞刀，胆气陡壮，哈哈笑道：“咱们是公平较量，我岂能占你的便宜？你还有多少暗器，尽管发来吧！”

柳三娘道：“好，我也不要占你的便宜，如数奉还，请你收下！”双手齐扬，转眼之间，只见满空都是银光，不多不少正是六柄飞刀。虽然只是六柄飞刀，但交叉穿插，却似织成了一面光网，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旁人看得眼花缭乱，卜图南是个暗器的大行家，一眼看去，却是看出了其中大有奥妙。这六柄飞刀没有一柄是向他笔直飞来的，来势并不迅猛，六柄飞刀在空中盘旋飞舞，倒好像用意不在乎伤人，而是在“变戏法”似的！

卜图南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是什么打法？”饶他见多识广，这样古怪的暗器手法他也从未见过。

卜图南“哼”了一声，心道：“管她是什么打法，我把她的飞刀都打落下来，她不认输也是不行！”当下掏出了一把铜钱，向空中一洒。他生怕一枚铜钱打不落一柄飞刀，这一大把铜钱足有十几枚之多！

不料铜钱尚未碰着飞刀，那满空的飞刀先自碰撞起来，有的斜飞，有的直射，有的划着圆圈前进，有的作弧形飞行……一瞬之间，飞行的方位全都改变！卜图南的一大把铜钱洒去，只有几枚碰着飞刀，其余的全都打空。给铜钱碰着的飞刀也没有打落，而是转了个弯，又向着卜图南飞来！

原来柳三娘最先发的那三柄飞刀不过是试探性质，这次发的六柄飞刀才是她的平生绝技！她深知卜图南功力比她深厚，故此发出的飞刀不是向他笔直飞去，这样就可以避免与他钱镖打来的力道直接碰击。至于她自己所发的六柄飞刀互相碰击，那却是一种极巧妙的手法。碰击之后，飞行的轨道改变，仍然可以飞去伤害敌人。而且在飞刀先自碰击之后，就会产生一股新的力道，再给对方的铜钱碰着，也就不会打落了。

卜图南这一惊非同小可，飞刀业已来到，距离太近，想再用暗器抵御飞刀，也是不可能的了！危急之中，卜图南只好用判官笔护着顶心，立即将身子倒下，在地上打了几个大翻。

只听得“叮”声响，有两柄飞刀给他的判官笔挑开；有两柄飞刀几乎是贴着他的双肩削过；还有两柄飞刀落在他的后面，只差少许就要钉着他的双足。

六柄飞刀虽然都没有伤着卜图南，但他也是够狼狈的了，他在地上打了几个大翻，跳起来时，衣裳满是污泥，手脚头面也都沾了不少污泥浊水！

卜图南想起刚才的惊险，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但在惊魂稍定之后，心里又在暗暗得意：“毕竟她也未能伤我，这一场最多是算打个平手，总不能说我输了！”

他正想发话，忽觉头顶好像给蚂蚁叮了一口似的，有点麻痛。就在此时，只见宋铁轮站了起来，脱下帽子，说道：“好热，好热，你们打得这样激烈，我在旁边观战的也都流汗了，你们不觉得热吗？”宋铁轮刚才所受的伤虽是

不轻，但在服了“小还丹”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说话的声音已是宏亮如常。

柳三娘气定神闲地站在卜图南对面，笑道：“卜寨主，你歇一会儿再打好不好？说老实话，我也是热得难受，很想到一边凉快凉快去了！”

他两夫妻一唱一和，旁人听来，只道宋铁轮是怜惜他的妻子，故而提议休息。有的人还在替柳三娘可惜，想道：“何必忙在这一时，一鼓作气，将他打败了不是更好？”这些人也都已看得出来，卜图南虽然本身的功力较高，但此时已是累得不堪，且又气馁的了，而柳三娘却尚有余力。

卜图南看见宋铁轮脱下帽子扇凉，目光盯着自己的头顶隐隐似含笑意，心也陡地一惊：“莫非我已着了暗算！”大惊之下，连忙脱下自己的帽子，只见帽子正中齐齐整整的插着三口梅花针，只露出一点头，除了他本人之外，旁人都看不见。

卜图南翻过帽子一看，见那针尖亮晶晶的，知道不是毒针，这才松了口气。他是个使暗器的大行家，当下也就恍然大悟。原来柳三娘把三口梅花针混在飞刀之中打出，梅花针无声无息，卜图南顾得抵御飞刀，这就着了对方的道儿！

柳三娘的手段虽然是有点取巧，但以分量极轻的梅花针居然能够和飞刀同时打到，这却是最上乘的暗器手法！卜图南要对方提出方始发觉，虽未受伤，亦已是输了招，何况柳三娘并非不能伤他，只是顾全他的颜面，手下留情而已！卜图南自忖：“这三口梅花针正是当着我脑门的百会穴方位，若她稍稍用多一点劲道，又或者是改由毒针的话，此际我焉能还有命在？”

卜图南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当下双拳一拱，说道：“柳香主的暗器功夫远远在我之上，卜某甘拜下风。”此言一出，淳于周这边的人都是大感诧异，纷纷嚷道：“你还没有输啊！”“这一场至少也该算是打个平手！”

淳于周黑了面孔，沉声说道：“叫嚷什么？胜负兵家常事，又尚未完场，何必斤斤计较？崔兄，令师弟的断骨驳好吧？”

原来卜图南着了柳三娘的三口梅花针，在场诸人只有淳于周和李思南看得出来。其他的人都还是莫名其妙。淳于周生怕柳三娘抖露出来，更损自己这边的面子，是以宁可认输，还可稍稍遮瞒。

淳于周最后的一句话是向崔镇山说的，崔镇山当然懂得他的意思，心里想道：“好，我给你扳回两场就是。”于是缓缓走下场心，说道：“今日难得有这机会，崔某甚愿以武会友，请各位英雄指教。”言下之意，已是表明了他不愿涉足两方的盟主之争，只是意欲切磋武功，点到即止而已。而且他所要“请教”的是“各位英雄”，也并没有指明只是要和屠凤这边作对。

不过他既然是淳于周邀来的高手，又是在淳于周催促之下出场的，因此他的话虽然说得不是十分明白，也算是替淳于周出场的了。屠凤这边的人知道他的为难之处，也听出了他并无敌意，但却也不能不找人应付他。

崔镇山的大力金刚掌久已蜚声绿林，群雄都知道他的本领远远在他师弟之上，要找一个人能和他匹敌的还当真不易。屠凤心想：“李思南若然下场，可以胜他。但李思南要留着气力对付淳于周，而且崔镇山是以掌力称雄的，李思南若是用剑胜他双掌，亦是胜之不武。”

屠凤正自考虑人选，只见董开山已经走了出来，说道：“老朽本来不敢与崔兄争胜，但好在彼此都是以武会友，谁胜谁败，付之一笑，亦是无妨。”

董开山以“大摔碑手”驰誉江湖，少年时候，曾有一双铁掌打败河朔七

雄的战绩。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如今已是年迈体衰了。是以刚才群雄考虑入选，谁都没有想到要他出场。

崔镇山道：“得董老英雄指教，何幸如之！久仰老英雄大摔碑手的英名，咱们就在掌底印证印证吧！”群雄听得崔镇山说出“印证”二字，等于再次表明只是“切磋”之意，这才稍稍放心。

崔镇山分属晚辈，先行出招表示敬意，只见他单掌划了一道圆弧缓缓推出，董开山弓腰蓄势，待他掌到，陡地手腕一翻，反手一掌拍出。只听得“蓬”的一声，崔镇山倒退三步。

掌风所及，沙飞石走，站得较近的旁观诸人纷纷后退。

屠凤这边的人大为欢喜，心想：“董开山宝刀未老，只怕打得赢崔镇山也说不定。”因为崔镇山给他一掌震退三步，崔镇山是否手下留情，大家都不知道。但双方掌风的强劲却是有目共睹的。

董开山自己心里明白，崔镇山不但是手下留情，而且根本是蓄力未发。原来崔镇山那一掌有个名堂，叫做“龙门三激浪”，若是掌力尽发的话，应该有三重力道，一重猛过一重，可是崔镇山只发出第一重力道，便即收掌退步了。

这一掌崔镇山给他震退三步，也是始料之不及。他以为董开山年迈，生怕用力太猛伤了董开山，这可不好意思，试了一招之后，始知董开山的掌力虽然比不上他，却是在他原来的估计之上。

武林中人，对一个“名”字都是颇为着重的。崔镇山不愿伤了前辈，可是也不愿输给董开山，于是在试了一招之后，就逐渐加强掌力，双方掌风呼呼，战况也就渐渐紧张了。过了片刻，只见董开山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那是他的汗水所蒸发的。崔镇山的额上却还未见一颗汗珠。

屠凤不禁暗暗吃惊，心想：“崔镇山虽无敌意，但在激战之中，也难保不会失手伤人！唉，董老前辈也是好胜，斗到这个时候，也该认输才是，何必再拼下去？”

屠凤不知，她所想得到的，崔、董二人也早已想到了。董开山心想：“待他这一套金刚掌招式使全，我自当甘拜下风。”原来董开山生性酷嗜武学，难得有这机会，一窥金刚掌的绝技，是以宁愿苦苦支撑，也想一窥全豹。

崔镇山则在暗自想道：“再打下去，我虽不想伤他，只怕这老儿过后也要大病一场。”于是卖个破绽，待董开山双掌从中宫击进，他轻轻使了一招“鹤腾手”，一拧、一托、一拍，把董开山轻轻推出了六七步。

他这一拧、一托、一拍，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迅速之极，众人还未看清他的手法，只见他也“蹬、蹬、蹬”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董开山打了几个盘旋方始稳住身形，他也跟着打了几个盘旋，和董开山完全一样，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董开山站稳了脚步，喘过口气，正想说话，崔镇山已抢着说道：“董老英雄掌法高明，晚辈多承相让，侥幸打了个平手。”崔镇山这话倒也并非言不由衷，以掌法而论，董开山的“大摔碑手”确是与他的“金刚掌”各有千秋，难分高下。董开山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这才叹口气道：“老了，不中用了。但这分明是老弟让我，我可不能厚着脸皮当作打和。”

淳于周一一直黑着脸孔，此时方始有了一丝喜色，翘起拇指赞道：“两位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子，佩服，佩服！”

跳虎涧的邓飞性情爽直，“哼”了一声，说道：“若不是董老英雄认了

输，谅你也不会赞他。”淳于周幸得崔镇山给他扳回一场，欢喜不暇，对这些冷嘲热讽，只装作是听不见。

董开山道：“可惜，可惜！”崔镇山怔了一怔，道：“可惜什么？”董开山道：“听说你的大力金刚掌共有八八六十四式，可惜我只见了四十八式，未曾得窥全豹。”

崔镇山微微一笑，说道：“多承董老英雄相让，小可幸未落败，哪位英雄再来指教？”按照比武的规矩，他胜了一场，还可以再打一场。崔镇山这几句话的意思，一来是表明了他愿意再打下去，二来也等于是间接答允了董开山的请求，只要有人跟他再打，他就可以把八八六十四式金刚掌演个齐全。

但这一来又等于是给屠凤出个难题了。董开山的大摔碑手都败在他的金刚掌下，还有何人可以应付他的掌力？

群雄正在商议，忽见一个黄衣汉子从人丛中走出，说道：“小可不才，请崔镇山指教个三招两式。”这人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长得眉清目秀，倒像是个文弱的书生，哪里是个绿林好汉的模样？

两边的人都不认识这个少年，不禁大为诧异，俱是想道：“这人是谁，有此胆量？”

崔镇山道：“不敢。请问阁下高姓大名？是哪条线上的朋友？”那黄衣少年道：“小可不过是琅玕山的一个无名小卒。”

屠凤冷笑道：“无名小卒也好，大英雄大豪杰也好，总得有个名字吧？”黄衣少年这才缓缓说道：“小姓褚，贱字云峰。但求得会高人，非图扬名闯万。冒昧出场，教各位见笑了。”

群雄都是一怔，心道：“褚云峰，这名字可从来没有听过。”屠凤听他说是自己山寨的人，心里想道：“或许是最近投来的吧？待会儿我问宋铁轮，想必是经他的手招收的。”

原来屠凤也不知道此人，只道他是自己不在山寨的时候来投奔的。但因副寨主宋铁轮受了伤已进内堂休息，是以无从询问。

崔镇山道：“彼此印证武功，褚兄何用客气？请！”

褚云峰双掌一合，缓缓划了个圈，使出“童子拜观音”的“请手式”，平推出去。掌势缓慢无力，群雄看得都不禁暗暗皱眉。要知他们虽然不敢期望这个“无名小卒”能够取胜，但他既然是代表琅玕山出场，至少也应该打得有个“谱儿”，若然三招两式就折在对方手下，岂非大大损了己方的颜面？

众人正在暗笑这个姓褚的少年未免太过不自量力，只见崔镇山已经和他对了一掌，双掌相交，无声无息，与刚才那一场崔、董二人的斗掌大不相同。一招过后，崔镇山的面上竟然露出十分惊诧的神情！

原来褚云峰的掌势虽似缓慢，但崔镇山那么霸道的金刚掌打过去，竟然不能摇撼他的分毫。双掌一交，只觉有一股极柔和的力道迅即就把他的金刚掌力化解了。这情形就似把一块大石头投进水中一样。

崔镇山大为惊诧，心道：“想不到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竟是个身怀绝技的高手！可得打醒精神，莫要折在他的手下才好！”当下一个“跨虎登山”，进步欺身，把掌力加到了八九分，接连使出了三招极为猛烈的招式。

褚云峰仍然是轻飘飘的发掌，全用柔力化解对方的猛劲，但见他身形晃动，衣袂飘飘，宛如流水行云，随着对方的掌势倏进倏退，崔镇山那么刚猛的掌力竟然无奈他何！群雄这才大大惊异。

孟明霞自幼跟随父亲，见多识广，低声对屠凤说道：“这是最上乘的内

家掌力。恭喜，恭喜，屠姐姐，我竟不知你的山寨里有如此一个能人！”

崔镇山成名以来，从未碰过如此高手，不禁精神陡振，越斗也越见猛烈，在他全力施为之下，八八六十四式金刚掌使得兴会淋漓，手脚起处，全带劲风。场边站得稍近的人都觉得有如利刀刮面，慌不迭地后退。

这一场恶斗看得人人惊心动魄，屠凤虽然看出了褚云峰是个内家高手，也是不禁有点暗暗担心，想道：“崔镇山的金刚掌猛扑，内力竟似无穷无尽，虽说柔能克刚，却不知这姓褚的少年能否支持到最后一刻？”

殊不知在表面看来似是崔镇山占了八成攻势，褚云峰只有化解他攻势的份儿，偶然才能还一两招。但在崔镇山本人，却是每一招都感到对方的压力！

褚云峰发掌柔如柳絮，但内中暗藏潜力，崔镇山封闭得稍微不够周密，对方的掌力就反扑过来，犹如惊涛骤至，逢隙即入。崔镇山全神对付，不过片刻，汗如雨下，心中暗暗叫苦。

不知不觉之间，崔镇山一套八八六十四式的金刚掌法，已经反复使了两遍。激战中，褚云峰忽地一飘一闪，扑进了崔镇山双掌合击的圈子，左掌一牵，右掌一带，崔镇山立足不稳，斜窜出数丈开外，接连转了几个圈圈。褚云峰一招得手，立即也窜过一边，同样的转了几个圈圈。

李思南叫道：“当真是棋逢对手，这一场又是打个平手！”其实李思南何尝不知，褚云峰乃是依样画葫芦，有意让崔镇山的。崔镇山刚才让董开山一招，此刻褚云峰也同样的让回了他一招。

李思南看出褚云峰的用意，但想这几句话若是由他来说，未免太着痕迹。是以李思南替他说了。

崔镇山叹了口气，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话当真说得不错。褚兄，我平生自负金刚掌力未逢敌手，今天却是不能不服你了！”

众人听得崔镇山自己认输，都是不禁大为骇异，纷纷打听褚云峰的来历。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来历。崔镇山刚刚退下，淳于周这边一个白衣的中年汉子立即跟着出来，微笑说道：“褚兄神技，令人大开眼界。柳某见猎心喜，特来请教高招。”

这个人就是崔镇山的好朋友，也是淳于周百般的大套交情，才请得他来的两大高手之一的柳洞天。

柳洞天的名头比崔镇山更大，他是剑术的大名家，以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称雄绿林。虽然或者还未能与孟少刚、谷平阳等前辈剑客比肩，但武林公论已是认为他可以列名在当世的十大剑客之内。

柳洞天最初本来是和崔镇山一样，并不准备出手帮忙淳于周的。但后来看见崔镇山败在这无名少年的手上，却是不由得不引起了好奇之心。他说他是“见猎心喜”，这的确是他的真心说话。不过，他虽然不含敌意，却也多少有点想要替好友赢回一场的意思。

董开山道：“柳兄，你是使剑的大名家，不如请李公子陪你过招吧。”屠凤这边的计划是准备留下李思南来对付淳于周或者屠龙的，这计划董开山当然知道。不过因为柳洞天出场出乎他们这边的意料之外，柳洞天太过厉害，董开山再三思量，除了李思南只怕无人能够应付得了他的剑招，是以只好临时改变计划。

不料柳洞天却道：“剑术名家的称号我不敢当，但李公子若要指教的话，留待下一场我再奉陪如何？这一场请让我先与褚兄切磋印证掌上的功夫。”

柳洞天竟然舍长用短，不使剑而要与褚云峰比掌，此言一出，群雄都是

始料不及。褚云峰掌法的精妙是有目共睹的，群雄心想：“柳洞天若不用剑，那倒是不必怕他了。”

只有淳于周知道，柳洞天不但剑术高明，他的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也是极为了得，只有在崔镇山之上，决不在崔镇山之下。只因为他剑术的名气太响，对付强敌又从来只是用剑，是以他的掌上功夫，为剑术的名气掩盖，绿林中少人知晓。

淳于周心想：“柳洞天剑术第一，掌法第二。但即使只是比掌，料想也可以赢得这个小子了。”正是：

一鸣惊人好身手，不识少年何处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双雄比剑惊心魄 少侠伤情动杀机

不料淳于周心念未已，褚云峰已在朗声说道：“久仰柳舵主剑术通神，晚辈今日有幸，得遇高人，若然不讨教个三招两式，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是以小可不才，倒是宁愿请教柳舵主的剑术！”

柳洞天要与对方比掌，此事已是颇出众人意料之外，哪知褚云峰竟然不肯占此便宜，明知对方是个剑术的大名家，仍然要与对方比剑！群雄不禁又是惊诧，又是佩服，心中俱是想道：“难道这个无名少年在剑术上也有过人的造诣？但不管如何，他这份不畏强敌的豪气，已是足以令人心折！”

淳于周哈哈笑道：“不错，印证武功，自是不拘一格。比掌也好，比剑也好，剑掌都比更好！请两位尽展所长，让我们也好大饱眼福！”

石璞道：“褚兄，请你试试这柄青钢剑合不合用？”褚云峰道：“无须费心，小弟携有兵刃。”

倏地一个转身，手中已多了一柄长剑。原来他的佩剑乃是一把可化作绕指柔的软剑，系在腰间，当作腰带，旁人看不出来。

柳洞天一看就知道是一把宝剑，心里想道：“他若是仗着宝剑的锋利，我倒不怕。但他能够使用这种软剑，想必在剑术上也有相当造诣。”要知在各种兵刃之中，软剑最为难使。但剑术倘若练到十分高明的时候，有没有宝剑，都是一样。

双方各自举剑说了一个“请”字，陡然间，只听得一阵急促的叮 之声，端的有如繁弦急响。原来他们在这招之间，双剑已是碰击了十七八下！

喝彩声中，只见火花四溅，柳洞天腾身跃起，借褚云峰软剑的反弹之力，凌空击下，径刺他背心的“风府穴”，褚云峰反剑一圈，又是“ ”的一声，柳洞天身形落地，褚云峰收势不住，也不由自己地打了一个盘旋！

交换了两招，双方都是不禁俯首一瞧，柳洞天见剑身上并无伤痕，松了口气。但心里却也好生诧异，暗自寻思：“这人是何门派，怎的我却瞧不出来？”

褚云峰的剑身也没伤痕，但虽然是双方的剑都没受伤，褚云峰却是要比柳洞天更为吃惊了。要知他的剑质在对方之上，双方的剑都没受伤，那即是对方的剑术要比他略胜一筹了。

褚云峰虽然吃惊，却也并不气馁。因为他也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柳洞天是成名剑客，所使的剑术褚云峰早已知道，但褚云峰的剑术，柳洞天却是还未摸到底细。亦即是，褚云峰是知己知彼，柳洞天则是仅知己而不知彼。

双方虽然都是抱着以武会友的心思，但高手比斗，岂又容得有半招相让？柳洞天的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顾名思义，乃是以狠辣见长。斗到紧处，只见他运剑如风，剑剑指向褚云峰的要害穴道！

柳洞天的剑术早已练到收发随心的境界，他使出如此狠辣的剑法，目的是只求胜招，有把握可以不伤对方性命。但群雄不知，在他们的眼中，这却是一场性命相扑的恶战！看到紧张之处，当真是每一个人手心里都捏着一把冷汗。

片刻之间已是过了四五十招，看得人人诧异。柳洞天的剑术高明，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但褚云峰的剑术，奇诡绝伦，却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在柳洞天的猛攻之下，有许多凌厉的剑招，看来褚云峰已是决计躲避不开，但不知怎的，褚云峰竟是随手化解，举重若轻，每一次都是在间不容发

之际，迫得敌人转攻为守。旁观的人不乏剑术好手，竟是连他使用什么手法都看不清楚。

旁观的人都感到诧异，柳洞天则是更要暗暗吃惊了。要知他是剑术的大名家，各家各派的剑术无不知晓，他本来以为只须斗个十数招，就可以看出对方的守派来历的，哪知过了四五十招，仍然瞧不出半点端倪。褚云峰的出招，往往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依照正宗的剑诀说来，那是大大违背武学原理的，但却又是偏偏恰到好处地化解了他凌厉的攻势。

不过柳洞天虽然吃惊，却也并不畏惧。因为他只是摸不清对方的底细而已，并非剑术上不如对方。斗了四五十招，他一直是紧握先手，稳稳占了七成攻势。

不知不觉斗到了百招开外，柳洞天求胜心切，把他剑术中狠辣的长处全都发挥，此时倘若褚云峰中他一剑的话，即使柳洞天可以收发随心，褚云峰也是难免要受伤的了。战况越来越见惊险，此时连李思南和孟明霞二人，也是不由得暗暗为褚云峰担心了。

褚云峰额角微微见汗，但神色仍很从容。只见一个攻得迅疾，有如天风海雨，迫人而来；一个守得沉稳，有如长堤卧波，不为摇动！而且往往在柳洞天攻得极为紧迫之时，褚云峰突然反扑一两招，反扑的招数奇诡绝伦，登时又扭转了劣势，扳成平手！

激战中柳洞天忽地冒险进招，剑光有如一道长虹，横卷过去。一招之中藏着连环七式。这刹那间，群雄都是大惊失色。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不少恶斗的场面，但这样一招生死立判的狠辣剑招，他们却是从未见过。这刹那间，人人屏息而观，当真是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陡然间只见两道剑光矫若游龙的飞上天空，两条人影倏的分开，同时叫道：“好剑法！”过了片刻，这才听见“”的两声金石交击的清脆声响，两柄长剑同时掉下，插进铺满碎石的硬地，几乎没至剑柄！

这样的结局当真是皆大欢喜，群雄绷紧的心弦这才松了下来，轰然喝彩。董开山等人哈哈笑道：“旗鼓相当，可称双绝。端的是令我们大开眼界了！”

两人的剑同时脱手，这一场比剑当然应该算是不分胜负。董开山的说话就是表明这个意思，群雄亦觉得毫无疑问。不料董开山的话刚刚说完，淳于周接着就冷冷说道：“不见得！”

此时柳、褚二人都各自把剑拔了起来，褚云峰俯首一瞧，不觉变了面色，随即拱手说道：“淳于寨主说得不错，这一场是我输了！”

原来双方的剑上都有一个小小的缺口，但褚云峰用的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柳洞天的剑却不过是一把普通的青刚剑，因此虽然是同样损了兵刃，却证明了柳洞天的功力较胜一筹。

柳洞天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说道：“褚兄何必过谦，在剑法上我并没赢你。”这话倒也说得十分坦白，在柳洞天的内心的确并不感觉到胜利的喜悦，反而是多少有点惭愧的。

原来柳洞天在和他斗到百招开外之后，这才想到了一招克敌制胜的妙法，他用强攻猛扑的“夜战八方”的招式，剑光笼罩了对方的身体，在这样情形之下，对方纵有怪招，刺向他意想不到的方位，至多也只是两败俱伤而已。要解拆他这样猛烈的剑招却是万万不能的。他自付功力比褚云峰高，若是两败俱伤，褚云峰定然伤得比他更重。是以他估计褚云峰一定不敢硬拼，唯一可以逃命的办法就是扔剑抵挡一下，跟着伏在地上，打滚逃出他的剑圈。

若然当真如他所算的话，褚云峰之败就是败得十分狼狈的了。

不料褚云峰却并不如他所算，在这最关键的一招竟然硬接下来，而且接得十分巧妙。褚云峰是用“绞剑式”化解了他一部分的劲道，两人的剑这才同时脱手的。是以斗剑的结果只能证明柳洞天的功力较高，在剑法上则仍是不分胜负。而且却以功力而论，也的确只能算是“较胜一筹”而已，因为柳洞天的剑也是同时脱手的。

虽然如此，但这样的结果亦已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谁都想不到一个籍籍无名的褚云峰，居然能够和一个剑术大名家打成平手！何况褚云峰还是曾经和崔镇山先拼了一场的。

孟明霞站在李思南的旁边，悄声说道：“如果褚云峰不是先耗了一场内力，说不定这一场还可以胜呢。”

李思南道：“功力是柳洞天较高，剑法也算得很是不错。褚云峰若不是先打一场，依我看来，或者可以在两方面都扳成平手，要胜他恐怕还是不易。”

孟明霞道：“如果是由你对付他呢？”

李思南微笑道：“这就难说得很了。”言下之意，其实即是说自己至少也不会输给柳洞天。

他们二人说话的声音很细，因为当场评论高手的剑法，给人听见了难免惹起是非，是以自是不好高谈阔论。

不料他们虽然是窃窃私议，却也给柳洞天听见了。柳洞天因为曾经听得屠凤介绍李思南的来历之时，说他是少林派谷平阳谷大侠的高足弟子、达摩剑法的衣钵传人，故此一直都是对他十分留意的。

柳洞天的气量虽然并不狭窄，却也不是心胸十分宽广的人，听了他和孟明霞的议论，不觉起了好胜之心，心里想道：“他是十几家寨主推举出来与淳于周争夺盟主的人，我倒要看看他有何本领配当盟主！”

褚云峰认输之后，便即退开，柳洞天则是剑不归鞘，站在场中，抬眼向李思南望去，高声说道：“刚才小弟有言在先，这一场便请李公子指教。”

一来是有言在先，二来屠凤这边也没有足以和柳洞天匹敌的剑术高手。刚才好不容易奇迹般地钻出一个褚云峰，如今褚云峰已经败下阵来，却哪里去再找一个褚云峰？是以李思南“义不容辞”，只好亲自下场了。

争夺盟主的一方亲自下场，这一场当然是更为引人注目。柳洞天的剑法是大家见过的了，李思南的剑法如何，却只有孟明霞与屠凤两人知道。

大家都想看看李思南的剑法又有什么精妙之处，董开山、邓飞这一班老成持重的前辈，还不免暗暗为李思南担心，“倘若他的剑法还比不上褚云峰的话，这可是大失光彩了。”

心念未已，只见李思南已是平剑当胸，向柳洞天说了一个“请”字。他随随便便立了一个门户，意态甚是从容。

柳洞天心想：“我且给他一个下马威！”当下说声“有僭！”毫不客气地举起长剑，闪电般的便向李思南刺去。这一剑来得凌厉之极，而且是脚踏中宫，平胸刺到。武学有云：“刀走白，剑走黑”，即是说剑势采取的多是偏锋。而今柳洞天见面第一招就从正面攻来，不依剑术的常理，这显然是存心蔑视对方的了！

孟明霞看得有气，“哼”了一声，心里想道：“你的剑法纵然高明，也不该如此无礼！哼，何况你的剑法也不见得就一定胜得了南哥！”

其实柳洞天倒不是故意对李思南无礼的，他只是存心要激怒李思南。他

是武学的大名家，深知胜负的诀窍。高手比拼，倘若有一方气躁心浮，即使他的本领还要胜过对方，结果也是必败无疑。

旁观诸人都为李思南愤愤不平，李思南却是神色如常，毫不动怒。但见他兀立如山，纹丝不动，待到柳洞天的剑尖堪堪就要刺到他的胸口的时候，这才陡然间把剑一翻，一招“金鹏展翅”，斜削出去！

这一招拿捏时候，妙到毫颠，柳洞天的剑招已是稍嫌用老，而李思南则是春云初展，锐气方张。这正合乎兵法上“避其朝踪，击其暮归”的道理，旁观的剑术行家都不禁喝起彩来！

柳洞天心头一凛，连忙变式收招。幸而他见机得快，否则这一条手臂就等于送上去给对方砍了。他这一招变式，守中带攻，刚柔并济，令李思南不能乘胜追击。虽然是稍居后手，却也毫无破绽可寻，委实算得是一招极高明的剑法。但群雄恼他骄狂，却是无人给他喝彩。

李思南赞了一个“好”字，跟着也立即收招变式，并不贪攻。柳洞天诱敌之计不成，心里对李思南也是好生佩服：“这人当真是不可小觑，剑术高明还在其次，这份涵养的功夫更是难能！”

双方试了一招之后，彼此都是不敢稍有大意。当下就认真地较量起来。

群雄见李思南的第一招就使得那样老辣，大家都以为他必有精彩的后着源源而来，不料看了十几招，只见李思南使的都是一些普通的招数，并无特异之处。

董开山悄声说道：“达摩剑法怎的如此平庸，这真的是达摩剑法吗？”董开山以大摔碑手驰誉江湖，对剑法却并不是十分在行，故此偷偷地向孟明霞请教。

孟明霞笑道：“这当然是如假包换的达摩剑法，哈，我还当真想不到李思南使得如此高明呢！真难为了他，不知是怎么练的！”

董开山似信不信的神气，说道：“何以我不觉得有何特异之处？你看，柳洞天的剑法使得何等轻灵翔动，他的剑法却似乎有点涩滞不舒？”

孟明霞道：“我爹爹说，最高明的剑法是以‘拙’胜‘巧’。灵巧容易，要达到‘返璞归真’的‘拙’的境界这就难得多了。

以李思南现在的造诣而论，这达摩剑法足有二十年以上的功力！他今年也不过才二十多岁，所以我说这真是难为了他，不知是怎么练的？”

董开山起初只是半信半疑，但看下去却不由得不相信了。

只见李思南使出大开大阖的剑法，毫无花巧可言，但不论柳洞天使出如何奇诡莫测的剑招，却都给李思南一一挡了回去。

柳洞天暗暗吃惊，心里想道：“我破不了他的防御，久战下去，定必吃亏。”当下硬着头尖，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

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端的是狠辣非凡，攻势展开，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看得众人目眩神迷。

董开山不觉又担心起来，说道：“李公子步步后退，恐怕要糟！”孟明霞微微一笑，说道：“无妨！”此时她亦是目不暇接，生怕错过一招精妙的剑招，无暇给董开山多作解释了。

表面看来是柳洞天大占攻势，但在武学名家的眼里，却已看得出是李思南胜券稳操。原来上乘剑术的原理是在不可胜之中求胜，柳洞天采取闪电攻击的战术，就是想要迫使李思南露出破绽。

哪知李思南虽然是步步后退，但每退一步，就消去了柳洞天的一分攻势。

柳洞天非但找不出他的破绽，反而成了强弩之末，渐渐有难以为继之感。

再过片刻，只见柳洞天的招数越出越快，前招未出，后招即发。李思南却是越来越慢，剑尖上就好似悬着一声石头似的，东一指，西一划，迟缓非常。但说也奇怪，反而是柳洞天大汗淋漓，面色越来越见沉重。李思南倒是从容不迫，举重若轻。

看至此时，孟明霞方始松了口气，悄悄对董开山说道：“柳洞天久战不下，自知必败，看来他是要作险中求胜的打算了。但如此一来，他可就要败得更快了！”

话犹未了，只见柳洞天果然一跃而起，使出险招，左一招“万里飞霜”，右一招“千山落木”，两道剑光交叉穿插，李思南好像已在他的剑光笼罩之下，眼看就要给他在身上搨个透明的窟窿！

众人惊呼声中，只见李思南霍地一个“凤点头”，倒纵三丈开外，头上戴的一顶皮帽跌下地来。淳于周这边的人大喜若狂，轰然叫道：“柳舵主胜了！”

但在这些人狂呼怪叫声中，却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李公子胜了！”这是孟明霞的叫声。

柳洞天也觉得似乎胜得侥幸，听得孟明霞这么说，心中一动，连忙俯首一瞧，这一瞧登时令他面红过耳！

原来在他的胸衣上有三个铜钱般大小的圆洞，不问可知当然是李思南的杰作了。

这当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柳洞天这样的剑术大名家也要待旁人喝破之后，才知道对方已经在他的身上留下“标记！”

李思南待他发觉后，这才微微一笑，将手掌摊开，说道：“小弟不慎，损了柳兄衣裳，还请见谅。”掌上有三片圆形破布。

柳洞天虽然也挑落了李思南头戴的皮帽，但挑落帽子容易，在对方胸口部位，割开他的衣裳，而且是恰恰造成同样大小的圆孔，这比挑落帽子何止艰难十倍！

还有一层，李思南是用“凤点头”的招数避开柳洞天的剑招的，虽然闪避得还不算十分成功，却总是避开了。高手比斗，相差不过毫厘，亦即是说柳洞天只能挑落他的帽子，却无法伤及他的身体。因此即使单论这招，李思南也不过输了半招而已，性命的危险则是没有的。

但李思南刺他的那一剑可就大大不同了，他根本就没发觉，遑论避开？如果李思南立心要取他性命的话，剑尖只要刺深半寸，他的胸口已是开了三个窟窿。因此柳洞天不仅是输了一招，性命尤且操之别人之手。

柳洞天又是羞愧，又是感激。他是个剑术的大名家，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是不能抵赖。他也不想抵赖，当下叹了口气，说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话当真说得不错。李兄，你的剑术比我高明十倍。小弟这一场是输得口服心服！”

柳洞天插剑归鞘，走回去向崔镇山苦笑说道：“崔兄，你也已经报答了淳于寨主了，咱们还是走吧。”

此言正合崔镇山心意，当下便向淳于周道：“淳于寨主，我们二人给你出赛两场，差幸无功无过，告辞了。”崔镇山胜了董开山，败给褚云峰；柳洞天则是胜了褚云峰，败给李思南。各自胜一负一，故此说是“无功无过”。淳于周知道他们二人不会为他所是，得他们扳回两场，已是心满意足，当下

客气几句，也就不再挽留。崔镇山的师弟已经驳好断骨，伤势无碍，跟了他们二人一同下山。

李思南胜了柳洞天，群雄纷纷向他道贺。李思南道：“侥幸获胜，何敢云功？”“侥幸”是假的，但他胜了这场，却也是的确是不敢自满。想起刚才的惊险之处，如果闪避得稍有差错的话，脑袋就要给柳洞天刺穿。交手之时不知害怕，过后始方知惊，李思南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淳于周哼了一声，冷冷说道：“尚未终场，要开庆功宴似乎还早一点吧？”群雄争着向李思南道贺，他是越看越不顺眼，当下便想亲自下场，向李思南挑战。但屠龙却已先他而出。

不过屠龙却不是向李思南挑战，而是向孟明霞挑战。

屠龙自忖，今日无论如何是要斗一场的，不是斗孟明霞，就是斗李思南。他得了淳于周的指教，斗孟明霞虽无必胜把握，但也不是没有可胜之机。因此他想与其斗李思南，不如斗孟明霞。

李思南一见屠龙下场，不由得心头火起，大踏步就走出去。屠龙笑道：“李公子，你刚刚斗了一场，还是歇一歇吧。孟姑娘，你已经歇过了，我想向你讨教。”

孟明霞道：“很好！”走出场来，想叫李思南回去，不料李思南却拦着她，说道：“照比武的规矩，我似乎还可以再打一场。屠龙，你胜了我，再向孟姑娘讨教也还不迟！当然，如果你是怕了我，不敢与我动手，那又另当别论！”

李思南一直是文质彬彬，对人甚有礼貌的，柳洞天刚才几次三番要激怒他，他也是毫不动气。此际他忽然一改常态，声色俱厉的定要对付屠龙，群雄不知他们二人之间的“过节”，都是颇感诧异。

孟明霞只道杨婉早已死了，并不知道屠龙曾经有过欺骗杨婉的这桩事情。此时她见李思南眼睛好似就要喷出火来，心中也是不禁猜疑不定：“为什么他这样恨屠龙呢？”

孟明霞道：“好吧，这一场我让给你。不过……”李思南道：“不过什么？”孟明霞微微一笑，在李思南耳边低声说道：“不过，请你看屠龙面上，不要取他性命。”李思南意乱心烦，“嗯”了一声，不说答应，也不说不答应。她与李思南的耳语，旁人听不见，屠龙是听得见的。

李思南的说话已然说到这个地步，屠龙虽然害怕，却也不能退缩。孟明霞的言语，更激起了他的怒气，一怒之下，硬着头皮喝道：“下场无父子，动手不留情。好吧，李思南，你有本领你尽管来取我性命！”

淳于周好似显出很不耐烦的神气，淡淡说道：“吵什么，你们要拼个你死我活，那就拼好了！”表面似乎是责备屠龙。其实乃是提醒屠龙。

屠龙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大敌当前，切忌动气。”

这厮刚刚经过一场恶斗，气力至少耗了几分，他还要向我大发脾气，这正是求之不得！好，且等我沉着地应付他，有机会再激他发怒。”

于是屠龙故意侧目斜睨，作出一副轻敌的神气，说道：“看在你刚刚斗过一场的份上，我让你先出招！”

李思南怒道：“我何必你让？”话犹未了，屠龙突然就是一招“玄鸟划沙”，向李思南当胸划去。出剑之后，这才说道：“你不要我让，那我不客气了！”

旁观诸人以为屠龙至少还有几句门面话需要交代，不料他在李思南说话

之际，突然就动起手来。而李思南的剑还未出鞘。群雄又惊又怒，纷纷喝骂！

只见白光一闪，李思南身移步换，“ ”的一声，已是把屠龙的长剑格开。他闪身、拔剑、还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快如闪电，姿势美妙之极。群雄本来是为他捏一把汗，争着在骂屠龙的手段卑鄙的，此时一变而为向李思南大声喝彩，倒是顾不得再骂屠龙了。

屠龙冷笑道：“今日是剑底判死生，难道还要讲什么尧舜的揖让之道么？”笑声未已，唰唰唰的又是连环三剑。他的本领也当真不弱，在李思南以如此精妙的剑术解了他的奇袭之后，居然还能够连抢先手。

李思南大怒，心道：“好呀，你既然要拼个你死我活，我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双方动了杀机，剑招越来越见凶险。李思南使了一招“李广射石”，刺他手腕；屠龙迅即就还了一招“孟德献力”，反手刺他肋下的“愈气穴”。针锋相对，旗鼓相当，两人避过这招之后，都是各自叫了一声：“好险！”

李思南曾经和屠龙交过一次手，自忖大有把握可以胜他，故此不免稍稍有点轻敌，恨不得三招两式就“打发”了他，即使不取他的性命，也要叫他出乖露丑，才消胸中的愤气。不料十数招已过，双方抢攻之下，竟是李思南碰上的险招更多！

要知屠龙的父亲屠百城乃是不出世的武学奇才，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屠龙虽然说不上已得父亲的衣钵真传，但也得了三四分本领，尤其对于屠百城自创的武功中的奇诡与辛辣之处，特别用心钻研，是以即以剑法而论，他也实是不在柳洞天之下。

虽然如此，李思南还是可以胜他的，但因一来他已给屠龙激怒，高手比斗的大忌正是气躁心浮；二来他又不该有点轻敌，一上来就给屠龙抢了先手。

但李思南毕竟是个在武学上有深湛造诣的人，连遇险招之后，猛然一省：“不对，不对，我怎能把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忘了？”

李思南心神一定，战术即变。只见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在屠龙狂风暴雨般地急攻之下，接连退了七步。连七步一退，登时就消解了屠龙的先手，转守为攻。

这一场比剑未必比刚才那场精彩，但因双方已露杀机，却是比李思南斗柳洞天之时凶险多了。双方在场观战的人，都是不由得不提心吊胆。

当局的屠龙更是暗暗吃惊，此时他先手已失，只有招架的份儿。

李思南转守为攻之后，招法越发沉稳，每一招都是攻守兼备的上乘剑法，根本不给屠龙以反攻的机会。

但见剑花错落，剑气纵横，片刻之间，屠龙的整个身形，都已在他剑势笼罩之下。

屠龙心里想道：“如此下去，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忽地轻声冷笑着说道：“你杀了我，杨姑娘也未必就会嫁你！”李思南怒道：“你胡说什么？”屠龙道：“我劝你还是不必在作小人吧，杨姑娘是不是你把她软禁起来了？”

李思南怔了一怔，不觉又再问道：“你说什么？”屠龙道：“她先我而来，如今为何不见？哼，一定是你和我的妹妹同谋，将她软禁！李思南呀李思南，你应该知道，杨姑娘已经是我的爱妻，你迫她再嫁，我做鬼也不饶你！”

屠龙说话之时，手底丝毫不缓，双剑碰击的叮 声响，掩盖了他的声音，旁人只见他嘴唇开阖，却不知他是说些什么，但见李思南的神情，越来越是愤怒。但他脸上的神色众人可见，他心底的悲伤，却是看不出来，连孟明霞

都不知道。她心中只是不住思量：“不知屠龙说了些什么，惹得他如此愤怒？”

李思南不愿提起杨婉的名字，恨恨说道：“不管你说些什么，今日我决不能轻易饶你！”话虽如此，他却给屠龙的这几句说话惹得心乱如麻，自思自想：“他说的不知是真是假？婉妹真的已经来到这里了吗？倘若她见到我与她的丈夫性命相搏，不知她的心中作何感想？”

屠龙的确是思疑杨婉已经来了琅琊山，他回山寨的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找寻杨婉。此时见了李思南的神色，心知他与杨婉尚未见面，不觉松了口气。

李思南虽说的不肯放过屠龙，但他此时心乱如麻，觉得眼前这个可憎可恨的人，为了杨婉的缘故，却是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高手比斗，哪容得心神分散？屠龙登时又抢到了攻势，“嗤”的一声轻响，剑尖刺穿了李思南的衣襟！

这一剑虽未伤着李思南，总算是胜了一招。淳于周这边的人纷纷为屠龙打气，大声喝彩。

这一片彩声反而令李思南冷静下来，心道：“我不杀他，也决不能让他杀我！”心神一定，剑光暴长，左一招“万里飞霜”，左一招“千山落木”，登时把局面扭转。给屠龙喝彩的人也登时噤若寒蝉。

李思南心道：“是时候了！”剑招催紧，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此时屠龙莫说无法反扑，连招架也都为难了。

屠凤全神观战，中心七上八落。她当然希望李思南得胜，可是她只有这个哥哥，尽管哥哥行为荒谬，但兄妹之情总还是多少有的。此时屠龙已在李思南剑势笼罩之下，李思南一剑狠过一剑，看来已是随时可以取他性命。

屠凤不觉有点害怕，心里想道：“但愿李思南剑下稍稍留情，把他刺伤也无所谓。倘若把他杀了，我受得起，只怕妈受不起。”

心念未已，忽见一个小丫头走到她的面前，屠凤一看，正是服侍她的母亲的丫头，吃了一惊，问道：“你来做什么？”

那小丫头满脸惊惶之色，低声说道：“老太太听说少爷回来了，她担心你们骨肉相残，叫我出来告诉你，不可和少爷动手。她还吩咐叫少爷立即去见她。这，这怎么办？”原来屠凤的母亲自丈夫死后，就一直是卧病在床，是以不能亲自出来。

屠凤的母亲只是担心他们兄妹相残，却想不到此际与屠龙动手的乃是外人。

屠凤正是担心给母亲知道，听了这丫头的传话，心里越发不安，想道：“倘若是我和哥哥交手，这还好办。但我却怎好叫李思南饶他？何况今日之事，不仅是盟主之争，还是正邪之斗，我若徇私，岂不教天下英雄笑话？”

孟明霞看出屠凤为难之处，说道：“我已经和他说过了，凤姐，你放心吧！”她这话是有意说给李思南听的，说得特别大声。但话虽如此，她心里也是毫无把握，不知李思南会不会轻易放过屠龙？

李思南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那小丫头出来，与屠凤悄悄说话，心中已是猜到了几分。

斗到紧处，李思南一招“覆盖六合”，剑势如虹，把屠龙圈住，这刹那间，他心中转了好几个念头：“此人行为邪恶，与我又有夺妻之仇，我杀他呢还是不杀？”

听了孟明霞的话，终于心里一酸，想道：“我杀了他，杨婉这一生也就

毁了。孟姑娘和屠姑娘恐怕也不能原谅我！”

思念及此，李思南不禁叹了口气，喝道：“去吧。”改刺为拍，平剑拍下，“”的一声，把屠龙的长剑打落，迅即飞起一脚，将他踢了一个筋斗！

不料李思南肯饶屠龙，屠龙却是不肯饶他。他一个筋斗翻出去，暗中已是取出了毒龙镖，人未站起，三支毒龙镖就从胯下打出！

比武已经分出胜负，而且还是李思南饶了屠龙的性命，谁都想不到屠龙竟会恩将仇报，突然下此毒手！

屠凤与孟明霞不约而同地一声尖叫，飞跑出去。屠凤想要制止哥哥，孟明霞想要保护李思南，但都已来不及了。孟明霞发出三枚钱镖，想把毒龙镖打落，但因毒龙镖出手在前，势道又急又劲，孟明霞所发的钱镖没有一枚碰着。

三支毒龙镖闪电而至，眼看就要在李思南身上插入，陡然间只见李思南在半空中一个筋斗倒翻下来。旁人还以为他中了暗器，齐声惊呼。不料他却是在这性命俄顷之间，显出了非凡的本领！

只听得“铮”的一声，一支毒龙镖跌在地上，随即“”的一响，一支毒龙镖竟然向着屠龙反打回来。跟着青光一闪，第三支毒龙镖擦着李思南的肩头飞过，钉在一棵树上。

原来李思南在这瞬息之间已是使出三种不同的上乘武功。那三支毒龙镖是向着上中下三路打来的，李思南在半空中一个筋斗翻下来，右足一蹬，把打向下盘的毒龙镖踢落，横剑在胸前一挡，剑柄一撞，打向中盘的毒龙镖倒飞回去，至于打向上盘的那支毒龙镖，则是因为他这个筋斗翻得恰到好处，本是要射向他的咽喉的，却从他的肩头侧边飞过去了。

李思南以超卓的轻功，高明的剑术，强劲的腿力，或打或闪，破了对方这三支狠辣无比的毒龙镖，群雄一惊，登时发出了如雷的彩声。

但在喝彩声中却杂着屠龙的一声惨叫。原来屠龙已伤在自己所发出的一支毒龙镖之下。他是给李思南踢翻的，从胯下反手打出三支毒龙镖之后，刚要站起，那一支反射回来的毒龙镖恰好插进他的肩头。

这一声惨叫端的是令人惊心动魄。众人都知道屠家的毒龙镖乃是见血封喉的暗器，屠龙自作自受，人人都感痛快，但也不禁相顾骇然。刹那间全场都是鸦雀无声，重归寂静。人人注视事情的演变。

屠龙身上虽有解药，但中了这支毒龙镖之后，顷刻间已是浑身麻痒，半点力气也无，哪里还能自掏解药？

屠凤叫道：“你、你、你简直不是人，好啦，现在是害人反害自己，你、你……”她痛恨屠龙手段的卑鄙，本来是想骂他一顿的，但听了他这一声惨叫之后，却也不由得心里惊慌，骂不下去了。

屠凤喃喃说道：“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话虽如此，她总是不忍见她哥哥惨死，是以口里这样说，脚步已是飞快地到了哥哥跟前，伸出手指，点了他三处穴道，免得他体中的毒质迅速侵入心房。跟着在他身上找到了解药，给他服下，然后拔起毒龙镖，在伤口敷上能解毒的金创药。幸亏屠凤深知毒龙镖的解法，这才保全了屠龙的一条性命。

李思南歉然说道：“我不是有意伤他的，我这是迫不得已。”屠凤道：“我明白，这当然怪不得你。”

屠龙坐起身来，睁开眼睛，冷笑道：“你们别在我跟前唱一和，说这些风凉话啦！”屠凤又是伤心，又是气恼，说道：“哥哥，你到了如今，竟

还不知悔改吗？”

屠龙翻了一翻白弯弯的眼珠，显然是对李思南怨毒未消，但已无气力与妹妹反唇相讥。他招了招手，断断续续地叫道：“春兰，你过来。”

那小丫头吓得面青唇白地来到屠龙面前，屠龙颤声说道：“你扶我进去！”屠凤怔了一怔，道：“你做什么？”屠龙咬破嘴唇，使劲说道：“我自己的家，我不能进去么？”

屠龙服了解药虽无性命之忧，但也还是要人服侍的，必须有个地方养病才行。屠凤心头一软，说道：“春兰，你扶他进后院，找间静室给他。暂时不要给妈知道。待我回来，再作处置。”

一阵纷乱过后，屠凤走回原位。李思南和孟明霞正要回去，只见对方的主将淳于周已经下场。

淳于周冷笑着说道：“比武难免伤人，你们婆婆妈妈的也闹够了吧。别耽搁正事，时候不早，谁来与我一决雌雄？”

原来淳于周见屠龙受了伤，柳洞天、崔镇山又已走了，他这一边已无尚堪一战的高手，是以唯有亲自出马，挽回败局。仗着自己深湛的武功，技压当场，慑服群雄。

论单打独斗的本领，屠凤这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他。屠凤心想：“若是爹爹未死，百招之内可以胜他。但如今却哪里去找一个可以和他一战的对手？”

群雄都没应声，李思南忽地回转场心，说道：“淳于寨主，我接你的高招！”

淳于周冷冷说道：“你已经打了两场了。”

李思南道：“不错，按规矩我打了两场之后，可以休息。但我自愿放弃这个权利，这却并不犯规！”

淳于周眉毛一扬，不置可否。群雄纷纷嚷道：“这不公平。”

淳于周本是心里想道：“你这小子自己找死，也由得你。”但听得群雄这么一嚷，为了维护自己“绿林至尊”的面子，只有故作不屑的神气，皱了皱眉头说道：“你虽然愿意，我可不想捡这个便宜。”

孟明霞道：“好吧，那就由我领教淳于寨主的高招！”

一来是辈分不当，二来孟明霞也是打了一场的，淳于周既然拒绝了李思南，当然也不能够接受孟明霞作他对手。

李思南和孟明霞都是不肯退下，淳于周心中一动，说道：“好吧，你们就并肩上吧。这样，总不能说是不公平了。”他暗自盘算，李思南已经恶斗两场，气力不加，剑术虽然精妙，他也有破解之法，至于孟明霞则更不在他的眼内。

李思南本来还是有点不大愿意，孟明霞却道：“好，你是长辈，我们以二敌一，也不算占了你的便宜。就这样吧。”孟明霞已经同意，李思南自是不便坚持要单打独斗了。

李、孟二人并肩一立，双剑出鞘。李思南道：“淳于寨主，请亮兵刃。”淳于周哈哈笑道：“屠百城已死，我的双钩是早已不用的了。今日我可并没有携带兵刃上山。”言下之意，对付小辈，实是不值得他动用兵刃。

孟明霞冷冷说道：“好，你要空手较量我们也成！”须知今日乃是盟主之争，孟明霞但求能助李思南取得胜利，她是晚辈，以剑敌掌，也不能算是有失体面。

不料淳于周却又笑道：“空手本来也行，不过对你爹爹却似乎有点不敬。这样吧，我随便拿一样东西当作兵器，不使我的独门双钩，也就是了。”

屠凤道：“石师哥，你叫他们把十八般兵器拿来，让淳于寨主选用。”

淳于周道：“不用。学武之人，信手拈来，都是武器，何须这样麻烦？”

董开山忍耐不住，说道：“好，那就信手拈来吧，不必老是吹牛了。”

淳于周哈哈一笑，说道：“屠姑娘，我借贵寨的大钟一用。”

在这演武场的当中，悬有一口大铜钟，有事之时，鸣钟聚众用的。淳于周说了这话之后，不待屠凤答复，立即把手一扬，那口大钟突然从空中掉下，吓得旁边的人纷纷躲避，原来他是用一枚铜钱打出去，割断了吊钟的绳索。

淳于周一个“虎跳”跃上前去，双臂一伸，把这口铜钟接了下来。

他刚才打出的那枚铜钱，并不是磨利了边的“钱镖”，居然能够割断粗绳，这份功力已足惊人。这口铜钟有百多斤重，在空中掉下来，要把它接下，双臂少说也得有千斤气力！淳于周在瞬息之间，显露了两手震世骇俗的功夫，群雄虽然不满他的为人，却也不禁为之喝彩。

淳于周手托铜钟，说道：“我就用这件‘笨家伙’和你们耍耍，来吧，出剑呀！李公子，只要你们胜得了我，这盟主就是你的了！”李思南怎容得他如此嘲弄，但大敌当前，却也不敢轻视，当下手捏剑诀，避开正面，唰地便刺过去。正是：

不畏豪强同抗敌，英雄肝胆女儿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席上群英同祝贺 场边一女独怆然

上乘武学讲究的是以巧降力，剑术尤其注重轻灵翔动，是以李思南虽然有点吃惊于淳于周的功力惊人，却也并不畏惧，心想他的大钟挡得正面，我就给他来个侧袭。一剑刺出。剑尖下垂，指向淳于周腿弯的“风市穴”。孟明霞也是同一心思，立即与李思南配合，闪电出招，一剑刺向他肋下的“愈气穴”。

哪知淳于周竟是举重若轻，身手矫捷之极。只见他手托铜钟，脚跟一个盘旋，“ ”两声，两翼袭来的两柄长剑，都给铜钟荡开！李思南还不觉得怎么，孟明霞却是虎口一麻，长剑险些掌握不牢。

说时迟，那时快，淳于周的铜钟已是向李思南推来，李思南一飘一闪，施展轻灵迅捷的剑术，剑尖上只用了两三分力道，避免以力碰力，刚则易折。

淳于周身子滴溜溜一转，只听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宛如奏乐。李、孟二人意欲乘暇抵隙，攻他空门，不料仍然都是刺在铜钟之上。幸亏他们力道没有用足。那铜钟的反震之力还可以经受得起。群雄暗暗吃惊，俱是想道：“如此打法，淳于周岂非已是立于不败之地？”

李、孟二人见刺他不着，剑招立变，每一招都是虚虚实实，意在剑先，不碰他的铜钟，只是留心寻觅他的破绽。淳于周虽能举重若轻，但铜钟毕竟是笨重之物，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得似刀剑的灵活。

是以淳于周用百多斤重的铜钟作兵器，防御有余，攻击却是不足。李、孟二人不碰他的铜钟，气力损耗不大。但倘若他稍有破绽，李、孟二人的虚招立即就可变作实招，乘暇抵隙，攻他一个措手不及。

这样的打法的确是别开生面，激斗中淳于周欺负孟明霞力弱，铜钟向她推去。哪知孟明霞气力虽弱，轻功却是甚为精妙。

只听得“呼”的一声，孟明霞的纤足一点铜钟的上方，身形已是翩如飞鸟般地从淳于周头顶越过。铜钟的力道在于正面，急切之间，决不能把力道立即转移方向推向上方，是以孟明霞这招看来惊险，其实却是履险如夷。

孟明霞飞过淳于周头顶，脚未沾地，剑尖已是刺到了背心的“大椎穴”，淳于周的铜钟挡住了李思南前面刺来的剑招，反手一拿，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强夺孟明霞的长剑。背后竟似长着眼睛一样，擒拿手法使得凌厉非常，孟明霞一剑刺空，立即闪开，又施侧击。

淳于周的擒拿手法虽然不同凡响，但双手分开，单臂托着铜钟，力道自是大减。李、孟二人前后夹攻，登时扭转了劣势，十数招一过，淳于周应付不暇，好几次险些给李思南刺中。

淳于周暗暗叫了一声：“不好！”心里想道：“他们用绕身游斗的法子，我的铜钟笨重，却是发挥不了威力。久战下去，只怕难免有一两个破绽，给他们乘虚而进。”

心念一转，战术立改。李思南正自使用虚虚实实的剑法，从正面向他作试探性的进攻，淳于周忽地大喝一声，突然把铜钟掷出，钟口朝地，向李思南当头罩下。

李思南大吃一惊，幸亏他跳跃得快，在间不容发之际一闪闪开。孟明霞一剑刺到淳于周背后，淳于周跳上两步，把那铜钟一推，铜钟未曾落地，给他推动，转移了方向，又向孟明霞飞来。

孟明霞使出超妙轻功，跃起一丈多高，恰恰从钟顶掠过，但剑尖却已给

铜钟擦了一下，震得她虎口流血，落地之时，脚步几乎站立不稳。

说时迟，那时快，淳于周一拳击出，击在铜钟之上，铜钟又向李思南飞来。李思南倒纵避开，淳于周飞快地赶上去，在铜钟上轻轻地一推一拨，力道移转，铜钟第二次向孟明霞压下。

孟明霞刚刚站稳，喘息未定，铜钟飞到，只好逃避。但她气力不加，这一跃未能及远，耳听得呼呼风响，那股大力似乎就要撞到她的背，孟明霞心里一凉，只道性命难保。忽觉身子一轻，原来是李思南飞身掠来。轻轻将她一带，两人使出“比翼双飞”的轻功，逃出了铜钟追击的范围之外。

李、孟二人，从生到死，从死到生走了一个循环。在这瞬间，惊呼之声与喝彩之声交作，人人都是看得惊心动魄。刚刚在为李、孟二人担忧而惊呼，跟着又为他们这招绝妙的轻功而喝彩。

在惊呼与喝彩声中，李思南隐隐听得一声尖锐的惊叫，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听来竟似颇为熟悉。李思南心房跳了一跳，但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却也无暇去思索这是谁的声音了。

屠凤浑身冷汗，心里想叫李思南和孟明霞不要再打，赶快回来。但如果他们认输的话，性命虽可保全，这盟主之位却是淳于周坐定的了。比武的规矩，虽然可以打到最后一人，但李、孟联手，都已输了，还有谁人敢去送命？

屠凤正想不顾一切，叫他们回来，场中又已经过了几次惊险的场面。李、孟二人虽无还击之力，但却也能够避开了铜钟的追击，原来他们因为从未碰过这种打法，最初未免吃惊，如今渐渐镇定下来，两人彼此相助，绕场疾走，使出“移步换形”的轻功身法，跑一步就转一个方位。淳于周的铜钟必须用掌力推动，才能转弯、急切之间，当然是不能碰着他们。

形势虽然好些，但危险仍然未过，要知孟明霞已是气力不加，李思南亦将到了强弩之末的田地。他们绕场疾走，倘有一步走得较慢，或者闪避得不适宜，马上就有给铜钟压成肉饼的危险。

但淳于周这样打法——掌击铜钟，追逐敌人——也是颇耗气力。因此胜负的关键在于谁的气力能够持久。假如淳于周首先支持不住，无法以掌力推动铜钟的话，他手拿铜钟防御，李、孟二人联手反攻，就大有可以取胜之机。

当然这个机会是很小的，李思南已经打了两场，孟明霞是个女子，气力更弱，而且她也曾经打了一场，大家这样的耗下去，一定是李、孟二人难以支持。不过淳于周一来是老前辈，二来是生力军，即使可以击败李、孟二人，只要过了百招之外，他也是胜之不武了。

淳于周是个最要体面的人，想到了这层，心里不觉有点急躁。有一掌他的掌力发得太猛，铜钟飞出，去势极速，他自己的脚步一时也追赶不上。李思南看出破绽，突然从铜钟旁边绕过，闪电般的一个起伏，就到了淳于周跟前，举剑便刺。

以掌力推动铜钟击敌，自己必须与铜钟保持适当的距离，方能控制自如。此际，淳于周因为未能紧跟铜钟，给李思南杀到了面前，那就只有空手抵敌了。

铜钟失了控制，向场外飞出。旁观的人吓得纷纷躲避，虽然躲避，但有几个人是跑得不够快的，眼看这几个人就要给铜钟压毙。

就在惊叫声中，忽见一条人影凌空下降，当真是兔起鹘落，快到了极点，待到众人看得清楚之时，只听得“ ”的一声巨响，铜钟已经落下地来。有一个人大马金刀的坐在铜钟之上。群雄又惊又喜，不约而同地叫道：“孟大

侠！”

原来这个人正是孟明霞的父亲孟少刚，他到场时，恰巧看见铜钟飞出场外，他一跃三丈多高，运用千斤坠的重身法，硬生生地就把铜钟压下来了。

孟明霞正自持剑向淳于周奔去，看见父亲来了，喜出望外，脚步不自觉停了一下，抬眼望她父亲。李思南已是强弩之末，一个人抵敌不住淳于周的掌力，被他中指一弹，长剑脱手飞出。

孟明霞猛地一省，连忙接下李思南的剑，奔上前去，挡了一招，反手把长剑递给李思南。李思南说道：“不错，这一场胜负未分，咱们和他打到底！”

孟少刚提起铜钟，走进场来，哈哈笑道：“淳于周，你的兵器都已失了，还好意思再打下去么？”

淳于周怒道：“难道这就算作是我输了不成？”要知他此刻虽然是以一双肉掌对付李、孟二人的长剑，却还是他稍稍占了一点上风，比武的规矩并无规定一个人始终要用一件兵器。

孟少刚道：“好，那就算他们输了也成，下一场我来陪你玩玩。”孟明霞道：“爹，怎能就算是我们输了？”

淳于周大大吃惊，说道：“你也要下场？”孟少刚道：“你既然一定要欺负我的女儿，我还岂能只是和你开开玩笑！”

淳于周连忙说道：“好，这一场就算是平手好了。孟大侠，你的气可消了吧？”

孟少刚道：“我既非和你斗气，亦非信口和你开开玩笑。你要赢他们也好，当作平手也好，甚至认输也好，总之，下一场我非和你较量不可。这是盟主之争，我帮李思南这边，按规矩我可以和你打第二场吧？”后面这几句话，他是向公证人之二的吴恒说的。

吴恒只好秉公说道：“他若赢了这场，至少还要再打一场才能休息，孟大侠你当然有权向他挑战。不过他这一场若是输了，你当然也就用不着和他再打啦。”

淳于周心里想道：“我虽然有把握可以胜得他们，但至少恐怕也要在百招之外。”其实李、孟二人剑术精妙，目前淳于周虽然能以气力占优，但空手对付双剑，总是比较吃力，久战下去，谁胜谁败，实难预料。淳于周自以为有把握可胜，那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罢了。

他本以为以孟少刚这样的身份，不会在他打了一场之后，向他挑战的。故此他刚才打算只伤李思南而不伤孟明霞，这样赢了，对孟少刚也算是卖了人情。但如今孟少刚既是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较量，他就不能不另作打算了。

打下去的话，他未必能够稳操胜算，胜了，也得在百招之外，气力当然大为耗损，又如何能够对付这一位“神剑”驰名江湖的孟大侠孟少刚？

可是要他向李思南和孟明霞认输，他当然又是不甘心的。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且是盟主谁属的问题，他一认输，他这一边根本就没有可以出场的人了。

两皆不妙，无可奈何。淳于周唯有说道：“好，这一场当作平手。孟大侠，你一定要伸量我，下一场我只好舍命奉陪了。”他明知自己气力充沛也未必敌得过孟少刚，但总还存有一点侥幸的念头，是以宁愿此刻就算平手，好保留一点气力等下一场对付孟少刚。孟明霞在形势上占了上风，还不愿罢手，李思南笑道：“他到底是老前辈，就让他一点，当作平手。否则将他打败，你爹爹的‘神剑’，我就没有眼福看了。”

孟明霞这才笑道：“好吧，看在爹爹的份上，那咱们就不必难为他了。”两人退下，和屠凤等人，站在场边观战。

淳于周冷冷说道：“孟大侠神剑无敌，淳于周今日未带双钩，败在孟大侠的剑下，那也值得。”

孟少刚笑道：“你不必担惊害怕，更不必用言语激我。孟某是何等样人，岂能占你的便宜？好，我先问你，你用什么兵器？”

淳于周提起那口铜钟，说道：“我还是用这个笨家伙。”要知淳于周即使有双钩在手，也是决计抵挡不了孟少刚那神奇莫测的剑法的，倒不如用这个大铜钟，或许还可以稍稍占一点兵器上的便宜。因为他已经试过一场，用铜钟对付孟明霞和李思南的双剑，占了很大的上风。

当然孟少刚不是孟明霞和李思南所能比拟，但至多也不过等于两个李思南，而且一人单剑，不能前后夹攻，也比较容易对付。是以淳于周自忖，用这口铜钟抵挡他的“神剑”，纵不能胜，也许尚可以避免吃亏。

在场的人连淳于周在内，都以为孟少刚必是用剑无疑，所以淳于周也没问他用的什么兵器。哪知孟少刚却道：“好，你用铜钟，我只凭一双肉掌，在兵器上我让你先占点便宜。你该没话说了吧。”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大为惊诧，心想铜钟推压之力，重逾千斤，岂是血肉之躯所能抵敌？李思南道：“可惜，可惜，你爹爹不用剑，咱们可是少了眼福了。”孟明霞道：“谅这老匹夫也值不得我爹爹用剑。”

淳于周忍住了气，心里想道：“我只求不败，何必和你争一时的体面。”于是说道：“好，那就请孟大侠发招。”

孟少刚却又笑道：“且慢，你是打了一场的，在气力上我也不能占你的便宜。这样吧，屠姑娘，请你把一支香插在地上，只能露出三分之一。”

屠凤莫名其妙，依言把香插入泥中，只露出三分之一。孟少刚缓缓说道：“我空手与你拼斗，地上的香火熄了，就算你赢！”

烧一支香的三分之一，所用的时间，若是用刀剑过招的话，最多不过三十招。想来孟少刚是因为对方用铜钟应战，无法一招一招的计算招数，故此提出这个限制的办法，让淳于周更占便宜。

淳于周所怕的正是气力不能持久，听得孟少刚这么一说，不禁又喜又怒，心道：“你也太小觑我了，我胜你不得，难道一支香的三分之一时刻，我也守不了吗？”于是说道：“好，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输了可怨不得我！”孟少刚叫屠凤点了香，说道：“不错，香火一熄，我就认输！废话少说，赶快动手！”淳于周占了便宜，自是不好意思采用拖延战术，心里想道：“我且攻他数招，攻他不下，再守不迟。”主意打定，提起铜钟，立即以泰山压顶之势，向孟少刚砸下。

孟少刚竟然不躲不闪，只见他身躯一矮，左掌一拍铜钟，右拳跟着捣出。只听得“ ”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孟少刚站在原地，寸步不移，反而是淳于周接连退出了七八步。

原来孟少刚这一拳一掌，用的乃是刚柔并济的力道。左掌拍着铜钟，轻轻一带，已是把对方推来的那股刚猛力道引过一边，然后一拳捣出，拳力胜过了对方的力道，两股力道加在一起，全都反击回去，这比借力打力还要厉害，淳于周如何经受得起？他只退数步，尚未跌倒，已经很不错了。

淳于周吃了个亏，立即采取守势，铜钟挡在胸前，不再推出。登时喝彩之声与笑骂之声交作，有的说道：“好不要脸，想拖过去！”有的说道：“既

来争夺盟主，却做缩头乌龟，羞也不羞！”淳于周对旁人的耻笑，只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孟少刚笑道：“淳于老儿，这铜钟保护不了你，你想做缩头乌龟也是不成！”欺身直进，“”的一声，拳头又击在铜钟之上。

这一拳只是孟少刚本身的力道，隔着一口铜钟，淳于周勉强还挨得起，但虎口亦已感到酸麻了。

孟少刚一采攻势，便似长江大河滚滚而上，或用拳击，或用掌拍，转瞬之间，已是在铜钟之上击了七拳，拍了八掌！”之声，连绵不断，震耳如雷。旁观诸人，人人都堵住耳朵。但淳于周却是不能。淳于周是提着铜钟的，在钟声大作之下，当然是十分难受，好像耳膜部震破了。

不过片刻，淳于周只觉体内气血翻涌，孟少刚每一拳击着铜钟，他的胸口就如同受了大铁锤的一击。淳于周暗暗叫声“不好”，趁着气力尚未衰竭，登时改变战术，用力把铜钟掷出。他刚才以掌力推动铜钟，迫击李、孟二人，颇占上风，此时既不能守，只好重施故技。如此打法，虽然更费气力，但那一支香露出地面的已只剩下短短一节，淳于周估量时间。只须孟少刚躲避他三次的抛掷，香火就会熄灭。孟少刚有言在先，香火一灭，他就要作输的。

却不知孟少刚正是要他如此，铜钟抛来，孟少刚一声长啸，喝道：“来得好！”飞身跃起迎着照面飞来的铜钟，使出上乘武功中转移力道的功夫，只是轻轻一掌，那口铜钟登时掉转方向，反而向淳于周飞去。淳于周脚踏“之”字形，绕场疾走，虽然狼狈非常，却也避开了铜钟的反击。

董开山喝彩道：“好呀，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孟明霞笑道：“淳于周这老儿以前辈自居，却还要向咱们学师，不知他羞也不羞？”

原来淳于周避开铜钟的身法步法，正是李、孟二人刚才所用的“移步换形”这套功夫。其实这套功夫并非独家所有，身具上乘武功的人十九会用，淳于周依样画葫芦原也无妨。不过他以老前辈自居，危急之时，不能别出心裁，却要效法小辈，这就难免受人讥诮了。

李思南笑道：“可惜他的对手是你的爹爹，他要效法咱们，也是决计难逃一败。”话虽如此，李思南却不禁有点担心。要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胜谁负，而是在于时间，一支香的三分之一，很快就会烧完，此时已只剩下最后一点了。倘若香火一灭，孟少刚纵然打伤了淳于周，也只能算是输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的一声，孟少刚又已一掌击出，淳于周危急之际，分外机灵，全副精神，都用来注视孟少刚的动作。见孟少刚的掌锋是向左方拍出，不待他击着铜钟，抢先便向右方闪避。

本来高手比斗，贵在知机。淳于周窥伺方向，抢先闪避，正是深明此理。否则若待他铜钟飞来，就未必来得及闪躲了。

不料孟少刚的掌力奇妙莫测，他让淳于周看见他的动作，正是要诱淳于周上当的。这一掌看似向左方拍出，拍下之时，却用了回旋的力道。只听得“”的一声响，淳于周刚向右方一闪，铜钟已是倏然转了方向，飞到他的身前。

淳于周吓得魂飞魄散，此时他已来不及跳跃闪开，只好伏在地上打滚。孟少刚身形一个起伏，追上铜钟，双手一按，铜钟的钟口正对着淳于周的天灵盖，喝道：“你服了么？”

此时孟少刚是抓着钟顶的铁钩跟着他跑的，淳于周在地上打滚，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孟少刚，孟少刚只要把铜钟罩下，登时就可以要了淳于周的生命。

淳于周无可奈何，只好叫道：“孟、孟大侠手下留情，我、我认输了。”孟少刚哈哈一笑，提起铜钟，问道：“屠姑娘，香火熄了没有？”屠凤笑道：“恰到好处，香火犹红！”

淳于周爬起来一看，露出地面的那支香的三分之一，刚刚烧完，还有一点香头未灭。淳于周大叹“晦气”，可惜就只差了这么一点时间。但他得以死里逃生，自己也觉得是“不幸中之大幸”，此时他只怕孟少刚再有留难，盟主之位却是想也不敢想了。

孟少刚放下铜钟，说道：“念你修为不易，你既认输，就让你去吧，但愿你能从此洗心革面，不再胡作非为！”

与淳于周一同来的共有十五人，除了柳洞天、崔镇山、周镇海三人先已离开，还有一十二家寨主，淳于周以为他们会跟自己走的，哪知这十二家寨主连向他表示同情的也没一个。大局一定，他们就争先恐后的拥上前去，有的向李思南道贺，贺他做了绿林的新盟主；有的向孟少刚恭维，对他的绝世神功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则向屠凤表白，表白他们也有抗敌之心，只因不知淳于周父子暗中与鞑子往来，因此才会上他的当。这些人倒也不是跟红顶白，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的确是在这次事件之中，才擦亮了眼睛的。

淳于周面目无光，只好一个人灰溜溜的独自下山。

南宋使者，宰相史弥远的侄儿史公望也上前向新盟主道贺，说道：“现今风云动荡，李公子是将门之后，荣膺盟主，这正是李公子报国的时机。还望李公子能善体朝廷的意旨，联蒙古以伐金，中原故土，恢复可期。”

李思南淡淡说道：“我是做义军的盟主，不是做朝廷的官。朝廷的决策我们自会郑重商讨，但却不能约束我们。”

董开山接着说道：“不错。朝廷有朝廷的意旨，我们也有我们的意旨。我们是以老百姓的意旨为意旨。老百姓要保家卫国，那我们就非得和鞑子打到底不可。女真鞑子要打，蒙古鞑子也要打。史大人，我是个粗人，说话不懂转弯抹角，冒犯了你，你莫见怪。”史公望好生没趣，也只好下山了。

此时大局已定，众人皆大欢喜。李思南上前与孟少刚重新见过了礼，孟少刚哈哈大笑，说道：“你的事情我都知道，到底是我女儿的眼力比我高明得多，我误会了你，还得请你原谅呢！”

李思南道：“老前辈言重了，老前辈对我的鞭策，那也是为了我的好。晚辈岂敢有所不满？”他把孟少刚那日对他的留书“警告”说成是“鞭策”，说得十分得体。群雄不知内里情由，心中俱是想道：“孟大侠大约是想娶李盟主作女婿，看来李盟主也是十分愿意。他和孟姑娘倘若结成夫妇，那倒真是再好也不过的美满姻缘了！”

在众人皆大欢喜、兴高采烈之中，却有一人满怀愁绪，悄悄离开。

这个人正是杨婉，刚才李、孟二人联手，恶斗淳于周之时，她已经来了。但因她已经改容易貌，穿的又是普通喽兵的服饰，谁也没有注意她。李思南遇险之时，曾经听到她的尖叫之声，但当时发声惊叫的不止一个，李思南做梦也想不到是她。

杨婉见他孟明霞联手，终于脱险，心中又是欢喜，又是辛酸。此时见到孟少刚把李思南和他的女儿拉在一起，亲亲热热地叙话，群雄都围绕着他，把他们三人当作中心，自己却只有在旁边远远观看的份儿，心里的伤感，那是更不用说了。

杨婉忍着眼泪，心里自己对自己说道：“我不能哭，我不能让他知道，

孟姑娘对他有情有义，他和孟姑娘是比和我更适合的。就让他当我是死了吧，何苦还要阻碍他的美满姻缘？”

杨婉含着眼泪悄悄离开，可怜李思南一点也不知道。俗语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此际正是他最高兴的时候，虽然不至于就忘了杨婉，但心中的伤感却已是抛之脑后了。此际他心中想的，只是如何当一个称职的盟主，好实现胸中抱负，洗雪家国之仇。

大家兴高采烈之中，也还有一个人是心中颇感不安的，这个人石璞。

石璞看出了孟少刚有把女儿许配与李思南之意，心里想道：“孟姑娘是屠凤最要好的朋友，屠凤一定是希望她嫁给李思南的。李思南不知杨姑娘的遭遇，他对孟明霞恐怕亦是难免有情。我倘若说出杨婉就在这儿，李思南不知会怎么样？但对孟大侠父女而言，可是一个大大的打击了。屠凤只怕也不高兴我这么做的。但我若不说明真相，又如何对得住杨婉？唉，我应该帮忙谁才好呢？”

石璞转了几个念头，终于立定主意，想道：“大丈夫应当仗义勇为，岂可只顾私人利害。杨姑娘身世凄凉，她比孟明霞更需要一个亲人。屠凤若知真相，也未必会怪我多嘴。就是怪我，我也应当把杨婉的事情告诉李思南。不过他喜欢谁，这是他的事情。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心意。杨婉与我有约，只许我为她辩冤，不许我说出她的下落。我就照这样办好了。待他知道了真相，知道杨婉还活在人间，那时且看他是故剑情深，还是贪新忘旧？”

不过石璞虽然立定了主意，此际却还不是说话的机会。大家正在高高兴兴，说这种儿女私情，不但是大杀风景，而且也不适宜。因此石璞只好等到了庆功宴过后，有机会再说。

李思南忽地想起一个人，在屠凤叫人摆庆功宴之时，他游目四顾，不见这个人，连忙问道：“今日打败崔镇山的那位褚英雄哪里去了？”

要知若是论功的话，孟少刚当然是功劳最大，李思南其次，但褚云峰也是功劳不小。他不但打败崔镇山，而且以惊人的剑术和柳洞天打成平手。在庆功宴上，当然是不能少了这个人的。正是：

神龙见首不见尾，却从何处觅斯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揭开迷雾明真相 始识冰心属故人

屠凤瞿然一省，说道：“怎么，褚云峰没有和你们一起进来么？我倒是一时忘了招呼他了。快快请他进来。”

原来屠凤本是早就想问褚云峰的来历的，只因在褚云峰和柳洞天交手之后，褚云峰退了下來，接着就是李思南和孟明霞相继出场，李、孟二人和对方连场恶斗，屠凤的注意力都放在他二人身上，一直未有工夫与褚云峰说话。

待到淳于周败走，大局已定之后，众人都围拢来向新盟主道贺，屠凤也忙着招呼孟明霞的父亲，未曾留意褚云峰，她以为褚云峰定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直到李思南问起，这才发觉褚云峰已经不见。

几个小头目奉了屠凤之命出去找寻褚云峰，过了一会，都回来报道，没有找着！

此时庆功宴已经摆好，席位也都有了安排了。褚云峰的座位是安排在李思南旁边，和孟少刚父女以及屠凤同一席的，不见他来，只好虚位以待。

李思南叹道：“这位褚兄真是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但庆功宴上没有他，却是美中不足了。”屠凤道：“料想他还不会下山吧？咱们明天再慢慢地找。”

孟少刚道：“你们说的这位褚云峰是谁？”孟明霞道：“爹，可惜你来迟了一步，没有看见。这姓褚的一连斗了两场，第一场打败了崔镇山，第二场和柳洞天打成平手，只因他用的是把宝剑，双方兵刃都有缺口，他自认功力稍逊，这才自愿作负的。其实他若是没有和崔镇山先拼了一场掌力的话，柳洞天恐怕也未必是他对手。”

孟少刚敏感诧异，说道：“真的吗？崔镇山的金刚掌和柳洞。

天的八仙剑在江湖上也都算得是出类拔萃的了，这位姓褚的少年能够打败崔镇山、打和柳洞天，后辈中竟有如此能人，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外！”心中可在暗暗奇怪：“后辈中有如此能人，怎的我却不知道呢？”要知孟少刚交游广阔，对后辈中的杰出人物，尤其是一向注意的。

孟明霞道：“是呀，我们都在奇怪，屠姐姐的山寨中有这样一个人物，我们竟然都不知道他的来历。以他的本领而论，山寨中人胜得过他的，只怕只有咱们的新盟主了，女儿也自愧不如。”李思南谦虚道：“孟姑娘，你客气了。我也未必比得上他。”

孟少刚哈哈笑道：“霞儿，你一向不肯服人的，听你这么说，这位褚少侠的本领那是当真不错了，但你们不知他的来历，难道从他的剑法中也看不出他的门派么？”

孟明霞道：“他的剑法与中原各大门派都不相同，看不出他是什么家数。”孟少刚道：“哦，与中原各大门派都不相同？”神情若有所思。

李思南道：“孟大侠见多识广，可想得到这人的来历？”孟少刚道：“这人约莫有多大年纪？”

李思南道：“大约也不过二十来岁。”孟少刚摇了摇头，说道：“这我就猜不着了。”孟明霞问道：“他的来历和年纪有何关系？”

孟少刚道：“他的剑法与各派都不相同，要达到这样的造诣，必须融会各家各派武学的精华才行。据我所知，先一辈的武林隐逸之中倒有一两个这样的人物，但他们的弟子也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而且这位褚英雄的年纪不过二十来岁，即使有名师指点，也似乎不应就有如此造诣。”

屠凤笑道：“他今天既然露了这么一手，想来不至于就躲起来不见我们

的。既然猜不透他的来历，那就算了。反正将来会知道的。咱们还是先喝酒吧。”

庆功宴上喜气洋洋，各家寨主，相继向新盟主道贺、敬酒，孟明霞笑靥如花，也是频频向李思南劝酒。

李思南有了几分酒意，只觉眼前人影摇晃，向他劝酒的孟明霞好像突然变成了杨婉。李思南吃了一惊，定睛看时，却见孟明霞也似乎有点诧异，把手中的酒杯放了下来，说道：“南哥，你在想什么？”李思南道：“没什么。我大约是喝酒喝得多了。”心里却在想道：“我不能再想杨婉了。她已经另有所属，我再想她，只是自寻烦恼。”

孟少刚道：“你今天也够累了，那就少喝点酒，早些安歇吧。”

席散之后，石璞道：“思南兄，我送你回房。”李思南笑道：“你怕我真喝醉了么？”但见石璞一番好意，他当然也是不便拒绝。

此时已是二更时分，走出了大门，石璞道：“思南兄，你精神如何，想不想现在就睡？”李思南道：“累是有点累的，但也不至于疲倦不堪。”

石璞道：“今晚月色很好，我倒是还不想睡。”李思南道：“好，那咱们就联床夜话，山寨中的事情，我新来乍到，也正想向你请教。”

石璞微笑道：“日间我见后山的梅花已经盛开，咱们不如月夜赏梅如何？”李思南笑道：“难得石兄有此雅兴，小弟自当奉陪。”忽地心中一动，想道：“石璞何以无端邀我赏梅？莫非他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谈，嫌在寨中说话不便？”

石璞在前带路，到了梅林，正想停下来与李思南说话，忽见有两骑马跑上山来。

石璞觉得奇怪，心里想道：“这么晚了，怎的还有人骑马上山？跑得这样快，难道是山下发生了什么紧急之事？”心有所疑，只好把要与李思南所说的话，暂且搁下，出去一看。

只见是一个在山下主持酒店的小头目。这酒店是山寨开设的，一来用作山寨的耳目，二来也担负给山寨接引客人上山的任务。另一个粗豪汉子，石璞却不认得。

那小头目见到副寨主，连忙在马背上施礼，说道：“这位大哥是从飞龙山赶来的，说是有要事要见咱们的寨主。寨中的庆功宴不知可散了么？”

石璞起初以为是山下发现敌情，此时听说是友寨的人前来求见屠凤，方始放下了心。这人既然讲明了飞龙山的“要事”是要向屠凤当面陈述的，石璞自是不便多问。当下说道：“庆功宴刚散，寨主也许就要睡了，你们快快去吧。”

这两人走过之后，梅林中重归寂静。李思南笑道：“石大哥，你怎的忽然有此雅兴？”

石璞笑道：“实不相瞒，我并不是为了赏梅来的。我只是一个粗汉，哪里懂得什么赏花玩月？”

李思南心中一动，已知自己猜得不错，于是说道：“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石璞略一沉吟，说道：“李兄，记得咱们那次在蒙古相遇之时，你曾向我打听过杨姑娘的消息。”

李思南面色一沉，说道：“现在我已不想知道她的消息了。”

石璞道：“当时我不知道她的消息，但现在我却知道。你真不要听么？”

李思南心中阵阵酸痛，想说不要再听，但却始终还是叹了口气，说道：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唉，伤心之事，还提它干嘛？”

石璞道：“你知道什么？”

李思南道：“我知道她还活在人间，但我已不要再见她了。”

石璞道：“为什么？”

李思南道：“石大哥，你不要迫我说出来好不好？”心想：“佳人已属沙陀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屠龙是抢了婉妹的‘沙陀利’，你石璞却不能做我的‘古押衙’。我说给你听，又有何用？”

心念未已，只听得石璞已在笑道：“李兄，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在想些什么。李兄，你想得完全错了！”

李思南不觉一怔，说道：“你怎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石璞道：“你是不是以为佳人已属沙陀利？错了！错了，大大的错了！”

石璞此言一出，李思南不觉跳了起来，失声嚷道：“石大哥，你、你知道了一些什么？”

石璞道：“我知道你受了屠龙的骗，上了他的当了！”

李思南呆了一阵，说道：“你的意思是：杨姑娘嫁给屠龙之事，乃是假的？”

石璞笑道：“屠龙虽然是我的大师哥，但我还是要说，他想要杨姑娘呀，那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难！”

李思南惊疑不定，说道：“此话当真？”

石璞叹了口气，不答李思南的话。李思南道：“石大哥，你怎么了？”

石璞道：“我是为杨婉叹息。李兄，你与她相处已非一日，怎的这样不相信她！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屠龙只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已，你还不肯相信！若给杨姑娘知道，她一定要叹识错你这个人了。”

李思南又惊又喜，说道：“但他们之事，我却是亲自见到的，并非只凭屠龙一面之词。”

石璞道：“你见到了他们同在一起？”李思南想起那日所见，不觉又是心痛如绞，低低的“嗯”了一声。

石璞道：“你当真在那小客店的房中见到了杨姑娘？我看，恐怕你只是见到了屠龙吧？”

李思南不觉又跳了起来，说道：“那日之事，怎的你也知道了么？”

石璞说道：“不错。我才是不但见到了屠龙，而且也见到了杨婉。我是比你早一天到那小镇的，可惜咱们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否则你对杨姑娘也不会起这样深的误会了！”

李思南喘过了一口气，连忙抓着石璞的手，说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石大哥，你快说给我听！”

石璞哈哈笑道：“好，我刚才要说你却不要听，现在你可是要听了吧？”李思南道：“石大哥，求求你别卖关子了。我这厢向你赔礼啦！”

石璞不忍见李思南太过着急，这才慢条斯理他说了出来。从那晚怎样揭破屠龙的奸谋，怎么打碎他用来骗杨婉所饮的药酒酒杯等等，一一的说了出来，跟着又把杨婉告诉他的，屠龙如何冒充好人，哄骗杨婉与他同行，但杨婉始终没有上他的当，等等事情，也都对李思南说了。

李思南听了之后，不觉又是痛恨，又是羞惭。痛恨屠龙手段的卑鄙，惭愧自己的糊涂。石璞笑道：“现在你明白了吧？”

李思南满面通红，说道：“石大哥，我这样糊涂，我自己也不能饶恕自

己。现在我只求你告诉我，杨姑娘在哪儿？我要去向她负荆请罪，才得心安！”

石璞沉吟半晌，说道：“不错，我是见到了杨姑娘，但她此际人在何处，我却不知。何况你现在新任盟主，又怎能抛开大事不理，前去找她？”

李思南道：“我并非要离开山寨，抛下这里的事情不管，只是要知道她的下落，才好设法找她。她与我一样有着国仇家恨，找了她来，不正是可以为义军增加一份力量吗？石大哥，你一定知道她的下落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石璞笑道：“你要向杨姑娘负荆请罪，也不必急在一时。只要你当真是心里有她，总有一天她会明白你的心事，自己来找你的。”

李思南呆了一呆，说道：“这是不是杨婉的意思？”石璞道：“你不必管是不是她的意思，你照我的话做，一定不会错。”话中之意已是默认。

李思南还想再问，忽见一个小丫鬟向他们走来，说道：“石统领，原来你和盟主在这儿，可找得我好苦。”这小丫鬟正是屠凤的贴身侍女春兰。

石璞道：“有什么事吗？”春兰道：“小姐请你去见一见她。”石璞猜想可能是与飞龙山的来人有关，于是说道：“李兄，你也够累了，今晚先抛开心事，好好睡一觉吧。明天一早，我再来找你。”因为屠凤并没请李思南，石璞自是不便邀他同往。

李思南道：“你去吧。我在这里再待一会。你看这梅花开得多好！”他不想给这小丫鬟窥破他的心事，是以用赏梅来作掩饰。春兰“噗哧”一笑，说道：“原来李盟主也是这样欢喜梅花。这几树梅花，还是那年孟姑娘来的时候，亲手栽的呢。”

石璞与那小丫鬟走后，李思南独自徘徊，思如潮涌，蓦地心中一动，想道：“婉妹不知是否误会我已移情别恋，所以她才不肯出来与我相见呢？”

跟着他又想起了屠龙日间和他所说的话，听屠龙的口气，似乎是疑心杨婉已在山寨之中。是以出言试探，试探他是不是已经和杨婉见了面。

李思南心里想道：“屠龙这厮说的话当然不能相信，但他何以无端端的会怀疑婉妹在这山寨之中，想来或许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再想：“屠龙中了毒龙镖，已敷上解药，他却赖在这里不肯走。山寨中的头目都是敌视他的，他何以甘愿忍受这份难堪？莫非这是一个藉口，他要留在这里侦察婉妹？”

正在思疑不定，忽然花枝颤动，有个少女突然从花树丛中钻出，悄没声地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李思南心头“卜通”一跳，抬头看时，只见一个少女，笑盈盈的站在他的面前。李思南大失所望，不觉“啊呀”一声，说道：“明霞，原来是你！”

孟明霞有点诧异，笑道：“你以为是谁？”李思南面上一红，说道：“我以为是石璞回来了。”

孟明霞道：“他和屠凤见了面，恐怕还有许多体己的话儿要说呢。”接着道：“我听得石璞说你在这儿，不知你走了没有，姑且过来看看，谁知你还在这儿。怎的你恶斗了一整天，居然还有如此雅兴？”

李思南道：“石璞不想早睡，我陪他出来聊聊，怎的你也还没有睡？”

孟明霞道：“我也是陪爹爹说话。爹爹今天见了你十分高兴，连连对我夸赞你呢。说你不但武功好，人品也好。更难得的是少年老成，堪当重任。”

李思南笑道：“别给我脸上贴金了，要不是你爹爹恰好今日赶到，淳于周早已做了盟主了，我想要担当重任，亦是不能。好啦，屠凤找石大哥，不

知可是为了飞龙山之事？”他不愿意孟明霞老是谈他，是以说了几句，便即扭转话题。

孟明霞道：“不错，飞龙山的寨主奚安平是有紧要的事来向屠凤求援。不过，屠凤找石璞商量，却不仅仅是为了飞龙山之事，而是为了她的哥哥。对啦，我正想问你，屠龙是否和你有仇？你今天和他交手之时，好像是非常恨他。当时我和屠凤都有点提心吊胆呢。”这个疑问，孟明霞是早已想问李思南的了。只因不便在人前提起，直到此刻，两人相对，才有机会发问。

李思南笑道：“不错，我对他的确是十分痛恨的，但现在已没有那么恨了。”

孟明霞诧异道：“这又是为了什么？”本来她应该接着说飞龙山之事的，但因好奇心起，却是非得打破这个闷葫芦不可。

李思南道：“其实我与屠龙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不过他为人不端，我和他交手之时，自是难免对他憎恶。也许因此形之辞色，给你看出来。但他现在愿意留在家里养伤，或许他已有了一点悔过之心。所以我也就不那么痛恨他了。”

李思南并非是想瞒着杨婉的事情，不过孟明霞问他何以痛恨屠龙，他却是不便说出他曾怀疑屠龙勾搭上他的未婚妻，只好含糊地答复她。

孟明霞却以为李思南说的“行为不端”，乃是指屠龙勾结淳于周父子，意欲投靠蒙古这些事情。于是说道：“不错，屠龙交上匪人，走上邪路，的确是令人憎恨。但你以为他会悔过，恐怕还是想得太好了。”

李思南怔了一怔，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屠龙藉口在家养病，可能有什么图谋？但山寨里的大小头目，都是屠龙的人了，他即使不怀好意，恐怕也不能为所欲为吧？明霞，但你以为他在图谋什么呢？”

孟明霞道：“你说得不错，要在这山寨里兴风作浪，他大约是做不到的了。不过，他诡计多端，若是要在暗中破坏什么，也未必不能做到。故此，屠龙和我，虽然不知他是图谋什么，但总觉得是要提防的好。而且屠龙好坏是屠龙的哥哥，他一定要赖在家里不走，也令屠凤十分难处。屠凤就是因此，才要找石璞商量的。”

屠龙找个藉口，有所图谋，这一层李思南早已想到。不过他想到的还不是屠龙破坏义军抗蒙之事，而是担心他要留在山上侦察杨婉。听了孟明霞的话之后，李思南多了一层警惕。

李思南道：“飞龙山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可不可以让我知道？”

孟明霞笑道：“你是盟主，这件事情本来是应该禀报你的。但屠凤不知你还未睡，恐怕妨碍了你的睡眠，所以不敢找你。你别多心。”

李思南笑道：“我的气量不会这样狭窄的。我今天才做盟主，飞龙山的人，当然也还未曾知道。”

孟明霞道：“飞龙山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了么？”

李思南道：“是不是在河南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孟明霞道：“不错。这个地方，正是蒙古鞑子进侵中原所必经的要道。”

李思南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可是已经发现敌踪？”

孟明霞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这次屠凤撒下绿林帖，邀请各家寨主到会，飞龙山没派人来，起初我们以为是路远的关系，现在才知道，他们正是在全力准备抵御鞑子的入侵！”

李思南算了一算路程，说道：“我离开西夏之时，蒙古的大军还驻在龙

沙堆，这样快就到了飞龙山么？”

孟明霞道：“这人离开飞龙山的时候，鞑子尚未来到，不过，恐怕也快了。他们打听到了确实的军情，鞑子前锋已经过了宝鸡，正在沿着汉水东进。蒙古的骑兵行动迅捷，天下知名，说不定现在已经踏进了飞龙山了。”

李思南道：“那么，飞龙山是来请救兵的了？他们的寨主是谁，他敢以一个山寨之力来抗御鞑子，也算得是个豪杰了。”

孟明霞道：“飞龙山的寨主名唤窦安平，以绵掌功夫驰誉绿林，听说还是屠百城生前，有一次和他比试掌力，屠百城也用绵掌功夫，击石如粉，这才将他收伏的。当时屠百城已是做了多年的绿林盟主了，他仍然非得和盟主比过掌力，才肯服从，可见他是如何倔强。据说他平素的行径，乃是黑白两道都不卖帐的。因此虽然不是胡作非为，却也不是什么侠义之士。不过，他这次甘冒以卵击石之险，誓抗鞑子，倒是颇出人意外，令人不能不佩服他了。”

李思南道：“是呀，月旦人物，应该从大处着眼，小节有些地方错了，那也不必深究。不过，飞龙山距此处甚远，只怕咱们所发的救兵赶不及吧？”

孟明霞道：“窦寨主担心的也正是恐怕大队人马行动难免比较迟缓，在路上又容易出事，因此他一面请求咱们发兵，一面请求咱们先派几个得力的高手立即赶去帮忙他们，人选最好是懂得兵法和在武林中有威望的。”

“因为倘若有这样的几个人到他们的山寨，不但可以帮忙他们策划军事，而且可以号召附近一些零星散股的义军，这些义军大都是绿林兄弟，占据了一些较小的山头，再加入一部分不甘弃家逃难的老百姓组成。因此飞龙山的寨主希望最好是屠凤也能够亲自出马，她是前任绿林盟主的女儿，以她的身份当不难号召零星的义军。”

李思南道：“屠凤恐怕不便离开山寨吧？”

孟明霞道：“正是如此。屠凤倒不是怕寨中无人主持，而是怕她走了之后，屠龙说不定就会捣乱。而且还有一层，她这一去，山寨的弟兄当然也要抽调至少一半以上，随后去的。寨中力量减弱了一半，淳于周倘若乘机前来并吞这个山寨，又有屠龙与他里应外合，这可也是相当危险的啊！”

李思南笑道：“我既然侥幸当上了盟主，这件事我自是义不容辞。”

孟明霞笑道：“不瞒你说，我和屠凤也是早已想到，倘若你去，那是最好不过。不过，屠凤却怕委屈了你的盟主之尊，不便向你启口。”

李思南道：“哎，这可是你们的不是了。咱们许身为国，哪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做盟主又不是当皇帝，有什么不能动的？”

皇帝也有御驾亲征的时候啊！好，我这就向屠凤讨令去。”

孟明霞笑道：“你是盟主，你喜欢派谁去就是谁去，说什么讨令呢？飞龙山不过还未知道你是盟主，所以才向屠凤请求的。说起来，我倒是要向你讨令呢！”

李思南道：“讨什么令？”孟明霞道：“到飞龙山去呀。”李思南怔了一怔道：“你也要去？”孟明霞笑道：“怎么，你嫌我做不了你的助手么？”李思南道：“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不过——”

孟明霞有点着恼，道：“不过什么？”李思南沉吟半晌，说道：“不过，我看你还是留在山上协助屠凤更好。我想我和宋铁轮夫妇先行赶去，石璞率领援军随后而来，有这么多人去，也就够了。”

孟明霞柳眉微蹙，心里想道：“他好像是要避开我，莫非他是怕人闲话，要避男女之嫌？其实江湖儿女根本就不会讲究这套。但来的时候他不是和我

一路同行的么，怎的现在忽然又要避起嫌疑来了？”想至此处，孟明霞心里自是不免有点不大痛快。不过，她虽然是个性格爽朗的巾帼英雄，却也不好意思向李思南盘根问底，当下只好说道：“我是怕你没有得力的帮手，宋铁轮夫妇虽然不弱，但若碰到像淳于周那样的强敌，他们恐怕就帮不上你的忙了。这样吧，我请爹爹和你一道去，你说好么？”

李思南道：“孟老前辈同去，自是最好不过。不过，留守山寨也很重要，有你爹爹在此，淳于周就不敢妄动了。”又道：“可惜褚云峰未曾找着，要不然他做我的副手，倒是最适合的人选。咱们还是找屠凤商量商量吧。”孟明霞道：“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回去找屠凤，她正在和石璞说话，此刻或许还未散呢。”

孟明霞猜得不错，李思南不愿和她同去，的确是为了避嫌。不过，李思南并不是怕别人的闲话，而是怕给杨婉误会。

但李思南却不知道，杨婉此际，正是在这梅林之中。

原来杨婉的哨岗，就在附近。此时刚好不是她当值的时候。她看见李思南与石璞进入梅林之时，想偷听石璞和他说什么，便也悄悄地进入梅林。但她只听到他们下半段的说话，屠凤那个丫鬟便来把石璞叫去。李思南向石璞吐露对她的相思之情，她可没有听见。只知道李思南已经怀疑她是在这山上，而石璞则守着信约，并没有泄露她的行藏。

石璞走后，她踌躇再三，尚未拿定主意是否要出来与李思南相见，跟着孟明霞也就来了。

杨婉从花树丛中走出，看着李思南与孟明霞的背影双双而去，心中又是不禁一阵难过。

杨婉想道：“孟明霞与南哥今日联手抗御强敌，如今又要和他同去飞龙山，她对南哥倾心，看来已是毫无疑问了。听她的口气，孟大侠也似乎颇有看中南哥做女婿之意。可是南哥为什么不应允与她同去呢？是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呢？”

想至此处，杨婉心中方始感到一丝甜意，脸上绽出一丝笑容。但这丝笑容却像天边的明月一样，忽地被一片乌云遮盖，杨婉接着想道：“即使南哥尚未将我忘怀，但他心上毕竟也是有了一个孟姑娘了。孟姑娘和他性情相投，比我和他适合多了。我是个伶仃孤苦的姑娘，只能拖累南哥。孟姑娘的父亲却是当世大侠，南哥倘若和她结合，那就当真是有了泰山之靠了。”杨婉自己觉得本身的条件样样不及人家，不禁为之黯然气馁。

杨婉又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她有一个心爱的玉杯，有一天失手掉在地上，缺了一角，从此她就不再要这个玉杯。她哥哥说可以请巧手匠人镶补，不是仔细瞧的话，决计看不出裂痕的。她说纵然看不出也总是有了一道裂痕，有了裂痕的东西，即使是奇珍异宝，她也宁可送与别人，自己决不会再要。

她的性格自幼就是习惯于追求“完美”的东西，此际，她的心境也正是这样。

她知道只要自己露面，李思南一定不会负她，孟明霞再好，也是抢不过她的。可是她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她觉得李思南和她的感情已是像那玉杯一样，有了裂痕。

杨婉缓缓走出梅林，只见月亮已过中天，不禁又再想道：“此际南哥和屠凤想必已是商量好了，明天他就要到飞龙山去了，不管他和孟明霞去也好，

和孟大侠去也好，他们的关系总是又亲近了一层，我又何必插足在他们之间呢？”

不过，她虽然是好像下了决心，心中仍是压不下对李思南的牵挂，无论如何，也不能停止自己去思想有关李思南的事情。她想起了李思南明日就要去飞龙山，一阵冷风吹来，她蓦地瞿然一省，似乎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飞龙山是因为发现敌踪已过宝鸡，来向屠凤求援的。孟明霞把这个消息告诉李思南之时，李思南曾经怀疑过敌骑何以来得如此之快，但因蒙古骑兵的行动迅速天下皆知，李思南虽然稍稍怀疑，随即信为事实。

杨婉隐隐觉得不对就是这件事情。她瞿然一惊之后，连忙约束自己纷乱的情绪，跟着这条思路想下去，越想越发现了其中大有破绽。

成吉思汗在六盘山下病逝，拖雷受命“监国”，蒙古大军全部撤回和林。成吉思汗的四个王子，和蒙古的重要将领，以及各盟的王公，将要在和林举行“库里尔泰大会”，推定继任的大汗。

这些事情，李思南还未知道，杨婉当时和明慧公主在一起，却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

杨婉心里想道：“窝阔台与察合台都想继承大汗之位，拖雷与镇国王子则各助一方，他们彼此勾心斗角，在大汗之位未曾确定之前，蒙古是决计不会出兵的。大汗须由库里尔泰大会推举，库里尔泰大会又必须各位部落的王公都来参加，明慧公主估计，这个大会开成至少也得在半年之后，再加上往来和林的时间，蒙古再次发兵总得在八九个月之后了。我与明慧公主分手至今不过三个多月，他们的库里尔泰大会恐怕才发出通知，蒙古的骑兵如何能够在汉水之东出现？”

杨婉根据所知的事实和行军的时间判断，完全可以断定飞龙山的篡寨主必是谎报军情！“他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我虽然不知其故，但想必其中一定是有个大阴谋了！南哥到飞龙山去，这岂不是自投罗网？”

杨婉发现了这个危险，暗自思忖：“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既然识破了飞龙山的阴谋，就应该阻止南哥前往。但我不愿与南哥见面，怎么办呢？嗯，有了，我给他来个留书示警，他未曾见过我的字迹，我把字写得潦草些，让他看不出是女子的书法，他就未必猜得着是我所为了。”

杨婉在哨岗之所，有一间单独的房间，于是杨婉回到自己的房间，匆匆地写了一封信，就悄悄的溜入内寨。李思南所住的地方，她是早就知道了的。

此时已是三更过后，除了职司守夜的逻兵之外，大家在喝过庆功酒之后都睡去了。杨婉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李思南的住所，正想进去，忽见一条人影，突然在屋顶出现。

杨婉吃了一惊，连忙躲在一块大石后面。月色朦胧之下，依稀认得这个人就是日间大出风头的褚云峰！

杨婉好生奇怪：“他不参加庆功宴，却跑来南哥的房间干什么？”心念未已，蓦地又见一条黑影从一棵大树之后窜出，向前面那条黑影追去，这个人却是屠龙。

杨婉见了屠龙，不由得心中大怒，想道：“原来他果然是假装养伤，图谋不轨！哼，不问可知，他跑来南哥的房间，一定是想要暗算南哥的了！”

两个守夜的逻兵好像听到什么声息，连忙过来察看，一个说道：“是不是有人经过？”一个说道：“恐怕是飞鸟经过吧？盟主还未回来，哪里会有人呢？”先头那个道：“咱们还是进去看看吧，也好放心一些。”

杨婉见这两个逻兵已经进入李思南的房间，她当然是不便再去投书了。当下，她从大石后面出来，只见屠龙的影子正在钻进梅林。

杨婉暗自想道：“且看看他们有什么勾搭。”心念一动，便即施展轻功，跟他前往，从另一面进入梅林。杨婉在暗，他们在明，杨婉有心躲开他们，果然没有给他们发现。

只听得轻轻的三下掌声，跟着又是三下掌击，屠龙说道：“并吞六合”，褚云峰说道：“纵横九州”，两个人同声哈哈一笑，两条黑影同时各自从一棵梅树后面出来。

屠龙道：“原来褚兄果然是自己人，幸亏小弟没有鲁莽。”褚云峰笑道：“小弟更想不到屠兄也是这条线上的朋友！”

杨婉躲在暗处，听了此言，心中震惊之极！她做梦也料想不到，日间立了大功的褚云峰，竟然是屠龙的“自己人”。

“他既然是和屠龙一路的，日间何以又帮助南哥？若说他是为了取得南哥的信任，何以后来又匿不露面，连庆功宴也不参加？”杨婉暗自思量，百思不得其解。

心念未已，只听得屠龙已把这两个问题提了出来，说道：“褚兄深藏不露，小弟佩服之至。但小弟却有一事不明，褚兄是否预先知道孟少刚这老匹夫今日定然来到？”

褚云峰笑道：“小弟并无神算本领，焉能先知？”

屠龙道：“既然如此，那么按照当时的形势，淳于老前辈取得盟主的希望极浓，褚兄何以反而出头与我们作对？出头之后，又何以避开，不与李思南这小子见面？”

褚云峰冷冷说道：“想必你还未知道我的来历吧？”

屠龙道：“正要请教。”

褚云峰道：“红花绿叶，虽然是同出一源，但道上同源，也还须各为其主。屠兄可明此意。”

屠龙道：“如此说来，褚兄的背后当家和淳于寨主一样，都是应了蒙古大汗之聘的了。却不知这位当家的是谁？”

杨婉仔细一想，方始明白，心道：“原来褚云峰乃是怀有私心，他不愿意淳于周夺得盟主，是为了他的当家打算。他不能让淳于周在蒙古大汗跟前的地位高过他的当家。”

褚云峰道：“你当真想要知道？”

屠龙道：“既是道上同源，想来老兄说也无妨。”

褚云峰道：“好，你既然想要知道，我也可以说与你听。但只怕你知道之后，反而于你不便。”

屠龙大为惊愕，讷讷说道：“倘若不便，那、那就不说也罢。”

话犹未了，只见褚云峰单掌划了一道圆弧，轻轻地拍在一棵梅树之上。转眼之间，梅花纷落如雨，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枝。

杨婉曾见过他日间以掌力折服崔镇山，此时虽然觉得他这一掌之力，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比日间所见，更其强劲，但这只是稍强稍弱之分而已，因此也并不怎么诧异。

但屠龙就不同了。尽管日间褚云峰以掌力折服崔镇山之时，他也在场，此时却仍是不禁大惊失色，呆了半晌，这才说得出话来：“你、你可是阳天雷的弟子？”声音也都禁不住颤抖了。

褚云峰冷冷说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嘿，嘿，你的眼力倒是很不错呀，看得出我这一掌用的乃是天雷神功。”虽然尚未承认自己就是阳天雷的弟子，口风之中已是透出至少也是与阳天雷大有渊源。

此时杨婉方始大大吃惊。原来阳天雷不是别人，正是杀害屠百城的凶手。当日屠凤和她的大师兄龙刚等人往蒙古访查，已得确证。这事杨婉是知道的。

杨婉心里想道：“且看屠龙怎样对付他的杀父仇人的弟子？”心念未已，只听得屠龙叹了口气，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说不方便让我知道。”褚云峰冷冷说道：“你现在知道也还不迟。你要与我翻脸也好，与我携手也好，都由得你！”

屠龙又呆了半晌，说道：“我不管你是否阳天雷的弟子，但我的杀父仇人只是阳天雷而不是你。今日咱们利害相同，自当彼此携手。但我的杀父之仇还是要报的，你若是维护师门，咱们就只有拼个死活了。但我决不先向你动手。”后面这一段话，分明只是想顾住体面的说话了。

杨婉听了这话，心里暗自怒骂：“屠龙这厮简直是没有半点血性。真想不到屠百城英雄盖世，竟然会有这样一个儿子。”

褚云峰哈哈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屠兄有此决断，小弟十分佩服。好，你找不找阳天雷报仇，那是你的事。在这山寨之中，我一定帮你的忙就是。”

杨婉心思极细，听见褚云峰直呼阳天雷之名，不觉有点诧异，心想：“褚云峰若是阳天雷的弟子，似乎不该直呼师父之名。”

屠龙问道：“褚兄，你在今天出风头之后，忽然匿不露面，是不是怕我妹妹识破你的来历？”

褚云峰道：“这倒不是。你妹妹虽然精明，见识尚不如你，我又未曾露出天雷神功，她焉能知道我的来历？”

屠龙道：“然则又是为何？”

褚云峰道：“因为我知道飞龙山有个人今日会来，他是知道我的来历。”

屠龙笑道：“褚兄，这你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褚云峰淡淡说道：“哦，那我倒要向屠兄请教了，我所不知道的这‘其二’又是什么？”

屠龙笑道：“飞龙山也是咱们的人，窦寨主遣人谎报军情，这是早就和我商议好的。”

褚云峰道：“何以要谎报军情？”

屠龙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呀，褚兄，你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会不懂？”

褚云峰道：“哦，原来是你和窦安平合谋设下的陷阱，诱你妹妹上当的。”

屠龙道：“是呀，屠凤这丫头带领她的人马一离开山寨，我在这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褚云峰冷冷说道：“你倒下得辣手，不惜与外人串通谋害亲妹子。佩服，佩服！”

屠龙笑道：“俗语说得好，无毒不丈夫，谁叫她抢了我的寨主之位，还不把我当作哥哥看待。不过，我也不是谋害她，我倒是好心好意要替她找个好丈夫的。不瞒你说，淳于周的儿子淳于臆就在飞龙山那里等着她。”

杨婉听到这里，又惊又喜，心里想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飞龙山是他们的人。屠龙这厮设计把妹妹往火坑里推，真是该死！”

褚云峰道：“但据我所知，你的妹妹大约是不会到飞龙山去了，八成是李思南这小子自己去。”

屠龙道：“那就更其好了。搬走了这块大石头，咱们在这里就更方便行事了。褚兄，我准备李思南一走就发难，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大忙。”

褚云峰道：“你不怕孟少刚？”

屠龙道：“孟少刚有意把女儿许配给李思南，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李思南若是前往飞龙山，孟少刚父女一定会跟着他去。到时只要你帮忙我制服屠凤和石璞二人，我就可以夺回这座山寨。”

褚云峰道：“这个忙我当然是一定要帮你的。”

杨婉想要知道的秘密都已知道，心想：“不知他们还有什么秘密要说，但我知道了这么多也已够了。不如回去设法告诉石璞，也免得给他们发现。”

杨婉却不知道，就在她动这念头之际，屠龙已经发现了她。原来杨婉听到惊心动魄之处，不知不觉忘记了要放轻呼吸，给屠龙听出了她的声息。

屠龙听出了附近有人，神色仍是丝毫不露，突然间就朝着杨婉躲藏之处扑去，杨婉却还在踌躇未决是否要偷听下去。正是：

秘密岂能传六耳，奸谋一破杀机萌。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鱼跃鸢飞寻故侣 龙潜豹隐有玄机

就在屠龙向杨婉偷袭的时候，褚云峰也忽地喝道：“什么人躲在这里，还不给我滚出来！”

幸亏有褚云峰这么一喝，杨婉这才发觉屠龙扑来，连忙使个“风刮落花”的身法，恰好及时的避开了屠龙的一招杀手。

屠龙心里好生着恼，想道：“褚云峰武功很是不错，怎的人却这样糊涂，这不等于是提醒了他吗？”他要倚仗褚云峰，不便口出怨言，只好说道：“褚兄，快来结果这厮，不要管他是谁了！”

原来杨婉在跟石璞上山之时，早已换了男装，扮作一个普通的喽兵，又用阿盖给她配制的药粉，涂在脸上，变化了面貌，因此在黯淡的月光之下，屠龙一点也看不出这个相貌平凡的喽兵就是他找寻的杨婉。

杨婉恨不得一剑杀了屠龙，倘若只有屠龙一个人，她非和屠龙拼命不可。但现在她却不能不顾忌与屠龙在一起的褚云峰。褚云峰的本领远远在她之上，只要他一出手，她根本就没有和屠龙拼命的机会。杨婉心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赶快逃出去，揭破他的奸谋要紧！”

屠龙岂能容她逃走，一掌打空，后招立发。本来杨婉的轻功是较他高明的，但因给他制了机先，急切之间，竟是化解不了他的攻势，连拔剑抵挡也没空暇。

杨婉的内力当然不及屠龙，此时无暇拔剑，只能施展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东躲西闪，间中用精妙的点穴手法还击，但在屠龙掌力笼罩之下，终是大大吃亏。还幸屠龙日间中了一支毒龙镖，虽然立即服了解药，此际已是并无妨碍，但功力也不免打了两分折扣，杨婉这才能够抵挡了十来招。

屠龙是以闪电般的小擒拿手法向杨婉扑击的，十来招不过片刻时间，但在这片刻之间，屠龙已是疑心大起：“怎的此人的身手似乎我曾相识？他一定不是个普通的喽兵，普通的喽兵决没有如此本领！”

褚云峰道：“待我来取这厮性命！”人未到，掌先发。杨婉心里暗暗叫苦，只道自己难逃一命。不料褚云峰的劈空掌力打来，杨婉只觉好似给人轻轻推了一下似的，反而是屠龙“哎哟”的叫了起来，脚步一个踉跄，竟然向一旁斜窜三步，方能稳住身形。杨婉借着那股劈空掌力的一推，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丈许开外，立即施展轻功飞跑。

褚云峰道：“对不住，屠兄，可是我的掌力误伤了你？”上来扶住屠龙。屠龙一见杨婉的轻功身法，这才蓦然惊觉，知道这个喽兵是谁了。屠龙本来就要去追的，此时褚云峰却又恰好上来扶他，抓着他的手臂。

屠龙给他气得啼笑皆非，连忙叫道：“你抓着我干什么？赶快去抓那臭丫头才是！她就是杨婉呀！我没受伤。”

褚云峰赔笑道：“对不住，我真是糊涂了。其实我应该想得通的，以你屠兄的功力，虽然受我掌力波及，也是不会受伤的。好，好，咱们赶快去追！”

屠龙给他歪缠了片刻，此时杨婉早已跑出梅林了。

杨婉跑出梅林，松了口气，忽地心念一动，不觉又起了一个疑团，想道：“奇怪，以褚云峰的本领，他若要用劈空掌力伤我，岂能误伤了屠龙？他那股掌力倒好像帮忙我逃跑似的。这是什么缘故？”

但此际她已是无暇推敲这个缘故了，她必须立即扬声报警，叫大家来捉拿奸细。于是她跑上高处，捏着嗓子，尖声叫道：“褚云峰是奸细，屠龙也

是奸细！快来捉拿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杨婉虽然有点怀疑褚云峰刚才的举动可能是暗中助她，但因他亲口说出他背后的“当家人”是阳天雷，而且又和屠龙约好了要同恶相济，因此她也只能把他当作奸细看待了。

杨婉在用“传音入密”的内功报警之后，便即溜回她在哨所的房间，不再出头。

只听得大寨里号角呜呜吹起，片刻之后，四处都是人声脚步声，有几个人还到她这座哨所询问，有没有看见屠、褚二人经过。杨婉从他们的口中，知道屠凤已经亲自下令，务必要拿获这两个人。

喧闹了一个更次，才渐渐静止下来，杨婉没有离开哨所，却不知他们是否拿获褚云峰和屠龙了。

第二天一早，杨婉刚接了班，一个人独自在哨岗的时候，石璞悄悄地走来找她。

杨婉喜道：“我正想找你，你却先来了。”

石璞道：“昨晚叫喊捉拿奸细的是不是你？”

杨婉道：“不错。我在梅林听到了他们在偷偷商议。”

石璞道：“屠龙是奸细我们并不诧异，但褚云峰也是奸细，这倒是大出我们意料之外。”

杨婉道：“是呀，当时我也几乎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还有一个也是来作奸细的呢……”

话未说完，石璞忽地插口道：“是不是飞龙山派来的那个使者？他是奉了窦安平的命令，前来谎报军情的，是么？”

杨婉怔了一怔，说道：“咦，你怎么也知道了？”

石璞微笑道，拿出了一封信来，说道：“这封信也是你写的吧？”

杨婉诧异道：“什么信？”石璞道：“在李思南房中发现的这封信，信中揭发了飞龙山的奸谋，我以为是你写的，怎的你不知道？那么倒是我猜错了。”

杨婉更是奇怪，说道：“请你给我看看。”拆开信一看，信中的内容果然和她想写的差不多，笔迹甚为妩媚，但柔中寓刚，看得出是男子假冒女子的笔。

杨婉笑道：“这可真是奇怪了，不瞒你说，我倒的确是写了一封信，和这封信的内容差不多的，但昨晚我却未得机会投入李思南的房中。喏，你看，这封信还在这里呢。”

石璞看了杨婉所写的信，再听了杨婉讲述昨晚的所见，不觉也是大为诧异，说道：“你看见褚云峰从李思南的房间里钻出来，难道，难道那封信竟是褚云峰写的不成？但你说褚云峰乃是奸细。”

杨婉道：“是呀，所以我觉得奇怪极了！褚云峰与屠龙用他们自己人的暗号联络，跟着又密商谋篡寨主的权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又道：“当时我看见褚云峰从李思南的房间里钻出来，我还以为他是想谋刺南哥，但现在你给我看了这封信，我却不能不有点怀疑自己的想法了。”

石璞道：“或许是第三个人？”

杨婉道：“褚云峰拿着了没有？”

石璞道：“没有。他和屠龙都跑了。”

杨婉道：“如果他是暗中帮忙咱们的，他何不说明真相，却要跑呢？”

石璞道：“是呀！我也是这么想。”

杨婉道：“此事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暂且不必管它。但这封信南哥和屠凤他们都看过了吧？”石璞道：“都看过了。”

杨婉道：“那么你们准备如何对付？”

石璞道：“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由李思南与孟大侠前往飞龙山。”杨婉道：“为何明知是个陷阱，偏往陷阱里跑？”

石璞笑道：“计划虽是原来的计划，但也微有不同。虽然明知是个陷阱，但李盟主和孟大侠决定将计就计，仍和飞龙山的使者一同回去。”

杨婉道：“飞龙山那个使者呢？”

石璞道：“那个使者还蒙在鼓里，以为我们已中了调虎离山计呢。”

杨婉恍然大悟，说道：“我明白了，南哥此去，为的是探查真相。”

石璞道：“不错。你真聪明，一猜就着。思南兄新任盟主，飞龙山的人不会认识他的。他以盟主的身份暗中前往，拿到了窦安平与蒙古私通的凭据，便可当机立断。有孟老前辈助他，要制服窦安平料也不难。”

杨婉道：“好，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

石璞笑道：“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更可以放心。我和思南兄已经谈过了，他对你实在是情深一片，当他知道了你受了委屈之时，悔恨之情溢于辞色，他还说要对你负荆请罪呢。”

杨婉面上一红，说道：“你和他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但我现在还不想见他。”其实她昨晚在梅林偷听，只是听见了一半。

石璞笑道：“那也好，让他从飞龙山回来再说不迟。否则他知道你在这儿，恐怕是不肯离开你了。”

杨婉道：“你出来久了，你先回去吧，有事情我再找你。”

话犹未了，只听得孟明霞的声音叫道：“石大哥，石大哥！”杨婉吃了一惊，偷偷说道：“糟糕，想不到她来找你。你可得给我遮瞒点儿。”

石璞道：“我在这儿，有什么事么？”

孟明霞走了过来，说道：“思南就要动身了，那封信是谁写的，你可查到了线索么？”心里颇觉奇怪，想道：“他向屠凤讨了这封信，说是要拿去仔细琢磨，却怎的跑到这儿来和一个哨兵闲聊？”

孟明霞起了疑心，不禁对杨婉看多了两眼，石璞说道：“这位是新来的弟兄，我来查问他昨晚有没有发现奸细从这儿逃过。”

孟明霞看了两眼，心里想道：“奇怪，这人倒好似在哪儿见过的？”要知杨婉虽然改了男装，面貌也已改变，但身材体态是改不了的，尤其那对明如秋水的眼睛，孟明霞在那次和她会面之后，曾留下深刻的印象，故此一见便有似曾相识之感。但孟明霞却也想不到会是杨婉。

孟明霞道：“你叫什么名字，是石头领引荐你上山的吗？”

杨婉胡乱捏造了一个名字，说道：“我是前几天投奔来的。”

孟明霞道：“这么说，你们并非早就相识？”

石璞道：“他来的时候，是我接见他，考问他的武功，似乎还过得去，故此我叫他在这儿看守这座哨岗。”

孟明霞道：“石大哥赏识的人，本领想必是不错的了。你练过些什么功夫？”言语之中，竟有要试杨婉武功之意。

杨婉吃了一惊，说道：“我练的不过是乡下人的把式，怎敢在孟女侠跟前献丑？”

石璞心想：“可不能让她起疑。”当下笑道：“你不是说思南兄就要动身了吗？”

孟明霞知道李思南大约还有一个时辰才走。她本来想试了杨婉的武功才回去送行的，但因她是跑来催石璞回去的，如今石璞反过来提醒她，她自是不便再在这里逗留了。

孟明霞心里想道：“不错，事有缓急轻重之分，此人看守这座哨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找他。思南动身在即，我可不能延误了石璞与他话别。”其实她自己也是怕没有时间与李思南话别，于是在听了石璞的话之后，便即对杨婉说道：“你散值之后，请到内寨找我，我和屠寨主想看看你的功夫。你不必客气，山寨里正需要有本领的人，你若是有真实的功夫，屠寨主是应该提拔你做头目的。”

孟明霞走后，杨婉神思不定，暗自想道：“看孟明霞的神气，分明她已是对我起疑。我在这山寨中恐怕是不能混下去了。”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走”字，“我何不也到飞龙山去？我现在这个模样，南哥见了我也未必认得。我暗中跟随他，小心一点也就是了。我的本领虽不及他，必要之时，也可以做他一个帮手。”

杨婉打定了主意，便即写了一封告别的书信，在散值之时，交给接班的喽兵，说道：“石头领若来找我，你把这封信给他。我有点小事，要下山一行，告两天假。”那喽兵笑道：“这点小事，何须禀告石副寨主，我找一位弟兄替你当值，也就行了。”

杨婉道：“我是石头领差遣来这里看守的，恐怕他会问起。”那喽兵道：“好吧，倘若他到此巡查，问起了你，我就给他。”杨婉安排妥当，便即悄悄下山。

孟明霞与石璞回到大厅，只见众人正在替李思南饯行，重要的头目都已齐集，就只等他们二人了。

屠凤道：“石师哥，你到哪儿去了，大伙儿正在等你呢。”

孟明霞笑道：“他去找一个哨兵聊天，不是我去催他，恐怕他现在还未回来呢。”

屠凤恼道：“我以为你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出去巡查，怎的却跑去和一个哨兵闲聊？”

孟明霞道：“你不要说他，这个哨兵有点特别。”

屠凤道：“怎么特别？”孟明霞道：“听石璞说，他的武功很是不错。我也曾留意了他的眼神，的确似是练过上乘内功的会家。还有一层奇怪，这人似乎是我曾经见过的。我却想不起来。”

屠凤道：“哦，山寨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来历不明的褚云峰已是闹得满天风雨，可不能再有第二个褚云峰了。这人底细如何，非得查个明白不可！”

孟明霞望了石璞一眼，说道：“这人的来历倒是石大哥知道的，屠姐姐不必担忧。”

屠凤道：“他是什么人，本领怎样？来了多久了？”心里有点奇怪：“石师哥何以一直没有告诉我呢？”

石璞说道：“我也没有怎样盘问过他，只知他是一个父母双亡的苦人儿，并无亲友可以倚靠，故此投奔义军。本领还过得去，但似乎也不见得是怎样高明。不过，或许是我看差了也说不定。好在孟女侠已约了他下午来见，你

们若有疑心，到时可以仔细问他。”又道，“他是前天来的，我见你这两天事情太忙，所以我就替你作主，量才录用了他，没有告诉你了。”

石璞故意把杨婉的本领说得普普通通，那是为了不愿惹起孟明霞与屠凤的疑心之故。“杨婉倘若是想瞒着自己的身份，孟姑娘试她武功，她自是不会抖露出来。倘若她愿意让孟姑娘知道，那就是她的事了。师妹知道其中原委，想来也不会怪我。”石璞心想。

屠凤心想，既然孟明霞约了此人，要查问此人来历，也就不必忙在一时。是以听了石璞的解释之后，虽然觉得他说得不够清楚，却也不再问下去了。

李思南问道：“昨晚那个首先发现奸细的人，可知道了是谁么？”

石璞道：“还未知道。”

李思南道：“这倒是奇怪了。此人既然举发奸细，何以过后又不来向寨主禀报？”

屠凤道：“盟主你放心前去飞龙山，这里的事，不必牵挂，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李思南道：“我并非放心不下，只是觉得昨晚之事，接二连三都是令人百思莫解。那封信是谁写的，现在也还未知道。”

孟少刚忽道：“石璞，你把那封信交给我。”接过了信，仔细再看一遍，好像用心思索的样子，过了一会，才收起来。

屠凤道：“孟伯伯可看出了什么破绽？”

孟少刚道：“这书法倒像是我一个老朋友的笔迹，不过此人已经隐居多年，决不会到这里来的。这封信暂且由我保管，有机会见了此人，我再问他。”

屠凤问道：“那人是谁？”孟少刚道：“是一个行事有点怪僻，不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姓名的老前辈。”屠凤听得孟少刚这么说，不便再问下去。

孟少刚沉吟半晌，忽地说道：“我看褚云峰也未必就是奸细。”

孟明霞道：“爹爹何以见得？”孟少刚道：“我是依常理推测。倘若他是奸细，他费了这样大的气力，不惜与淳于周作对，好不容易才取得了咱们的信任，他怎肯轻易离开山寨？”

孟明霞道：“可惜那个最先喊叫捉奸细的人找不着。我想他一定是有所见而云然，说不定就是见到了他和屠龙同在一起。要不然他不会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叫出来。”

孟少刚道：“即使如此，也未能解释我所说的这个疑点。他明知道咱们会重用他的，他何必冒险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与屠龙相会？让思南和我离开山寨之后，他也做了大头目，那时名正言顺的与屠龙见面不可以吗？屠龙是在自己家里养伤，他们在山寨里碰上了谈几句话，那也是很普通的事情，谁也不会注意。”

屠凤道：“孟伯伯说得有理，但何以他在昨日比武之后，就匿不露面？又何以他受了冤枉，仍不出来辩白？如果他不是奸细的话。”

孟少刚道：“这两桩事情我也猜想不透。我不敢说他一定不是奸细，我的意思是应该慎重一些，不能只凭一个人说他是奸细，就判定他是奸细。”

屠凤道：“这个当然。如果今后在山寨里发现了他，我们也不会那样鲁莽，不问清楚就向他动手的。”

饯行酒喝过，已是近午时分，李思南便与孟少刚下山。石璞与孟明霞都没有单独和李思南说话的机会。

孟明霞等到傍晚时分，仍然不见杨婉前来找她，不觉起了疑心，便到那

座哨岗找寻杨婉。

那个正在当值的老喽兵说道：“孟女侠问的是那位新来的姓易的小伙子吗！”孟明霞道：“正是，他到哪里去了？”

那老喽兵道：“他告假两天，下山去了。”孟明霞道：“哦，他为了什么事情告假？”

那老喽兵道：“我不知道，不过他有一封信托我交给石副寨主。我想信中一定会说明缘故的。孟女侠，请你看这封信。”

杨婉虽然交代过这老喽兵，这封信只能交给石璞，但这老喽兵知道孟明霞是屠凤最要好的朋友，石璞又是屠凤的师兄，心想这封信交给孟明霞也是一样，于是不理会杨婉的吩咐了。

孟明霞接过了信，说道：“这封信是给石头领的，我不便私自拆开，不过，我可以替你转交。”当下就拿了这封信去找石璞。

孟明霞虽然不便把信拆开来看，但信封上的几个字却已映入她的眼帘。杨婉的字写得十分娟秀，一看就知是出自女子之手。

孟明霞本身是个女子，对女子的体态特点自是比较男子容易识别，她今晨初见杨婉之时，因为根本没有想到她是女子，没有怎样留心。此时从杨婉的字迹引起怀疑，仔细回想，这个“小喽兵”相貌虽然丑陋，但眼如秋水，眉似春山，十指尖尖，柳腰袅娜，肤色如玉。越想越觉得这“小喽兵”不似男儿，除了面貌之外，身材体态，分明是个美人胚子。

孟明霞心道：“怪不得石璞当时的神色似乎有点慌张，原来他瞒着屠凤，私自收藏了一个少女！哼，屠凤对他这样好，他竟敢如此，当真是岂有此理！”再又想到：“不对，不对。石璞为人老实，与屠凤又是青梅竹马之交，岂能如此轻易就移情别恋？内中一定另有蹊跷！”

孟明霞满腹疑团，拿着这封信去找石璞，恰好石璞也想来找杨婉，两人在半路遇上。

孟明霞一见石璞就冷笑道：“石师哥，你做得好事！”

石璞怔了一怔，道：“霞姐，你说什么？”

孟明霞道：“你不必瞒我了，我已经知道啦！”

石璞莫名奇妙，道：“知道什么？”

孟明霞道：“那女子是谁？你为什么替她遮瞒？”

石璞这才知道她说的是杨婉，心里好生奇怪：“她是怎地看出来的？”

孟明霞把信一扬，说道：“这是她留给你的信，你拿去看吧。哼，这件事情，我劝你还是从实招来的好，否则我告诉屠凤，只怕……”

石璞接过了信，满面通红，说道：“孟女侠，你别误会，唉，你一定要知道，我只好告诉你了，她……”

孟明霞道：“她是谁？”

事已如斯，石璞只好实话实说，道：“她是杨婉！”

孟明霞吃了一惊，失声叫道：“原来她还活着！”随即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原来她是杨婉！”

石璞一面看信，一面苦笑道：“她有难言之隐，不愿意让李思南和你知道。但我却也想不到她会突然离开山寨的。孟女侠，请你不要怪我，这……”

孟明霞道：“你不必说啦，我都明白了！”一个转身，加快脚步，径自去了。

石璞不觉有点替孟明霞难过，心里想道：“事难两全，总是难免有一个人要伤心的。早些知道，对孟明霞或者还会好些。”

孟明霞独自回去，心中一片茫然。这件事太出乎她意料之外了，她须得好好地想一想。边走边想，越想越是心乱，不由得十分难过。

但孟明霞的难过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杨婉。“杨姑娘为何出走，不问可知，显然是对我有很深的误会了。事情既是由我而起，我应该找着她，向她表明心迹才对。”孟明霞心想。

屠凤见孟明霞跑来找她，神色有异，不觉怔了一怔，说道：“霞姐，你可是有什么心事？那个小喽兵是什么人，你知道了么？”屠凤早已知道她是去找那小喽兵的，见她愁眉不展回来，只道此事与那小喽兵有关。

孟明霞道：“那个小喽兵就是杨婉。”

屠凤也是大为惊愕，说道：“真的吗？可真是意想不到！”

孟明霞说了事情的经过，说道：“所以现在我要向你辞行了。山寨里有石师哥和宋铁轮夫妇等辅助你，少我一个人料想也是无关紧要。”

屠凤不觉又是一愕，说道：“你要去找杨婉？”孟明霞点了点头，说道：“只有如此，才能使得他们夫妻破镜重圆。”

屠凤道：“霞姐，你……唉，事情虽然是应该这样做，但这可难为你了。”

孟明霞柳眉微蹙，忽地苦笑道：“你也像石璞一样，以为我是爱上了李思南？”

屠凤讷讷说道：“大家都以为杨婉已经死了，你就是爱上了李思南，那也不能怪你的。”

孟明霞叹了口气，说道：“你我相知多年，连你也对我有所误会，那就当真是怪不得杨婉了。”

屠凤知道孟明霞从来不说谎话，不觉有点奇怪，说道：“对不住，我以为你和李思南性情相投，你会喜欢他的。”

孟明霞道：“不错，我也曾自己问过自己：我是不是喜欢李思南？我是喜欢他的。但这个‘喜欢’却和你喜欢石璞的那种‘喜欢’不同，我是把他当作一个好朋友看待的，你明白吗？”

孟明霞是个性格爽朗的女子，她所说的也的确是由衷之言。她对李思南很有好感，假如没有杨婉，说不定他们的感情会发展成为爱侣，但在目前，却还只是停留在知己的阶段。

屠凤笑道：“好，那我就放心了。”又道，“这位杨姑娘也是有点小心眼儿，何必躲着咱们呢？其实只要她肯露面，即使有什么误会，那也是很快就可以弄得清楚的。”

孟明霞笑道：“这可怪不得杨婉，她的出身和咱们不同，想法怎会一样？她是名门闺秀，自是难免有点矜持。像咱们这样想说就说想做就做的草莽红妆，只怕在杨婉眼中看来，才当真是不像个女孩儿家呢！”

屠凤笑道：“话说得不错，可我就是讨厌一般女孩儿家这股忸忸怩怩的味儿。”

孟明霞又道：“不过，杨婉也是实在可怜，她劫后余生，早已是无依无靠，唯一的亲人，就只有个李思南了。这也难怪她患得患失，多疑善妒了。”

屠凤道：“霞姐，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这一点，你处处都能够为别人着想。好吧，山寨之事你不必挂心，但愿你找到那位杨大小姐。”

第二日一早，孟明霞便即下山，她对杨婉的心思摸得很透，料想她无处

可去，一定是暗中跟踪李思南。于是孟明霞径自前往飞龙山，一路上打听有没有那么一个相貌丑陋的“小喽兵”经过。

这一日，到了一个县城，天色已晚，孟明霞就进城中投宿。

不料找了几家客店，都说没有房间。孟明霞好生奇怪，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来往的客商极少，这个县城又不是个交通要道，哪有间间客店都是客满的道理？孟明霞心想：“难道因为我是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敢收留我么？”可是北方金国治下的风俗和南方不同，北方的女子和男子并无太大的分别。独自出门的女子虽不如男子之多，却也是司空见惯的。

孟明霞找到最后一间客店，明明看见店中冷冷清清，伙计都在闲着没事做，在帐房里赌钱玩儿，但那掌柜的仍然是板着脸孔道：“没房间！”

孟明霞不由得生气道：“你是怕我没房钱给你呢，还是怕我来历不明？你的店子分明没有客人，为什么不肯租给我住？我可以先交房钱给你，有什么麻烦，也由我独自承担就是。”

那掌柜的说道：“多少房钱也不租，来历清白也不租！”孟明霞忍着了气道：“为什么？”那掌柜的道：“不为什么，是女客就不租！”

孟明霞几乎忍不住就要发作，但转念一想：“何必和小人一般见识？”再想：“我一路来，也曾投宿过几家客店，何以唯独这个县城的客店不肯收容女客，想必其中定有缘故。看来他们乃是顾忌什么，不肯对我说。”

孟明霞好奇心起，离开了那家客店之后，暗自想道：“客店不肯收容，我且先吃饱了肚子再说。酒店闲人众多，说不定可以打听到其中缘故。”

不料上了一家酒楼，那掌柜的也道：“对不住，我们这儿不招待女客！”正是：

遭人白眼缘何故，岂因生是女儿身？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人间魑魅知何限 心底波涛或更深

孟明霞不由得气上心头，冷笑说道：“这是哪门子的规矩？我走过的地方也不算少，从来没听说过开饭店的不许女客进门！”

掌柜的道：“别处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这儿就有！你不相信，尽可以到别家去！”

酒楼上的两个客人做好做坏地劝道：“大姐，做买卖是两相情愿的事，他不愿意卖东西给你，那也是不能勉强他的。”

另一个说得更干脆：“你看这酒楼上哪有女客人，你别在这儿惹事了！”看这情形，她如果不走的话，不待掌柜的开声，这伙客人就要替掌柜的下逐客令了。

孟明霞不愿自讨没趣，只好走出这家酒家，越想越是奇怪：“惹事？他们怕我惹什么事？难道他们知道我是在绿林中厮混的女强盗不成？绝没有这个道理！哼，我一定要打听个清楚。”可是向谁打听呢，酒楼客店，对女客人都是避若蛇蝎，这真是孟明霞从所未有的“奇遇”，孟明霞心里想道：“倒霉，莫不成今晚竟要饿着肚皮过一晚么？”

孟明霞正自低首思量今晚如何是好，忽听得有人低声说道：“姑娘，你别气恼。你在城中可有亲友么？”

孟明霞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老汉走到她的身边，神色似乎有点慌张，但说话的口吻，却是十分同情她的。孟明霞认得这老汉是刚才在那酒楼上的一个客人。

孟明霞道：“我若有亲友在此，也用不着上酒楼吃饭了。”

那老汉道：“那么你何以单身一人到此？”

孟明霞道：“我是前往灵武投亲，路经此地的。”灵武在飞龙山附近，孟明霞不惯说慌，急切间想不到别的合适地名，信口就说了出来。

那老汉道：“唉，我劝你还是别往前走了。”孟明霞道：“为什么？”

那老汉道：“这里不方便说话，你今晚大约还没有住处吧？”孟明霞道：“正是，客店都不肯收留我。”那老汉道：“可怜，可怜！这么晚了，你也不便出城去找地方求宿了。不如就到老汉的家里去吧。”

孟明霞道：“客店不肯收留我，定有原因。你不怕我连累你吗？”那老汉道：“我只有一个老伴儿，都是一大把年纪了。”言下之意，即使受到连累，他也不在乎。

孟明霞是爽直的脾气，说道：“好，你既然不怕，那我也就不客气打扰你了。”

当下那老汉在前领路，穿过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把孟明霞带回他的家中。孟明霞心里想道：“这老头儿看似老态龙钟，步履倒是甚为矫捷。”

那老汉关上大门，叫道：“老伴儿，有客人来啦。”一个老婆婆走了出来，见了孟明霞，不觉好生惊异，说道：“这位姑娘是——”

那老汉道：“对啦，我还没有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孟明霞报了姓名，

那老汉道：“这位孟姑娘是前往灵武投亲的，路经此地，无处可以投宿。”

那老婆婆道：“这两日风声正紧，你把这样标致的姑娘带回家里，若是出了岔子，咱们可担当不起。”

孟明霞道：“老丈一片好心，我是极为感激，但若连累了你们，我却过意不去。我往别处就是。”

那老婆婆忙道：“姑娘，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不肯收留你，只是怕你出了事情，我们可对你不起。”

孟明霞道：“若是这样，那你倒不用替我担心。但不知婆婆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那老婆婆道：“此事说来话长……”那老汉道：“这位孟姑娘还没有吃晚饭呢，你先给她弄点东西吃吧。这桩事情，我和她说好了。”

那老婆婆道：“不怕孟姑娘见笑，家里只有几斤粗面，我给你打两只鸡蛋下碗面儿，你可别嫌简慢。”

孟明霞向这对老夫妻重新见过了礼，说道：“婆婆不要客气，我在这城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但求一饱，已是感恩不浅。”

那老汉道：“我姓贺，排行第九，没儿没女，姑娘，请你恕我倚老卖老，你到了我的家里，我就把你当作孙女儿一样看待，我不客气，你也不必客气了。”

那老婆婆进去之后，孟明霞道：“九公，客店酒楼，何以不肯招待女客？请你老人家明白见告。”

贺九公道：“因为县里出了个采花贼。”

此言一出，倒是大出孟明霞意料之外，问道：“一个采花贼，怎的就闹得如此猖獗，人人都怕了他！连客店酒楼，都不敢做女客的生意了？”

贺九公道：“唉，孟姑娘你不知道，这采花贼可是心狠手辣，凶得很呀！据说他在别处已经做了许多案子，没人能够制服他，最近才闹到我们这个县里来的。姑娘，我只说我们县里的两个案子给你听吧。”

贺九公喝了口茶，说道：“我们县里有个姓孙的大户，家财万贯，家中的护院就有八人之多，听说都是从各地重金聘请来的名武师。”

“孙大户有个独生的女儿，年方十八，已经许配人家，就要出嫁的了。邻县出现采花贼的风声，开始传来，一般老百姓还未知道，孙大户消息灵通，听得此事，当然是叫那些护院严密戒备，不在话下。”

“不料就在这位孙小姐出嫁的前三天晚上，那个采花贼来了，公然就在绣房中迫奸，声喧户外。八个护院闻声而至，那采花贼笑道：‘我本来不想抢人的，现在给你们败了我兴，我却偏要抢人了！’”

“据说还不到一盏茶的时刻，和这个采花贼动手的护院，八个人中就死了六个，另外两个也受了重伤，一个断了一条手臂，一个给斫掉一条大腿。”

“这采花贼当时是抱着孙大户的闺女，只用一只手就杀伤了那八个护院的。他伤人之后，抱着孙小姐从屋顶逃出去，听说他在瓦面行走如飞，连一片瓦也没踩碎。”

孟明霞心里想道：“大户人家的护院，大多是相互标榜，彼此吹嘘，骗取钱财的二三流角色，未必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不过，这采花贼抱着一个人，在瓦面飞跑，没有踏碎一片瓦，如果是真的话，这份轻功，倒也是不容小觑。”

贺九公继续说道：“第二件案子可就是前天晚上才发生的事情了。这次闹得更凶，闹到了城里守备老爷的官衙里。”

“守备老爷的媳妇不肯依从，大声叫喊，给那采花贼活生生的扼死！官衙里的卫兵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也总有一百几十吧，都来围拢了那间房子。采花贼手舞双刀冲出去，乱箭雨下，却没一支箭射得着他，反而是有十多个卫兵，伤在他拨回来的利箭之下。那么多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逃跑。”

孟明霞道：“这采花贼是怎么样一个人？既然有许多人和他朝过相，

想必你曾听人说过吧？”

贺九公道：“听说大约是一个二十五六岁年纪的少年，身材高高的，眉心有一颗黑痣。”

孟明霞自幼跟随父亲在江湖上行走，有点名气的黑白两道人物，她没见过也听说过，她打听这个采花贼的年纪、相貌，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点线索。不料听了贺九公的描绘，却不由得她不大感意外。

原来贺九公说的这个采花贼，很像说的就是褚云峰！孟明霞心里想道：“身材年纪或者还有相似，但眉心上的一颗黑痣，褚云峰也有。如果不是他，这就未免太巧合了。”

孟明霞想了一想，问道：“孙大户家那件案子是哪一天的事情？”贺九公道：“是初五那天晚上发生的。”孟明霞道：“这么说距今也不过只有五天。”贺九公道：“是呀，五天之内，这采花贼就做了两件案子，而且所抢的人家又是非富即贵，你说焉能不令得人心惶惶！”

孟明霞暗自寻思：“假定褚云峰那晚已经逃下山去，他也不过只是比我先走两天。守备衙门那件案子，有可能是他做的，但孙大户家那件案子，就决不能是他所为了。”

孟明霞疑团满腹，又再问道：“两宗案子的采花贼是否同一个人？”贺九公似乎有点诧异，说道：“孟姑娘何以怀疑不是同一个人？”心里想道：“这位姑娘也真胆大，听了采花贼的事情，居然毫不惊慌，还要查根问底。”

孟明霞道：“我不过问问而已。说不定那采花贼还有党羽呢？”

贺九公叹口气道：“一个采花贼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再多一个，那还得了！”

孟明霞道：“这么说，是同一个人了？”

贺九公道：“前天晚上的案子，守备衙门的卫兵有数十人之多看见这个采花贼，对他的相貌自然是说得比较清楚。孙大户家却只有八个护院和他朝过相，其他的家人，当时不是躲起来，就是赶到现场之时，那采花贼已经走了。孙家的八个护院六死两伤，重伤的那两个想来一定是说得不清楚的。所以你问我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只是在酒楼上听得有人谈论守备衙门发现的那个采花贼，那些人和衙门的卫兵非亲即故，说起来绘影绘声，是以听的人也可以讲得出那采花贼的样貌。孙家那两个受了重伤的护院，在我认识的人中谁也没有和他们说过话，不过大家都没有想过是否同一个人的问题，我也只能当作是同一个人了。”

贺九公啰哩啰唆地说了一大篇，还是不能解决孟明霞心中的疑问。孟明霞寻思：“倘若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就一定是有人假冒褚云峰来陷害他了。但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守备衙门那件案子，却有可能是他做的。”

贺九公道：“孟姑娘，你好像并不怎么害怕采花贼？”

孟明霞笑道：“贵县那些酒楼客店的掌柜却不但害怕采花贼，连我也都害怕。”

贺九公道：“采花贼闹得这样凶，谁敢不怕？尤其是开客店的，假如有个女客人被采花贼迫奸不遂杀了，即使这采花贼没有乱杀别人，客店里的人也都要受到连累了。最少官府就要把当晚住在客店的人一个个拿来盘问，你想谁愿意惹这麻烦？”

孟明霞笑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见我上门，就好似碰上灾星一样。”

贺九公道：“孟姑娘，你若是相貌丑陋的话，我倒不用替你担心。你又年轻，又貌美，可是千万不能让那采花贼碰上啊！怎的你倒好像并不如何忧虑？”

孟明霞道：“我正巴不得那采花贼前来找我！”

贺九公怔了一怔，随即好像有点明白过来的神气，重新打量了孟明霞一眼，说道：“敢情姑娘是一位懂得武功的女中英杰，小老儿倒是失敬了！”

孟明霞忽道：“九公，我看你也是一位大有本领的人，我刚才倒是看走眼了。”口中说着话，突然就是一掌向贺九公的琵琶骨抓下！

贺九公大吃一惊，本能地把手臂一抬，说时迟，那时快，已是给孟明霞抓着他的手腕。孟明霞是个武学的行家，一抓着了对方的手腕，就试出了贺九公武功的深浅，心里想道：“这位老前辈果然是会武功，但却不如我所料的高明。”

原来孟明霞因为刚才在街上的时候，贺九公走到她的身边她才发现，又从贺九公的眼神和矫健的脚步看出他懂武功，还只道他是一位前辈高手。是以心里不禁颇有怀疑：“何以他要装那样怕事的样子呢？”

贺九公给她一把抓着手腕，吓得连忙叫道：“姑娘，别开玩笑，我这几根老骨头可经不起姑娘的一抓。”

孟明霞把手放开，赔了个罪，说道：“请九公莫怪，我若不是这么一试，只怕九公还是真人不肯露相呢！”

贺九公苦笑道：“还说什么‘真人’不‘真人’呀，老了，不中用了。我倒是想不到姑娘有这样好的身手，减少了我几分的忧虑。”

孟明霞道：“老英雄过谦了。但不知九公可曾侦察过那采花贼的行踪么，若是有甚线索，我倒想去会一会他。”

贺九公道：“实不相瞒，小老儿少年之时，是曾学过几天功夫。如今一来是年纪老了，二来那采花贼实在厉害，小老儿自问，即使是年轻三十年，也决不是他的对手，如何敢去惹他？”

孟明霞试过他的功夫，并不如自己所想象的高明，心里想道：“如果那采花贼当真有他所说的那样厉害，这位老人家倒也是有自知之明，怪不得他的胆小。”

心念未已，只听得贺九公又已说道：“孟姑娘，我有几句不中听的说话，请姑娘不要见怪。”孟明霞道：“九公但说无妨。”

贺九公道：“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姑娘本领虽然了得，可惜孤掌难鸣，单独去斗那采花贼，只怕未必能够稳操胜算。老朽自恨本领不济，恐怕帮不了姑娘的忙。”

孟明霞道：“说实在话，我虽然想斗一斗这个恶贼，但我有事在身，恐怕也不能在贵县逗留多久，能不能会上这采花贼还是未可知之数呢。不过，若是万一遇上，斗不过也是要斗的。”

贺九公道：“我倒曾想过一条好主意，不过、不过其中还有为难之处，只怕行不通。”

孟明霞道：“先别理会行不行得通，九公既有主意，请说出大家参详如何？”

贺九公道：“琅玕山的屠寨主在日，最肯济弱锄强，威名远震，附近县份，官军和黑道上的强人都不敢作恶。但听说他已经死了，不知接任的寨主是否还是像他从前一样？”

孟明霞道：“哦，九公是想求助于琅玕山？”

贺九公道：“不错，琅玕山离此不过数日路程，倘若他们肯帮忙，何惧一个小小的采花贼？但即使新寨主继承屠寨主的遗风，我也认不得琅玕山的人，却找谁穿针引线？”

孟明霞心想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笑道：“这个忙我倒可以帮得上。”

贺九公喜道：“孟姑娘和琅玕山的头领有交情？”

孟明霞道：“实不相瞒，琅玕山的新寨主屠凤就是老寨主的女儿，她与我情如姐妹。这样吧，我打算在这里耽搁两天，侦察那采花贼的动静，若然得不到结果，我写一封信给你带给屠凤，她一定会伸手管这桩事的。”

贺九公大喜道：“这么说老朽可要为阖县的百姓拜谢姑娘的大德。”

孟明霞连忙将贺九公扶起，说道：“为民除害，这是我辈当为之事，何须言谢！”

那老婆婆捧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出来，诧道：“咦，你们在闹什么？”

贺九公道：“老伴儿，你想不到吧，这位孟姑娘原来是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她和琅玕山屠老寨主的女儿乃是金兰姐妹，她已经答应帮忙咱们除掉那采花贼了。”

那老婆婆似乎有点半信半疑的神气，笑道：“这敢情好，但在琅玕山的人未来之前，姑娘今晚还是多加小心的好。”又道：“姑娘，这么样说，你倒就是一位请也请不来的贵客了。可惜我没有好东西招待你，只有一碗粗面。”

孟明霞连忙接过那一碗面，说道：“婆婆，你太客气了。若不是多得你们，今晚我恐怕只有饿肚子了呢。”

孟明霞把这碗面吃得干干净净，只觉有生以来，从没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不禁暗暗好笑：“俗语说饥不择食，当真不错。屠凤若然见到我这副馋相，一定会笑破了肚皮了。”

吃过了面，那老婆婆道：“姑娘，你一路辛苦，早点歇吧。”领孟明霞进了客房，又再低声说：“姑娘，我知道你很累了，可也不要睡得太熟。倘若听得什么声息，你马上叫喊，我们的房间就在斜对面。我那老伙伴虽然不济事，也还会几手拳脚。”看来她并不相信孟明霞真是有个本领的女侠，也不知道孟明霞已经试过了她的“老伴儿”的功夫。孟明霞道：“多谢婆婆关心，你也早点歇吧。”

其实不必这老婆婆叮嘱，孟明霞也是睡不着觉的。“那采花贼是不是褚云峰呢？爹爹没有见过他，何以敢相信他是好人？可惜那日没有时间仔细问他。”孟明霞想起了褚云峰种种古怪的行径，想起了那日她父亲说话的神气，虽没明言，却分明是很信任他，不禁疑团满腹。当下和衣而睡，闭目养神。

也不知过了多久，孟明霞渐渐有了一点倦意，忽听得“卜”的一声响，似乎有人在窗子轻轻弹了一下。这轻轻的一弹，登时令孟明霞睡意全消，精神一振，心里想道：“莫非当真是那贼儿来了？”

孟明霞拿起宝剑，正要假装熟睡，待那采花贼进来，冷不防地给他一剑。

不料事情大出孟明霞意料之外。在那轻轻的一弹过后，贼人并没有推开窗子，孟明霞却好似听得有人在她耳边说道：“孟姑娘请别声张，我是褚云峰，我有话和你说。请你出来！”

声音细若游丝，但却听得清清楚楚，的确是褚云峰！他用的是上乘的“传音入密”的内功，把声音凝成一丝，送入孟明霞的耳朵，即使孟明霞旁边有

人，那人的内功若是不如孟明霞，也决不会听见。

孟明霞心里想道：“看这情形，他多半不是采花贼了。”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孟明霞从窗口跳出去的时候，仍然是亮出了宝剑，把宝剑挡在身前的。

淡淡的月光之下，只见屋顶有条黑影。原来褚云峰早已防她会有疑心，先躲开的。孟明霞面上一红，跟着就跳上去。

小户人家的房屋，屋檐离地不过是一丈多高，以孟明霞的轻功，按说跳上去乃是不费吹灰之力，不料跳虽然是跳上去了，但当她提气之时，胸口忽似微有麻木之感，落脚稍重，几乎踏碎了一片瓦。幸亏褚云峰立即伸手扶她，帮她稳着身形，这才没有弄出声响。

褚云峰吃了一惊，悄声问道：“你可有什么觉得不对么？”孟明霞知道他这一问乃是因为自己几乎失足而发，她对自己的轻功突然失灵也是有点诧异，但却以为这是因为心神不定所至。要知心神不定，内息就难以调匀，轻功也就不免受了影响。

孟明霞试一运气，觉得并无异状，于是说道：“没什么呀。”褚云峰道：“好，那我就放心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点走吧。”

孟明霞道：“你的意思是贺九公不是好人？”褚云峰道：“我还未拿得准，我只知道他黑道出身，以前的声名，可是并不怎样好的。”

孟明霞道：“但他们夫妇对我可是很好，我怎可不辞而行？”褚云峰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看还是走的好！”

但孟明霞还是不愿意走，她暗自寻思：“贺九公本领平庸，即使他想害我，也做不到。”

孟明霞并不把贺九公放在心上，倒是觉得褚云峰的突如其来，甚为奇怪，于是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褚云峰知道她对自己尚有疑心，不说明白，恐怕她是不肯跟自己走的。“你从那间酒楼出来，我已经看见你了。”褚云峰说。

“那么有人冒充你做采花贼，想必你也是知道了的？”

“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

孟明霞不觉又是一怔，说道：“你到这里来找采花贼，难道你以为贺九公是那采花贼的党羽？”

褚云峰道：“不错，是有此怀疑，所以我才叫你快走。”孟明霞诧道：“这我就不懂了，你不想拿那个冒充你的采花贼？如果当真如你所说，那采花贼会来此处，咱们二人联手，不正是可以拿获他吗？”

褚云峰道：“我也料得不是很准，不过如果是真的话，咱们二人联手，恐怕也还是要吃亏的。你别忘记，他们是有三个人呀！”

孟明霞不觉失笑，心里想道：“贺九公本领平庸，他的妻子更是丝毫不懂武功，褚云峰竟会怕了他们，真是笑话！”但也觉得有点奇怪，褚云峰那日斗崔镇山与柳洞天之时，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何以此时忽地又变得胆子这么小了？

孟明霞正想对他说明贺九公夫妻不足为惧，褚云峰忽道：“迟了，迟了，那厮已经来啦！”

孟明霞凝神看去，只见一条黑影奔来，捷如飞鸟。褚云峰将她一拉，伏在屋脊的瓦沟之间，悄声说道：“不可鲁莽，且看他们有什么把戏。”

只听得“咄”的一声，采花贼推开窗子，进了房间。孟明霞想道：“这采花贼忒也胆大，竟敢不用迷香。若然我在房中，冷不防的给他一剑，只怕

他不死也得重伤！”

心念未已，那采花贼已是“咦”的一声叫了出来：“这女娃儿哪里去了？”

随即听得贺九公的声音喝道：“好胆大的淫贼，竟敢欺负到我老人家头上来了！”那采花贼冷笑道：“你这几根老骨头不足挡我一击，快快把那女娃子交出来，饶你一命！”

孟明霞听见下面已是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按捺不住，就想下去。褚云峰抓着她的手，悄声说道：“再看一会。”

不过片刻，刀剑碰击的声音已经静寂，屋子里却透出灯光，原来那采花贼已是把贺九公打倒，点起灯来。此刻他正在亮灯寻找花姑娘了。

那老婆婆颠颠巍巍地走出厅堂，哀哀求告：“大王，你饶了我的伴儿吧。我家里委实是没有闺女。”

那采花贼骂道：“你这老虔婆还想骗我，你没有闺女，可有别人的闺女在你家投宿，你当我不知道吗？她躲到哪里去了，快说！”

贺九公怒道：“老伴儿，咱们拼着夫妻一同毙命吧！哼，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决不能告诉你。你把我一刀杀了吧！”

那采花贼冷笑道：“你不说，难道我就不会自己找么？不过，你这两个老家伙如此嘴硬，我却非给你一点苦头吃吃不可！”一面说话，一面把贺九公夫妻缚了起来。缚好之后，拿了一条鞭子，噼噼啪啪地就朝着这对老夫夫妻的身上乱打！

贺九公也真硬气，咬着牙抵受，不吭一声。可是那老婆婆却经受不起，采花贼一鞭一道血痕，打得她嘶声嚎叫！

老婆婆的声声叫喊，听在孟明霞的心里，就似鞭子打在她身上一样难受，禁不住猛地就甩开了褚云峰按着她的手，说道：“你听，难道你还以为这两位老人家是采花贼的党羽吗？”她甩开了褚云峰的手，口中说话，身子已是跳了下去！

采花贼见孟明霞闯了进来，哈哈笑道：“想不到还是一位会把戏的姑娘呢，这更好了，你就正式嫁了我吧，咱们夫妻俩……”

孟明霞喝道：“住嘴！”唰的一剑刺去，灯光下只见这采花贼身材硕硕，面貌和褚云峰果然有几分相似，眉心也有一颗黑痣。但孟明霞一看就知道这颗黑痣是用人工点上的，他的相貌也是经过化妆，看得出是有意扮得似褚云峰，好掩饰本来面目的。

采花贼假扮褚云峰本是在孟明霞意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但奇怪的是，这采花贼虽然掩饰了本来面目，给孟明霞的印象仍是似曾相识。但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呢？急切之间，孟明霞却是想不起来了。

此时亦已不容孟明霞再想，这采花贼端的是十分厉害，双手空空，居然就来硬抢孟明霞的长剑。

孟明霞见他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甚为了得，不敢轻敌，连忙剑走偏锋，青光一闪，剑尖直刺那采花贼颈后脊骨的“天隙穴”，那采花贼一个“移形换位”，已是绕到孟明霞侧面，喝声“撤剑！”反掌就切她脉门。

孟明霞的家传剑法以变化奇诡见长，对方的擒拿手法虽然凌厉，她也傲然不惧。当下一声冷笑，说道：“不见得！”剑尖一颤，径变成“海燕掠波”的招数，斜点对方脊骨的“精促穴”。

这一招“海燕掠波”，本是孟明霞的得意杀手招数，此际双方距离甚近，孟明霞迅速刺出，满以为非中不可，不料就在她刺出之时，忽地感到胸口一

麻，剑尖虽然沾着对方的衣裳，却已是软而无力！这采花贼会“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剑尖尚未刺穿他的衣裳，就滑开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采花贼纵声笑道：“美人儿，过来吧！”双臂箕张，俨似兀鹰扑兔，倏地就向孟明霞抓了下来！

孟明霞剑招使老，急切间哪能回剑防身。眼看就要给采花贼抓着，忽听得“砰”的一声，一条人影，疾如火箭般的射来。原来是褚云峰踢开大门，及时赶到。

褚云峰的劈空掌力使得妙到毫巅，人还未到，掌力已到了孟明霞身上，轻轻把她推过一边，迅即就把虚招变招，向那采花贼疾扑过去。

双掌相交，发出闷雷似的一声巨响。采花贼身形一晃，斜退三步。褚云峰喝道：“原来是你！”采花贼冷笑道：“是我又怎么样？哼，你见了我，居然还敢无礼！”

褚云峰纵声笑道：“你走眼了，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哼，你胆敢冒我之名为恶，我不但无礼，我还要杀了你呢！”

那采花贼也冷笑道：“你错了，我冒你的名字，正是因为早已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可笑你还洋洋得意，以为是我走眼了？”两人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在说这几句话的时间，已是迅即过了十余招。

孟明霞闪过一边，只觉气喘心跳，不禁大吃一惊：“怎的我今晚气力如此不济？”未及仔细思量，那老婆婆又在“哎哟，哎哟”的叫起痛来。这几声嘶叫，叫得孟明霞心烦意乱。

褚云峰与那采花贼越斗越紧，双方均已改用兵刃。但见刀似游龙，剑如飞凤，走的都是狠辣之极的招数，谁人偶一不慎，便有血溅尘埃的危险，此时谁也不敢分神说话了，但仍然是褚云峰稍占一点上风。

孟明霞喘过口气，本来就想上去与褚云峰联手的，听得那老婆婆“哎哟，哎哟”的连连叫痛，瞿然一省，心里想道：“我怎地如此糊涂，应该先救了这两位老人家才是！”当下连忙过去给那老婆婆解开束缚。

那老婆婆是给五花大绑缚在一张长椅的靠背上的，孟明霞小心翼翼地给她割断绳子，那老婆婆含泪说道：“孟姑娘，多谢你啦。”孟明霞十分难过，说道：“不，都是我连累了你老人家。”

不料话犹未了，忽听得“唰”的一声，只觉劲风飒然，有一条软鞭之类的兵器，已经袭到了她的背后。

孟明霞大吃一惊，幸而她是个武学颇有造诣的人，虽惊不乱，一觉不妙，立即斜身一跃，这才没有给软鞭卷着。但饶是她躲闪得如此之快，背脊还是给软鞭抽了一下，火辣辣的作痛。

孟明霞反手一剑，削断了那人的一截软鞭，回过头来，看清楚了这个向她偷袭的人。这一下更是吓得孟明霞口呆目瞪，如同做了一个恶梦！

你道这个向她偷袭的人是谁？原来就是那个同情她、收留她，而且也曾被采花贼“毒打”一顿之后缚起来的贺九公！

此时贺九公已是自己脱缚而出，他用来向孟明霞偷袭的兵器，原来不是软鞭，而是本来缚在他身上的一条长绳。

恶梦尚未结束，就在孟明霞惊诧已极，一个“你”字刚刚叫出来的时候，陡然间只觉肩头剧痛，孟明霞一个踉跄，几乎跌倒。耳边只听得那老婆婆狞笑道：“孟姑娘，你中计了！”

孟明霞这才知道贺九公这一对夫妻，果然是那采花贼的同党。这老婆婆

的衰迈神态完全是装出来的，她岂只懂得武功，而且是个颇为厉害的高手。至于贺九公的本领，远远在她估计之上，那是更不用说了。

孟明霞又惊又怒，想不到人心险恶，竟至如斯！此时她的右肩着了那老婆婆的一抓，还幸没有抓碎琵琶骨，但一条臂膊已是麻木不灵。

孟明霞大怒之下，剑交左手，喝道：“你这个老贼当真是蒙着人皮的恶狼，好，只要你们杀不了我，我就非杀了你们不可！”

贺九公哈哈笑道：“孟姑娘，你还想和我们拼命吗？嘿嘿，只怕你是有心无力的了！不信你就试试！”

孟明霞一剑刺出，果然是力不从心。这一招名为“龙门三叠浪”，一招三式，本来应该连发三重劲道的，结果只发到第二重，第三重便使不出来。贺九公挥舞长绳，当作软鞭来使，只听得“噼啪”声响，孟明霞已是着了两鞭，贺九公哈哈笑道：“如何？”

原来在孟明霞食的那碗面中，贺九公已经下了一种药物，这种药物无色无味，却有酥筋软骨的功效，当时不会察觉，要过一个时辰方始发作出来；褚云峰叫道：“孟姑娘，沉住了气，不可动怒！”口里说话，手中已是唰的一剑刺出，径刺那采花贼的面上双睛。这一招用得凶险之极，采花贼身形一侧，还了一招“举火燎天”，剑尖上指，刺向褚云峰的小腹。

说时迟，那时快，褚云峰趁着对方避招之际，立即飞身跃起，身形后纵，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褚云峰的衣裳下摆，给那采花贼削去了一幅，但褚云峰却已跃到孟明霞的身旁。

褚云峰脚步未稳，剑招已先攻出，他的背后就像长着眼睛一样，反手一剑，登时抖起了三朵剑花，指向那老婆婆的三处要害穴道，老婆婆大吃一惊，只好变作了“滚地葫芦”，伏在地上，接连打了几个滚，方始避开了褚云峰剑势的笼罩。

贺九公喝道：“好小子，还敢逞强？”褚云峰冷笑道：“为何不敢？谅你这老贼也留不住我！”动作快如闪电，一招迫退了那老婆婆，已是连人带剑，化作了一道银光，攻进了贺九公的长绳飞舞所围成的圈子！

剑光索影之中，只见一段段黑忽忽的东西四方飞出，原来在这瞬息之间，贺九公那条一丈多长的绳索，已是给褚云峰削成了十七八段，只剩下三尺不到了！贺九公本是把这条长绳当作软鞭使的，此时长绳变作了连缚东西也不够用的短短一截，软鞭的功用如何还能发挥？再不缩手，只怕就要给褚云峰削到手指了。

贺九公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跳开。采花贼此时方始攻到，褚云峰横剑护胸，左手拉着孟明霞便跑。双剑相交，“”的一声响，褚云峰的长剑竟给荡开，肩头着了一剑。

原来褚云峰的本领不过比那采花贼稍胜一筹，此时因要分出一臂之力相助孟明霞逃跑，故而在这一招就不能不吃了点亏。但虽然如此，那采花贼的脉门也险些给褚云峰划伤，采花贼吃了一惊，未及换招再攻，褚云峰已是带着孟明霞闯出了大门。贺九公夫妻给他杀得怕了，都是不敢拦阻。褚云峰闯出了大门，忽地身形一矮，反手揽着孟明霞的柳腰。

孟明霞给他突然一抱，不觉愕然。褚云峰身躯一矮，把孟明霞背了起来，急声说道：“抓紧我的肩头！”孟明霞这才知道，褚云峰是要背着她跑。

孟明霞本来是个性情豪迈的女中豪杰，此际她自知已是不能施展轻功，也只好不避男女之嫌了。但她有生以来，从未曾有过与一个男子如此亲近，

伏在褚云峰的背上，仍是不禁面红耳热，一颗芳心卜卜乱跳。

褚云峰的左肩受了剑伤，幸亏只是伤着皮肉，并无大碍，不过亦是鲜血淋漓的了。孟明霞不敢碰着他的伤口，只能抓紧他未受伤的右肩。心中又是感激，又是羞愧。感激的是褚云峰不顾受伤，救她性命。羞愧的是自己刚才不相信他的说话，没有听从他的规劝，从速离开，以致自己受了贺九公的暗算，还连累他也受了伤。

那采花贼追了出来，褚云峰背着孟明霞刚刚跳上瓦背，采花贼喊道：“还想跑么，下来吧！”呼的一掌劈出。

褚云峰冷笑道：“你的天雷功还差几分火候，回去再练两年吧！”一个在屋顶，一个在地上，又用劈空掌较量上了。掌力激荡之下，屋顶开了一个天窗，碎裂了十几块砖瓦。但褚云峰却没有跌下，而是跳过了另一座民房。倒是那采花贼给他的掌力一震，不由自己地踉跄后退，胸口好像给巨锤一击似的，几乎倒下。

采花贼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厮的天雷功果然是比我高明，虽然他已受伤，我孤身跑去追他，只怕也未必能够稳操胜算。”要知贺九公夫妻的本领虽然不弱，但轻功却与褚云峰相差甚远。若在屋内搏斗，他们夫妻虽然斗不过褚云峰，还可以做这采花贼的帮手。一到褚云峰闯了出去，他们可就帮不上这采花贼的忙了。这采花贼怯意一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褚云峰背着孟明霞逃走。

孟明霞只敢抓着褚云峰未受伤的右肩，在褚云峰跳过另一间民房的时候，几乎给抛了下去。褚云峰觉察，连忙说道：“孟姑娘，你不必顾忌，我的伤并不重。”孟明霞大为感动，说道：“褚大哥，我真不该，我、我一直在疑心你，却原来你是这样的好人！”

褚云峰道：“现在不是讲客气话的时候，快，快抓紧我的肩头。”那采花贼虽然不敢追来，但褚云峰却不能不提防他来追赶。

孟明霞掏出金创药，伏在他的背上，给他敷上伤口，这才敢小心翼翼地抓着他的双肩，避免碰着他的伤口。

褚云峰跑出县城，见那采花贼没有追来，这才放下了心。当下把孟明霞背到林中，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坐下，此时已是东方大白的清晨了。正是：
世故未深遭暗算，最难猜测是人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各自有情成眷属 未知何处觅裙钗

孟明霞见褚云峰满头大汗，好生过意不去，说道：“褚大哥，我不能跑路，累了你了。”

褚云峰道：“那厮假冒我的名字，做出下三滥的事情，即使没有今晚之事，我也绝不会放过他的。你我都是从琅琊山下来的人，你再和我客气，那就是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孟明霞道：“好，大恩不言谢，但我武功恢复不了，岂不是一直要拖累你，这可如何是好？”

褚云峰道：“你试一试，可还能够凝聚真气么？”孟明霞道：“试过了，真气倒是还能运行，但却感到骨软筋酥，使不出力。”

褚云峰道：“真气能够运行，那就更好了。我有一颗少林寺赠给家师的小还丹，虽然不是解酥骨散的对症解药，但功能驱邪祛毒，固本培原。你服了此药，我以本身真气助你推血过宫，让药力可以充分发挥，我想大约用不了一个时辰，你就可以好了。”

“推血过宫”，对方的手掌是要和自己的身体接触的，但孟明霞刚才已经伏在他的背上，让他背着跑了这许多路，此时当然也不再顾忌这点男女之嫌。但虽然如此，当双方的手掌紧紧相握之时，也还是不免有些儿异样的感觉。

褚云峰的内功，差不多已是一流高手的造诣，孟明霞服了小还丹，得他推血过宫，果然见效极快，结果尚未到一个时辰，孟明霞已是精神复振，试试拳脚，功力已经恢复了七八分。

褚云峰赞道：“孟姑娘，你的内功如此纯厚，真不愧是孟大侠的女儿。若是换了别人，着了酥骨散的毒，哪里还能够运行真气？”

孟明霞笑道：“我还没有多谢你，你倒夸奖起我来了。好，现在咱们可以谈谈正事了，我有几个疑团，想要向你请教。首先我想知道的是：那采花贼是谁？听你的口气，他和你似乎很是稔熟。”

褚云峰笑道：“岂只稔熟，他还是我的同门师兄弟呢！他的父亲是我的大师伯。”

孟明霞道：“你的大师伯是谁？”

褚云峰道：“就是目前身为金国国师的阳天雷。”

孟明霞吃了一惊，说道：“原来就是阳天雷呀！暗杀屠百城的凶手，屠凤已经查明了，也就是他！此事你可知道？”

褚云峰道：“我还知道他一面做金国的国师，一面又私通蒙古呢。去年他曾把自己的侄子派往蒙古，他这个侄子名叫阳坚白，就是你昨晚所见的那个采花贼了。”

孟明霞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是他，怪不得我觉得似曾相识。”

褚云峰诧异道：“你曾经见过他的？”

孟明霞道：“阳坚白这厮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蒙古武士陪着他的？”

褚云峰道：“不错，这蒙古武士名叫勿奢，乃是成吉思汗手下三十六名金帐武士之一。我知道这个消息，曾经想去侦察他们的行踪，跟得不紧，中途失了他们的去向。”

孟明霞道：“这就对了。”褚云峰道：“你在哪里碰上他们？”孟明霞

值：“在李盟主的家乡。”褚云峰道：“哦，我明白了。李盟主逃出和林，他们想必是奉了成吉思汗之命，前来暗算李思南的。”

孟明霞道：“据李盟主说，那蒙古武士是想到他家里偷一本兵书的，阳坚白这厮的动机如何则不得而知。那晚，蒙古武士偷入李家，阳坚白在外面把风，我恰好也在那天晚上去找李盟主，黑夜里在树林中和他动起手来，几乎为他所败，幸亏李盟主在击倒了那个蒙古武士之后，及时赶到，这才把他杀退。但那个给李盟主点了穴道的蒙古武士，却也乘机跑了。”

褚云峰听到这里，忽地插口问道：“李盟主是少林派谷大侠的嫡传弟子，少林寺达摩祖师所传的点穴手法精妙无比，中土的别派高手，因与少林派常有接触的机会，或者还有所知，但要解也不容易。在蒙古武士之中，则恐怕是无人知晓的了。勿奢既然给李盟主点了穴道，何以他还能够逃跑呢？”

孟明霞道：“这我就知道了。按当时的情形而论，阳坚白是绝不能分出身来给他解穴的。”

褚云峰颇为诧异，说道：“勿奢的本领，料他难以自解穴道。难道还有第三个人给他解穴不成？”

孟明霞回想起那一晚的事情，不觉有点惆怅，心里想道：“杨婉对我误会，多半是因那晚我去接李思南上山之事而起。”不愿再谈下去，说道：“现在该轮到我听你的故事了。阳天雷是你的大师伯，为何你要来帮助我们？他的侄子为何又要假冒你的名字，干出这等武林中人所痛恨的采花案子来陷害你呢？”

褚云峰叹口气道：“此事说来话长，待我从头说起吧。”

“我师祖有四个徒弟，阳天雷居长，是我的大师伯。二师伯早已去世，没有留下传人。四师叔十余年前失踪，至今不知下落。我的师父排行第三，可说是阳天雷唯一的师弟了。”

“阳天雷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金人，按说他姓父亲之姓，应该算是汉人，但他贪图富贵，却以金人自居。二十年前他投入前任的金国国师门下，为金虏效劳，仗着他的一身武功，禄位年年高升，终于在三年之前，由他继任做到了金国的国师。”

孟明霞心里想道：“想必是他们师徒不值阳天雷的所为，故此同门变成了仇敌。”

褚云峰继续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大师伯出仕金朝之后，家师即入山隐居，和他很少往来了。但音讯则尚未断绝。大师伯宦途得意，偶尔也派遣门人弟子，前来问讯，想请家师出山，作他臂助，家师总是委婉拒绝。家师私底下曾对我说，他在初入师门的那两年，大师伯曾代师祖传艺，教过他练功夫，武林中人，最重师门恩义，因此他不能与大师伯割席绝交。不过，他又说这只是半个原因，另外半个原因，则是怕大师伯心狠手辣，倘若断然的与他翻面，只怕会引起大师伯的报复，那时就难保没有灭门之祸了。是以他隐忍至今。”

孟明霞这才知道自己只猜到了一半。原来褚云峰的师父虽然不值阳天雷的所为，却也还是藕断丝连的。有点不大高兴，于是淡淡说道：“那么你这次公然和阳天雷的侄子动手，就不怕祸及师门了么？”

褚云峰笑道：“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话呢，到了最近几年，情形又不同了。”

“大师伯三年前做了金国的国师，对我师父的威迫利诱越来越紧，最后一次他亲自出马，‘光临’师父的草庐，扔下话来，说道：‘你不肯出山助

我，究竟是何用心？’师父给他迫得没有办法，只好使用缓兵之计，假意答允考虑，但有一些家事须得安排妥当，方能成行。大师伯给了他一个限期，这才肯走。

“大师伯走后，家师对我吐出心腹的说话，他说：‘你和我都是汉人，你的大师伯如今做了金国的国师，残杀抗金义士，恶行越来越大，我岂能只顾私恩，忘了大义？老实说，我是早就想和他一拼的了。但过去我因为一来力不能敌，二来你的功夫也未学成，我若与他拼了，本门的绝艺自我而断，只留给为虎作伥的阳天雷恃以行凶，这我就对不起祖师了。所以我一直隐忍至今。这几年来加紧传授你的武功，暂时避免和阳天雷决裂，拖得一天就是一天。我的苦心，希望你能明白。但现在已是拖不下去了，你逃到南方去吧。’

“我是个孤儿，多蒙师父抚养成人的，师门之恩，重于父母。我当然不肯让师父赴难，我说不如让我去行刺阳天雷吧。我师父不肯答应。

“议论未定，限期就要满了。忽然有师父的一位好朋友来，一席话解决了我们师徒的难题，你猜这个人是谁？”

孟明霞怔了一怔，说道：“我怎么知道？”

褚云峰笑道：“就是你的父亲——孟少刚孟大侠！”

孟明霞恍然大悟，说道：“原来爹爹和你的师父是好朋友，这就怪不得了。”褚云峰诧异道：“什么怪不得？”孟明霞道：“待会儿我再和你说，先说你的吧。”

褚云峰道：“那两天我刚好不在家，令尊劝告家师的说话是师父后来告诉我的。

“令尊先问家师：你到大都见了阳天雷，是打算光明正大的向他挑战呢，还是暗中行刺？家师说：我和阳天雷是同一辈分的师兄弟，他与我又有代师传艺之恩，如今我虽然是大义灭亲，也不能采用暗杀的手段。令尊说：那么你是打算直斥其非，光明正大的打出清理师门的旗号，然后才与他动手的了？家师说：不错，我的打算正是这样。于是令尊就问家师：你有没有取胜的把握？家师坦然说道：没有。但我现在已给师兄迫得无路可走，除了与他拼掉一命，还有什么办法。

“令尊摇了摇头，说道：这不是个好办法。老实说，即使你能拼掉阳天雷，我也不敢赞同。家师道：那么依你之见如何？令尊道：依我之见，不如由令徒替代你，假意做阳天雷的手下。家师道：你的意思可是叫云峰去暗杀他？不错，汉贼不两立，按照江湖规矩，晚一辈倒是可以用暗杀的手段，不致招人非议。不过，云峰的本领和阳天雷差得更远，暗杀决不会成功。

“令尊又摇了摇头，说道：杀了一个阳天雷，还会有第二个阳天雷。暗杀就算成功，也没有什么大用。我不是这个意思。

“令尊这才详细地说出了他的计划，他说：阳天雷最可恶之处，不仅是在于他背叛师门，而是在于他助纣为虐，为金虏搜捕抗金的义士和对付义军，是么？家师道：不错。令尊道：因此，我的意思是要令徒埋伏在敌人的心脏作为我方的耳目。这不是比只杀掉一个阳天雷有用得多么？”

“家师道：主意不错。但只怕阳天雷不肯让峰儿替我。令尊道：你并无子女，这个徒弟你待他比儿子还亲，阳天雷是知道的。他的武功也已得了你的真传，阳天雷怎会不要他呢？老实说，如果我是阳天雷的话，我就宁愿要你的徒弟，不愿要你。因为你是他的师弟，脾气倔强，且又上了年纪，他自己也应知道要指挥你是不易得心应手的。但对一个晚一辈的师侄，他就可以

任意差遣了。比如说，他若有事要一个人为他效奔走之劳，当然是选年轻力壮的令徒，难道好意思差遣一把年纪的你么？令徒在他掌握之中，他也不会怕你造反。依我看来，这条计划多半是行得通的。再说，即使行不通，也可以作为缓兵之计，让咱们可以从容的再想别个办法。”

孟明霞笑道：“怪不得阳坚白那厮骂你不是个好东西，想必你已是依计而行了。”

褚云峰道：“正是。我依令尊之计，到了大都见阳天雷，他果然把我留了下来，准我替代师父，还送了我一个二等待卫的职衔呢。”

“我在他的总管府混了两年多，倒也探听得不少消息，好几次他要缉捕抗金义士，都给我事先通风报信放掉了。大都的丐帮分舵和我是有联络的，每一次我都把消息很巧妙的送出去，自己从不露面。”

孟明霞道：“但这样的事情一多，阳天雷岂能没有怀疑？”

褚云峰道：“你料得不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出走的原因了。但起初他还未曾怀疑是我的，冤枉杀了他的两个手下，渐渐就怀疑到我的身上了。我发觉不妙，在他下手之前的某一天晚上，趁他入金宫值夜的机会，伪造出差的公文，连夜逃出大都。”

孟明霞道：“你逃出大都，就径自投奔屠凤的山寨么？你是不是知道我的爹爹会来的？”

褚云峰道：“这倒不是。不过，淳于周和屠龙私通蒙古，我却是知道的。”

孟明霞道：“这么说，你是要来告密的了，是么？”

褚云峰点了点头，接下去说道：“但我因为不知屠凤的真意，只恐她偏袒哥哥，故此我不敢冒昧向她告密，打算看清楚了再说。”

“我到了琅玕山不过三天，就碰上了武林大会。此会一开，我才知道屠凤是个深明大义的女中豪杰，顾虑方始打消。但此时已是用不着我来告密，你和李盟主在会上已经揭发了他们的私通蒙古鞑子的勾当啦。”

孟明霞道：“那么，何以你那一晚不参加庆功宴呢？”

褚云峰道：“我在阳天雷的总管府之时，有一次曾见过飞龙山的二寨主前来拜会阳天雷。阳天雷一面做金国的国师，一面和蒙古鞑子勾搭，因此我怀疑飞龙山的寨主恐怕也是与他们一路的人，但还没有得到证实。”

“那一晚飞龙山派遣使者来向屠凤求援，我想如果我的怀疑属实，屠龙一定是知道内情的。我要从屠龙口中套出实话，又想知道他回琅玕山还有什么别的阴谋，所以我必须找寻机会，与屠龙私下见面。若是参加你们的庆功宴，我这计划就行不通了。”

孟明霞道：“给李思南那封揭发飞龙山诡计之信，想必也是你写的了。”

褚云峰道：“不错。但可惜我与屠龙私会之时，给杨姑娘撞破，当时的情况，个中曲折，决不能容我自辩，故此我只好暂且躲避了。”

孟明霞笑道：“那一晚连我也以为你是奸细呢，真是委屈你了。倒是我的爹爹好像知道是你似的，很为你说了一些好话，叫我们不要妄起疑心，在真相未曾大白之前，切不可冤枉了好人！”

褚云峰诧异道：“真的么，这可是有点奇怪了！”

孟明霞道：“你奇怪什么？”

褚云峰道：“那一天你爹爹并没有见到我，而且就算他见到我，只怕他也不会认识我的。”

孟明霞道：“为什么？”

褚云峰道：“令尊与家师虽是好友，但却不是时常见面的。”

自我投入师门之后，据我所知，令尊前后不过来过三次，第一次他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大，名字也不是现在的名字。第二第三次我恰巧都不在家，错过了与令尊见面的机会。因此，即使他现在见到我，他又怎么会知道我就是那个小孩子呢？”

孟明霞想了一想，说道：“令师尊姓大名？”

褚云峰说了师父的名字，孟明霞道：“哦，原来是华天虹华老前辈。家父曾和我说过令师，据说令师博学多才，琴棋诗书，医卜星相，无一不精。想必你也学到令师的许多本领了！”

褚云峰笑道：“别人为此羡慕家师，家师却是常常后悔，他说若不是当年所好的杂学太多，他的武功也不至于赶不上阳天雷了。因此，他只是督促我勤练武功，不许我多务杂学。”

孟明霞道：“读书写字，他总是要教你的吧？”

褚云峰笑道：“这个当然是要教，要不然我岂不是变成了开眼瞎子了。但我读过的书也不过是一部论语，几本拳经，什么诗词歌赋，我是一概不懂的。”

孟明霞道：“你师父教你写字，你的书法总是和他相似的了？”

褚云峰恍然大悟，说道：“想必是令尊看了我留给李盟主的那封信了？他从这封信的书法，可能猜到了我的来历。”接着又笑道：“但我的书法比起师父他老人家可也还差得远呢！”

孟明霞笑道：“我想也是。这样所以爹爹不敢马上断定就是你。嗯，真想不到在这里会见到你，他日我和你一同去见爹爹，他知道是你，一定十分欢喜的。你到了这里多久了？是因为知道有采花贼冒你的名，才在这里逗留的么？”

褚云峰道：“不错。其实在今晚之前，我已经猜到几分是谁冒充我了。”

褚云峰继续道：“我猜阳坚白这厮已经知道了我从大都私逃的消息，说不定就是他叔父授意他如此做的。”

孟明霞道：“不错，听他的口气，你背叛他的叔父，他是已经知道了的。他恨你这是必然的，但我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样下流的方法来陷害你？阳天雷身为金国国师，手下能人谅必不少，他要杀你，大可以侦骑四出，搜捕你呀！用到这样下流的手段，真是太令人想象不到了！”

褚云峰笑道：“孟姑娘，你是个光明正直的女侠，当然想不到世间会有许多鬼蜮的伎俩。这些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敢做，要陷害别人，还顾得下流不下流么？”

“据我猜想，第一，阳天雷现在是脚踏两条船。他勾结蒙古鞑子之事，不能让不是心腹的金国武士知道，这样，他能够派遣出来搜捕我的人就不会太多了，他自己要坐镇大都，不能擅离，最可靠的就只有他的侄子。

“第二，阳坚白冒我之名，作出采花案子，武林中的侠义之士，自必是对我痛恨非常，这样就可断绝我投奔义军的后路！第三，若是我不甘心受他陷害，我自必挺身而出，找这采花贼算帐，这样，他们岂不是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找到我么？阳坚白自视甚高，在今晚动手之时，不问可知，他当然是以为一定可以胜得过我的，何况他还有贺九公这个老贼帮忙。”

孟明霞听他分析得入情入理，大为佩服，说道：“那么，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褚云峰道：“经过今晚之事，贺老贼当然是要搬家的了。而且，就算咱们能够找到他，咱们只有两人，也未必是他们对手。暂时，我是想不出有什么好主意来了。”

孟明霞道：“不错，你的剑伤未愈，我的武功恐怕也还要几天才能完全恢复，目前找他们动手实是不宜。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看还是留待将来见了我的爹爹再说吧。”

褚云峰道：“孟姑娘，你又何必独自下山？你本来是准备上哪儿的？”

孟明霞道：“我准备前往飞龙山会爹爹。”

褚云峰笑道：“李盟主与你爹爹同行，你还放心不下么？”孟明霞杏脸泛红，芳心颇是有点着恼，但转念一想：“连屠凤也以为我和李思南有甚私情，又怎能怪得他胡猜乱想。”

褚云峰话出口，看见孟明霞面色不对，这才蓦地省觉说错了话，后悔已来不及，同时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与她不过刚刚相识，难道我的内心竟然是在妒忌李思南而不自觉么？”

孟明霞淡淡说道：“李思南武功卓绝，人又精明，用不着我替他担心。我放心不下的是另一个人。”褚云峰听了，更觉得不是味儿，讷讷说道：“孟姑娘休要误会，李盟主是人中龙凤，我决没有轻视他的意思，只因他身负义军重责，我、我是难免有点过虑。但不知姑娘放心不下的却又是谁？”褚云峰的自辩故意扭转话题，想要掩饰他原来的意思，却不知这正是欲盖弥彰。

孟明霞心里暗暗好笑，当下说道：“我放心不下的是他的未婚妻子。”

褚云峰怔了一怔，诧道：“李盟主早已订了亲的么？他的未婚妻子现在哪儿，何以会令你放心不下？”

孟明霞道：“那晚高叫捉奸细的那个小喽兵，就是李思南的未婚妻子了。”

褚云峰大为奇怪，说道：“她为何要扮作小喽兵？”

孟明霞笑道：“人家夫妻间的事情，你就不必管这许多了。总之，他这未婚妻子如今也正是朝着这条路走，和咱们一样是要到飞龙山的。她的江湖阅历可不能和盟主相比，是以我不放心。”褚云峰道：“哦，所以你要在暗中保护她的。”孟明霞不愿把个中曲折说出来，只好含糊说道：“也可以这样说吧。”

褚云峰满怀欢喜，暗自想道：“我只知道孟姑娘是倾心于李思南，却原来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嗯，只要不是这样便好了，我又何必去探听人家的隐私？”当下说道：“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就赶快去飞龙山吧。”但求得与孟明霞同行，就不再问李思南和杨婉的事情了。

孟明霞把杨婉的身份告诉褚云峰之后，忽地心念一动，就像刚才褚云峰“说错”了话之后的想法一样，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他？难道我是怕他误会么？”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都发现了自己心底的秘密了。

按下褚、孟二人不表。且说杨婉下山之后，怅怅惘惘地独自前行，心情和褚、孟二人则是大不相同了。

杨婉扮作一个相貌丑陋的小厮，别人不知道她本来是个美貌的女子，当然也就不会去注意她。是以孟明霞所曾遭遇的尴尬事情，她是一件没碰过。

采花贼的案子在这几县闹得沸沸扬扬，杨婉一路行来，也曾听得有人谈论那个淫邪残暴的采花贼，但因自己有事在身，不能耽搁，虽然痛恨，对这采花贼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当做新闻来听，听过也就算了。

杨婉因为道路不熟，虽然是早半天下山，走得反而比孟明霞较慢。

这日，杨婉经过那座县城，因为时间尚早，没有进城投宿。

蒙古大军南侵的消息已传来更兼又有采花贼的出现，是以越往北走，路上行人越少。杨婉急于赶到飞龙山去，不知不觉已是入黑时分，走到了荒山野地，错了宿头，找不着人家了。

北方的气候比南方寒冷得多，此时已是早春二月，一到入黑，阳光消逝之后，便似回到了寒冷的严冬、天上飘下鹅毛般的雪花。

杨婉情怀惘惘，本来是不愿意回忆的旧事，不由自己地涌上了心头。

她想起了与李思南在回国途中的一个雪夜，两人忍受着饥寒，却在憧憬着家室之乐。杨婉说她家里藏书甚富，李思南说人生的乐事之一，就是雪夜关门读书，如果再有一壶酒，一炉香，那就更其美妙了。杨婉笑说我可以给你暖酒，给你添香。说到此处，两人不约而同地都念出了古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诗句。

回忆突然变了一杯苦酒。杨婉叹了口气，心里想道：“如今给你红袖添香的已是另有其人，不必我来服侍你了。”杨婉独自踏雪前行，感觉一片冰冷。并非她的身体经受不起，而是雪花飘在她的身躯，冷在她的心头。

眼前是一片肃杀的寒冷景象，回忆却又回到了风和日丽的春天。那一天她躲在李思南那条村子的山坡上，眼看着李思南和孟明霞双双走过小桥，李思南摘下几朵野花，抛入河中，片片落花，随波而逝。她听得李思南的一声长叹，她听得小河流的呜咽。“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掠影来。那时南哥在想着什么心事呢？他是决计不会知道我就躲在他的身边的，他的伤心当然不是做给我看。唉，莫非他的确是还没有忘记我，他在想起我们曾经做过的往事？”心中微感暖意，但随即又在自笑自怜：“这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罢了，南哥是有了新人，还会记得旧人？”

回忆里的“春天”比严冬更冷，杨婉一声长叹：“我还在想这些干嘛！”猛一抬头只见白雪皑皑的山头有一座古庙，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是走到古庙之前了。

杨婉禁不住又想起了那个雪夜和李思南躲在磨房烤火的事，就是那天晚上，她认识屠凤的。想不到只几个月工夫，一件件事情变化得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如今她是悄悄地离开了屠凤山寨，只影孤身地走到这里来了。“反正找不到宿头，就暂且在这破庙过一晚吧。”杨婉心想。

杨婉走进庙门，只见地上有一堆火，柴都烧得差不多变成炭了，但还在吐着微弱的火苗，尚未完全熄灭。

杨婉看见庙里并没有人，心里想道：“想必是北方逃难的难民曾在这里歇过，已经走了。说不定也可能是叫化子。但在这样的寒夜，他们既然生了火，却又为何不在庙里住一晚呢？”杨婉猜想不透，随手加了几块干柴，把火重新烧旺起来，想道：“我现在穿的是小喽兵的破旧衣裳，满身尘土，看来大约也像个难民了。就是有人回来，我也不必避忌。”

这晚的情景太像她与李思南在磨房烤火的那一夜了，除了一处是磨房，一处有古庙之外，所不同的，只是此际她的身边并没有一个李思南。

杨婉正自浮想联翩，忽听得有三人掌声，两长一短，这掌声是对正庙门的方向传来的。接着东西两面，也传来这样的三下掌声。

杨婉多少有点江湖经验，一听便知这些人是以掌声作为暗号，不禁吃了一惊，心道：“原来是黑道中人在这里聚会。”

若是普通的难民，杨婉不用躲避，但来的是黑道中人，杨婉就不能不暂且一躲了。须知黑道中人，是最忌给外人知道他们的秘密的。

这座神庙破旧不堪，但神龛却还相当完整。那尊坐着的神像，比杨婉站起来还高一个头，而且还有帐幔遮掩。杨婉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只好揭开帐幔，躲到神像后面。

刚刚躲好，脚步声已经进了庙门。杨婉偷窥出去，只见来的是三个粗豪汉子。中间一个面有刀疤的汉子“咦”了一声，说道：“你们刚才已经过来了么？”右首的那人说道：“没有呀。熊大哥，你为何有此一问？”

那熊大哥道：“我好像记得出来之时，并未添上柴火，不该烧得这样旺的。”左首的那人说道：“或者是贺九公来过了。他和你都是这儿的地主。”那熊大哥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一定是九公他老人家。”

右首的那人道：“九公找我们来，不知为了何事？”那熊大哥尚未回答，左首的那人已在叫道：“九公来了！”

贺九公也是和两个人同来，先来的那三个人向他行过了礼。其中两人问道：“贺大娘呢？”贺九公道：“昨晚我们搬了家，她留在家里。”那个姓熊的笑道：“九公家里来了贵客，你们两位尚未知道么？”

那两人道：“不知是哪位贵客？”贺九公道：“待会儿再说。熊老大，你把今晚之事告诉了他们没有？”正是：

何处潜来神秘客，狐群狗党敢兴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比翼凌空悲铍羽 连枝入地感同怜

面有刀疤的那个汉子说道：“饮马川的张寨主和野猪林的石帮主已经知道了，大熊庄的熊庄主刚刚来到，尚未曾告诉他。”跟贺九公一同进来的那两个汉子道：“我们也是刚刚赶到了，不知九公飞函相召，为了何事，正要请教。”

贺九公道：“老朽受人之托，想请各位鼎力帮忙。”那三个未知原委的人齐声说道：“九公不必客气，我们都是靠你老撑腰的，有话只管吩咐好了。”

贺九公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想请各位帮忙查探两个人的去向。”饮马川的张寨主问道：“这两个人可是贵友的仇家？”贺九公点了点头，说道：“也是我的仇人！”大熊庄的庄主哈哈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一发现这两个人的行踪，干脆就把他们擒下，交给九公发落就是。请九公告诉我们一点线索，我们马上去拿人。”

那石帮主却是比较老成持重，心里想道：“贺九公虽说不是什么大事，但以他的本领，尚要兴师动众，对付这两个人。这两个想必不是等闲之辈了。”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知这两个是什么人？”

贺九公道：“这两人一男一女，男的约莫有二十来岁，女的则似乎未满二十。”

熊庄主哈哈笑道：“原来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丫头，那还不手到擒来？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贺九公道：“男的叫褚云峰，女的叫孟明霞。”

石帮主吃了一惊，说道：“孟明霞？她是不是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女儿？”贺九公道：“不错。”

熊庄主也是大吃一惊，登时笑不出来，说道：“听说褚云峰是金国国师阳天雷的得力手下，不知可是此人？”贺九公又点了点头，说道：“正是。他不仅是阳天雷的手下，还是阳天雷的师侄呢！”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面面相觑，颇有难色。熊庄主讷讷说道：“听说褚云峰已尽得他师父华天虹的真传，孟明霞既是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女儿，本领想必也差不到哪里去。这两个人我们恐怕招惹不起！”

石帮主则说道：“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女儿，怎的会与金国国师阳天雷的师侄走在一路。请九公恕我冒昧猜疑，我是觉得这事有点奇怪。”

躲在佛像后面的杨婉更是觉得奇怪，心里想道：“姓褚这厮原来果然是奸细。但孟明霞若是去追捕他的，见了面就该动手才对，何以还会与他一路同行呢？这姓贺的老头儿为何又要把他们二人一同拘捕？他到底是帮哪一边的？”

心念未已，只听得贺九公已在哈哈笑道：“此事一点也不奇怪！”

饮马川的张寨主道：“请贺九公明白见告。”贺九公淡淡说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褚云峰身为金国武士，那是过去的事，现在他早已和阳天雷闹翻了！”

熊庄主怔了一怔，说道：“他竟然和他的师伯闹翻了？那么咱们就不必害怕他背后的靠山啦。”

贺九公道：“不错。你们若是能够活捉褚云峰，不但不用担心阳天雷的责怪，他还会重重有赏呢！”

面有刀疤的那个汉子说道：“诸位若有怀疑，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

情。九公刚才说此事他是受人之托，你们猜那个人是谁？”此人名叫熊壮，乃是贺九公的副手。

熊庄主道：“熊兄，还是请你赶快把这谜底揭晓吧。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熊壮缓缓说道：“就是阳天雷的侄子，阳公子阳坚白。他也就是近来那个闹得满城风雨的采花贼！”

众人听了都是大为诧异，问道：“阳公子何以不在京中，却跑出来做采花贼？”

贺九公道：“这就正是和褚云峰有关了。阳公子是冒充褚云峰干下采花案子的。”饮马川的张寨主道：“敢情是要引褚云峰出来？”贺九公笑道：“到底是张寨主聪明，一猜就着。可惜引了褚云峰出来，却又给他逃了。”

当下贺九公把昨晚他与阳坚白设计诱捕褚、孟二人的事情说了出来，众人方知个中曲折。

杨婉躲在佛像后面偷听，听到这里，不禁又是惊奇，又是惭愧，心里想道：“那晚我未曾分清皂白，就把褚云峰当作奸细，真是太鲁莽了。怪不得当时他好像有意放我逃走。但却不知他与屠龙暗中勾搭，又是怎么回事？”杨婉虽然尚未明白全部真相，但来龙去脉，已是猜到几分。料想其中必是另有原因，褚云峰决非与屠龙一路，否则孟明霞怎会与他联手。

只听得饮马川的那个张寨主又说道：“原来如此，那我们就不用顾忌了。只不过这二人的本领都是十分了得——”

贺九公笑道：“所以我并不苛求各位将他们拿下，只须通风报讯就行。孟少刚那女儿服了我的酥骨散，料想跑得未远，各位若是发现他们踪迹，请马上到熊老大那儿报讯，我和阳公子自会对付他们。”

石帮主道：“好，那么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回去，各自多派人手，四出搜查就是。”原来贺九公今晚所召集的这几个人，乃是周围三百里内各路黑道的首领。这个命令一下，就等于是在方圆三百里内，布下天罗地网了。

杨婉虽是对孟明霞并无好感，但听得她已受伤，心里却是不禁为她担忧，暗自思量：“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她呢。嗯，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莫过于把要搜捕她的人全都杀了。但他们共有六人之多，武功深浅如何，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倘若杀不了他们，岂非弄巧成拙？我赔了性命不打紧，却连给她报讯的人都没有了。”

正自踌躇未决，只听得那贺九公已在说道：“好，就这样吧。咱们可以散了。”

杨婉蓦地得了一个主意：“看来这个贺九公乃是他们的领袖，会散之后，我单独跟踪他，先把他杀了。孟、褚二人的行踪，依理推测，不出两条路。一条是回屠凤的山寨；一条是前往飞龙山与孟大侠和南哥相会。若是前者，有山寨的人接应，大概可保无虑。若是后者，反正我也是要往飞龙山的，路上多加留心，说不定可以找见他们。”

杨婉打定主意，倒是巴不得这些人赶快离开。但想不到就在这些人纷纷起立之时，贺九公的副手熊壮忽地说道：“请各位稍待一会，有一件事我想弄个明白。”贺九公道：“何事？”熊壮道：“刚才有谁来过没有？”那些人齐声答道：“没有呀。”贺九公道：“熊兄何以有此一问？”熊壮道：“我出去迎接各位之时，一时忘记添上柴火，按说是应该早就熄灭了的。但各位亲眼见到，在咱们进来之际，这火不是烧得正旺么？九公，我还以为是你老人家来过呢。”贺九公吃了一惊，说道：“如此说来，一定是有外人过来了。”

石帮主也道：“这是一定无疑的了。只不知这人走了没有？”

熊壮最为鲁莽，立即说道：“这人只怕还躲在庙中，咱们且搜他一搜！”

杨婉手按剑柄，心情似绷紧了了的弓弦，只待他们一拉开帐幔，就立即先发制人，跳出去和他们决一死战。杀得一个就是一个，杀得一双就是一双。

眼看熊壮就要动手搜索，贺九公忽道：“不，依我看这人一定是已经走了。你想这庙里能有多大地方，他哪会有这样笨躲在庙中束手待擒？咱们还是赶快分头去追，还可以及早将他抓回来！”

杨婉紧张的心情松了下来，心里暗道：“笨贼，笨贼，快快走吧！”她躲在神像后面，只能从帐幔的缝隙偷窥，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形，却不知贺九公此时正在向各人暗使眼色。这些人除了熊壮性情较为鲁莽之外，个个都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他们才不笨呢。

贺九公作势欲走，忽地一个转身，“呼”的一掌就向神龛劈去，喝道：“小贼，还不出来！”这一记劈空掌的掌力，登时把神像推倒，压在杨婉身上！

这座破庙一览无遗，贺九公老奸巨猾，早已料到庙中若是有人说的话。这人一定是藏在神龛后面，故此佯作离开，却出其不意地突施偷袭。

幸而杨婉轻功超卓，就在那神像向她压下之时，左掌一推一按，只听得“轰隆”一声，神像倒下，杨婉却已是腾身而起，右手亦已拔剑出鞘。

熊庄主哈哈大笑，叫道：“九公神机妙算，果然把这小贼揪出来了。好小子，跑不了啦。快快从实招来，是谁主使——”话犹未了，只见寒光耀眼，冷气森森，杨婉人未着地，已是唰的一剑，凌空刺下。

熊庄主在这班人中性情最为暴躁，武功却是较差。他练的是大摔碑手的功夫，以气力见长，碰上了杨婉轻灵迅捷的剑法，根本就没有招架的机会。

只听得“咔嚓”一声，熊庄主那蒲扇般的大手刚刚抬起，两根手指，已经给剑锋削断。熊庄主痛得“哇哇”大叫，忽觉身子一轻，好像皮球般给人抛了起来，跌出一丈开外。原来是石帮主见势不妙，在这间不容发之际，以极巧妙的手法将他抛出去的。

熊庄主跌了个四脚朝天，爬起来大怒说道：“石老三，怎么你也来欺负我了？”贺九公冷冷说道：“不是石老三，你的吃饭家伙早已没啦。”熊庄主怔了一怔，方始恍然大悟是石帮主救了他的性命。

这个姓石的帮主使的一对判官笔，本领比熊庄主高强得多，此时已经和杨婉展开恶斗。

杨婉利于速战速决，当下剑走轻灵，以闪电般的剑法，一口气疾攻了数十招，杀得石帮主连连后退。可是他的双笔封闭得甚为严密，虽然失了先手，杨婉想要在急切之间将他刺伤却也不能。

熊庄主道：“咦，这小贼倒是有点难斗。石老三，不必着慌，我来帮你，好小子。他削了我的两根指头，我非斩他两条手臂不可！”拔出了厚背砍山刀，却是迟迟不敢上前。原来他给杨婉削了两根指头，心中已是颇有怯意，只因不愿当众失了面子，故此大呼小叫，虚张声势。

贺九公道：“老熊，你给我安静点吧。你到外面看看，看这小贼还有没有党羽。庙里的事，你就不必管了。”熊庄主正是巴不得他如此说，连忙应道：“对！我给你老人家把风，有你老人家在此，还愁这小子跑得了吗？”

贺九公抖出软鞭，叫道：“四面包围，要擒活口！”长鞭舞得呼呼风响，在众人未曾合围之前，先抢上去，为石帮主解困。

此时石帮主在杨婉急攻之下，已是无法闪避。只听得“ ”的一声，剑笔相交，火花四溅，石帮主的判官笔损了一个缺口。

杨婉这一招“长河落日”尚未使足，剑势一圈，迎上了贺九公的软鞭，“咔嚓”一声，把软鞭也削去了一截。原来杨婉用的这一把剑，乃是明慧公主所赠的宝剑，有断金截铁之能，吹毛立断之利。

贺九公吃了一惊，说道：“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快说出来，免得自误！”他见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厮”，居然有这样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剑法又是如此精奇，不由得惊疑不定，捉摸不透杨婉的来历。

杨婉唰唰唰连环三剑，冷笑着说道：“我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你等私通鞑子之辈，休要妄想与我结交！”

贺九公大怒道：“我不过看你年纪轻轻，本领还过得去，想饶你一命，你竟然不受抬举！哼，你以为我怕你不成！”贺九公鞭法也真了得，吃了一次亏之后，那条软鞭使得竟是矫若游龙，杨婉再想削断他的软鞭已是不能够了。

贺九公的副手熊壮和饮马川的张寨主等人四方齐上，合围之势已成。杨婉以一敌五，登时险象环生！

幸亏贺九公对她的宝剑也还有点儿顾忌，否则他只须和石帮主联手，已是可以稳操胜算，杨婉一见形势不妙，立即改变打法，展开了一套虚实莫测的剑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不求急攻，只是觅隙寻暇，设法使敌人各自为战，削弱对方围攻的威胁。

五人之中，以贺九公的本领最强，他对宝剑一有顾忌，便不能尽数发挥他的剑法之长。其他四人在杨婉攻守莫测的奇诡剑术骚扰之下，急切之间，也是不能收互相呼应之效。杨婉这才能够勉强支持。

但寡不敌众，时间一长，杨婉气力不足，终于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激战中只听得“嗤”的一声，杨婉一剑刺破了张寨主的衣襟，张寨主反而哈哈大笑，说道：“好小子，你使不动剑啦，这把宝剑给了我吧！”原来杨婉这一剑刺破他的衣襟，却已无力穿过，丝毫没有伤及他的皮肉。张寨主当然知道她已经是到了强弩之末了。

张寨主在大笑声中欺身直进，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硬抢杨婉的宝剑，贺九公的软鞭亦着地卷来，一个“枯藤绕树”，缠绕杨婉的双足，眼看杨婉的宝剑就要给他们抢去，人也难免要遭活擒。

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忽听得在外把风的熊庄主大喝道：“什么人？不许进去！”随即听得扑通倒地之声，熊庄主叫道：“好小子，你敢打我！”话犹未了，一个人已经进了庙门！

熊庄主在同伙中虽然本领较差，在江湖上也总算是叫得响字号的人物，如今只不过一个照面就给来人击倒，贺九公等人都是不禁大吃一惊！只得得那人大叫道：“且慢动手！”声到人到，已是进了庙门！

贺九公这一伙人仗着人多势众，岂肯甘休？贺九公比较稳重，未出手，先动口，问道：“阁下是哪条线上的朋友，请报个万儿！”饮马川的张寨主却已一扬手就发出了暗器，冷笑着说道：“好小子，我倒要看你有什么本领，胆敢来管闲事！”

张寨主发的暗器是一枚铁蒺藜，在暗器中是属于比较沉重的一类，不料他这枚铁蒺藜射到中途，只见金光一闪，“ ”的一声，已是给那人发出的一支金镖打落。那人淡淡说道：“在下没有什么本领，只凭这支金镖，想请

各位赏个面子。”

用黄金铸造的暗器乃是极为罕见之物，贺九公见闻广博，登时想起了一个人来，心头一震，连忙叫道：“住手，住手！不可鲁莽！”

那支金镖打落了铁蒺藜，余势未衰，“咔嚓”一声，插入梁柱，兀自颤动不休。这一瞬间，众人都嗅到一般淡淡的腥味，这才知道这人的金镖，不仅是罕见的金镖，而且还是淬了剧毒的毒镖！

贺九公等人固然是大大吃惊，但最吃惊的还是杨婉。当这人未曾出现之时，她还以为来的乃是救星，如今方始知道，来的非但不是救星，反而是祸星！这人是一个比贺九公他们更阴险的敌人，也正是杨婉最痛恨的一个仇人！这刹那间，杨婉不由得又惊又怒，险些晕了过去！

幸而贺九公等人已经住手，杨婉晃了两晃，蓦地一咬牙根，心里想道：“反正今日是必死无疑的了，拼了性命，也得叫这贼子两败俱伤！”

那人一出手把贺九公等人震住，得意洋洋地说道：“各位都是见多识广之人，毒龙镖的名字，各位大概会知道吧？”

贺九公道：“前任绿林盟主屠百城屠大侠是阁下的什么人？”那人哈哈大笑道：“老前辈果然好眼力，看出了在下的来历了。实不相瞒，屠盟主正是家父。”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屠龙。

贺九公松了口气，立即也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屠公子，这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

原来贺九公以前虽然没有见过屠龙，但从阳坚白的口中，却已知道屠龙也是投靠了蒙古鞑子的人物，不过他是和淳于周一伙，并非属于阳天雷、阳坚白叔侄这一路而已。虽然不是属于一路，却总是同恶相济的自己人了。

熊庄主此时正在哼哼唧唧地走进来，听了贺九公的言语，不觉怔了一怔，说道：“九公，这小子不是分明来搅局的吗？怎的忽然又变成了咱们的自己人了？”

贺九公喝道：“熊兄弟休得无礼！这位屠公子和阳公子乃是一条线上的朋友，红花绿叶，同出一家，怎么不是自己人呢？”

屠龙早已猜到了他们的来历，当下说道：“如此说来，各位大概是阳国师的手下了？”

贺九公道：“还没有这个福分，不过阳国师的侄子已经应承了我们，只待我们立了功劳，他就可以代他爹爹作主，收录我们。实不相瞒，今晚我们正是奉了阳公子之命，在此聚会，给他办事的。这小子偷偷躲在这里，窃听我们的秘密，他也已经但然直认是和我们作对的了，不知屠公子何以要庇护他？”

屠龙哈哈大笑道：“各位看走眼了，这人并非‘小子’，实不相瞒，她是我的娘子！”

此言一出，群盗都是大为诧异。贺九公毕竟是个富有经验的行家，仔细一看，果然发现了杨婉的“异相”，最显著的是没有喉核，可以证明她确是女子无疑。

但贺九公还是觉得奇怪，心里想道：“以屠公子的相貌武功，竟会娶个丑女为妻，倒是怪事。这且不说，这丫头口口声声痛骂我们勾结鞑子，分明不是一条线上的人，却又何以会嫁给他呢？”

屠龙好似知道他们的心思，笑道：“我这娘子给奸人引诱，误入歧途，

改容易貌，背我私逃，也怪不得各位与她为难。但我念在夫妻的情义，还是想请各位稍稍给我一点面子，让我自己了断此事！”

贺九公料想其中定有曲折，不便多问，当下打了个哈哈，说道：“夫妻间闹点别扭，亦属寻常。屠公子的家事，我们自是不敢过问。”接着对杨婉作了个揖，说道：“屠嫂子，请恕我们有眼无珠，刚才多有得罪了。”率众退下，站在四边，看这场热闹。

杨婉一直沉住了气，默运玄功，积聚气力，恢复疲劳，对他们轻佻的举止，侮辱的言语，宛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屠龙以为杨婉自知已是逃不出他的掌心，准备向他屈服的了，禁不住心花怒放，上前说道：“杨姑娘，但求你回心转意，我是既往不究，像以前一样的欢喜你。”

话犹未了，杨婉唰的一剑就刺过来，喝道：“放你的屁！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屠龙冷不及防，百忙中一个肘锤撞去。杨婉剑法精奇，吃亏在气力不足，虽然喘息已定，疲劳也尚未恢复。给他一撞，长剑歪过一边。“嗤”的一声响，剑尖只是刺破了他的衣袖。

屠龙看出杨婉用的乃是宝剑，暗自叫声“好险！”他这一撞，肘端若非正好撞着无锋的剑脊的话，只怕他这一条手臂已给宝剑切下来了。

贺九公吃了一惊，叫道：“屠公子，你这位娘子正在气头上，恐怕不会听你之劝。你不伤她，也得提防她伤了你！”

屠龙为了保持体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哈哈笑道：“我的好娘子，夫妻反目，也用不着这样抡刀弄剑呀。你看朋友们都笑话了。不过，各位也不必担心，我这娘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在气头上自是难免装得来势汹汹，其实她的心里是不想伤我的。”

话犹未了，杨婉又已是唰唰唰的连环三剑，剑剑指向屠龙的要害！熊庄主是个浑人，失声叫道：“屠公子，我看不大对吧！你这娘子不仅是要伤你，恐怕还要取你的性命呢！”

屠龙已有准备，使一口朴刀把杨婉的攻势解开，笑道：“这位朋友请放心，我们夫妻打架已非一次了，她就是真的想要伤我，也是决计做不到的。何况并不是真的呢。不过，我的好娘子，你这次也实在是有点过分了，为了不给朋友笑话，你若不肯放下兵刃，我也只好得罪你了！”

屠龙本来是想把杨婉生擒的，但在杨婉拼着两败俱伤的狠辣剑法之下，只得抛开了怜香惜玉之心，心里想道：“看来她是不肯顺从我的了。但我得不到她，也绝不能让她投入李思南的怀抱！”想到难以两全，不由得妒火攻心，杀机陡起。长刀舞得霍霍生风，竟然也是一派进手的招数。

屠龙的本领本来就胜过杨婉一筹，此时又占了气力充沛的便宜。十数招一过，登时就占了压倒的优势。杨婉用的虽是宝剑，但气力不足，却是削不断他的厚背朴刀。不过也幸亏她用的是一柄宝剑，屠龙多少要有点顾忌。

杨婉拼着豁了性命，尽管处于劣势，剑法仍是狠辣异常，屠龙不敢再说风凉话，杀得性起，红了双眼，解招还招，每一刀也是砍向杨婉的要害。

贺九公这班人看得惊心动魄，熊庄主嘀咕道：“这哪里像是夫妻打架，分明是你死我活的厮拼呀！”贺九公暗地使了个眼色，叫他不要多话。

一来因为屠龙有言在先，声明不要外人相助；二来贺九公等人亦都已看得清楚，杨婉已是强弩之末，必败无疑。故此他们也就乐得袖手旁观了。

屠龙越迫越紧，激斗中忽地一招刀中夹掌，喝道：“撤剑！”刀如雁翅，斜劈下来，杨婉剑招业已使老，若不撤剑急退，这条手臂只怕就要给他的快刀切了下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也在喝道：“住手！”

声到人到，只见一个高鼻深目的武士大踏步抢入庙门。刚才那个人说话的声音分明是个女子，进来的却是一个蒙古武士，贺九公等人都是不禁愕然！

熊庄主把守门口，首当其冲，看见是个蒙古武士，正自迟疑应不应拦阻，那武士已是猛地喝道：“让开！”长臂一伸，手法快到极点，熊庄主莫名其妙的就给他摔了一个筋斗，连他是怎样出手也未知道。

屠龙那一刀正要劈下，陡然听得那一声清脆的喝声，不由得心头一震，猛地想起一个人来，却不敢相信这个人会突然在此地出现！

就在他迟迟疑疑，这一刀将劈未劈之际，那个蒙古武士已经把熊庄主摔倒，大怒喝道：“你敢不听公主的话！”呼的一声，一条长绳抛出，到了屠龙面前，倏被打成一个绳圈，以屠龙的身手竟然闪躲不开，只听得“”的一声，绳圈刚好套着他的刀柄，把他的长刀夺出了手，抛在地上。

在屠龙那一刀劈下之时，杨婉不甘撤剑，拼着给他削断手臂，左掌一掌打去。不料变出意外，屠龙的长刀给蒙古武士夺去，结果变成了屠龙大大吃亏，给杨婉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虽说杨婉已是气力不加，这一掌仍然打得他面上开花！

贺九公、石帮主二人大惊之下，连忙抢上，保护屠龙。杨婉知道这二人本领了得，当下也就不再进招，插剑归鞘，喜出望外的上前与那蒙古武士相见说道：“阿盖，你来了！”

原来这个蒙古武士不是别人，正是李思南和杨婉的好朋友阿盖。杨婉曾经救过他的未婚妻子的性命，后来杨婉得以混入蒙古军营行刺仇人，也都是全凭阿盖的帮忙。

阿盖笑道：“不仅是我来了，公主和卡洛丝也来了呢！”

话犹未了，只见两个少女，已是联袂走了进来。前面那个少女披着狐裘，气度高华，果然正是明慧公主，跟在她后面的那个少女衣裳淡雅，清丽绝俗，正是阿盖的未婚妻卡洛丝。

熊庄主爬起身来，摸一摸额角摔肿的大瘤，敢怒而不敢言，躲在一角，独自嘀咕：“刚才来了一个自认是人家丈夫的什么屠公子，把我摔了一跤；如今不知是哪里钻出来的公主，又叫我变作了滚地葫芦。罢了，罢了，总之是我倒霉罢了！”

贺九公等人给阿盖矫健的身手吓住，此时又听说来的是什么公主，一时间不知是真是假，不禁都是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作声。

屠龙曾经在和林做过神翼营统领木华黎的客人，也曾参加过几次蒙古贵族举行的狩猎，是以认得明慧公主，他知道明慧公主是成吉思汗最宠爱的小女儿，新任监国的拖雷，和她又是最要好的兄妹。

他做梦也想不到明慧公主会突然来到此间，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连忙向明慧公主跪下，行了参拜的大礼，说道：“不知公主远来，有失迎迓，请公主恕罪。”贺九公等人跟在他的后面，也都矮了半截。

明慧公主冷冷说道：“你为什么欺侮这位杨姑娘？”

屠龙好生纳罕，“怎的明慧公主一见就认得杨婉呢？”他当然不会知道，杨婉曾经做过明慧公主名义上的侍女，暗地里且还是姐妹相称的。在杨婉初

见明慧公主之时，也正是目前这副打扮。

屠龙在明慧公主面前，自是不敢乱说，当下讷讷说道：“公主既然知道这位杨姑娘，想必也知道她是李思南的未婚妻了。李思南可正是贵国所要缉捕的钦犯呀！”

熊庄主是个浑人，忍不着又插口道：“咦，你不是说你是她的丈夫吗？怎的她又有一个姓李的未婚夫呢？”

明慧公主冷笑道：“原来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贪图美色，却藉口是给我们效劳。”

屠龙吓得连连磕头，说道：“公主明鉴，小人效忠大汗，实无二心。”

明慧公主“哼”了一声，说道：“大汗要把李思南追回去，为的正是重用他，你知不知道？”

屠龙又磕了个头，说道：“只怕李思南不会为贵国所用了，他如今已经做了汉人义军的盟主啦。”

明慧公主斥道：“我们如何处置钦犯，用不着你来多嘴，你们都给我滚开！”

屠龙心里想道：“听说明慧公主对李思南颇有意思，一定是她要亲自折磨杨婉了。也好，杨婉虽然不能归我所有，但李思南总是得不到她了。”当下应道：“是，是。”和贺九公等人连忙走开。

杨婉抹了一额冷汗，上前谢过明慧公主救命之恩，说道：“今晚真是好险，公主，你若是来迟一步，只怕已是见不着我了。”

明慧公主笑道：“我也是事急行险，幸亏这贼子不知我的底细，给我一吓就吓跑了。”

杨婉莫名其妙，怔了一怔，问道：“公主，你何以不在和林，却到了此地？那贼子不是正因为知道你是公主，才不敢不听你的话吗？何以你说他不知你的底细？”

明慧公主叹了口气，说道：“我现在已经不是公主了。”

杨婉吃了一惊，说道：“公主为何这样说。”

明慧公主道：“我是逃出和林的。”

杨婉道：“拖雷不是答应过保护你吗？难道镇国王子还敢将你难为？”杨婉料想定然是为了镇国王子向她迫婚，否则明慧公主何须逃走？

明慧公主说道：“杨姐姐，你不懂，身为公主，这实在是最不幸的事情。表面看来，享尽荣华富贵，其实却是样样事情都得听人摆布。兄弟之中，拖雷虽然和我感情最好，但临到利害关头，他也是和我爹爹一样，宁愿牺牲我的幸福，必须保持他的权势。

“我们蒙古的规例，大汗继承，是由库里尔泰大会推定的。在这个大会中，统兵的将领，往往能够左右局势。

“争夺大汗之位的，主要是二哥察合台和三哥窝阔台，拖雷拥护三哥，三哥答应事成之后，让他掌握兵权。但统兵的将领，大多数却是拥护二哥。

“镇国王子是四路元帅之一，三哥为了拉拢他，愿意答应他任何条件。这厮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与他成亲，第二个条件才是要做副兵马大元帅。拖雷志在掌握兵权，镇国王子甘愿做他的副手，这桩交易他自是欣然同意了。可怜我竟给蒙在鼓里，拖雷口口声声说保护我，暗地里已在布置让镇国王子抢亲。

“幸亏阿盖听得风声，偷偷来告诉我，也是全靠他的策划，我才能逃出

和林。”

阿盖说道：“我这也是为了我和卡洛丝。杨姑娘，你记得吗？你劝过我不要打这不义之战的。当时我为了武士的荣誉，我没有答应你。

“到了战场，我才明白过来，打这场仗的确是大大不对。我亲眼看见，我们的武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将军们为非作歹，那就更不必说了。我最爱的是卡洛丝，我就曾经这样想过，假如别人要抢走我的卡洛丝，我会怎么样呢？”

卡洛丝苦笑道：“那次若不是多亏了李公子和杨姑娘，我早已经给人抢去了。还有一次更危险，我到军中探望你，没见着你，却撞上了镇国这厮，把我绑架。幸亏大汗和公主恰巧在那天来到，否则真是不堪设想！我老早就劝你不要打这劳什子的战了，可惜你却不肯听我的话。”

阿盖道：“都是我不好，累你受了这许多委屈。但现在明白，也还不算太迟。你说是吗？”

卡洛丝道：“是啊，但愿咱们能够平安无事地做一对夫妻，白头到老，不论日子过得怎么苦，我都心满意足了。”她是个在草原上长大的牧羊姑娘，从来没有受过什么礼法的熏陶，不像汉人的大家闺秀，心里明明喜欢了什么人，也要诸多作态。她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至此处，笑靥如花。

阿盖接着说道：“我们逃到敌国来，本来是件危险的事情。好在我们这身打扮，别人猜不透我们的来历。我的相貌一看就知不是汉人，但和北方长大的金国人却无多大分别。我会讲女真方言，碰上金国的官兵，他们还以为我们是什么贵人呢。黑道上的贼人倒是碰过几次，不过都是一些本事平庸的小贼，三拳两脚就打发了。

“我们虽然可以瞒得过官兵，但以公主的身份，置身敌国之中，总是小心为上。万一给他们发觉我们的来历，那就大大不好了。是以我们一路上已是习惯于夜行日宿。

“前几天我们在路上听说这里有采花贼出现，我就特别留神。刚才经过山下，看见庙里有火光，又听得有女子叫喊的声音，起初我还以为是采花贼又在这里欺凌妇女呢。再仔细一听，这才听出是你的声音。”

杨婉道：“你的本领可是大进了啊，刚才多亏你夺了那贼子的兵刃。”

阿盖笑道：“什么本领，这不过是我平日练出来的谋生技能罢了。我是靠打猎为生的，用绳索活捉猛兽，这就是我的看家本领了。说老实话，若然真个较量，我绝不是那贼子的对手。”

明慧公主笑道：“你也不必过谦，你的摔角功夫，在蒙古武士中也是少有的了。”

卡洛丝忽地“噗嗤”一笑，她道：“杨姑娘，今晚若不是公主和阿盖与我一起，我恐怕还不敢认你呢。你怎的变成这个样子？”原来杨婉在经过一场激战之后，大汗淋漓，脸上搽的草药被汗水冲洗，一块青一块绿，形状甚为滑稽。

杨婉笑道：“这改容易貌的草药，还是你的阿盖给我找来的呢。我现在的样子一定是很难看了，是吗？”卡洛丝道：“你洗一把脸吧，我这里有水。”原来蒙古人来往沙漠，惯常是带有水囊的，阿盖等人此次虽是来到并不缺水的地方，仍然不改故乡的习惯。

杨婉激战之后，正自感到疲倦，说道：“也好。”洗过了脸，精神为之一爽。

卡洛丝道：“我们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见你。你猜公主为何不往别的地方避难，却跑到这里来？”

杨婉心中早已明白，但却不便说穿。当下说道：“是呀，我正想请问公主准备往哪儿去？可有投奔之所么？”

明慧公主叹了口气道：“我现在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漂流异地，无亲无故，哪有什么好的去处可以投奔？嗯，李、李公子呢？”明慧公主本来想等杨婉自己说的，杨婉却一直没有提起李思南，明慧公主忍不住只好问她了。

卡洛丝心直口快，跟着便即说道：“杨姑娘，你不知道，公主在中国无亲无故，相识的唯有你们，她可是把你们当作亲人一般呢。这次她正是要来找寻你们的。听说李公子的家乡在山东武城，我们就是准备到武城去的。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你，省得我们走许多路了。对啦，杨姑娘，我也正想问你，为何你独自一人行走，李公子却到哪里去了？”

杨婉听她们说起了李思南，不觉黯然神伤，明慧公主误会了她的意思，只道她心中仍有芥蒂，妒意未消，不愿自己跑去投奔李思南。于是说道：“我是寻找你们，不过我也知道你们是不便收留我的，所以我并不想打扰你们。你放心，我们蒙古人本来就是惯于流浪、居无定处的民族，中国地方这么大，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到各处逛逛。有一天，走得厌倦了，我就找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我还有点珠宝可以变卖，大约足够维持生计。”

杨婉十分感动，不觉沁出了泪珠，紧紧握住明慧公主的手，说道：“公主，你误会了。你待我这样好，我就是粉身碎骨，亦无以为报。不过，李、李思南——”

明慧公主见她哭了出来，不觉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李思南怎么样了？”心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李思南间关万里，从和林逃回本国，难保在路上不遭意外。

杨婉抹干眼泪，忍着伤心说道：“他没有死，不过他已经与我分手了。”明慧公主愕然问道：“为什么？”正是：

万里远来寻故侣，惊心情海又翻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公主逃婚情怅怅 萧郎避面意茫茫

杨婉不愿向明慧公主细诉伤心之事，说道：“那日我们碰到了贵国的神箭手哲别，乱军厮杀之中，我与他失散了。”

明慧公主松了口气，笑道：“原来如此，我还只道是你们小两口子吵翻了。杨姐姐，我很惭愧，是我们的将军使得你们夫妻离散，下令捉拿你们的又正是我的父亲。不过你可以放心，李公子若然被擒，甚或已遭不幸的话，哲别一定会报告我的四哥的。但我在和林可并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卡洛丝道：“你现在打听到他的消息没有？”杨婉迟疑半晌，说道：“还没有。”卡洛丝道：“李公子本领高强，我想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说着又笑道：“也难怪你心里忧愁，我和阿盖分离的那段日子，也是日里夜里想着他的。”

杨婉道：“我才不想他呢！”卡洛丝见她的态度好似甚为认真，怔了一怔，笑道：“是呀，他心里只有一个你，迟早总会见面，不怕他飞到哪里去。原也用不着担心。”她自以为懂得杨婉的心意，不料正是触着杨婉的伤心之处。

杨婉淡淡说道：“乱世离合本属寻常，双方音讯断绝，生死未知，他若见着了比我更好的女子，谁又保得他不会日久情生？”

明慧公主道：“我敢担保。别人不知道他对你的深情，我是知道的。莫说你是才貌双全，女子之中罕见，就算还有比你更美的天仙下凡，李公子也决不会变心！我都相信他，难道你反而不敢相信他了？”

阿盖与卡洛丝并不知道明慧公主曾经喜欢过李思南，只有杨婉心中明白。听了这一番话，心中甚为感动，暗自想道：“是呀，他为了我不怕得罪成吉思汗，为了我不惜唾弃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明慧公主并非一个普通的女子，她的美貌也是世间罕有的。南哥若然是个容易变心的人，早就做了蒙古的驸马了。”想至此处，对孟明霞的猜忌之心虽未全消，对李思南却已多了几分相信。

明慧公主说了这番说话，不由得也是追思往事，感怀身世，黯然神伤。卡洛丝莫名其妙，说道：“咦，你们两个是怎么样的？杨姑娘，你是信口开开玩笑的吧，公主你却认真的劝起她了？”

明慧公主定了定神，微笑说道：“你知道我没有朋友，你们二人和杨姑娘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了。杨姑娘过去和我一起的时候，样样关心我，所以我也关心她。我不愿意见到她有半点忧愁。虽然我知道她是说笑，我也不知不觉地就当真劝起她了。”

杨婉为了替明慧公主掩饰，也为自己掩饰，当下笑道：“不错，我是说着玩的，多谢公主关心。现在咱们说正经的吧。你们在江湖流浪，这可不是办法！”

杨婉接着说道：“我倒有个地方，就不知公主肯不肯屈驾前往？”

明慧公主苦笑：“我是但求有个容身之地，还谈得上什么屈不屈驾？”

杨婉道：“我有一位朋友，是一家山寨的寨主，公主到那里藏身，最是安全不过。”

明慧公主好奇心起，暗自寻思：“寨主不就是强盗头子吗，我怎好到强盗巢里藏身？”问道：“这位寨主是男的还是女的？”

杨婉猜想得到公主的心意，笑道：“是个女的。她虽然是位绿林首领，

却与别的强盗不同。她手下的喽兵恐怕比你们兵士的纪律还好吧。”

明慧公主颇有父风，有一副豪迈的性格，笑道：“既然有这样一位巾帼英雄，我和她结识也是无妨。”

杨婉道：“好教公主得知，我这位朋友名叫屠凤，她是屠大侠屠百城的女儿。公主或许曾经听过这位屠大侠的名字吧？”

明慧公主吃了一惊，说道：“据我所知，屠百城曾经在金国闹得天翻地覆，后来逃到蒙古，金国国师阳天雷亲自来追捕他。当时我们和金国尚未交兵，阳天雷得到我们金帐武士的帮忙，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将他击毙。这位屠姑娘知道我是蒙古的公主，只怕会把我当作仇人。”

杨婉道：“这位屠姑娘深明是非，自会分清敌友。杀她父亲的是阳天雷和你们的武士，这与公主毫无关系，我敢担保她决不会迁怒到公主身上。公主无须顾虑。”

明慧公主道：“只恐她的手下未必能够像她一样明辨是非。”

杨婉想了一想，说道：“那就这样吧，公主你暂且不必表露身份，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只说你们是我的朋友便行了。不过，有一件事，我也想向你们先说明白，他们乃是义军，贵国的军队若然打来，他们是一定会起而抵抗的。”

明慧公主甚是苦恼，半晌说道：“我明白。我们的士兵跑到你们的地方打仗，本来就是我们的不对。真到其时，我避开便是。杨姐姐，请你也谅解我的苦衷。我是反对爹爹兴兵来占你们的地方的，但我也不能与本国为敌。”

杨婉点了点头，说道：“这个我也明白。”庙中有留给客人签香油的纸笔，杨婉在“香油簿”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了一封信，说道：“你们到琅玕山去，先找一位名叫石璞的副寨主，他就会带你们去见屠姑娘了。”要知屠凤的山寨中只有石璞深知杨婉，杨婉与屠凤却还谈不上是知交，是以杨婉要托石璞代为先容。

明慧公主收了信，笑道：“从前你逃难逃到我们蒙古的军营里来，如今我跑到你们汉人的山寨去求庇护，这真是无独有偶，先后辉映了。”

阿盖抬头一看，说道：“天已亮了，朝霞灿烂，今天一定是个好天气。”明慧公主道：“杨姐姐，多谢你的帮助，天已亮了，咱们也应该分手啦。”

卡洛丝道：“杨姐姐，但愿你与李公子早日相逢，此后永不分离，就像我和阿盖一样。你是我们夫妻的大恩人，可惜我却没有本领帮助你。”

杨婉看见卡洛丝的那把东不拉（乐器）带在身边，想起往事，凄然笑道：“但愿如此。但就怕我没有你这福气。卡洛丝，记得我是被你的歌声吸引因而认识你的，你能够为我弹一次东不拉吗？”

卡洛丝道：“好，我给你唱一首我们草原上的民歌，祝福你早日与情郎相会。”卡洛丝天真无邪，她身心沉浸在幸福之中，就毫不掩饰他说了出来，也愿别人获得与她同样的幸福。

卡洛丝拉一拉阿盖，说道：“咱们合唱。”当下弹起了东不拉，唱道：

“大风卷起了黄沙，
天边的兀鹰盘旋欲下。
哥呀，你就是这只英武的兀鹰，
但你虽然不怕风沙，
你也不要下来啦。”

阿盖接下去唱道：

“大风卷起了黄沙，
草原上的羊群惊逃骇怕。
牧羊的姑娘迷茫失措，
恐怕回不了家。
妹呀，我不是不怕风沙，
我是怕你迷失路途，回不了家。
任凭风沙多大，
我也要来带你回家！”

草原上这首民歌感情真挚，听得杨婉痴了。不觉暗自想道：“自从我与南哥分手之后，我当真就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没人给我带路。我几乎给屠龙所骗，这一次我也不知是否又做错了事，错怪了孟明霞？”

明慧公主赞道：“唱得真好。阿盖，我还未知道，原来你也是咱们草原的歌手呢。”

杨婉如梦初醒，说道：“卡洛丝，多谢你了，你弹得真好。”

话犹未了，只听得有人说道：“弹唱得真好，草原之莺当真是名不虚传。”又有人道：“果然她们还在这里。”

只见有四个人走进庙来，为首的正是贺九公。第二人是个老妇。第三人是个蒙古武士，也就是说话赞美卡洛丝之人。走在最后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杨婉见了此人，不觉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少年不是别人，正是金国国师阳天雷的侄子阳坚白。

那天晚上，阳坚白和一个蒙古武士到李思南家里偷窃兵书，恰值孟明霞也来找寻李思南，在李家屋后的松山碰上阳坚白，两人斗剑，孟明霞几乎败在他的手下。幸亏李思南在击倒了那个蒙古武士之后，及时赶到，两人联手，这才杀得阳坚白大败而逃。

那天晚上，杨婉也正好来到，躲在松林之中，把经过的情形都看在眼里。

杨婉认出了阳坚白，跟着也认出了此际与贺九公、阳坚白同来的这个武士，就是那天晚上的那个蒙古武士。

来的这四个人，杨婉认得三个。只有贺九公的妻子她未见过。

杨婉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贺九公去而复来，定然不怀好意。阳坚白这厮的本领和南哥差不了多少，我决不是他的敌手。贺九公和那蒙古武士亦非庸手，再加上一个武功未知深浅的老婆婆，只怕阿盖也是难以对付的了。”

心念未已，只见那个蒙古武士已经站在明慧公主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说道：“窝阔台大汗和拖雷监国请公主回去！”

明慧公主道：“我到中原来散一散心，游兴正浓，不想回去。”

那武士道：“请公主珍重万金之体，不宜在敌国久留。待咱们灭了金、宋两国，统一中原之后，公主再来游玩不迟。”

明慧公主怒道：“勿奢，你敢管我！”

那武士道：“小人不敢，不过这是大汗和监国的命令。”

原来此人名叫勿奢，乃是金帐武士中排名第十八的人物。武功虽然并不很强，但却是拖雷的亲信，故此拖雷才会叫他陪阳坚白回国，负责监视阳坚白与他叔父，并为拖雷干几桩机密之事的。

公主的出走在阳坚白回国之后，拖雷立即派人来通知勿奢，叫他借助金国国师阳天雷之力，搜查公主的行踪。恰恰是三天之前，勿奢接到了这个命令。

勿奢找到了阳坚白，阳坚白是住在贺九公的家里的，恰巧贺九公也回来报讯，说是在一座破庙里碰见明慧公主和一个姓杨的女子。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阳坚白与勿奢带了贺九公夫妇，便马上赶来了。

屠龙与阳坚白并非一路，他与阳坚白的叔父又有杀父之仇，虽说屠龙已是决意卖身投靠，早已把父仇抛之脑后，但在面子上仍是不便与阳家父子沆瀣一气。故而屠龙昨晚乃是独自走的。

阳坚白是个好色之徒，听说李思南的未婚妻杨婉也在那个庙子里发现，心里暗自欢喜，想道：“久闻这位杨姑娘乃是名门闺秀，绝色美人，屠龙千方百计也得不到她，想不到如今撞在我的手上，可不能将她放过了。”于是急急忙忙带了贺九公夫妇作为助手，便与勿奢连夜赶来。

至于熊庄主等人，一来因为勿奢不愿他们与闻此事；二来他们本领平庸，也帮不上什么大忙。故此阳坚白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叫他们各回原地，督促手下，侦察褚、孟二人的行踪。

阳坚白与勿奢一路担心，恐怕会扑个空。赶到这座破庙，发觉公主和杨婉都未离开，自是不胜之喜。

且说明慧公主拒绝回去，勿奢说出这是窝阔台大汗和拖雷监国的命令，公主怒道：“你拿大汗和监国的命令恐吓我吗，你回去替我告诉他们，这个公主我不做了。从今之后，我不沾他们的光，他们也别来管我！”

勿奢眨了眨眼睛，作了个为难的神态说道：“公主可以不接大汗的命令，奴才却是不敢不遵！”

明慧公主冷笑道：“你要怎样？”勿奢跨上一步，说道：“请公主回去！”伸出手来，想拉明慧公主。明慧公主喝道：“你敢无礼！”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蓬”的一声，阿盖已是出手抓着他，将他重重地摔了一个筋斗！

勿奢素知阿盖乃是本国数一数二的摔角好手，本来已有防备，哪知仍躲不了。勿奢爬了起来，大怒喝道：“都是你们二人唆摆公主，非把你们押回去不可！”一个转身，突然便向卡洛丝扑去。

阿盖按照蒙古武士的摔角规矩，双臂箕张，准备他爬起来向自己反扑，不料勿奢却向卡洛丝扑去，倒是颇出阿盖意料之外。

杨婉展袖一拂，喝道：“无耻之徒，给我倒下！”袖中笼指，点中了勿奢胁下的麻穴。哪知勿奢的本领虽不如她，但名列金帐武士之中，武功亦非泛泛。他练有一身铁布衫的功夫，皮粗肉厚，穴道虽给点中，却只是一阵酸麻，身子并没倒下。

阿盖旋风般疾扑过去，大怒斥道：“枉你身为金帐武士，有胆的和我较量，为何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话犹未了，已与勿奢拆了几招。勿奢酸麻未过，双拳无力，打了他两拳，阿盖只当是抓痒，猛地足尖一勾，又把勿奢摔了一跤。

杨婉叫道：“小心！”阿盖忽觉背后劲风飒然，知道有人偷袭。当下肩头一矮，反手便揪。这是摔角中的“肩车式”，阿盖最得意的手法之一。不料他这一揪没有揪着那人，却反而给那人刁着了手腕。

阿盖沉肩拱背，借力使力，身躯一矮，呼的一声，把阳坚白揪了起来，从他的头顶翻了过去。阳坚白抓住他的手腕不放，用力一拖，阿盖半身酸麻，使不上劲，左拳疾出如风，一个“冲天炮”打他下巴。

阳坚白翻到了阿盖前面，使出“铁板桥”功夫，这一拳恰恰从他面门打

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杨婉已是唰的一剑刺来，阳坚白迫得放开阿盖，斜跃三步，避开杨婉的剑招。

阳坚白笑道：“杨姑娘，好剑法！但可惜你气力不足，恐怕还是打不过我的。你这样如花似玉的美人儿，要是我一个不小心误伤了你，倒是于心不忍了。不如……”杨婉斥道：“油嘴滑舌，又有何用！看剑！”出剑如电，就在阳坚白说这几句话的当儿，她已是一口气攻了十七八招，剑剑指向对方的要害穴道。

阳坚白挡到最后一招，只听得“ ”的一声，双剑相交，阳坚白的长剑损了一个缺口。须知杨婉用的乃是一把宝剑，气力虽然不足，但给她的剑碰个正着，寻常的兵刃，却是难以抵挡。

阳坚白吃了一惊，登时像给人封住了口，笑不出来，也顾不得再说风凉话了。杨婉乘胜追击，一剑刺他咽喉。阳坚白一招“横云断峰”，用上了九分力道，只听得又是“ ”的一声，阳坚白的长剑又损了一个缺口。可是这一次却与上次不同了，杨婉给他这股猛力一震，登时虎口酸麻，手中的宝剑几乎掌握不牢，大惊之下，也迫得疾退数步！

阳坚白胜算在握，又得意起来，哈哈笑道：“杨姑娘，你纵有宝剑，也是难奈我何，不信你再试试。”

杨婉知道对方的功力远胜于己，只凭宝剑之利，不能一下子削断他的兵刃，硬拼硬打，终于还是自己吃亏。当下紧咬银牙，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一口宝剑使得灵活无比。阳坚白急切之间胜她不得，只好暂采守势。

阿盖低头一看，只见手腕好像给铁钳钳过一样，现出两指血痕。阿盖大怒，解下围腰的长绳，挥了一道圆弧，呼呼风响，向阳坚白当头套下。

贺九公以为阿盖业已受伤，想捡现成的便宜，此时亦已取出软鞭，霍地向阿盖下三路卷来。

勿奢也没闲着，他用的是一对日月轮，双轮高举，替阳坚白挡着阿盖的长绳。他这一对轮子乃是罕见的外门兵器，轮轴有十二支尖锐的锯齿，阿盖的长绳若是给他锁住，不断也要大大吃亏。好个阿盖，绳子就像长着眼睛似的，半空中呼的转了一圈，恰恰拦着了贺九公的软鞭。

绳鞭相互纠缠，绳长鞭短，绳子的一端有一段垂下，阿盖用力一挥，那段绳子突然似蛇头昂起，只听得“啪”的一声响，贺九公的脚骨给打个正着。

贺九公用上了千斤坠的重身法，本来想仗着深厚的内功把阿盖拖倒的，不料反而着了阿盖的道儿。这一下打得他痛彻心肺，千斤坠的重身法登时破了。身不由己的便向前倾，反而要给阿盖拖了过去。

贺婆婆见丈夫不利，大吃一惊，龙头拐杖急忙伸出，向着长绳的中部一挑。阿盖的长绳此时已是绷紧得好似弓弦，贺婆婆的龙头拐杖挑了上去，竟然给它弹开，震得虎口发热！但也幸亏有她相助，转移了阿盖的力道，贺九公的软鞭方才能够解开，躲过一边，站稳了脚步。

原来阿盖虽然没有练过内功，但却是天生的神力。他在深山中以打猎为生，用绳子捕捉猛兽正是他的拿手绝技。这条绳子是揉合了牛筋搓成的，等于软鞭一样。他自己悟出来的一套使用长绳的功夫，其实也就是一套奇妙的鞭法，只有在贺九公的鞭法之上，决不在他之下。

勿奢将日月双轮盘旋飞舞，上前锁拿阿盖的长绳。勿奢深悉阿盖的功夫，他的日月双轮正是可以克制长绳的兵器。阿盖冷笑道：“枉你身为金帐武士，以多为胜，算得什么好汉！”勿奢道：“我是捉拿叛逆，谁和你讲究什么武

士的规矩？”

阿盖怒道：“好，你们就是以多为胜，我亦何惧！”长绳挥动，矫若游龙，或圆或直，打成圈之时，俨然是金钢圈的用法，抖直之时，又可当作软鞭缠扫，变幻无方，以一敌三，兀是攻多守少！

长绳可以打到三丈开外，在阿盖神力挥舞之下，圈子渐渐扩大，勿奢等人几乎给他迫得在庙中立足不住。勿奢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道：“怪不得镇国王子对他也有几分顾忌，曾经想要笼络他，不敢抢他的卡洛丝。这厮的武学无师自通，确实算得是个奇材异能之士。我只道可以占得兵器的便宜，不料日月双轮也克制他的长绳不住。”

阳坚白的本领远在勿奢等人之上，他与杨婉斗剑，此时业已颇占上风。但给阿盖的长绳威胁，错过了许多可以取胜的机会。

阳坚白哼了一声，说道：“山沟里的把式也敢逞能。贺老不必惊慌，我给你打发这厮。”突然一跃而上，闪电般的一剑削去。阿盖长绳一圈，却是不如他快，剑光过处，绳子短了一截。杨婉一招“玉女投梭”，攻敌之所必救，阳坚白转过身来，刚好又接上了杨婉的剑招。

阿盖天生神力，可惜没有学过上乘的内功，对于运气使力的法门，自是及不及阳坚白那么高明。阳坚白在激斗中乘暇抵隙，一有机会，就跃出圈子削阿盖的长绳。他用的只是一把普通的青钢剑，但由于内劲贯注剑尖，居然也能断金截铁。阿盖的长绳给他一段段的削掉，不到一炷香的时刻，二丈多长的绳子剩下来的只有六七尺长了。

杨婉情知阿盖若有不测，自己更是独力难支。当下豁了性命，急急抢攻，阻止阳坚白再削阿盖的绳子。杨婉的剑法本以轻灵迅捷见长，可是由于连番恶斗，气力不加，此际已是将近油尽灯枯的境地，出剑反而不及阳坚白之快了。

阳坚白又削断了阿盖的两段绳子，胜算稳操，哈哈笑道：“杨姑娘，只要你顺从我，我不会为难你的。这个蛮子与你非亲非故，你又何必理会他呢。嘿，嘿，九公，你和勿奢大约不用我再帮忙了吧？”

勿奢厚着脸皮笑道：“这个野人如今已是釜底之鱼，瓮中之鳖，我们自会手到拿来，不用阳公子费神了。阳公子，你还是用点心机，把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儿拿到手吧。”

阳坚白要胜杨婉已是不难，为难的是怎样才能不致令她受伤将她活捉。勿奢正说中了他的心思。阳坚白大笑道：“你也多用点心机吧，打发了这个蛮子，你们草原上的第一美人，也是属于你了。咱们一人一个，岂不美哉！”

阿盖平生最敬爱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卡洛丝，听了他们轻薄的言语，气得肺都几乎炸了。可是他的长绳此时已是只剩下五六尺长，只能当作短鞭使用，原有的威力大大减弱，许多独创的精妙招数，凭着这么一条短短的绳子，亦已不能再使出来。但阿盖还是咬紧牙根，拼死恶斗。

贺九公的软鞭似毒蛇吐信，忽伸忽缩，专门袭击阿盖的下盘；贺婆婆的龙头拐杖则如出海蛟龙，捣向阿盖中路。勿奢也不示弱，一对日月轮化作了两圈银光，罩着阿盖的上身。这三人刚才给阿盖打得狼狈不堪，此际得了阳坚白之助，胜利在望，大家都是争着抢攻。

阿盖不会使力，一上来就是猛攻猛打，绳子削断之后，咬牙苦战，用力更多。他虽是天生神力，也禁不起太多消耗。在此消彼长的情形之下，阿盖渐渐地便觉得力不从心，给对方围攻得只有招架的份儿。

杨婉情形更糟，连招架都感为难。幸而阳坚白想要把她活捉，对她豁了性命的打法，还当真有点顾忌。

杨婉心想：“我绝不能落在此人手上！”正想回剑自戕，忽听得阳坚白喝道：“什么人？”与此同时，勿奢却“咦”的一声叫了起来！

阳坚白似乎好生诧异，横剑一封，把杨婉迫退几步，回过头来，注视那人的动静。

杨婉本来想要自戕的，此时看见有人进来，不知是友是敌，当然是要看清楚再说了。

只见那人面部蒙着黑巾，只露出一对黑漆光亮的眼珠，游目四顾，缓缓地走向勿奢走去，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杨婉这一惊比阳坚白更甚，原来这个蒙面人她也是曾经见过的。

那晚杨婉躲在松林之中，看见李思南用重手法点了勿奢的穴道，把勿奢抛在草堆里，便匆匆赶去相助孟明霞了。

杨婉本来想偷偷跟去看的，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蒙面人，吓得杨婉不敢动弹。因为她不愿意自己的行藏给人揭破。

这蒙面人把勿奢从草堆里拉出来，转瞬之间便给他解了穴道。李思南的独门点穴手法竟然给他不假思索地便即解开，使得杨婉惊奇不已。

更奇怪的是，蒙面人解开了勿奢的穴道之后，竟然不等勿奢向他道谢，突然像鬼影一般的又消失了。

其后李思南与孟明霞联手打败了阳坚白，一同回来，发现勿奢已经逃去，两人都是大为诧异。不知勿奢是自行解穴，还是另外尚有武功极高的党羽。

这谜底只有杨婉知道。但也不是完全明白，因为她也捉摸不定这个蒙面人和勿奢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同党的话，他不该不发一言便即离开的。

但无论如何，他总是勿奢的救命恩人、即使不是同党，也必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了。

而现在进来的这个蒙面人，也正是杨婉那晚所见的那个蒙面人。虽然在江湖上出现的夜行人为了不愿让人认出庐山真相，也常有蒙着面巾的，但同样的装束，同样的身材，更加上这一对具有特征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杨婉一见便知道是同一个人无疑。

杨婉本来存着万一的希望，希望来的是侠义道，不料来的又是一个敌人。杨婉不由得大失所望，凉透心，暗叫糟糕。

心念未已，只听得勿奢已在大喜说道：“你不是那晚给我解穴之人吗？恩公，我正想找你！”

那蒙面人涩声说道：“你给我滚开！”

此言一出，两边的人都是大吃一惊。勿奢诧异道：“你、你救了我的命，何以，何以如今——”话犹未了，那人蓦地把勿奢一把抓了起来，冷冷说道：“你不自己滚开，要我动手吗？”大喝一声，就像抛掷皮球一样，将勿奢抛出门外！这一招正是极厉害的大摔碑手功夫。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贺九公夫妻站在勿奢两旁，虽然近在咫尺，亦是不及出手相助。贺九公大吃一惊，喝道：“哪里来的小子，胆敢伤害贵人！”呼的一鞭横扫过去。

这一招“回风扫柳”连环三鞭本是贺九公生平得意的绝技，哪知蒙面人竟然不闪不躲，鞭影卷地而来，只见他一个“游空探爪”，双指一钳，赛如利剪，“咔嚓”一声，贺九公这条软鞭已是断为两截。

说时迟，那时快，贺婆婆的龙头拐杖早已劈面打来，蒙面人冷笑道：“你们这对无耻的贼夫妻，也都给我滚吧！”出手如电，贺婆婆连他用的是什么手法都未曾看得清楚，只觉虎口一麻，龙头拐杖已是给他劈手夺去！蒙面人一声大喝，只见那根拐杖插进土里，没至杖梢。贺九公夫妻吓得魂飞魄散，没命飞奔。

阿盖收起了半截绳索，赞道：“好汉子！”那蒙面人微微一笑，说道：“你能够以一敌三，也是一条好汉子啊！”

这蒙面人在片刻之间，摔人、断鞭、夺杖，连败三个好手，武功之强，令得阳坚白也不禁有点吃惊。

但此时杨婉与阿盖都已是强弩之末，阳坚白只要能够打败这个蒙面人，仍是可以操纵全局，是以他虽然有点吃惊，仍是欲图一逞。

蒙面人回过头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阳坚白冷冷说道：“你做下这等下三滥的勾当，不怕玷辱师门吗？”话中之意，显然已是知道阳坚白做了采花贼的事情。

阳坚白心头一震，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蒙面人缓缓说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你若怙恶不俊，我就是你的勾魂使者！”

阳坚白气往上冲，喝道：“好，阁下口出大言，我倒要领教领教你的本事了。看一看到底是你勾我魂，还是我夺你的命！”

声犹未了，只见阳坚白腾身跃起，一招“鹰击长空”，青钢剑已是凌空刺下。蒙面人霍的一个“凤点头”，拔剑出鞘，还了一招“鱼翔浅底”，双剑相交，“”的一声响，阳坚白掠过一边，蒙面人退后两步。

这见面的第一招，双方恰恰是打成平手，谁都没有占到便宜。但蒙面人是在对方出招之后才拔剑的，他拔剑、还招、移身、易位、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若论身手的矫捷，却是比阳坚白较胜一筹了。

阳坚白试了一招，惊疑不定。正是：

只为心虚神智乱，疑他陌路又相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太息容颜非往日 只须心地胜从前

杨婉在旁观战。也是惊疑不定。

杨婉凝神默想，这人的剑法，似曾见过？骤然想了起来，可不正是那日褚云峰所用的剑法？

那日，李思南与淳于周争夺盟主之位，褚云峰突如其来，替李思南出场，与对方的剑术名家柳洞天比剑，结果打成平手，令群雄惊异不已！那一天杨婉躲在人丛之中观战，对他所用的奇诡绝伦的剑法，印象甚深。

“难道这个蒙面人就是褚云峰？但声音与身材却又不大相象，倒叫人捉摸不透了。”杨婉心想。

心念未已，只听得阳坚白大声喝道：“褚云峰，你别装神弄鬼啦！”要知声音与身材虽然不对，但声音可以假装，身材经过高明的化妆术也可以改变。阳坚白就是个中高手，故此他认定了这个蒙面人必是褚云峰无疑。

杨婉正自想道：“果然是褚云峰！”不料这蒙面人却似怔了一怔，说道：“谁是褚云峰？”

阳坚白冷笑道：“你还不认！”冷笑声中，猛扑过去，剑中夹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

那人以剑封剑，以掌敌掌，“蓬”的一声，将阳坚白震退三步！

阳坚白喝道：“好，你还敢说你不是褚云峰？哼，你这小子是和我作对定啦！”

双方所拼的那一掌，用的都是“天雷功”，“天雷功”正是阳坚白的师门绝学，只有他的本门高手，才懂得这门功夫。据阳坚白所知，除了他的叔父与师叔华天虹之外，晚一辈的就只有自己和褚云峰练成了这门功夫。这蒙面人当然不会是他师叔，那么不是褚云峰是谁？

蒙面人晃了两晃，随即稳住身形，说道：“哦，我明白了。褚云峰大约是华天虹的弟子吧？想必他也是不值你们所为的了，是么？”

阳坚白试了这掌，试出对方的“天雷功”与自己不相伯仲，比褚云峰似乎稍逊一筹。在自己那招杀手之下，照理对方是不敢不用全力的，阳坚白不禁又是惊疑不定了。这蒙面人究竟是不是褚云峰呢？

阳坚白喝道：“大丈夫何必藏头露尾？你不是褚云峰又是谁？说！”

蒙面人冷笑道：“你要不要我揭穿你的行径，你干下的那些肮脏案子，那才真是见不得人的下流勾当呢！目前我不愿意你知道我是谁，那是因为我还不想杀你。日后你自会明白的。现在我只是问你一句，你滚不滚？你不自己滚开，可就莫怪我手下无情了！”

阳坚白老羞成怒，喝道：“你若本门弟子，你就该知道我的叔叔乃是掌门。你敢对我如此无礼！”

蒙面人冷笑道：“亏你开口本门，闭口本门，本门祖师的戒律，开宗明义第一条说的是什么？你说来给我听听！”

阳天雷这一门派的开山祖师，本是个侠义之士，生前订下十条戒律，第一条就是叛国求荣者，本门弟子人人得而诛之。第二条才是欺师灭祖者死。蒙面人开口就问这一条，显然他确是阳坚白的同门无疑了。

阳坚白老羞成怒，喝道：“什么戒律，我叔叔是现任掌门，他说的话就是戒律。你敢拿什么祖师的戒律来压我么？”

蒙面人虎目放光，蓦地斥道：“住口，你们叔侄卖国求荣，欺师灭祖，

还配和我拉扯什么同门关系？”

俗语说邪不胜正，阳坚白给他一喝，不觉有点吃惊。但他平素横行惯了，怎甘示弱？当下一声怒吼，再度扑上。

掌风剑影之中，阳坚白蓦地一招“云锁苍山”，向蒙面人琵琶骨抓去，阳坚白沉肩缩时，横掌击出，“蓬”的一声，双方又硬对了一掌。这一次却是阳坚白退多了一步了。

蒙面人一占上风，剑中夹掌，紧纵急上，迫得阳坚白应付不暇，无可奈何，只好与他拼掌。

蒙面人掌若奔雷，剑如骇电，转眼之间，已和阳坚白对了八掌。双剑相交，叮叮之声，更是有如繁弦急奏，也不知碰击了多少下了。

这八掌硬拼下来，阳坚白只觉胸口发闷，冷汗直流，气喘心跳。原来他们的功力本是在伯仲之间的，但因阳坚白前晚与褚云峰硬拼“天雷功”，伤了元气，虽无大碍，却也未完全恢复。是以和这蒙面人再拼“天雷功”自是不免要吃亏了。

阳坚白本来是想速战速决，此时战这蒙面人不下，而杨婉与阿盖又在一旁虎视眈眈，不由得心里发慌，暗自想道：“若待这蛮子和杨婉也恢复了气力，那时，只怕我要逃走也难。罢了，罢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当下虚晃一招，夺门而逃。蒙面人冷笑一声，说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今日暂且饶你一遭。你回去自己好好想吧。”

阳坚白走后，杨婉与阿盖上前道谢，蒙面人道：“武林同道，理该患难相助。些须小事，何足挂齿。”

阿盖竖起拇指赞道：“好汉子，好汉子！我们的官长常说汉人狡猾，原来这全是骗我们的。现在我才知道，汉人才真是够朋友呢！你我素不相识，这次多亏你救了我的性命了。”

杨婉恐他起疑，说道：“这位朋友虽然是蒙古人，但他却是不甘替蒙古大汗卖命，逃出来的。”

蒙面人道：“我知道。你们刚才和那两个贼子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蒙古人和咱们汉人一样，都是有好人也有坏人的。”

阿盖喜不自胜，说道：“好汉子，你愿意和我交朋友？”蒙面人道：“当然愿意。”阿盖道：“我叫阿盖，你叫什么名字？”蒙面人道：“名字不过是个符号，你叫我做蒙面人就行。反正不论我叫做阿猫阿狗，你都是愿意和我交朋友的，是么？”

杨婉在江湖历练了几年，颇知一些江湖忌讳，料想此人定是有难言之隐，是以不愿把姓名示人。

阿盖点了点头，说道：“说得有理。我们蒙古贵人的名字都是起得十分好听的，但十个至少有九个是坏人。”卡洛丝皱了皱眉，在阿盖耳边低声说道：“杨姑娘正在和他说话，你别打岔了。”

杨婉道：“原来你已经听见我们的说话，那就不用我多费唇舌了。我叫杨婉。”

蒙面人道：“杨姑娘，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杨婉道：“什么人？”

蒙面人道：“是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女子，名叫孟明霞，是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女儿。”接着笑道：“初时我还以为你是孟姑娘呢，谁知跟踪错了。不过错得也是正好。”

杨婉喜道：“原来你是孟明霞的朋友。”蒙面人道：“谈不上是朋友，不过我和她父亲相识，与她却只是见过一两次面。你认识她？”

杨婉笑道：“何只认识？几天之前，我还和她同在一起呢。此际，她和她的父亲已经往飞龙山去了。你是不是要找他们父女？”

蒙面人道：“我并不想特地去找她。见了面请你替我向孟大侠问候一声，说是曾经碰见过这样一个人，孟大侠就会知道了的。”

杨婉心里想道：“我可不愿在孟明霞眼前露面。不过，我总是不能永远瞒着南哥的，瞒不过南哥，当然也就瞒不过她了。”为了不愿让这蒙面人失望，于是也就答应下来。

杨婉想了一想，又再问道：“你刚才说跟踪错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蒙面人道：“孟姑娘昨晚曾在这个县城露面，当晚县城里就发生一宗采花案子，可惜我没碰上。不过，大致的情形我却打听到了。这件案子是在贺九公家里发生的，贺九公是个隐藏的江湖大盗，也是附近这几县的黑道头子，平生作恶多端。不问可知，这是他安排下的陷阱了。不过，听说这次这采花贼和贺九公夫妻却是吃了大亏。在他家寄宿的女客人不知怎的得了个少年侠士之助，不但逃出虎口，而且杀得那采花贼大败而逃。贺九公行藏败露，也吓得连夜逃走，另找地方躲藏，不敢再回家里。”

杨婉听了，不禁说道：“这可就有有点奇怪了。”蒙面人道：“奇怪什么？”杨婉道：“那女的想必是孟女侠了。但那男的——”蒙面人道：“听阳坚白刚才的口气，那男的似乎是一个名叫褚云峰的人。否则这厮不会将我误认作他，而且在话语之中，透露出曾吃过那姓褚的亏。”

杨婉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是这样想，因此才觉得奇怪。”

蒙面人诧道：“这却为何？明霞和那姓褚的同在一起，有何不对？”

杨婉道：“据我所知，褚云峰与孟明霞恐怕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蒙面人道：“哦，那么这姓褚的是什么人，你是知道了的。”

杨婉道：“我对他的来历毫无所知。不过前几天在琅玕山上，曾发生过两桩事情，与这姓褚的有关。他的行径十分古怪，大家疑心他可能是私通蒙古的奸细。”

蒙面人道：“私通蒙古的奸细？不会吧！那两桩事情你可以说给我听么？”

杨婉道：“前几天琅玕山上有个绿林大会，推举盟主。……”蒙面人插口道：“这件事我已知道，听说一方是武林中后起之秀的少年侠士李思南，一方是绿林中早已成名的人物淳于周。”

杨婉接下去说道：“斗到半场，褚云峰突然出现，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却帮李思南打败了对方的一名高手，又和对方的剑术大名家柳洞天斗了一个和局，李思南夺得盟主，得他助力不少。”

蒙面人道：“这么说，褚云峰不也是侠义道么？何以你又说他和孟女侠不是同一道？”

杨婉道：“但他当晚又与屠龙私会，屠龙这厮已经证实了是蒙古的奸细。那晚我无意之中偷听到他们的说话，他们还在合谋篡夺琅玕山寨主之位呢。嗯，我忘记告诉你，屠龙就是琅玕山女寨主屠凤的哥哥，他们兄妹是各走各路，大不相同的。”

蒙面人道：“既然如此，这就真是有点奇怪了。不过，说不走也许褚云峰是想套取屠龙的秘密。如果他当真是奸细的话，昨晚他就不会和阳坚白作

对了。又即使昨晚那个男的是另一个人，但阳坚白那样痛恨他，也可以证明他不是奸细了。”

杨婉说道：“这姓褚的行踪诡秘，我也摸不清他的底细。你要不要到琅玕山去访查访查，探个水落石出。”

蒙面人说道：“我是想打探这个褚云峰的底细的，昨日我就是因为想要找寻他们，以致跟踪错了。不过，目前我还不能到琅玕山去。我想褚云峰也未必与孟明霞就回转山寨去的。”

杨婉说道：“既然阁下另有要事，我自是不便相强。不过，你若是找不着他们。不妨到琅玕山打听消息。”

蒙面人点了点头，说道：“杨姑娘，多谢你告诉我这许多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时候不早，我也应该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阿盖忽地上来，说道：“我交了你这样一位好朋友，心里很是欢喜，请你接受我一点敬意。”阿盖手里拿着一条白色的丝巾。

蒙面人知道这是蒙古人的礼节，送手帕名为“献哈达”，是对朋友表示尊敬的。

蒙面人道：“你是我第一个蒙古朋友，我得有你这样的好汉子做朋友，我也是很高兴的。但抱歉我可没有什么礼物给你。”当下接过那条手帕，按照蒙古的礼节，与阿盖拥抱。

忽听得蒙面人叫道：“你、你干什么？”忽地一掌推开阿盖。原来阿盖与他拥抱之际，突然扯下他的蒙面巾。大家都没想到阿盖傻里傻气的，会突然来这么一下。

面巾揭开，卡洛丝和明慧公主不觉“啊呀”一声，叫了出来。阿盖也吓得呆了。杨婉虽然没有失声惊呼，但见了这人的真面目，也是有点不寒而栗。不过，因为她素有教养，才能忍着。

这人的相貌奇丑，简直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只见他脸上几道伤痕，纵横交错，就如十字路口的车轨一般。由于伤疤凹凸不平，脸上的肌肉也因此而扭曲变形，令人一看就觉得恐怖，不敢再多看一眼。

杨婉初时还有几分怀疑他是褚云峰的，此际见了他的“尊容”，当然知道不是了。同时杨婉也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蒙面的缘故了。“他是恐怕吓慌了别人，还不仅仅是因为不愿意让阳坚白知道吧？”杨婉心想。

阿盖给他一掌推开，呆了一呆，讷讷说道：“对不住，我，我不知道……我们蒙古人交朋友，是、是这样的……”他拙于言语，不知如何才能表示心中的歉意。

原来阿盖心地单纯，在他的想法是：“我和他做了朋友，岂能连他的相貌是怎么样都不知道。对敌人或需遮瞒，对朋友应该可以剖心相见，何况面目呢？”草原上的牧民最重友谊，朋友之间，是什么都可以但白的。是以阿盖一时高兴忘形，根据自己的想法，不觉就把他的面巾揭了下来。

“蒙面人”苦笑道：“我不怪你。其实我又何必自惭形秽呢？我这个模样并非生来的，但既然变成了这个样子，给人看看，又有何妨？阿盖，你害怕我吗？”

阿盖但然说道：“你面貌丑陋，心地很好。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怎会怕你？”

“蒙面人”仰天大笑，朗声吟道：“宋玉潘安何足道，人间难得热心肠。你不嫌我丑陋，我很高兴！”

阿盖不懂诗意，见他高兴，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也就跟着他傻里傻气地说道：“你不怪我，我也是很高兴啊！”

杨婉却在心里想道：“这人的本来面目一定是个美少年，他这两句诗虽然好似毫不在乎容貌，其实却是耿耿于怀的。他自慰自解，也正就是自嘲自伤啊！”

“蒙面人”接着叹了口气，缓缓说道：“但世人多是以貌取人，像你们这样不怕我相貌奇丑的恐怕不多。我还是只好做蒙面人吧。”说罢又蒙上了黑面巾，长笑声中，飘然而去。

明慧公主笑道：“我只道镇国王子是天下第一丑汉，谁知道还有相貌比他更丑的。不过，这人倒也真有意思。但他武功这样高，却不知怎的会给人伤成这个模样？”

杨婉道：“这就叫做一山还有一山高了。”明慧公主道：“但伤他的人一定是个坏人，坏人有这样高的本领，可就不是好事了。”杨婉点了点头，道：“公主说得不错。”蓦地想起了李思南来，如今她已知道阳坚白是金国国师阳天雷的侄子，而阳坚白就是那晚去暗算李思南的人。

杨婉禁不住想道：“要害南哥的坏人可真不少，有淳于周和屠龙，又有阳天雷叔侄，这些人都是武功极为高强的。他此去飞龙山，又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虽说有孟大侠暗中保护他，只怕也是凶多吉少。”

想至此处，杨婉恨不得插翼飞到飞龙山，纵然帮不了李思南的大忙，也可与他分担祸福。当下说道：“天已大亮，我也应该走了。你们先去琅玕山，在屠凤的山寨安顿下来，我再回来看你们。”明慧公主道：“但愿你早日见着李公子，替我问候一声。”两人依依不舍而别。

杨婉独自赶路，越往北走，行人越少。杨婉心想：“听那蒙面人所说，昨晚孟明霞碰上阳坚白这厮，而助她打败阳坚白十九是褚云峰。此事若然是真，这可真是出人意外了。不知他们会不会一路同行？褚云峰是友是敌，尚未分明。不过，我倒是希望如那蒙面人所说，褚云峰是个好人。”原来在杨婉的内心深处，多少对孟明霞还是有点猜忌，因此她希望褚云峰是个好人，希望他们一路同行，会生情愫。

这日天气奇寒，下了一场大雪，杨婉独自前行，但见一片白茫茫的雪景。雪地上连野兽的足印也没一个。杨婉心想：“他们恐怕不是到飞龙山的了。不过他们若是同行的话，我却是不怕碰见孟明霞了。”

杨婉哪里知道，孟明霞也正是在找寻她。孟明霞渴望与她相见的心情，比她更甚。

且说那晚孟明霞与褚云峰从贺九公家里逃出来，褚云峰给她治好了伤，不待天明，便即赶路。

褚云峰是个精明干练的人，料想阳坚白和贺九公一定还有党羽，这次吃了亏，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孟明霞伤虽好了，武功尚未完全恢复，还是小心为上。因此，不走大路，选了一条比较荒僻的山路行走，避免给敌方发现行踪。

时节虽是春初，封山的冰雪尚未溶解，大路上都是行人稀少，何况山间僻道，更是没有行人了。

两人性情相近，一路同行，不知不觉便似多年相识的朋友一般，毫无拘束了。

褚云峰见孟明霞不时地察看地上有无行人足迹，若有所思，不禁问道：

“孟姑娘，你可是有什么心事？”

孟明霞道：“我在找寻一位朋友，她就是那晚高呼捉奸细的那个‘小喽兵’。”

褚云峰笑道：“对，你说过这个小喽兵就是李思南的未婚妻子，是么？那晚我在林中套取屠龙的秘密，给她误会了。我也希望能够见着她，向她解释呢。”

孟明霞道：“她多半是到飞龙山找李思南去的，我担心她单身一人，倘若碰上了阳坚白这班人，可是很不妙啊！咱们现在走小路，恐怕难以与她相遇。”

褚云峰笑道：“阳坚白要的是像你一样标致的花姑娘，那位杨姑娘若然还是小喽兵的打扮，保管没有危险。”

孟明霞嗔道：“你不知我心里多么着急，你却和我说笑。她单身一人，纵然没有危险，我也是得见着她才能安心。”

褚云峰道：“既然她是到飞龙山的，迟早总会见着，现在急也没用。你和那位杨姑娘是很要好的朋友吧？”

这一问勾起了孟明霞的心事，暗自想道：“你只知她对你有所误会，却不知她对我误会更深。她为我而离开山寨，若果在路上有甚意外，叫我如何对得住李思南？”但因不便细说其中原委，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

褚云峰赞道：“孟姑娘，你对朋友真是热心！”孟明霞嫣然一笑，说道：“你不也是一样吗？这次若不是有你暗中相助，我此刻哪里还能够和你同行，恐怕早已给阳坚白捉去了。”

褚云峰心里甜丝丝的，笑道，“你又来和我客气了。嗯，又下雪啦，你冷不冷？”

孟明霞笑道：“你当我是娇生惯养的小姐么，我在江南，难得看见这样的雪景，就是再冷，又有何妨？嗯，你看这山上到处是雪树银花，严如琉璃世界，真是美极了，美极了，咦，你怎么倒好像不大欣赏，莫非你也有什么心事么？”

褚云峰道：“我在北方长大，这样的雪景从小就看惯了。我从未到过江南，对你们江南的风景倒是心向往之呢！”接着摇头晃脑地念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孟明霞给他逗得越发忍俊不禁，“噗嗤”笑道：“瞧不出你倒是读了满肚子文章。”

褚云峰道：“我读书不多，可是前人赞美江南风物的诗文却太多了，只要随便翻翻，就可以找到。现在是二月中旬，再过半个月，就是暮春时节了，在这里看得见的只有梅花，鸟儿么，更是连丑乌鸦都躲到巢里，莫说群莺乱飞了。我读到的前人描写江南风景的文章，却不知几时才能够亲自到江南看看，看看那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美景。”

孟明霞笑道：“这还不容易，你来我家里做客人吧，我可以给你作向导，带你游遍江南！”

褚云峰道：“真的么，那么我先谢谢你了，但盼这一天能够早日来到。”孟明霞听出他话中有话，不禁杏脸晕红。

褚云峰笑道：“你又在想什么心事了么？”孟明霞道：“我只是记挂着杨姑娘。我的心事已经对你说了，哪还有什么心事？倒是你的心事还未对我说呢。”

褚云峰心弦颤动，几乎忍不住就要对她倾吐心事。但他们相识毕竟只有几天，孟明霞虽说是落落大方，总也还有少女的矜持，孟明霞既然没有表露心事，褚云峰自也不敢冒昧。当下定了定神，笑道：“我是有一桩心事，就不知你能不能帮我的忙？”

孟明霞心头鹿撞，说道：“你要我帮什么忙？”

褚云峰道：“我想请你们父女帮忙，打听一个人。”

孟明霞想不到他说的也是寻人之事，心头方始平静下来，可也有点失望，当下问道：“你要打听的是什么人？”

褚云峰道：“我有一位师叔，失踪差不多二十年了，听说是逃到江南去的，一直没有消息。师父在同门之中，与他最为要好，极为挂念。令尊是名满天下的江南大侠，交游广阔，江南的武林人物，令尊一定极为熟悉，是以我想问你打听打听。”

孟明霞道：“你这位师叔叫什么名字？”

褚云峰道：“师父这一辈都是以‘天’字排行，四师叔姓耿，名天风。”

孟明霞沉吟半晌，说道：“耿天风？这名字我可没有听过。”

褚云峰道：“或许他已用了化名。不过俗语说得好：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耿师叔的本领是一拿一的高手，他到了江南，除非从未露过半点武功，否则总会有人知道。令尊是江南的武林泰斗，江南的武林人士，若然发现有外来高手，想必也会告诉他吧。孟姑娘，你从这方面回想一下，是否听过有这样的人物？”

孟明霞道：“北方避难来的高手倒是有好几个，但他们的来历，爹爹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似乎和你说的这位师叔都不符合。”当下说出那几个人的姓名、来历、年岁、派别，果然都不是耿天风。

孟明霞又道：“而且我的爹爹和你的师父相识，你这位师叔失踪之事，想必他也曾得知。若是得到什么风声，或是碰上可疑的人物，他一定会亲自去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他从来没有和我提过这件事情。”

褚云峰道：“耿师叔当年何故失踪，家师也从未和我谈过。我只知道他出道未久便失踪了。此事令尊不知亦有可能。不过，你也说得有理，令尊至少是见过我这一门派的功夫的，倘若他发现江南有这样一位外来高手，定会去查访的，即使查访不到，也会引以为奇告诉家师的。既然令尊从未提过，想必这位耿师叔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已经不在人间了。”

孟明霞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忽地问道：“昨晚你与阳坚白这厮交手，他和你对了一掌，很是吃惊，当你好像嘲笑他的一种功夫练得尚未到家，你说的是三个字，其时我正受贺九公的暗算，听得不大仔细，是不是叫做天、天雷功？”

褚云峰道：“不错，你说得一个字都没错呀，是叫做天雷功。这是本门绝技之一，与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异曲同功，练得成功的人却是极少。”

孟明霞道：“名叫天雷功，是不是阳天雷创的？”

褚云峰道：“不是，这是本门始祖所创，本门号称剑掌双绝，但最重视的还是掌上的天雷功。家师四个同门之中，以阳天雷练得最好，师祖认为他可以胜过前人，因此才立他为掌门弟子的。恰好他那一辈以‘天’字排行，他的‘天雷功’最好，就索性赐他以‘天雷’为名。这对他本是殊荣，但想不到祖师对他期望如是之殷，他却非但不能光大门户，反而做出了欺师灭祖、卖国求荣之事。家师常说好在师祖死得早，不知阳天雷后来变得如此，否则

他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

孟明霞道：“多行不义必自毙，阳天雷武功再高，也未必就能如心所愿。你的师父不会放过他，我的爹爹也不会放过他的。”

褚云峰道：“你说得不错，阳天雷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的。不过家师却想亲自清理门户，是以必须找得四师叔联手才行。”武林规矩，清理门户，只能是本派中人联手，不能邀请外人帮忙的。

孟明霞道：“咱们暂且不谈阳天雷之事，云峰，我倒是想再看一看你的天雷功。”

褚云峰道：“我的天雷功不过才有七成火候，昨晚对付阳坚白这厮，是不得已才使出来的。何必还要我献拙呢？”

孟明霞道：“你不必客气了，演给我看看吧，请你打这棵大树试试。”

褚云峰笑道：“既然小姐有命，那我只好献丑了。”当下挥掌划了一道圆弧，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一掌击下。那棵大树纹丝不动，但过了一会，只听得喀喇喀喇一片声响，树上的数十枝树枝尽都折断。树叶本来是早已落尽的，此时只剩一棵光秃秃的树干！

褚云峰道：“若是家师用这天雷功，一掌可以劈倒大树，我的功夫差得太远了。”孟明霞心想阳天雷的功夫还在他的师父之上，不禁骇然。

褚云峰觉得有点奇怪，问道：“明霞，何以你对天雷功这样感到兴趣？”

孟明霞若有所思，半晌说道：“不错，不错。招式和功夫都是一样，确是天雷功无疑了。”

褚云峰诧异道：“你说什么？”

孟明霞道：“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会使天雷功。”

褚云峰连忙问道：“是什么人？”

孟明霞道：“这人是我在四年前碰上的，当时他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当然不是你的四师叔。不过，他既然会使天雷功，说不定是你四师叔的门人。”

褚云峰大喜道：“真的么，你怎样碰上他的，事情经过如何，快说给我听听！”

一幕往事，翻上心头。四年前孟明霞年方十七，家传武艺，刚刚练成。

这一年她父亲孟少刚到北方会友，因为孟明霞本领尚浅，深入敌后，恐有意外，是以没有带她同行。

孟少刚有个堂姊，远嫁川西，丈夫是有名的川西大侠严声涛，有个女儿，名唤严浣，拜峨嵋派的无相神尼为师，年纪比孟明霞大两岁，已经学成出师，待字闺中。

孟少刚恐女儿在家寂寞，就叫她到川西探亲，也好见见这位从未见过的表姊。正是：

探亲有奇遇，姻缘一线牵。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严亲不谅心茹苦 爱侣轻离意自伤

这一天孟明霞到了姑母家里，姑侄相见，自有一番欢喜，不必细表。

孟明霞却有点奇怪，心里想道：“为何不见姑父和表姐呢？”正要动问，只听得姑母已在吩咐一个丫鬟道：“你去请小姐出来。”孟明霞道：“姑父不在家么？”

姑母道：“刚才恰巧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和你的表姐也是相识的，她正在随着她爹陪客。”孟明霞道：“既然如此，待客人走了，我再见表姐也还不迟。”姑母道：“那是一位男客人，你表姐是个女孩儿家，不便久陪，和客人见上一见，也算尽了礼数。我本来就想叫她出来的。”

孟明霞在父亲跟前一向是放纵惯的，心里想道：“男女又有什么分别，爹爹的朋友来了，从来没有叫我回避的，想不到姑母竟是如此拘泥礼法。”

过了一会，她的表姐严浣来到，表姐妹闻名已久，却还是初次见面。孟明霞其时尚未结识屠凤，并无年纪相若的朋友，见表姐长得又美又有本事，当然十分欢喜，拉着表姐问长问短。严浣固然也很高兴，但谈话之时，目光流散，似乎有点心神不属的样子。

孟明霞那年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尚未很懂人事，但也猜想得到表姐是有心事。只因初次见面，不便动问。

姑母笑道：“今天一早，我就听得喜鹊吱吱喳喳地叫，果然就来了两位稀客。你表妹从老远的苏州跑来，更是难得，你有表妹作伴，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中住下来啦。明霞，你不知道你的表姐性子多野，她老是缠我，要我让她在江湖行走。我说一个女孩儿家，学成武艺，主要是用来防身。行侠仗义应该是男人的事情，女孩儿家，经常抛头露面，总是不宜。”

孟明霞不便驳她姑母，当下笑道：“我的性子也是很野的，爹爹自小就带我到外面乱闯，这次他到金虏的北方，不肯带我去，我还和他吵了一架呢。”

姑母眉头略皱，说道：“你年纪还小，抛头露面，尚属无妨。再过两年，我看你的爹爹也该约束约束你了。”

严浣道：“妈，表妹刚来呢，你就教训起她来了。”

姑母笑道：“我知道你们小一辈就是嫌我们老一辈的啰嗦，可不知我正是为了疼你，才不能不多说几句呢。霞儿，我和你爹虽然不是同胞兄弟，但我也只有你爹一个亲人了，我对你就如对亲生女儿一样，你该不会嫌你姑妈啰嗦吧。”

孟明霞听得很不舒服，但却不能不说：“多谢姑妈的教训。”

孟明霞的姑母本来还要再说下去，忽听得脚步声响，原来是严声涛正在送客出门。

孟明霞隔窗望去，只见这个客人乃是一个丰神俊秀的少年。此时她的表姐严浣也不知不觉的接近窗口，痴痴的向外张望。

严夫人咳了一声，叫道：“浣儿，过来！”严浣面上一红，离开窗口，说道：“妈有什么吩咐？”

严夫人道：“没什么，你给我倒一杯茶来。”其实严家有的是大小丫鬟，她叫女儿倒茶，不过是要把女儿支开而已。

严声涛送客回来，进入客厅与孟明霞相见。严夫人道：“客人走了？”严声涛道：“是呀，我没留他，他坐着自觉没趣，只好走了。”说罢，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说起来我倒是欠了他一份人情呢，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

事。”

孟明霞听得莫名其妙，暗自想道：“姑父既然欠他人情，何以对他如此冷淡？‘无可奈何之事，不知又是什么？’”

严浣端茶出来，说道：“爹，这人远道而来，你也不留他住一两天？”严声涛淡淡说道：“家中都是女眷，不便留客。”孟明霞心想原来姑父也是这样古板，和姑母倒正好是一对。

严夫人道：“这个人就是你们在小金川结识的那个少年吗？看他年纪轻轻，想不到竟有那么大的本事？”

严声涛道：“那次若不是多亏了他，我与浣儿虽然未必有性命之忧，但只怕也是要败在滇南七虎的手下了。”

孟明霞听了大感惊奇，要知她的姑父号称川西大侠，武功之高，人所皆知。但听他所说，那次的的事情，似乎还是靠了这个少年拔刀相助，方能脱险。

严声涛忽道：“明霞，你有了婆家没有？”孟明霞满面通红，说道：“我年纪还小呢，爹也从来没有和我谈过、谈过这个。”严声涛道：“如此说来，你爹是未曾将你许人了。”

严夫人笑道：“你是想给霞儿做媒么？”严声涛正色说道：“不错。眼前就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可惜少刚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我也恐怕没有工夫抽身到江南去看他。”

孟明霞脸红直透耳根，连连摇手说道：“不要，不要。我要陪爹爹一辈子的。”严夫人笑道：“这是小孩子的说话。不过霞儿确是年纪还小，这事慢慢再说也还不迟。”

严夫人回到原来的话题，问道：“那人来作什么，是否挟恩而来，欲有所求。”严声涛笑道：“你猜对了一半。”孟明霞忍不住好奇心，问道：“姑父，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还未说完呢。”

严声涛道：“对，这件事情说给你听听也好。好让你们小一辈的知道江湖险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今年春初我和我的表姐到小金川谒见她的一位师伯，她的师父无相神尼是峨眉派掌门，这位师伯却是隐居在小金川的青竹林。”

“去时平安无事，归途中经过地形险恶的青龙岗，却碰上了滇南七虎。这七个人乃是滇南著名的剧盗，结为异姓兄弟，号称七虎。不知何故，都来到了小金川，恰巧和我碰上。”

“我和滇南七虎的老大段点苍曾有过节，这次陌路相逢，自是免不了一场恶斗。我伤了七虎中的两个人，却中了段点苍的一枚喂毒暗器，众寡不敌，给他们包围了。”

“青龙岗地势险恶，我要突围，不是不能，但只怕也非得伤上加伤不可。而且受伤还不打紧，败在滇南七虎手下，我这一世英名可就保不住了。”

“我正在无可奈何，拼着与他们两败俱伤之际，忽听得马铃声响，来了一位少年好汉，这人名叫谷涵虚，就是刚才来的那位客人。”

孟明霞心里想道：“谷涵虚，这名字我可从未听过。怎的武林中有了如此一位后起之秀，我的爹爹却不知道。”

严声涛继续说道：“这姓谷的少年武功极为了得，剑掌兼施，又打伤了七虎中的另外两个。他们七个人已有过半受伤，剩下的三个人自知不敌，只好掩护伤者逃跑。唉，我纵横半世，想不到临老之年，却受了一位小辈的恩惠，实是思之有愧。”

孟明霞问道：“不知此人是何来历？”

严声涛道：“当时我中了喂毒暗器，无暇与他详谈。只能问了他的姓名，约他相见。他今天就是应约而来的。”

严夫人道：“对啦，我也正想问你，他的来头，你现在知道了没有？他今日的来意又是如何？是望你报答呢还是另有所图？”

严声涛道：“初时浣儿在旁，我恐他有所误会，不便查询他的家世。浣儿走后，却又话不投机，他不久就匆匆告辞，来不及问他了。”

孟明霞忍不住问道：“这人既然曾经帮过姑父这样一个大忙，何以又会话不投机？”

严声涛苦笑道：“我平生恩怨分明，决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说老实话，我约他相见，就是希望能够探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可以报答他的恩惠的。不料待我知道他的来意之后，却是令我大大为难了。无可奈何，我只好暗示给他知道，这件事情，我是没法如他所愿的了！”

严夫人道：“他求你什么？”严声涛道：“他没有亲口求我，这样的一桩事情，他当然也是不便亲自和我说的。”吞吞吐吐，好像有点不大愿意说出来的样子。

严夫人道：“究竟是什么事情，在这里的都不是外人，你说好了。”

严声涛道：“他携来了青城派名宿玉峰道长的一封书信，信中吐露执柯之意。”严浣凝看静听，听父亲说到了“执柯”二字，不禁满面飞红。

孟明霞忍不住说道：“哦，原来玉峰道长是为表姐做媒，那不是很好吗！”心里想道：“那姓谷的武功又高，人又英俊，而且又对姑父有恩，这岂不是天作之合？”这些话她本来要说出来的，突然发觉姑父姑母的面色好像不对，她怔了一怔，话到口边，终于咽下。

严夫人白她一眼，似乎怪她多话，半晌，淡淡说道：“你表姐早已许了人了！”

孟明霞尴尬之极，只好连忙说道：“恭喜表姐，原来表姐早已有婆家，我还不知道呢。那人是谁？”

严夫人道：“是你姑父一位好友的儿子，武当派的弟子张元吉。”

严声涛接下去说道：“看了这封信，我没说什么。和他闲聊了一会，这才告诉他道，明年二月初八，是小女出阁的日子，届时希望他和玉峰道长来喝一杯水酒。嘿，嘿，他一听这个消息，面上一阵青一阵红，随即就告辞了。我好生过意不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若是别的事情，赴汤蹈火，我也会给他办到。他要做咱们的女婿，那就只有盼望咱们再生一个女儿了。”当他说话之时，严夫人脸上像结了一层霜，严浣则低下了头，不吭一声。是以他故意说个笑话，缓和这冰冷的气氛，可是一个人都没有笑。

严夫人冷冷说道：“浣儿，你是快要出嫁的女儿了，不能有半步行差踏错！这人虽然对你有恩，你见他一面，亦已尽了礼数，以后可以不必和他来往了！”

严浣道：“妈，你信不过我，你就把我锁起来吧！哼，我和他有什么来往？今天不是爹爹叫我出去陪客，我还不知是谁来呢！”

严夫人道：“我不过是为了防范未然，提醒你几句，你就和我赌起气来了？”

严声涛劝解道：“这件事情已成过去，大家都不必挂在心上。我料他今日一走之后，是决不会再来的了。”

严夫人道：“我不挂在心上，只怕你会挂在心上。你欠了人家的恩情，没有报答，怎得心安？”

严声涛哈哈一笑，说道：“娘子不愧是我的知己，我这个人受不得人家的恩惠，尤其是小辈的恩惠，受了更非报答不可。可惜咱们没有第二个女儿。”

严夫人看了孟明霞一眼，说道：“霞儿，你看这个人怎么样？”

孟明霞道：“我和他又又不相识，怎知他怎么样？不过他既然能够帮助姑父脱险，武功自必是很高的了。”

严夫人道：“是呀，相貌也长得很不错呢。唯一可虑之处就是还未知道他的来历。不过这也不打紧，玉峰道长是你姑父的好朋友，日后见了玉峰道长，问一问他就知道了。”

孟明霞再笨也听得懂姑母的意思，何况她并不笨，只是年纪小，不把男女之事放在心上而已。此时登时省悟，心道：“怪不得姑父一再问我有没有婆家，原来是想叫我李代桃僵，替他报答人家的恩情。哼，那个人喜欢的是表姐，怎能叫我替代。姑父姑母未免也太不尊重我了。”她是个爽直无邪的少女，心里不高兴，脸上就显露出来。让她姑母自言自语，一句也不答腔。

严浣道：“妈，你没有什么吩咐了吧，我想回房间了。表妹来到咱家作客，我也该尽点主人之道才是。表妹，你来我的房间看看好不好，你匆匆来到，我临时没有准备，但你我的身材也差不多，我想让你试试我前两年的衣裳，看看合不合身？将就穿几天，我再给你做新的。还有你喜欢什么，也望你不客气告诉我。”

孟明霞巴不得离开姑母，说道：“表姐用不着这么客气，一切听表姐安排。姑父姑母，那么我和表姐进去了。表姐一定会给我安排得妥当的，姑母，你老人家就不必为我费神啦。”

严夫人心里想道：“明霞还是个小姑娘，谈及她的终身大事，她自是难免害羞。反正她年纪小，这事等到她的爹爹回来，慢慢再说也还不迟。”于是说道：“好吧，你一路劳累，也该歇歇了。”

表姐妹进了房间，严浣关上房门，“噗嗤”一笑，说道：“我妈这副脾气，委实叫人难受。表妹，你给她啰唆了一顿，一定头痛了，是吗？”

孟明霞笑道：“我爹爹的脾气倒是很随和的。不过姑姑虽然是对你严厉一些，也还是出于父母爱子女之心。”

严浣道：“我真羡慕你有个好爹爹，我妈这么样的对我，是疼我也好，是管我也好，我可是受不了呢。”接着又笑了起来，说道：“我妈也很疼你呢，你听懂了没有，她刚才想给你做媒呢。你的意思怎么样？”

孟明霞笑道：“那个人是向你求婚的，你的意思怎么样，你还没有和我说呢？”

严浣脸色一变，眼圈也红了。孟明霞大为后悔，连忙说道：“表姐，我是信口和你开开玩笑的。说话不知轻重，你别见怪。”

严浣道：“我当然不会怪你的，不过这样的玩笑，以后还是少开为妙。免得给我妈听见了，可又要教训咱们一顿了。”

孟明霞道：“是呀，我一时忘记，你还有几个月就要做新娘子的了。表姐夫是名门正派的弟子，武功人品必是上上之选，你们见过面没有？”有一句话她险些问了出来：“表姐夫比那个人怎样？”好在猛然一省，这才没有再次失言。

严浣低下了头，说道：“是爹爹从小给我订下的婚事，他来是来过的，

我可没有出去见他。咱们不谈这个了，好不好。对啦，你爹爹号称神剑震江湖，我可想向你学几招剑法呢。”

孟明霞心想：“看来她好像不大欢喜这门亲事。”当下转过话题，与表姐谈论武功，两人性情相近，甚为相得。

孟明霞和表姐同睡一个房间，临睡之前，严浣点起了一炉檀香，说道：“檀香有宁神的功效，我习惯了焚香睡觉的。”孟明霞吸了一口香气，不觉打了个哈欠说道：“好舒服。我也很喜欢闻这香味，的确是有宁神催眠之功，我可真是想睡觉了。”严浣笑道：“你一路劳累，我就是想你安安逸逸睡上一觉呢。”

一宿无话。第二日孟明霞一觉醒来，只见已是红日当窗的时分，而且还是严浣将她叫醒的。孟明霞笑道：“这一觉睡得好长，我真变成了贪睡的懒姑娘了。”

严浣道：“你走了这么远的路，其实我还应该让你多睡一会的。不过我挂着想向你请教剑法，只好催你起来了。”孟明霞只道瞌睡是疲劳所至，也不怎样在意。

自此之后，每天都一样，表姐妹二人闲来无事，就到园中练武。严声涛夫妇见她们甚为相得，也很欢喜。孟明霞每天向姑父姑母请两次安，剩下的时间都是和表姐在一起。孟明霞知道表姐不大满意姑父给她订下的婚事，严夫人也因那天的事情闹得不太愉快，因此一家人在一起时候，谁都避免再提起“那个人”来。

孟明霞在姑母家中作客，除了有时讨厌姑母的啰唆之外，日子倒是过得很快活。不过，过了几天之后，有一件事情，倒是令她觉得有点奇怪，这就是每一天都像初来的第二天一样，非得表姐将她叫醒，她就不会起床。

每晚临睡之前，严浣照例必定点上一炉檀香。过了几天，孟明霞不觉起了疑心，暗自想道：“初来那晚，我可能是因为旅途劳顿，以致贪睡。但何以过了这么多天，现在还是如此呢？虽说檀香有宁神安眠的功效，似乎也不至于不会醒呀！”

孟明霞的父亲是江湖的大行家，行走江湖的人，囊中一定有几种必需的药品，例如治刀伤的金创药和解迷香的药物就是。孟少刚自制的琼花玉露丸，尤其是擅解迷香的灵药。这次孟明霞独自出门，她的父亲特地为她准备了药囊，琼花玉露丸自然也在其内。她的父亲还一再告诫她说：“江湖险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切不可自恃本领，就粗心大意。这几样药品，你必须时刻带在身边，宁可备而不用。”

孟明霞当然不会怀疑严浣有害她之心，但因为觉得有点奇怪，心里想道：“表姐难道是用上了迷香，否则我何以老是沉睡不知醒觉？琼花玉露丸能解迷香，兼有提神之效，管她焚的是不是迷香，我拼着今晚不睡，且服一颗琼花玉露丸试试。”

这晚孟明霞服了药丸，暗地留神，到了三更时分，只听得悉悉索索的声响，原来是严浣偷偷起床，更换衣裳。从窗户中透进来的月光，隐约可以看出严浣换的是一身黑色的夜行衣。

孟明霞恍然大悟：“原来表姐每天晚上都是瞒着我偷偷出去。她到哪里去呢？”她毕竟是个年纪才不过十七岁的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表姐既然要瞒着她，她也就应该知所避忌。一时好奇心起，就悄悄地跟在表姐后面。

孟明霞的轻功比严浣高明得多，而且严浣试了几晚，见她都是熟睡如泥，做梦也想不到今晚会有例外，是以丝毫没加防备。

这晚月色朦胧，孟明霞跟踪进入严家屋后的松林之中，忽听得表姐轻轻拍了三下手掌，跟着松林中也有人拍了三下手掌相应，孟明霞知道表姐是约人相会，后悔不迭，想道：“早知如此，我实是不该来偷窥她的秘密！”

但不来也已来了，孟明霞只好跳上一棵大树，藉着繁枝密叶，遮掩身形。免得给那人发现。

刚躲藏好，只见一条黑影倏地窜了出来，轻轻叫了一声：“浣妹。”孟明霞聚拢目光从树上望下去，认得这个人正是那天来的那个姓谷的美少年。

孟明霞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原来这个人还没有走，却躲在这里每晚和表姐幽会。”

“呀，表姐忒也大胆，若是给姑父姑母知道，这可如何是好？”

只听得谷涵虚说道：“浣妹，今晚恐怕是咱们最后一次相会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严浣吃了一惊，问道：“什么，你、你要走了么？”

谷涵虚道：“不错，我想明天就回去了。咱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每晚出来，我都为你心惊胆颤，俗语说上得山多遇老虎，总有一天会给你父母发觉的。你的父母又是那样严厉，只怕不能容你败坏门风。”

严浣笑道：“这个你放心，我的父母决不会发觉。”谷涵虚道：“为什么？”严浣道：“因为我家来了一位客人。”谷涵虚道：“对啦，那天丫鬟把你叫出去，说是来了远客，我还没有问你，这位客人是谁呢？但这两件事情，又有什么关连？”

严浣道：“你一定听过她的父亲的名字，她是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女儿，也是我的表妹。”

谷涵虚道：“哦，原来江南大侠孟少刚是你的舅父，我是久仰他的大名了，不过，你的表妹来了，你不是更多一层顾忌么？”

却又何以反而可以叫我放心呢？”

严浣道：“我若是单独一人，妈或者会把我看管得更严。我表妹来了，她和我同一间卧房，妈决想不到我会在半夜里偷偷出去。”

谷涵虚道：“你把咱们的事情告诉了表妹，和她串通好了的么？”

严浣道：“这倒不是。我每晚在檀香炉中加上一种特别香料，名为黑酩香，有迷香的功效，却无迷香的害处。她吸了这种香气，一觉就要睡到大天光。”

谷涵虚摇了摇头，说道：“这只能瞒过一时，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如此对你的表妹，也不大好。”

严浣道：“咱们只能见一步走一步了，我本来要和你私奔的，你又不肯。你说，你有什么长久之计？”

谷涵虚叹了口气，说道：“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来春就要做新娘子了，这是你爹爹告诉我的。我可不能败坏你的名节。”

严浣道：“哦，你是认为难以挽回，所以就想一走了之么？”

谷涵虚讷讷说道：“不，不，我不是这样的人，你别误会。唉，我不知如何说才好，我还没有想出办法，不过，不过……”

严浣忽地格格一笑，说道：“我倒是有个主意。”谷涵虚道：“什么主意？”严浣道：“我这表妹，人品武功相貌都是上上之选，就可惜年纪小一

点。”孟明霞躲在树上偷听，听到这里，不觉暗骂表姐岂有此理。

谷涵虚正容说道：“浣妹，不要乱开玩笑！我心里只有你，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俩之事，即使我无法可以换回，今生我也决不另娶！”

严浣道：“着呀，你是这样，难道我就不是这样吗？说什么怕毁了我的名节，我俩不能结成夫妇，我又岂能另嫁他人？”

谷涵虚道：“我并非丢下不管，我想回去和玉峰道长商量商量，看看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你这边也还可以尽力设法……”

严浣道：“我还有什么法子好想？除了私奔之外！”

谷涵虚道：“我想女儿在母亲面前说话容易一些。你不要怕难为情，和你母亲说吧。坦白地告诉她，你喜欢的是我，求她成全我们。说不定伯母会答应的。”

严浣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我坦白告诉你吧，这是做梦！妈比爹更难说话！爹还记着你的恩情，说是要报答你。妈却禁止我以后和你再见面了呢。她天天都在教训我，要我谨遵礼法，恨不得我脚步不出闺门，乖乖地等着上花轿，这才是她的好女儿，你叫我如何向她说情？”

谷涵虚道：“那么令尊面前，是否还有挽回余地？”

严浣又叹了口气，说道：“张家是爹爹的好朋友，他决不会许我退婚的。爹爹的脾气虽然没有妈的固执，也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他认为是有辱门风的事情，怎样说也没有用。”

严浣停了片刻，接着又道：“你这次在小金川帮了我爹爹这样的大忙，我本以为事情可有转机的，谁知还是一样。嗯，说起来我倒想问一问你，那次怎会有这样恰好好让你碰上了？”

谷涵虚笑道：“不是巧遇，是我有心跟踪你们的。你不是说过你们将有小金川之行吗，我在那条路上等候了差不多一个月呢，滇南七虎还是随后来的。”

孟明霞听到这里，方始明白：“原来他们是早就相识的，并非表姐一见钟情。”

严浣道：“可惜却辜负你的苦心了。”

谷涵虚道：“滇南七虎要害你的爹爹，即使你我并不相识，这件事情给我知道了，我也是不能不管的。我倒是佩服你的苦心，你那次装作与我并不相识，装得真像。幸亏如此，否则让你爹爹知道，那就恐怕更糟了。”

严浣道：“苦心也没有用，现在已经是糟透了。依我看来，你回去求玉峰道长设法也没有用。玉峰道长虽然是我爹爹尊敬的人，但总比不上他的面子要紧。他不会容许有个悔婚的女儿！”

谷涵虚道：“这样说来，咱们竟是没有法子可想了么？”

严浣叹了口气，说道：“我的法子，你又不肯依从。”

谷涵虚道：“私奔？”严浣道：“不错，除了私奔，哪还有别的路可走！”谷涵虚道：“那岂不是更要气坏你的爹娘？我、我也怕你受不住人家闲话，将来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会后悔的。”

严浣道：“我想过了，咱们这么一走，爹娘当然是要大大生气，一定不会认我这个女儿的。但过了三年五载，爹娘老了，他们会想念我的。那时咱们再去求情，我想他们多半会收回成命。

“至于说到别人的闲话，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这是咱们两人的事情，只要你我觉得幸福，管它别人说些什么！”

孟明霞躲在树上偷听，听到这里，心中暗暗赞叹：“表姐真不愧是敢作敢为的巾帼须眉。谷涵虚身为男子，倒似不如她呢！”本来孟明霞起初也是不大赞同表姐私奔的，此时不知不觉受了表姐的影响，反而恐怕谷涵虚不敢答应了。

一阵风吹过，茅草猎猎作响，孟明霞听得出神，根本没有留意这声音有点异样。

谷涵虚牙根一咬，毅然说道：“好，既然你都不怕，我还怕些什么！你要不要回去收拾东西？”

严浣笑靥如花，说道：“我只要你，别的什么都不要啦！”

谷涵虚道：“好，那么咱们现在就走！”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冷峭的声音说道：“走？走得这么容易！”

茅草丛中，突然窜出四五人来，说话的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少年，手中拿着一柄明晃晃的利剑，指着谷涵虚，脸上好像刮得下一层霜。

谷涵虚大吃一惊，失声叫道：“你、你、你是……”一个“谁”字在舌尖打转，心中已然明白了几分，不敢问下去了。

那人冷笑道：“姓谷的，你不认得我，这小贱人应该认得我！”

跟在他身边的一个瘦长汉子冷冷说道：“我说你的婆娘偷人，你不相信，现在你亲眼见到了吧？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奸情确凿，你还和他们多说废话干吗？”

这个少年正是严浣的未婚夫张元吉。他曾经来过严家几次，严浣虽没有出来见他，也曾隔帘偷窥，认得他。

另外三个人严浣也认得是张元吉的师兄弟，只有那个瘦长汉子，严浣却不知道是什么人。

严浣冷冷说道：“你既然亲眼见到，我也不必瞒你，我喜欢的是他，我不愿嫁你！这门亲事是我爹爹和你定下的，你找我爹爹退婚去吧！”

此言一出，当真是有如石破天惊！要知宋代最讲究礼法，男婚女嫁，必定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已经是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了。严浣的未婚夫做梦也想不到她会说出这番话来，登时气得手足冰冷！

张元吉的大师兄乔元壮大怒斥道：“不要脸的小贱人，胆敢说出这等话来！张师弟，你下不了手，我可要替你下手了！”

乔元壮一出手就是大擒拿手法，五指如钩，“卜”的向严浣肩头插下，这一下若是给他插个正着，琵琶骨定将碎裂无疑。谷涵虚焉能让他伤害严浣，见他来势凶猛，当下一招“如封似闭”的“双卷手”，把乔元壮荡开。

乔元壮的那股猛劲给对方一封，反震回来，不由自己的倒退三步，越发大怒，喝道：“季师弟、梁师弟，你们把这贱人拿下！张师弟，你对这小贱人容或有情，不忍下手。这小子偷了你的老婆，难道你也咽得下这一口气，眼睁睁的做个活乌龟吗？”原来乔元壮虽然是大师兄，但在武当派第二代弟子之中，武功最强的却是他的三师弟张元吉，他自忖不是谷涵虚的对手，不能不叫他的师弟上来帮忙。

张元吉呆了一呆，好像是从恶梦中醒来一样，但“奸夫”“淫妇”却在面前，这分明是事实而不是幻梦！张元吉听了大师兄的话，登时杀机陡起，怒发如狂，拔剑出鞘，便向谷涵虚扑去，喝道：“好小子，我与你拼了！”

另一边，张元吉的二师兄季元伦和四师弟梁元献亦已拔剑出鞘，左右齐上，对严浣夹攻。严浣怒道：“含血喷人，自污其口！本来我看在爹爹份上，

不愿和你们计较，你们既然定要动手，我严浣可是不能受人欺侮的！”说话之间，青钢剑扬空一闪，左一招“万里飞霜”，右一招“千山落木”，把季、梁二人的攻势，尽都化解，接着叫道：“谷大哥，别人要你的性命，你还和他们客气做什么？”

张元吉不愧是武当第二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虽然是在盛怒之中，剑法却是丝毫不乱，出手凌厉之极！

只见青光一闪，张元吉的剑尖已指到了谷涵虚的咽喉。与此同时，乔元壮亦已是双掌齐出，左掌插向他的胸脯，右掌向他的天灵盖拍下！

师兄弟同时攻到，双掌一剑，都是制人死命的绝招！这一下，谷涵虚的涵养再好，也不由得心头火起了。

谷涵虚心里想道：“即使你恨我夺了你的未婚妻，也不该就要把我置于死地呀！”怒气一生，当下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掌风剑影之中，只见谷涵虚陡地飞身跃起，三条人影，倏地分开，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众人耳挡嗡嗡作响。

原来就在这刹那之间，谷涵虚亦已是拔剑出鞘，以剑对剑，以掌对掌，把乔、张二人先后击退。张元吉本领较高，在这刹那之间，连进八招，是以双剑交击，叮哨之声，不绝于耳！到了第九招，谷涵虚喇的一剑刺穿他的衣衫，剑峰几乎是贴着他的肋骨削过，这才吓得他连忙躲避。乔元壮本领较差，谷涵虚单掌与他对敌，乔元壮只接了三掌，便觉胸中气血翻涌，不能不退下去喘一口气了。

谷涵虚拔剑、避招、还招、退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身手矫捷，无以复加，登时把这两个武当派的少年高手，吓得心头一震，一时间竟是不敢再攻。

谷涵虚冷笑道：“你们若要讲理，我愿意表示歉意，但我与严姑娘的事情，却不容你们干涉！若你们恃多为胜，姓谷的只有一条性命，你们如有本领，拿去就是！”

乔元壮有点心怯，不敢向前。就在此时，忽听得嗤嗤声响。原来是那瘦长的汉子在旁向谷涵虚偷袭，三枚透骨钉分成上中下三点，上打咽喉，中打丹田，下打“会阴穴”。这三处都是人身要害，只须有一枚透骨钉打中，谷涵虚不死也得重伤。

谷涵虚闻得腥风扑鼻，知道是喂了毒的暗器，不敢轻敌，当下一招“玉带围腰”，剑光横掠，伊如一道银虹，叮叮两声，把打向丹田和会阴穴的两枚透骨钉反弹回去，霍的一个“凤点头”，把打向咽喉的一枚透骨钉也避过了。

谷涵虚正想发话，那人已在冷笑道：“捉拿好夫淫妇，何须讲什么江湖规矩？”声到人到，一招刀中夹掌，已是暮地劈来！

张元吉本来就是怒气填胸，此时见那瘦长汉子已经动手，心里想道：“旁人尚且为我打抱不平，我岂能甘心受辱！打不过这小子，最多与他拼了这条性命就是！反正我的妻子被夺，此仇不报，哪有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一怒之下，立即挺剑攻上，喝道：“好小子，你居然还有道理可讲呀！我却怕污了耳朵，我只要你的性命！”

谷涵虚道：“很好，我早就说过，我这条性命，你有本领拿去就是！”

乔元壮深知这瘦长汉子之能，得他助阵，胆气为之一壮，喝道：“好，这小子要拼命，咱们成全他就是！”

乔元壮、张元吉和那瘦长汉子从三面扑来，谷涵虚身形疾掠，倏地从两棵古松之间窜出，意欲与严浣会合，不料那瘦长汉子身法也是快到极点，竟然抢先一步截在他的前头，冷笑着说道：“你不是要拼命么，怎么跑了？”

瘦长汉子刀中夹掌，左手刀自上而下地斜劈下来，使的是“云封巫峡”，右掌却划了一道圆弧，自左而右地向前推出，使的是“雾锁苍山”。一刀一掌，攻守兼备，配合得妙到毫颠，谷涵虚也不禁心头一凛，“这汉子的本领委实不弱，倒是不可小觑了！”

令谷涵虚吃惊的还不只此，朦胧的月色之下，只见他使的那柄月牙弯刀荡起一圈蓝幽幽的光华，耀眼生缣，同时有一股腥风扑面而来！谷涵虚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登时省觉：“这人的刀是毒刀，掌是毒掌！”

谷涵虚无暇思量，“唰”的便是一剑刺去，这一剑以攻为守，凌厉无比，径刺那汉子的咽喉，登时把他那一招“云封巫峡”解了。

但毒刀可以硬挡，毒掌却是不能硬接。那人的毒掌向前推压，业已推到谷涵虚脑前，眼看得谷涵虚无可闪避，非硬接不可，心里暗暗得意，想道：“我拼着受点内伤，你这小子中了我的剧毒，却非毙命不可！”

那人正自得意，忽见谷涵虚中指一伸，指尖正对准了他掌心的“劳宫穴”，冷风如箭，尚未接触，掌心已是有了感觉，那人大吃一惊，慌忙缩手！

原来练那派毒功的人，最忌的就是给人家用重手法点着了掌心的“劳宫穴”，此一穴道若给戳穿，所练的毒功就将付之流水，必须从头练起了。

那人不怕身受内伤，但这毒掌却是他费了十年的寒暑之功练成的，怎肯毁于一旦？要知他是仗着毒掌称雄的，毒功倘被毁去，纵然取了谷涵虚的性命，也是得不偿失的了。

谷涵虚一指吓退那人，掌心也不禁淌出冷汗，心想：“我若给他的毒掌打着。死是不会死的。但受了毒伤，只怕仍是逃不脱他们的掌心！”

谷涵虚与这汉子一合即分，在这刹那之间，双方都是遭受平生从未遇的惊险。说时迟，那时快，张元吉与乔元壮已是相继扑来，谷涵虚刚刚迫退了那瘦长汉子，心神未定，脚步也还未稳，应招稍缓，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张元吉剑尖划过，在谷涵虚的左肩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乔元壮大喜道：“这小子受伤了！”

严浣大吃一惊，急忙叫道：“谷大哥，你快走吧，不必顾我！”她深知谷涵虚的本领远在这些人之上，单打独斗，这些人决计不是他的对手，只要冲得出去，这些人不可能同时追得上他，只有那个瘦长汉子轻功较好，但他单独一人料想也是不敢穷追的了。

乔元壮冷笑道：“跑不了啦！”张元吉见他的未婚妻一心向着“野汉子”，更是又气又恨，当下咬紧牙根，一声不响，把武当派的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使得凌厉无比。那瘦长汉子对谷涵虚的狠辣剑法与神妙的点穴功夫虽然有些顾忌，但一来恃着有毒刀毒掌，二来有乔元壮师兄弟从旁牵制，他自忖胜券在握，也就放胆再上。三人联手，果然把谷涵虚围在核心。

夹攻严浣的那两个武当派弟子骂道：“好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双剑齐出，交叉穿插，剑锋所指，尽是要害穴道。其实他们顾忌着严浣是川西大侠的女儿，取严浣的性命他们是不敢的，不过是想吓吓严浣，要她束手受擒而已。

严浣却怎咽得下这口气，忽地唰唰两剑，反攻过去，斥道：“嘴里放干净些，否则就休怪我剑下无情！”严浣的剑法已尽得父母真传，她正在青年，

气力虽然差些，身手的灵活尚在父亲之上，那两人料不到她突然反攻，只见剑光一闪，季元伦头上戴的帽子已是给她挑落。

武当少林乃是并驾齐名的两大门派，季元伦也是个心高气傲的少年，给严浣挑落他的帽子，非但不感激严浣剑下留情，反而勃然大怒，喝道：“好呀，我不过看在你爹爹面上，对你客气几分，你当我当真怕了你么！”

这一来双方动了真气，出手各不留情。武当派的连环夺命剑法也是以狠辣见长的，师兄弟两人合使这套剑法，一攻一守，更见威力，双方认真厮杀起来，毕竟是武当派这两个弟子占了上风，不过一会，严浣给他们杀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谷涵虚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严浣势危，忽地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你们请我走我都不走呢！”蓦地身形一起，青钢剑扬空一闪，笔直的向张元吉冲去。张元吉识得他的厉害，慌忙剑一封，谷涵虚身形向着张元吉，突然反手一掌打背后的乔元壮，只听得“卜”的一声，接着“啪”的一响，原来乔元壮也正乘机偷袭，谷涵虚的背脊着了乔元壮的一拳，乔元壮也给他打了一记耳光。

谷涵虚内功深厚，背脊受了一拳，算不了什么，乔元壮给他打的这记耳光可就惨了。谷涵虚恨他污言秽语，有意将他折辱，这一记耳光打得又狠又重，乔元壮的脸上登时开了花！

张元吉大惊之下，生怕谷涵虚对师兄会下杀手，连忙挺剑刺他背心。这一剑势捷劲足，刺向要害穴道，本来是攻敌之所必救的一招绝招，哪知他快谷涵虚比他更快，张元吉一剑刺空，只觉微风飒然，谷涵虚已是从他身边掠过。

张元吉也真不愧是名家弟子，在这绝险之际，倏地身躯一矮，横剑护头，还了一招“举火燎天”。只听得“ ”的一声，双剑相交，张元吉虎口隐隐作痛，长剑几乎掌握不牢。谷涵虚一声冷笑，已是到了他前面数丈之地，与那瘦长汉子于交上手了。

张元吉不由得满面通红，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要知谷涵虚功力在他之上，刚才这一招谷涵虚业已取得了攻他措手不及的有利时机，倘若真个使出杀手的话，张元吉焉能还有命在？张元吉虽是把谷涵虚恨之入骨，但也颇有自知之明，心里不禁想道：“他明明知道我要杀他，何以他竟对我手下留情？”

那瘦长汉子喝道：“小子休得逞凶，还有我呢！”挡在他的前面，横劈一刀，直劈一刀，刀中又夹了两掌。刀是毒刀，掌是毒掌，谷涵虚的本领虽然在他之上，但要在急切之间，破他这刀中夹掌的招数也是不能。何况谷涵虚对他的毒刀毒掌多少也还有些顾忌。

乔元壮身为武当派第二代的大弟子，平日行走江湖，到处受人尊敬，几曾受过如此耻辱？给谷涵虚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之后，羞愧难当，杀机陡起，喝道：“好小子，今晚有你无我！”血流满面，就像发了疯的野兽一般，恶狠狠地扑向谷涵虚！

张元吉呆了一呆，跟着也就挺剑攻了上去。刚才那一招，张元吉虽然知道是对方手下留情，但一来夺妻之辱不能不报；二来师兄正在为他拼命，他又岂能袖手旁观？是以这一场恶战，他仍是非得与谷涵虚狠狠厮杀不行，不过，他心里却在想道：“这小子的性命我可以不要，这口恶气我却是非出不可！”不似他的师兄那样大起杀机了。

谷涵虚以一敌三，傲然不惧，掌似奔雷，剑如骇电，兀是攻多守少。不过，因为他的左肩受了剑伤，斗到了三五十招之后，招数却是渐渐有点运用不灵。

严浣那边的形势比他更险，她在季元伦、梁元献联剑夹攻之下，起初还可以招架，十招之中，还攻三四招，渐渐就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到了最后，连招架都似乎有点为难了。

这一场恶战，把躲在树上偷看的孟明霞看得惊心动魄，几乎透不过气来。孟明霞心里踌躇不定：要不要卷入这个漩涡呢？正是：

惊心情海风波恶，何处能求鲁仲连？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妒火攻心挥利剑 情场失意走他乡

心念未已，只见严浣接连又遇上两次险招，孟明霞正要不顾一切跳下去帮助表姐，忽听得谷涵虚猛地一声大喝，就似乎地起了一个焦雷。

张元吉心头一震，不知不觉退了几步，乔元壮给他一掌迫退，谷涵虚冲了出去，喝道：“且慢动手，听我一言！”

那瘦长汉子冷笑道：“你做出了这等好事，还有什么好说？”

谷涵虚指着瘦长汉子道：“我道是谁，原来阁下乃是插翅虎段点苍的师弟！”严浣失声叫道：“他是飞豹子吗？”谷涵虚道：“不错，插翅虎的师弟就是飞豹子褚青山！”

原来“插翅虎”段点苍乃是“滇南七虎”的首领，那次严声涛在小金川遭遇“滇南七虎”，所受的伤就是段点苍给他的。“飞豹子”褚青山不在“滇南七虎”之内，但本领却非但高过其他“六虎”，而且还在他的师兄“插翅虎”之上。

严声涛和“滇南七虎”结了梁子，恐防褚青山会来助他师兄报仇，曾与女儿说过此人，并且提醒女儿，即使是在出嫁之后，与丈夫同走江湖，遇上此人，也必须小心在意。想不到父亲要她提防的这个“飞豹子”，今晚却和她的未婚夫一起来了！

严浣吃了一惊之后，心里也就登时明白：“原来是这褚青山通风报讯，把张元吉带来‘捉奸’的。想必是滇南七虎在那次大败之后，恨极了谷大哥，不知怎样给他们打听到了我们二人早有交情，告诉他的师弟，叫他师弟暗中侦察我们的。”

褚青山怔了一怔，但随即就若无其事地哈哈笑道：“阁下真好眼力，居然看出了我的家数。不错，我就是飞豹子褚青山，是又怎样？”

谷涵虚朗声说道：“你们是武当派的名门弟子，和这样一个黑道上恶名昭彰的人物混在一起，不害羞吗？你们知不知道滇南七虎正是川西大侠严老前辈的仇人？”

张元吉冷笑道：“茄子不是长在桃子树上，姓谷的，你不要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你、你、你玷污了我的未婚妻，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过去！”

谷涵虚道：“我却替你可惜，只怕你上了奸人的当！”张元吉怒道：“不用你这样好心！我也不听你花言巧语！”

乔元壮也冷笑着说：“你自己就是一个邪恶之极的奸徒，还有脸指责别人？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不但知道褚大哥的来历，而且还要和褚大哥一同去见严老前辈的。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并不怕严老前辈知道，哈哈，我们倒是怕你没有脸再见严老前辈呢！”

褚青山冷笑道：“何必与他多说废话！”乔元壮道：“不错！”和身扑上，一招“跨虎登山”，横掌向谷涵虚门面击去。他以武当派第二代弟子的身份，给谷涵虚打得他面上开花，如今眼看胜利在望，当然是要誓报这一记耳光之辱了。

张元吉一见师兄出手，不假思索，唰的也是一剑刺去。他们师兄弟惯于联手对敌，一掌一剑，配合得妙到毫巅，张元吉的剑势尤为凌厉。褚青山喘息已定，在冷笑声中，亦已纵身扑上。

谷涵虚的伤虽然不重，但已不持久战，他知道倘若再让这三人再次合围，

自己想要脱身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当下突起怪招，以掌挡剑，以剑刺掌。乔元壮练的是绵掌功夫，功力甚高，差不多已练成了击石如粉的本领。但无论如何也还是不敢以血肉之躯，来挡谷涵虚挟着劲风刺来的这一把明晃晃的利剑。

乔元壮缩手不迭，说时迟，那时快，谷涵虚的左掌已是劈到了张元吉的胸前，张元吉一剑刺出，陡然间只觉虎口一麻，那柄长剑已是给谷涵虚劈手夺去！本来以张元吉的本领，绝不会这样轻易便给他夺了手中的兵刃，但因谷涵虚“声东击西”的战术使得恰到好处，拆散了他们师兄弟的防御；同时张元吉也想不到对方竟敢如此大胆，只凭肉掌，就敢来夺他利剑，是以冷不及防，给谷涵虚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只是一个照面，长剑登时易手。

谷涵虚喝道：“原物奉还！”把夺来的长剑飞出，但却向着褚青山飞去。褚青山可没有接剑的功夫，慌忙闪开。乔元壮见谷涵虚掷剑这招，正是武当派“苍龙掉尾”的招数，心里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当下便硬着头皮飞身跃起，把手一抄，用本门的“接剑式”，把师弟的长剑接下来。他的剑术不及师弟，掌上的功夫却比师弟强得多，接下长剑，居然没有受伤，稍稍保存了一点颜面。

此时谷涵虚已经突围而出，跑到前面七八丈的密林之中。但却不知怎的，突然停下脚步，严浣大喜叫道：“谷大哥，快跑！不必为我担心，谅他们不敢对我怎样？”

季元伦、梁元献左右夹攻，杀得严浣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严浣分心说话，给对方可乘之机，只听得“”的一声，头上的一根玉簪给梁元献一剑削断。

季元伦冷笑道：“不错，我们看在你爹爹的份上，是不敢对你怎样。但我们可要把你送到你爹爹的面前，倒要看看你爹爹以川西大侠的身份把你如何处置？”

乔元壮接下长剑，交还师弟，面色铁青，冷冷说道：“师弟还记得师尊授剑之时的吩咐吗？本门荣辱，如今就在你我肩上了！”

原来武当派以剑术、内功驰名天下，每个弟子学成出师之日，都有一个授剑的仪式，由师父当着一群同门，把剑郑重的授给徒弟，并交代两句说话。这两句说话乃是：“剑在人在，剑亡人亡！”故此凡是武当弟子，都是把自己所用的这一把剑看得比命根子还重的。

如今张元吉的剑给谷涵虚夺了去，虽有师兄接了回来，但对张元吉而言，这已经是奇耻大辱，比师兄给打了一记耳光的耻辱，更大得多！如果他的剑尖不能饮仇人之血，他就没有面目再见同门。乔元壮向他提起“师尊授剑之时的吩咐”，这也就是迫他要为师门荣辱拼死报仇的意思。

张元吉接过长剑，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咬牙说道：“死生事小，师门荣辱事大，不劳师兄提醒，小弟也知道是应该怎样做了！”当下乔、张二人，一个要报掌掴之仇，一个要雪夺剑之耻，双双挺剑而上。

谷涵虚本来可以跑得出去的，但他只不过跑出七八丈之地，就忽然停下脚步，不再跑了。严浣大为着急，连声催他快跑。

眼看乔、张二人即将追到，褚青山亦已从另一面攻来，就要截断他的后路，谷涵虚蓦地喝道：“且叫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手段！”喝声中一掌向身边的一棵大树劈下，登时好像晴天起了个霹雳，他这一掌打出，竟是隐隐挟着风雷之声！

只听得一片树枝断折的“力勒”之声满空落叶飞舞，那棵数人合抱的大树，也震得似乎就要倒下的样子！

枝零叶落，树顶上突然现出一个人影，这个人翩如飞鸟似地突然跳下来了！

原来孟明霞刚好是躲在这棵树上。谷涵虚以“天雷功”力撼大树，孟明霞也给他震得藏身不住。险些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幸而她轻功极好，落下之时，脚尖轻轻一点，借着大树震荡之势，“飞”出数丈开外，恰好又落在严浣的附近。

谷涵虚刚才力敌乔元壮、张元吉、褚青山三人，一来因为未知褚青山的来历，二来看在武当派的份上，三来自己抢了张元吉的未婚妻子，心中也不无多少歉意。是以始终未曾使出杀手。此际给他们迫得无可退让，他不能舍了严浣而逃，只好把师父传的“天雷功”炫露出来。但这一掌把孟明霞也“打”了下来，却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这刹那间，武当派的四个弟子和褚青山也都是大吃一惊，不觉呆了！

谷涵虚朗声说道：“好，你们谁要取我性命，那就请上吧！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是礼尚往来的。你们既然要取我的性命，那也就休怪我下得辣手了！”

褚青山见他露了这一手惊世骇俗的“天雷功”，不由得暗暗吃惊，心里想道：“怪不得段师兄折在他的手里，这小子的功夫果然有点邪门，刚才并未尽展所长的。他若当真拼命的话，我们纵然能够联手将他杀掉，只怕也是难免有所伤亡的了！”既然难免有所伤亡，伤亡者也难保不是自己。褚青山想至此处，不觉打了一个寒噤。

乔元壮与张元吉听了谷涵虚这番说话，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谷涵虚只是一掌，就把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打得只剩光秃秃的树干，乔元壮平素以掌力自负，此时见了他这“天雷功”的威力，也是自愧不如。张元吉本来是满腔怒火，誓要与他拼命的，此时也是不禁有点踌躇莫决了。

但他们二人都是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的，要他们就此罢手，他们又岂能甘心？乔元壮心念一动，忽地叫道：“快把那小贱人拿下！”

且说孟明霞从树上跳下来，刚好落在严浣身边，严浣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失声叫道：“表妹，是你！是我妈叫你来的么？”

季元伦、梁元献二人也是呆了一呆，但听了乔元壮的声音，马上就醒觉过来，不约而同地双剑齐出，向严浣攻去。严浣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敌手，此际心神未定，冷不及防，陡然间只见自刃耀眼，梁元献的剑尖已指到了她的咽喉。严浣百忙中用了一招“星横斗转”，横剑一封，季元伦的长剑亦已刺到，这一剑径刺严浣的脉门，严浣若不扔剑的话，就非受伤不可。但若扔剑那就是束手就擒了。

谷涵虚料想他们不敢伤害严浣的性命，但这只是“料想”而已，并不能断定他们绝对不敢，此际见他们突施杀手，大惊之下，忙扑过去，喝道：“谁敢伤她，我就把谁毙了！”

张元吉、乔元壮早料他有此一着，抢先一步，挡在他与严浣的中间，乔元壮冷笑道：“你要毙我，那也不难，但你的严姑娘的性命也保不住啦！我看你还是束手就擒吧，好歹也可以做一对同命鸳鸯。”

谷涵虚与严浣之间尚有数丈距离，而张、乔二人又非庸手，谷涵虚要想打发他们，决非十招之内所能办到，何况还有一个本领更强的褚青山跟着就

来，是以谷涵虚明知他们是用严浣的性命来恐吓自己，也只得受他们的威胁，不敢鲁莽从事。

可是乔元壮的算盘虽然打得如意，却也有一着失算之处。他只知道提防谷涵虚，以为堵截了谷涵虚就可以把严浣手到擒来，却不知近在严浣身旁的孟明霞也是一个劲敌。

孟明霞听得严浣那样问她，心里十分难过，想道：“我误打误撞，撞上了这样尴尬的场面，倒教表姐起了疑心，疑心我是做了姑姑的耳目，特地来此窥伺她的隐私来了。”孟明霞本来就想助表姐一臂之力，帮她解困的，此时为了要表明心迹，更是决意要出手了。

且说季元伦一剑刺向严浣的脉门，眼看严浣不是扔剑就擒，就非得受伤不可，忽听得一声叱咤，一个清脆的声音喝道：“撒剑！”一道银光蓦然飞起，但兵刃脱手的却不是严浣而是季元伦。

原来季、梁二人虽然看见孟明霞落在严浣的身旁，也听得严浣叫她表妹，但因孟明霞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这二人哪里将她放在眼内？

不料孟明霞年纪虽小，本领却是比她的表姐还要高强，季元伦一心要迫严浣扔剑，眼看即将得手，正自得意，冷不及防，给孟明霞欺到身前，一招“去剑式”的精奇手法，就把他的青钢剑夺出了手。

孟明霞暗地跟踪表姐，并没携带兵器，她也不知武当派有“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师训，一招“去剑式”迫使季元伦扔剑之后，孩子气发作，便即笑道：“这把剑正合我用，你不会使，给了我吧！”把手一抄，轻轻巧巧地将那柄长剑接了下来。

孟明霞夺得长剑，唰的跟着便向梁元献刺去，笑道：“你师兄的剑已经给我夺了，不夺你的，就不公平了。”

孟家剑法奇诡莫测，梁元献即使与她单打独斗，也决计不是她的对手，何况此时他还正在对付严浣？待他蓦地一惊之际，只觉虎口一麻，已是给孟明霞的剑尖点着了脉门，长剑 啣坠地！孟明霞得意非常，格格笑道：“我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叫你们迫我表姐撒剑？”

季、梁二人年轻气盛，一个照面就给一个小姑娘把他们的剑夺了去，莫说有“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师训，就是没有，他们也非得和孟明霞拼命不可。

那边谷涵虚也和乔元壮、张元吉、褚青山三人再度交起手来。谷涵虚一见严浣脱险，刚才憋了一肚皮的气不由自己地都要发作出来，乔元壮首当其冲，双掌一交，只听得“蓬”的一声，乔元壮像皮球一般的给抛出了三丈开外。

谷涵虚使的这一招乃是“连环相撞掌”，右掌震翻了乔元壮，左掌立即奔雷骇电的向张元吉打去，张元吉双眼火红，喝道：“我与你拼啦！”掌风剑影之中，张元吉一剑刺空，募觉身子一轻，已是给谷涵虚依样画葫芦地抛了起来！

张元吉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落下地来，只觉胸中气血翻涌，十分难受，但所受的伤，却并不如他预料的那样严重。胸中虽然好似压了一块大石，但试一运气，疼痛便减，可知并没受到内伤，他所受的伤，不过是断了一条肋骨的外伤而已。断骨之伤虽然不轻，但比起他的师兄乔元壮给打得吐血的内伤，可又算不得什么了。

原来谷涵虚在痛下杀手之际，忽地想起自己已经抢了他的未婚妻，若再

把他打得重伤，于心何忍？因此在那一掌打到张元吉身上之时，他及时收回了七分掌力。

张元吉的剑法在同门中号称第一，功力则不及师兄，如今师兄受了重伤，而他的伤却轻得出乎意料之外，情知是谷涵虚又一次饶了他的性命。他呆了一呆，走过去扶起师兄，一时间竟是不知该当如何才好。

褚青山刀中夹掌，已是与谷涵虚拼了三招。谷涵虚以剑敌刀，以掌对掌。到了第三招时，真气已经重聚，使出了“天雷功”，呼的一掌劈将过去。

双掌一交，发出了郁雷般的声响。褚青山立足不稳，踉踉跄跄地退出了六七步，但却是喜形于色，脚步一稳，便立即哈哈笑道：“这小子不行啦，快并肩子上啊！”

谷涵虚身形纹丝不动，可是胸口已是隐隐作痛，掌心也有了麻痒痒的感觉。原来他的“天雷功”尚未练到收发随心的境界，刚才他为了不忍把张元吉打得重伤，仓卒之间，收回掌力，弄得反震自身，真气浮散，虽未受伤，功力已是大打折扣，褚青山是个武学行家，看出了他这弱点，才敢和他打对掌的。

褚青山练有毒掌功夫，谷涵虚的功力已经打了折扣，给他的毒掌打着，虽然是赢了这招，但却中了毒了。此时他必须运气抗毒，倘若张、乔二人联手再上，与褚青山夹攻的话，时间一久，他必有性命之忧！

好在乔元壮伤得甚重，有心无力。而张元吉因为得对方饶了两次，也是不禁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乘人之危。

褚青山一个人不敢独自进攻，谷涵虚圆睁双眼，喝道：“褚青山，你上来吧！我豁出了这条性命，和你拼了！”

褚青山回过头来，盯着乔、张二人冷冷说道：“你们两位怎么啦？这小子本来是你们的大仇人，与我无关的。你们若是忍得下失妻夺剑之辱，我姓褚的拔腿就走，省得自讨没趣！”

乔元壮血污的脸上一片铁青，甩开了张元吉扶他的手，悄声说道：“师弟，武当派的弟子决不能让人看小，你不上去，唯有我上去！”他受伤甚重，脚步一迈，摇摇欲坠。

张元吉咬牙说道：“好，我与这小子拼了这条性命便是！”把师兄替下，挥剑再上，但心中却是一片茫然。

谷涵虚受了毒伤，情知再战下去，必定凶多吉少，把心一横，想道：“你们如此苦苦相迫，我也唯有大开杀戒了！”当下吸一口气，默运玄功，护住心房，横掌当胸，准备决一死战。

眼看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又要展开，忽听得一个苍劲的声音喝道：“谁人这样大胆，敢在我的家门闹事，都给我住手！”

声音远远传来，人影却尚未见。显然是说话这人用了“传音入密”的内功。附近人家，谁人能有这样深厚的内功？是以大家虽然未见到人，也都知道是严浣之父、川西大侠严声涛到了。

果然话未犹了，严声涛已经现出身形，而且不仅是他一人，是他们夫妇一同来了！张元吉停下脚步，叫道：“岳父大人，你来得正好！”

严声涛看见谷涵虚和自己的女儿都在场中，又听得张元吉如此说话，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涩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声音都颤抖了。

严夫人气得手足冰冷，颤声喝道：“你这死丫头气死我了！明霞，想不

到你也和你表姐串通瞒我！你们还不给我住手！”此时季、梁二人因为要夺回佩剑，兀是未肯罢休。

孟明霞脚尖一挑，把地上的一柄长剑挑起来，笔直的向梁元献飞去，随即把手中的那把长剑倒持剑柄，反手一送，送到季元伦面前，说道：“收回你的剑吧！”季元伦不知所措，本能的将剑接了下来，接了下来，方才蓦地省觉这是大失体面之事，恨恨说道：“这笔帐我记下了。今日看在严大侠夫妇的份上，暂且不和你算。”此时梁元献亦已把剑接到手中，手按剑柄，向孟明霞怒目而视。

严夫人是知道武当派的规矩，当下更是气上加惊，顿足说道：“你、你这两个丫头给我惹下这场大祸，是不是要把我气死了才痛快？”

孟明霞道：“这不关表姐的事，他们的剑是我夺的！谁叫他们欺负表姐？姑姑，你别担心，有甚大祸，由我担当就是。你们听着，我叫孟明霞，我爹爹是孟少刚，你们要和我算帐，尽可到苏州找我。”严夫人给她弄得啼笑皆非，但此际最令她担惊、生气的还是她女儿的“丑事”，是以她就只好暂且不理睬孟明霞了。

张无吉待双方都已停手之后，方始缓缓说道：“岳父大人，这是什么一回事，你已经亲眼看到了。小婿恐怕说出来会污了口，你欲知其详，还是请问你自己的女儿吧！”

严浣道：“爹爹，你也亲眼见到了，那人是插翅虎段点苍的师弟飞豹子褚青山，他伙同了武当派的弟子前来，分明是有心找你闹事的！”

褚青山神色自如地向严声涛施了一礼，说道：“不错，我的师兄和严大侠是结了一点梁子，但与今晚之事却不相干。严大侠，不瞒你说，我的师兄折在你的手下，对你老倒是佩服得很，他不服气的只是这个小子从中混水摸鱼，把你老也欺骗了。嘿，嘿，这话我本不当说的，但如今你老已经亲眼见到了，我也不妨说了。这小子和令媛不但早就相识，而且瞒着你私自往来。我们师兄弟虽然和你老过去有点嫌隙，也替你老不值！川西大侠一世英名，岂能让这小子玷辱？我今晚来此，实不相瞒，就想替你老效劳，私下了结此事，免得传扬出去，对你老的面子，那、那就恐怕太难堪了！”

严声涛一生最爱面子，如今他的女儿被女婿带了外人前来“捉奸”，累得他当众出丑，当真是比要了他的性命还更难受！淡淡的月光之下，只见他闷声不响，脸上好像铺了一层寒霜似的，冷得骇人！

他虽然没有立即发作，但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寂静！没人敢再说话，沉重的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连张元吉在内，每一颗心都在怦怦跳动，不知严声涛要如何来处置他的女儿？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严声涛冷冷说道：“你过来！”双眼火红，指着严浣。那神气就好像可以把女儿一口吃掉似的！

严浣鼓起勇气，说道：“爹，女儿不孝，但请爹爹听我——”话犹未了，严声涛蓦地喝道：“住嘴！你这贱人做得好事，你还有脸叫我爹爹吗？”一迈步，到了严浣面前，呼的一掌就劈下去！

严浣情知不妙，但却想不到父亲竟是不由分说，就要取她性命！这刹那间，严浣吓得呆了，竟然不知逃命！

幸而孟明霞早有防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闪电般地扑上去，一掌推开，孟明霞道：“表姐快逃！”

严声涛见孟明霞拦在面前，只好把掌收回。

严浣给孟明霞用的那股巧劲轻轻一推，在死亡的边缘上逃出生天，这才如梦初醒，省悟自己是不能容于父母，必须在丈夫和父母之间作一抉择了。

这是一个关系终生的抉择，要作这样的抉择极是为难！“倘若事情没有当众闹开，我悄悄出走，或者将来还可以求得爹娘原谅。如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决裂，爹爹非把我置之死地不可；我还焉能得求他的宽恕呢？爹娘只有我一个女儿，难道我就忍心今生不再见他们，让他们伤心终老？”但随即又想：“我是决不能再嫁给张元吉的了，爹爹刚才气得要想杀我，我还有脸做他的女儿吗？爹娘都是最要面子的人，我留在家中，也只是对他们的耻辱而已。”

这刹那间，严浣反复地转了几次念头，终于咬一咬牙，下了决心，鼓起勇气，向谷涵虚跑去。

谷涵虚又喜又惊，张开双臂，迎接严浣。严浣紧紧地抓住他的双手，低声说道：“谷大哥，如今我唯有依靠你了，你、你带我走吧！”

孟明霞看见表姐已经跑到谷涵虚身边，这才稍稍放心，心里想道：“谷涵虚对姑父曾有过救命之恩，姑父总不能太过绝情，对他也下杀手吧？只要姑父不下杀手，以谷涵虚的武功，和表姐联手，这些人谅也阻止不了他们。”孟明霞这次挺身而出，掩护表姐，其实也是极为危险，事先未经考虑的。假如不是严声涛的绵掌功夫已到收发随心之境，那一掌早已把她击毙了。

孟明霞惊魂甫定，说道：“姑丈请息雷霆之怒，有事慢慢商量。”

就在此时，张元召的大师兄乔元壮浑身血污走了出来，冷冷说道：“张师弟的父母师长都不在这儿，我只好越俎代庖，替他作主，这门亲事，我们是不敢高攀的了。这小子现在要带令媛远走高飞，允不允许他们，这就是你严大侠的事了！”褚青山跟着冷笑道：“这姓谷的小子也不错呀，严大侠，恭喜你‘又’得佳婿了！”

严夫人又羞又气，迁怒到孟明霞身上，一把将她拉开，斥道：“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不许你多事！”孟明霞给她突然拉过一边，几乎跌倒。

严声涛面色铁青，陡地喝道：“谷涵虚，放开我的女儿！”

严浣眼中满是泪水，说道：“爹爹你只当我已经死了吧。请恕女儿不孝，女儿决意跟他走了！”严夫人大怒道：“贱丫头，你还要脸不要？我决不许你跟他走，除非是我死了！”

严声涛却不理睬女儿，径自对谷涵虚说道：“谷少侠，你于我曾有拔刀相助之恩，严某决不会忘记。但是你要把我女儿带走，令我家门受辱，那却是万万不能！”

“严某一生恩怨分明，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就只好有恩报恩，有怨报怨，和你在此‘了断’了！”

“了断”二字的意思，乃是比“决斗”还更严重的江湖术语，武林中人决不会轻易说出这两个字来。孟明霞听了，不禁大吃一惊。“想不到姑父真的寡情绝义，一至于斯！”武当派张元吉的几个师兄弟听了，却是暗暗欢喜。褚青山则是喜怒参半，因为严声涛承认曾受过谷涵虚的“拔刀相助之恩”，那即是说，他仍然是把褚青山的师兄当作仇人，拒绝了褚青山替他师兄调解的要求了。

严声涛两眼一瞪，接下去说道：“谷少侠武功高明，严某死在你的手里，没话可说。万一侥幸不死，失手伤了你的性命的话，严某也当自刎，以报你的大恩！”

众人方才明白严声涛所说的“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乃是这个意思，无不骇然！杀人报怨，自杀报恩，这话当真是说到决绝之极了！

谷涵虚道：“晚辈决不敢与严大侠动手。”

严声涛道：“好，那你就独自离开，十年之内，不许踏进川西一步！你若有事需我相助，托人捎个信来，严某定当披星戴月，赶到你所指定的所在！”

逐客令已下，谷涵虚若然不走的话，那就非和严声涛动手不可了。一和严声涛动手，严声涛是不论胜败都要死的，谷涵虚又岂能带走女儿，迫死父亲。

这刹那间谷涵虚肝肠寸断，转了好几个念头，终于神色惨然他说道：“浣妹，咱们注定今世无缘，请你不复以我为念！”

事情如此了结，倒是颇出众人意料之外。张元吉妒恨交半，心里想道：“失贞之妇我当然是不能再要了，但这小子和我一样得不到手，我这一口气也可以出了。”

众人只道谷涵虚一走，事情就可如此了结，不料严浣忽地叫道：“谷郎且慢！”谷涵虚回过头来，惨然说道：“事已如斯，咱们只有分手，还有什么可说？”

严浣道：“祸因由我而起，只好由我自行了断，以息纷争。爹爹，请你不要怪责谷郎，我去之后，你就把他当作你的儿子吧！”严声涛大惊道：“你说什么？”话犹未了，只见严浣已是突然拔出剑来，向着自己的胸口插上。与此同时，谷涵虚也是一声惨叫！

淡淡的月光之下，只见谷涵虚血流满面，衣裳上点点鲜红，本来是羊脂白玉般的脸上，横一道直一道的交叉着“十”字形的血痕！紧接着只听得“”的一声，严浣的剑脱手坠地。

原来谷涵虚是给张元吉刺伤的，严浣手中的剑，则是给她母亲打落。

张元吉眼看着自己的未婚妻投入别人的怀抱，誓与对方共死同生，不禁妒火中烧，再也按捺不住，拔剑就向谷涵虚刺去。他明知谷涵虚的武功比他不知高明多少，但在怒火上头，亦已根本不加考虑了。

不过张元吉毕竟是名门正派的弟子，虽然在盛怒之下，也还没有忘记对方曾经对他有过两次手下留情，对本身的性命他可以不加考虑，但若用偷袭的手段伤了对方的性命，他就不能不感到心中有愧了。是以他这一剑只是刺向谷涵虚的面门，并非立心伤他性命。原来谷涵虚是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张元吉站在他的面前，不禁自惭形秽，出剑之际，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拼了这条性命，也要把这小白脸毁了。

谷涵虚情知与严浣的姻缘无望，此际正是伤心之极，哪里还顾得到张元吉向他偷袭。张元吉出手如电，剑法又快又准，待到谷涵虚蓦地觉得一片沁凉，突然一阵剧痛之时，脸上已经给张元吉划了一个“十”字。

张元吉向谷涵虚偷袭之际，也正是严浣拔剑自杀之时。

严浣听得谷涵虚一声尖叫，骤吃一惊，手中的短剑堪堪就要触着胸膛之际，不自觉地住下手来。严夫人趁此时机，双指一弹，一枚指环向她弹去。待到严浣发觉谷涵虚受伤之时，她手中的短剑也正好给那枚指环打落了。

谷涵虚掩着面孔，一脚把张元吉踢翻，只要再加一脚，就可以取了张元吉的性命，心念忽地一动：“反正我与浣妹已是不能结成夫妇了，我又何必杀他？”当下掩着面孔，飞奔而去。

张元吉明知谷涵虚的武功比他高明得多，做梦也想不到偷袭竟会如此顺

利，本来他就是准备拼了一条性命的，如今性命也并没失掉而又伤了仇人，挨了这一脚当然是极之值得了。但说也奇怪，他爬起来时，心中却毫无快意，反而是感到一片茫然。

严浣呆了一呆，好像是从梦中醒转过来，连忙向谷涵虚追去。可是她刚刚迈步，只不过跑出数丈之地，忽觉手腕一紧，她的母亲已是把她拖了回来。

且说孟明霞和褚云峰在雪地上慢慢地走，雪已止了，她的故事还没说完。说到这里，忽然打了一个寒噤，深深地叹了口气。

褚云峰恐怕她的伤尚未痊愈，问道：“你冷不冷？”孟明霞道：“身上倒不冷。但我想起那天的情景，仍是不禁觉得似乎有股寒意直透心头！”

褚云峰道：“对啦，你的故事还未说到结尾呢，后来怎样？”

孟明霞道：“这是一个还未知道结局的故事。我知道的只是谷涵虚身受重伤，而心上的伤可能比身上的伤更重！表姐给姑母拖了回家，硬生生地把他们二人拆散了！唉，你没有见过谷涵虚，他本来是个十分英俊的美少年，给张元吉的利剑在脸上划过，伤痕交错，那个样子，那个样子，我、我都不忍心再说下去了！”孟明霞闭上眼睛，就好似看见谷涵虚那张可怖的脸孔，不由自己地又打了个寒噤。

褚云峰心里也是十分替谷涵虚难过，过了半晌，说道：“那就说说你的表姐吧。以你表姐的性格，她一定是不会嫁给张元吉的了，是吧？她后来怎样？难道她就甘心给关在家里一辈子吗？”

孟明霞道：“当然她是不会嫁给张元吉的了。张元吉已经由他的大师兄作主，向我的姑父讲明了退婚，姑姑拖了表姐回去，他们武当派的这几个人和那个飞豹子褚青山都走了。或许是他不好意思再见我的表姐，张元吉当晚不发一言就走，后来也没有再上过我姑父的门。”

褚云峰道：“那么你呢？”

孟明霞道：“依我的性子，本来也是不愿在姑母家中住下去了，但为了惦记表姐，我还是跟着她们一同回家。

“姑母把表姐另外关在一间柴房里，起初不许我去看她，后来表姐绝食，一连几天，粒米都没有沾牙，我在姑母的默许之下，送饭给她。我劝她说，谷涵虚并没有死，她若是绝食而死，叫谷涵虚知道，谷涵虚非为她殉情不可，那岂不是连累谷涵虚了？俗语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况保留一条性命，将来说不定还有重逢之日。

“表姐在我苦劝之下，这才答应进食。但她求我答应她一件事情，帮她逃走。我知道姑父姑母的厉害，但为了表姐，我大胆的答应了。

“事情出乎意外的顺利，当晚我打开柴房，把表姐放了出来，便跟着她一同逃走。姑父姑母竟然毫未发觉。不，也许是他们已经发觉，但却故意装作不知，有心放女儿逃走的。”

褚云峰点了点头，说道：“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我想在那晚的事情过后，严声涛夫妇恐怕也是不免会有后悔的了。”

孟明霞继续说道：“我与表姐分手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也不知道她找到了谷涵虚没有。”

褚云峰道：“你可曾把这件事告诉你爹爹？”

孟明霞道：“我还未曾回到家中，爹爹早已知道了。武当派与爹爹的交情不浅，幸亏如此，乔元壮师兄弟才不敢向我爹爹兴问罪之师。但却也累我受了爹爹一顿责备，爹爹还亲自上武当山向乔元壮、张元吉的师长赔罪，这

事方算了结。”

褚云峰笑道：“你夺了武当弟子的剑，闯了如此大祸，只受一顿责备，这已是便宜你了，你还不服气么？”

孟明霞道：“爹爹听我说了此事的经过，倒是颇为同情谷涵虚的。可惜他回家不久，又有第二次的北方之行，是以只能抽出一点时间，到武当山赔罪，却没有时间远赴川西，向青城派的名宿玉峰道长查问这谷涵虚的来历了。”

褚云峰沉吟半晌，说道：“听你所说的情形，谷涵虚那晚以掌力震撼大树的功夫的确是天雷功。依此看来，他很可能就是四师叔在江南所传的弟子。”

孟明霞道：“这么说来，他也就是你的师兄弟了。可惜我不识得他的天雷功，爹爹听了我的叙述，只道这是一位新出道的少年高手，却不知道他是你这一派的弟子。否则以我爹爹与令师的交情，他就是不能亲自访查，也会托人访查的。”

褚云峰道：“多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家师一直惦记着四师叔，几十年来，毫无他的音讯。如今总算是得到一点消息了。家师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四师叔，与四师叔合力清理门户，把那个背叛师门、甘心为虎作伥的阳天雷除掉。我想家师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亲自到江南一趟，去访查他们的下落。”

孟明霞道：“但愿令师能够找到他们，我也很想知道谷涵虚和表姐的结果呢。但愿这个故事，有个美满的结局。”

孟明霞哪里知道，谷涵虚此际正是在找寻她，而且他也非常希望能够和褚云峰见面。孟明霞不知道他在何方，他却知道孟明霞与褚云峰在这条路上的。

原来谷涵虚就是杨婉与明慧公主她们在那古庙所见的那个蒙面人。正是：

东风难与花为主，两处鸳鸯各自凉。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鸳侣分飞悲丧志 恩师训诲醒痴迷

谷涵虚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心情也是一片茫然。

雪月交辉，大地严如纤尘不染的明镜，他的心上却在滴着血，许许多多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回忆，一起涌上心头！

经过四年的养息，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医治了他身心的创伤。脸上的伤痕早已复合，心上的伤痕也给他用冷漠的感情遮掩起来，就像用冰雪覆盖本来具有生命力的野草似的，不是故意去触动它，就好像不觉得它的存在了。

可是今晚他却给杨婉和阿盖触及了心上的创伤，伤口又裂开了。因为杨婉提起了孟明霞的名字，而阿盖则揭开了他的蒙面布，叫他记得自己是个丑陋的男子。

他不知道严浣在找寻他，但他却是有意把自己隐藏起来，躲避严浣的。四年来他没有打听严浣的下落，也听不到关于严浣的任何消息。

想不到“安安静静”地过了四年，今晚却给杨婉在他“平静”的心湖投下了一块石子。杨婉告诉他，孟明霞就在这条路上！这个消息正就是震撼他心灵的“石子”啊！

孟明霞就在这条路上，严浣又在何方？

孟明霞是严浣的表妹，见着了孟明霞，总该知道了严浣的消息吧？他想。他当然不会知道，孟明霞帮忙她的表姐偷走之后，她们表姐妹音讯断绝亦已经有四年了。

四年来他虽然是有意地在躲避严浣，可是他又是何等的在渴望知道严浣的消息啊！去不去找寻孟明霞，试一试向孟明霞打听呢？

心在跳动，脸上的伤痕也好像在发烧，烧得他火辣辣作痛。他不知不觉地拉下了他的蒙面布，雪地上现出一个丑陋的脸形。他不觉苦笑道：“我这副尊容还配接受任何女子的爱么？何况我与严浣之间，有着许多障碍。我们必须分手，这已经是‘注定’的了。纵然她和阿盖一样，不介意我的丑陋，我又何忍再挑起她的伤心？既然我不想再见她，那又何必让她知道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想到此处，他几乎就想放弃去找寻孟明霞，向孟明霞打听的念头。

可是在这条路上，还有一个人，也是他非常希望能够见面的。这个人就是与孟明霞结伴同行的褚云峰。

他听了阳坚白那晚的说话，已经可以确定这个褚云峰一定是和他同门的师兄弟。而且这个褚云峰也是和阳天雷、阳坚白作对的人。

谷涵虚想起了另外一桩令他非常感动的往事。

他被迫与严浣分手之后，身心受创，万念俱灰，回山静养了三年多，身上的伤痕早已好了，心上的伤痕却是难望痊愈，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年竟然变得精神颓丧，暮气沉沉。

有一天晚上，他的师父耿天风突然问道：“你知道师父并非江南人氏，但你可知道师父为什么离乡背井，独自来到无亲无故的江南么？”

谷涵虚从未听过师父说及自己的来历，师父不说，他不便问，如今师父自己提起，他当然是要问其中缘故了。

耿天风双眸炯炯缓缓说道：“你要问其中缘故么，这很简单，只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汉人，我不能忍受异族的统治。

“你的师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大侠，毕生以驱除金虏，恢复中原为职志。

可惜在他的弟子之中，却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而且是武功最强，尽得他衣钵真传的大弟子！”

谷涵虚问道：“师祖是否有欠精明，何以会立他做掌门弟子？”

耿天风道：“这人作伪的功夫极是到家，在师门之时，反骨丝毫不露。师祖并非有欠精明，而是爱才心切。他入门最早，习艺最勤，人又聪明，对本门的‘天雷功’，又最有心得，师祖给他骗过，不立他还能立谁？”

“师祖去世之后，他方始公然投敌。说是‘投敌’，恐怕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他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金人。师祖死后，他就以金人自居了。说不定他本来就是女真鞑子派他来偷学师祖的武功的，亦即是说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敌人，不过在他反迹未露之前，我们不知罢了。”

谷涵虚道：“这人的武功既然极是高强，投靠了金虏，想必会受重用，他是谁呢？”

耿天风道：“就是现任金国国师的阳天雷。”

阳天雷是金国的第一高手，臭名昭彰，谷涵虚也曾听过他的名字，却想不到他竟然是自己的大师伯。谷涵虚听了师父的话，不觉愤然说道：“这真是本门之耻！师父，你莫非就是给这叛徒迫走的么？”

耿天风道：“不错，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迫得我不能在家乡立足的，主要还是鞑子朝廷。今晚我要把全部的事实告诉你，我还要你替我做一件大事，了结我这一生所未能完成的心愿。你要牢牢记着我今晚的说话。别忘了我的吩咐！”

谷涵虚见师父说得如此郑重，连忙说道：“弟子多蒙师父教养成人，恩逾父母，有事但请恩师吩咐。”

耿天风说道：“你师祖有四个弟子，我排行最末，头上有三个师兄。三师兄顾天樵早死，二师兄华天虹为人正直，与我最为相得。大师兄就是那叛徒阳天雷了。”

“同在师门之日，阳天雷虽然反迹未露，但我已感到与他气味不投。其时我已暗中加盟义军，此事只有我的师父知道。本来我可以告诉二师兄的，但因二师兄有个缺点，他为人虽然正直，性情却稍嫌懦弱，遇事不能当机立断。我不愿意勉强他加盟义军，是以必须等待他自己露出口风之时，我方能把秘密告诉他。”

“师父去世之后，第二年阳天雷就公然出面，做了金虏的鹰犬。我一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去找二师兄，想要与他联手，代师清理门户。哪知二师兄怕事，不敢与大师兄相抗，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我自知本领和阳天雷距离甚远，独自去对付他，绝无成功希望。因此唯有一方面自己勤练武功，一方面打听二师兄的下落，希望找着他，可以说服他同心合力。”

“我家中只有老母尚存，但我已订下婚事，未婚妻是我的表妹，自小在我家中居住，也幸亏有她，替我尽了人子之责。”

“母亲本来要我在出师之后，就回家完婚的。我找不着二师兄，也准备完婚之后再说，于是便赶回家去。”

“我知道阳天雷绝不会放过我的，不是迫我同流合污，就一定要把我杀掉。但却以为他不知道我加盟义军的秘密，此时他正在宦途得意，未必就会那样着急的要对付我。我也想不到他会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的老母、妻子。”

“表妹是我青梅竹马之交，我自小就喜欢她。因此这门亲事虽是由于父

母之命媒的之言，却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与她一别多年，如今完婚在即，归途中的满怀高兴，那自是不消说了。

“哪知回到家中一看，登时就像冷水浇头，把我的满怀高兴冲掉。只见大门上贴着官府的封条，母亲和表妹都已给官差捉去了。收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邻家的一位老伯把我拉进他的家，将那日的事情告诉我，我这才知道竟是阳天雷这厮亲自带领官差来捉拿我的母亲妻子的，而且他还留下了一封信，托这位老伯转交与我。”

谷涵虚替他师父又是难过，又是气愤，说道：“阳天雷这人面兽心的东西，居然还有脸留下信来。信上说些什么？”

耿天风冷笑道：“信上倒是说得十分客气。他说师兄弟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他知道我为国事奔走，恐怕难以兼顾家庭，既然分属同门，我的母亲就等于是他的母亲，我的妻子也就等于是他的弟嫂一样，所以他把我的母亲妻子接往大都‘奉养’云云。

“他的信里已经透露出知道我加盟义军之事，十分明显，他是要把我的母亲妻子作为人质，要挟我了。

“是跑去与他拼命，还是暂且委屈求全，以免连累老母爱妻呢？两种念头在我心中反复交战，实在令我难以决断！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了无论如何也得先见了她们再说。

“阳天雷用尽手段笼络我，我一来到，他就设宴为我洗尘，可是却不让我与母妻见面。

“我不肯喝他的酒，非迫他摊牌不可。他说了一大车子的话劝我，这些污耳之言也不必细说它了。最后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要我留下来做他帮手，与他共享‘荣华’。第二要我说出我所知道的义军秘密。两件事情，一个目的。总之是要我卖国求荣，助他加官进爵罢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投鼠忌器，顾虑到母亲和妻子的安全，我还是不能不暂时吞声忍气。我不说答应也不说拒绝，我说你既然把我的母亲妻子‘接’来，我必须和她们见面。你不让我们见面，那就什么也谈不上。

“他以为我已经有点动摇，便说：‘这个容易，伯母和嫂子就住在这儿。’我要求单独和她们见面，他也答应了。

“但说句老实话，见面之后，又如何呢？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是不会武功，我的武功虽经苦练，自问也还比不上阳天雷。若要硬闯出去的话，只怕自身难保。更不要说能够把她们救出去了。

“说来惭愧，为了老母和爱妻，我当时的确是心乱如麻，毫无主意的。明知阳天雷设下了陷阱，这陷阱可以令我身败名裂，但心里也未尝没有半点动摇的。

“想不到见了她们，反而是她们轻而易举地替我解决了难题。唉，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在她们可是委实不容易做到的啊！”

谷涵虚听到这里，心中很觉奇怪：“既然师父的母亲和未婚妻子都是不会武功，她们又用什么法子脱身呢？”

耿天风斟了满满的一碗酒，一颗颗的泪珠滴在酒中。谷涵虚从来没有见过师父这个样子，不觉大吃一惊，说道：“师父，你怎样啦？”他本以为所谓“解决难题”就是“脱险”，此时已隐隐知道猜得不对了。

耿天风听了徒弟这声呼唤，好像是从恶梦中惊醒过来，说道：“记得那

天我也曾这样的问我的母亲。‘娘，你怎么啦？’因为我见着她的时候，她的面色已经是很不对了。

“娘说：‘没什么，我就是等着和你见这一次面。不过，其实你是应该来的。’我说：‘娘和表妹都在这儿，我怎能够不来呢？’

“娘说：‘我知道你对我一片孝心，但你可知道男儿应该先国后家的道理？’我说：‘孩儿不敢忘记母亲的教训。’

“娘的两只眼睛忽地张开，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道：‘你老实告诉我，你可曾答应替阳天雷做任何事情？’我说：‘孩儿并未上他的当。’

“娘这才好像稍稍放心，说道：‘好，你没有上他的当就好！但你现在一定是好生为难，阳天雷用你的母亲和你的妻子要挟你，你不愿意屈服，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是吗？’我给母亲说中心事，只好默然不语。

“娘叹了口气，说道：‘我就是怕你一时把持不定，丧了名节。所以我下了决心替你解决这个难题，只要你记着今晚我对你说的话就行了。’说到这里，娘的面上突然现出一片黑气，声音也都嘶哑了。大惊之下，我连忙抱着母亲，再次问道：‘娘，你怎么啦？’

“娘的脸上现出笑容，说道：‘你进来的时候，我口里已经含了一粒药丸。我帮不了你的忙，但也不能做你的绊脚石。所以我先走一步，见你爹爹去了。你赶快闯出去，即使不能成功，死了也是我的好儿子。但你可千万不要自己寻死！’声音越来越是微弱，但每一个字却像巨雷打在我的心上。我这才知道娘是为我服了毒！我撬开她的嘴巴，但已经迟了，那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用白蜡裹住，作成药丸，咬破了外面的一层蜡，不消片刻，就会中毒而亡。

“当时我惊得呆了，忘记了我的未婚妻还在身旁，忽听得她说道：‘你忘记了娘的吩咐么？你还呆在这里做什么？’我瞿然一省，跳起来道：‘你呢？’表妹说道：‘婆婆求仁得仁，做媳妇的岂能苟且偷生？’突然从楼上跳下去，我一把没有拉着，她撞在假山石上，发出一声裂人心肺的呼喊。我跳下去，恰好赶得上听她最后几句话：‘大哥，请原谅我不能伴你了，因为，因为我不想拖累你！’

“我本来是要赶回家完婚的，不料一夕之间，母亲死了，妻子也死了。但表妹说得对，她们乃是求仁得仁，她们是虽死犹生的！我不必为她们伤心，我只应该替她们报仇！”

谷涵虚听得手心捏了一把冷汗，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心里想：“我只道我的遭遇已经不幸，谁知师父的遭遇比我不幸得多！当时他的处境，只怕也要比我那晚的处境更为凶险！”

耿天风继续说道：“当时的处境也没有空暇容许我伤心了，阳天雷的人在楼下看守，我一跳下来，他们便即一拥而上。

“当时我也不知哪里来的神勇，一场恶战，给我击毙了金虏的七名高手，连阳天雷也给我拼了个两败俱伤！”

谷涵虚抹了一额冷汗，方始松了口气，说道：“痛快，痛快！师父，你这一战也足以大寒敌胆了！你的伤伤得重吗？”

耿天风道：“那一晚真可以说得是死里逃生！我的武功本来是不及阳天雷的，连接了三次他的天雷掌，其实我已是受了很重的内伤，但他在我拼命反击之下，也中了我的两剑，他这才不敢追我。

“我躲到深山里自行医治，医了一年，身体方才复原。可是所受的内伤，

迄今仍是未能痊愈。”

谷涵虚吃惊道：“已经过了二十年了，现在都还未好吗？”

耿天风道：“你不必担心，对身体已是没有什么大碍的了。只不过师祖所传的上乘内功，我只能教给你，本身却是不能练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了江南之后，从来不敢在人前显露过武技的原因。”

耿天风又喝了一碗酒，继续说道：“我不能再练上乘内功，这还不打紧，更遗憾的是，在我养好了身体之后，北方的局面更为恶化，我和义军也失掉联络了。”

“我已经列入金虏的‘钦犯’名单，阳天雷受的伤比我轻，早已好了。他正在亲自率领征骑，到处搜查我的下落，我在北方已是没有容身之地。”

“没奈何，我只好逃往江南。当时我年纪还轻，武功虽然受损，胸中尚有一腔热血。我以为朝廷总是要谋恢复中原的，我对朝廷抱有很大的希望。”

“谁知我到了临安，才知道我想得太天真了，朝廷上下，只求苟安，主张抗敌的将领，不是遭受贬抑，就是给奸臣害死。我心灰意冷之余，只好隐姓埋名，流浪江湖。”

“可是我身负国仇家恨，我还是不能甘心就此埋没一生的。我这一生恐怕是不能亲自手刃仇人的了，因此我就到处物色佳徒，希望我的徒弟能够替我了此心愿。我找了十年，才找到你做我的徒弟。从此，我就把我毕生的心血，都放在你的身上。”

谷涵虚大为感动，说道：“弟子实在惭愧，你老人家对我的一片苦心，我、我一点也不知道。”

耿天风继续说道：“你的先祖本来也是北方人氏，你的祖父跟随宋室南迁，来到湘西落籍的。你的父亲在逃难途中，上要侍奉老父，下要照顾幼儿，颠沛流离，一路上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因此伏下病根。逃到江南之后，不到一年，你的祖父去世，再过两年，你的父亲也因病体虚弱，支撑不住，弃你而去了。所以，说起你的家世，也是与金虏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你知道么？”

谷涵虚双目流泪，说道：“徒儿曾听玉峰道长说过，徒儿不敢忘记。”原来谷涵虚在祖、父双亡之后，成了孤儿，幸得附近的一个道观收留，那个道观的主持是青城派名宿玉峰道长的师侄。谷涵虚在道观做了几个月小厮，玉峰道长来到，见他资质甚佳，又可怜他的身世，这才收了他做徒弟，带了他到青城山。

玉峰道长与耿天风相识，深知耿天风的武学造诣远在自己之上，又知道耿天风正在物色佳徒，因此把这个徒弟让了给他。

耿天风点了点头，说道：“没有忘记就好。”接着说道，“江湖武林人物之中，只有玉峰道长知道我的来历。他认为你是可造之材，因此把你推荐给我，要我做你的师父，这固然是想把你培养成材，另一方面，也是玉峰道长要助我完成心愿。”

“玉峰道学法眼无差，你的确是天生的学武材料，资质远远在我之上。我教你的，你一经指点，便能领悟。不是我夸赞你，以你现在的本领，已经是胜过我尚未受伤的当年了。”

“但是，你的资质虽佳，却是令我好生失望！少年人情场失意，难免伤心。但我想不到你为了一个女子，竟会颓丧如斯！事情过去都将近三年了，你竟然还是萎靡不振。唉，真是令我太失望了！”

谷涵虚听得汗流浹背，低下头来，说道：“徒弟实在该死，辜负了师尊

对我的期望。”

耿天风这才展颜一笑，说道：“我只是想你振作起来，如今醒悟，为时未晚！你的性命，留去与鞑子拼吧。”

谷涵虚道：“师父有甚差遣，弟子万死不辞。”

耿天风道：“好，你现在已经好了。那么明天你就动身，到北方去。我要你替我清理门户！”

谷涵虚又是兴奋，又是担忧，说道：“多蒙恩师宽宥，还把这样的大事付托给我，弟子纵然粉身碎骨，亦当尽力去做。但只怕担当不起，负了恩师的期许。”

耿天风道：“你的武功在后辈之中已算得是出类拔萃的了，但要你去对付阳天雷，你当然还是有所不及的。不过，你也不必担心，因为本门还有长辈，清理门户这样的大事，他决不会让你独自担当。”

谷涵虚道：“师父说的可是三师伯华天虹么？”

耿天风道：“不错，他虽然稍嫌懦弱，却也是侠义中人。他当年为了怕阳天雷，不知跑到什么地方躲了起来。但我料想阳天雷绝不会放过他的。这二十年来，他一定也受到阳天雷的许多迫害的了，我深知他的为人，在难操胜券之前，或许他会与阳天雷虚与委蛇，到了忍无可忍之时，他也非奋然而起不可。”

“你到了北方，必须设法打听华师伯的下落。事情虽属渺茫，但亦并非毫无希望。依我推想，他对清理门户之事，一定也是像我一样，时刻不能忘怀。我要找他，当然他也一定想要找我。你在北方闯道，不妨露出本门武功，让消息传到他的耳朵，你不找他，他也会来找你了。”当下，亲笔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徒弟。

谷涵虚接受了师父的重托，渡过长江，不知不觉已是一年。在这一年之中，他首先遇到的本门中人，乃是阳天雷的侄子阳坚白。起初他不知道阳坚白的来历，还曾在暗中帮过他一点忙，后来知道帮错了人，又是懊恼，又是失望，直到今晚他在古寺中击败了阳坚白，方始出了口气。

在击败阳坚白的同时，他无意中又得到了第二个同门的消息。

他蒙着面与阳坚白交手之时，阳坚白把他错当作褚云峰，口口声声说要报一掌之仇，显然这个褚云峰乃是和阳天雷父子作对的同门了。

“这姓褚的一定是华师伯的弟子，找到了他，就可以得知华师伯的下落。为什么我还要踌躇？”

褚云峰是和严浣的表妹孟明霞同行的。谷涵虚为了不愿触动心底的创伤，不愿让严浣知道他还活在世上，是以他才有踌躇的。

此际，他想起了师父交托给他的重任，心里想道：“师父教训我不要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大事，可是如今我若为了逃避严浣，不去找褚云峰的话，这却正是矫在过正，反而误了大事啊！”思念及此，心意立决，于是加快脚步，在通往飞龙山的那条路上，追赶褚云峰。

风雪已经止了，此时已是三更时分，午夜荒山，万籁俱寂，谷涵虚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心中的烦恼全都净化，灵台一片空明。

忽听得冰雪碎裂的“历历”声响，声音只是隐约可闻，若不是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分，当真不易觉察。

谷涵虚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两个夜行人的轻功可是高明得很啊！”此时他正走到树林中一处隐蔽的所在，有两块相向峙

立的环形岩石，中间正好藏身，谷涵虚因为不知道来人的身份，不想给他们发现，只好暂且躲避。

刚刚将身藏好，只见两条黑影已经出现眼前，后面的那个人说道：“鲁兄，你这踏雪无痕的功夫当真是名不虚传，小弟服了你啦，不用比了。歇一歇吧。”

前面那人笑道：“周兄，你的内功小弟也是佩服得很。论轻功我或者胜你一筹，论到内力的悠长，小弟可就甘拜下风了。倘若走到五十里开外，小弟一定跟不上你。不过，我倒不是有意和你比试的，咱们是要在限期之内，赶到飞龙山啊！”

姓周那人说道：“以咱们的脚程，后天一定可以到达飞龙山，绝不至于误了大事的。这样日夜赶路，小弟可是有点吃不消呢。”

姓鲁的那人道：“好吧，那咱们就在这里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轮流看守。”

姓周的笑道：“你是在冰天雪地过惯了的，我可没有你的能耐，可以在雪地上睡得着觉。你不要较量我了，咱们还是聊聊天吧。这次的事情，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不到飞龙山的寨主，竟然是我们的人。”

姓鲁的说道：“窦安平外貌粗鲁，其实却是极工心计的一个人。你别以为他和那些亡命侠义道的人物往来，就是他们一路。他这样做，其实还是咱们的国师暗中授意的呢。”

谷涵虚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原来这两个人乃是阳天雷的手下。却不知道他们要到飞龙山作何勾当，好，且听听他们说什么。”

姓鲁的继续说道：“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如这一次找不着阳公子，可不是一件怪事吗？”

姓周的说道：“是呀，本来说好了是在贺九公家里等我们的，如今连贺九公竟也不知去向，恰恰在咱们到来的前一天就搬了家，也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情？”

那姓周的汉子道：“鲁大哥，你的轻功在咱们这班人里面是数一数二的了，但不知比阳公子如何？”

姓鲁的道：“不是我奉承阳公子，我自问是有所不如。我号称踏雪无痕，其实还差得远。有一次我和阳公子在雪山打猎，看他追捕雪鸡的身手，那才是真正的踏雪无痕呢。你老哥的内功，“恐怕也还不如阳公子吧？”

姓周的道：“一点不错。有一天我与他印证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他在绵掌中用上了天雷功，一掌击碎十二块坚实的青砖，我只能击碎六块。”

姓鲁的叹道：“咱们的国师号称金国第一高手，当真是名不虚传。咱们的本领在江湖上也总算是过得去的了，却连他的侄子都比不上。”

姓周的道：“着呀！所以我说你其实用不着担心，即使有什么意外，以阳公子这样的本领，料想也不会出事的。”

姓鲁的道：“我不是怕阳公子出事，我是怕误了飞龙山的大事。”

姓周的道：“我正想问你，国师要咱们会同他的侄子，赶往飞龙山去，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

姓鲁的道：“你听过李思南这个名字么？”

姓周的道：“李思南？这名字好熟！待我想想。啊，对了，前几天我听得黑道上的朋友说起，绿林新任的盟主，这盟主的名字好似就叫做李思南。”

姓鲁的道：“不错，国师就是要咱们去帮忙窦寨主，对付李思南这小子

的。”

姓周的道：“这小子和咱们的国师有何仇怨？”

姓鲁的道：“我们的国师与他是往日无仇，近日无冤。”

姓周的道：“那却为何非要千方百计将他除去不可？”

姓鲁的道：“这是一个绝大的机密。说给你听不打紧，你可不许泄漏出去！”

姓周的道：“鲁大哥，你是国师的心腹，我跟随国师也有多年，难道你还信我不过。”

姓鲁的道：“国师就是因为知道你对他的忠心，所以才叫我把你找来，一同去办这桩事的。”原来飞龙山的窦寨主请求阳天雷派人帮忙之时，这姓周的正在外地出差，他是奉了阳天雷的手令临时调派的。给阳天雷传令的人，就是这姓鲁的汉子。

姓鲁的继续说道：“咱们的国师和李思南虽然没有冤仇，但这小子却是蒙古窝阔台大汗所要的人。这可明白了吧？”

姓周的道：“原来如此。国师的深谋远虑，当真是令人佩服。”

姓鲁的道：“可不是吗，他一面是金国的国师，另一面又和蒙古大汗挂上了钩。将来不论哪一方得胜，他的地位都是不会动摇的了。”

姓周的道：“蒙古铁骑，无敌天下。看来不出数年，中原就要易主。”

姓鲁的哈哈笑道：“所以我说，咱们国师爷这着棋是走得对了。”

姓周的跟着笑道：“这么说，李思南就是咱们国师所要钓的大鱼。但我有一事不明，李思南既然是新任的绿林盟主，想来不致太过糊涂，何以他会上钩？”

姓鲁的道：“这条大鱼是无意中上钩的。飞龙山的窦寨主起初本是要钓琅琊山屠百城的女儿屠凤的。恰好李思南这小子新任了绿林盟主，他大约是想把窦安平收为己用，所以就替代屠凤来了。他虽然并不糊涂，但却怎知窦安平早已是咱们国师的人呢？”

姓周的道：“听说屠凤颇有美名，窦安平安排陷阱，设计擒她，莫非是看上她么？但现在钓上了李思南，窦安平岂不是又要失望了？”

姓鲁的笑道：“周兄，你生平好色，也怪不得你想到夹缝里去。但你这么说，才真是糊涂了！”

姓周的道：“哦，原来其中另有原因？”

姓鲁的道：“你知不知道，屠凤的行径和她的哥哥屠龙全不一样！屠龙与咱们的国师虽然是有杀父之仇，但他们走的却是同一条路，他也是和蒙古人早已挂上钩的。屠凤就不同了，她不但要报杀父之仇，而且她还是义军的首领。窦安平若能将她擒获，一方面可以讨好屠龙，一方面又是替蒙古的大军清除障碍。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但现在钓上了李思南，这又更胜于屠凤了。他欢喜还来不及呢，哪里还会失望？”

谷涵虚躲在岩石后面，周、鲁二人就在前面不远之处说话，谷涵虚听到这里，不觉怒火中烧，心里想道：“好个毒辣的阴谋！这件事比找褚师兄更紧要，我与李思南虽然素不相识，但他既是义军的盟主，我就不能让他落入奸人的陷阱！这两人的武功看来不弱，我不知能不能胜过他们？但就是杀了他们，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姓鲁的继续说道：“窦寨主已经准备了一种无色无味的蒙汗药，只待李

思南来到，就用在接风酒上来对付他。嘿嘿，只要他酒一沾唇，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擒了。”

姓周的道：“既然如此，还何必兴师动众，要咱们老远的赶去帮忙？”

姓鲁的道：“李思南是蒙古大汗所要的人，关系非同小可。所以算盘虽然是这样打，但也得预防万一给他识破，不肯喝酒，那就要动武了。”

姓周的道：“李思南这小子本领如何？”

姓鲁的道：“他能够做绿林的盟主，想来一定不弱。所以阳国师还恐怕咱们对付不了，要他的侄子也亲自出马呢。”

姓周的道：“听说他年纪不过二十来岁，我不相信他的本领能在阳公子之上。”

姓鲁的道：“可是现在找不着阳公子，只能由咱们对付了。”

姓周的道：“论本领咱们虽然比不上阳公子，但若是咱们二人联手，却也未必就不如他了。”

姓鲁的道：“不错，咱们二人联手，大约是要比阳公子强些。”

姓周的道：“那么还怕对付不了李思南这小子吗？何况窦安平也是绿林中一等一的好手呢。国师也未免小觑了咱们了！”

姓鲁的道：“料敌不妨从宽，须知这样的大事是绝不可有失的。何况李思南也未必是单刀赴会。”

姓周的道：“自屠百城去世之后，绿林中的高手，除了淳于周父亲和屠龙外，最多再加上一个八仙剑柳洞天，这四个人是咱们比不上的。其他的人，不是我夸口，我还不曾将他们放在眼内呢。”

姓鲁的笑道：“周大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说出一个人来，恐怕你就不能不另眼相觑了。”

姓周的道：“哦，那是谁人，倒要请教。”

姓鲁的道：“这人并非绿林人物，但却是屠百城生前的好友，和琅琊山有极其深厚的交情。”

姓周的大吃一惊，颤声说道：“你说的可是号称江南大侠的孟少刚么？他也来了？”

姓鲁的道：“不错，他也来了。”

姓周的苦着脸道：“假如是他陪同李思南去飞龙山，咱们二人加上了阳公子，恐怕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了。”

姓鲁的笑道：“你也用不着就这样害怕，孟少刚这老儿另外还有人对付，无须咱们操心，窦安平只是要咱们去对付李思南。”

姓周的道：“淳于周么？”

姓鲁的笑道：“周大哥，你的消息太不够灵通了，淳于周在这次绿林大会之中，就是因为败在孟少刚手下，做不成盟主的。如何还能用淳于周去对付他？”

姓周的道：“那么还有谁能够对付得了孟少刚？”

姓鲁的道：“不能力敌，难道不会智取吗？”

姓周的道：“你又说要预防万一。孟少刚是老江湖，想必比李思南更要精明，如果他识破了窦寨主的蒙汗药……”

姓鲁的笑道：“我说的智取，不仅是指蒙汗药一项啊。不过，当然也还是要预防万一的，否则国师何必要咱们会同了他的侄子一道去呢！”

姓周的道：“鲁大哥，你快点揭开谜底吧！闲话请不必多说了。”

姓鲁的慢条斯理地说道：“瞧你急成这个样儿，我倒是不便卖关子了。你可知道有个号称川西大侠的严声涛吗？”

姓周的更是吃惊，说道：“听说严声涛在江南的武林中也是有数的人物，不过他足迹从来不到长江以北，难道他也来了？”

姓鲁的道：“严声涛没有来，他的女儿来了。”

姓周的道：“严声涛的女儿和咱们这件事情又何干？”

姓鲁的笑道：“你不知道严声涛是孟少刚的姐夫吗？嘿，嘿，要对付孟少刚，可就用得着这女娃儿了！”

谷涵虚听到这里，不禁大吃一惊，三年来他一直躲避着严浣，想不到如今严浣也到北方来。“她的父母怎会让她独自一人深入敌区？难道是她嫁了人了？不，不，一定不会的！经过了那晚的事情，她怎能够还嫁给张元吉呢？又难道是她听到了我的消息，从家中私逃出来找我的么？”

谷涵虚心乱如麻，不觉呼吸紧促，发出轻微的喘声。姓鲁的忽地喝道：“什么人？”

谷涵虚吃了一惊，以为这两人发现了自己，正要挺身而出。

忽听得有人冷笑道：“你们两位认不得了么？”

谷涵虚从石隙望出去，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男一女，那女的正是孟明霞。谷涵虚心里想道：“这男的想必就是褚云峰了。想不到我正要找他，却在这里遇上了。”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鲁、周二人齐声喝道：“原来是你这个反贼！哼，哼！你的胆子倒是不小呀！”正是：

岂有英雄甘作贼，相逢陌路破奸谋。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陌路相逢挑恶斗 同门会合振雄风

原来褚云峰本是走在前面的，但因孟明霞身上受伤，虽无大碍，于轻功却是不免稍有影响，故此反而落在后头了。

褚云峰在雪地上发现周、鲁二人的足印。一路追来，恰好在这里碰上。他是阳天雷恨之入骨，严令所要缉拿的人，是以周、鲁二人虽然知道他的武功厉害，恃着有二人联手，也就大着胆子要和他一拼了。

褚云峰冷笑道：“请问你们是汉人还是金人？”

姓周的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褚云峰“哼”了一声道：“你说我是反贼，我反的是欺凌汉人的金虏；你们穿戴汉族衣冠，却反而认贼作父，欺压同胞，你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反贼！”

周、鲁二人老羞成怒，齐声喝道：“我不与你逞口舌之利，咱们掌底判个雌雄！”

褚云峰冷笑道：“好，你们既是至死不悟，那就不是胜负之争了，干脆拼个强存弱亡吧！”

褚云峰摆出了决一死战的姿态，周、鲁二人倒是不禁心中一凛。姓鲁的硬着头皮道：“拼就拼吧！难道我们怕你不成！”

孟明霞唰的拔剑出来，褚云峰连忙说道：“孟姑娘，你给我掠阵，防他们还有党羽。我若是不成，你再上吧。”

要知道这两人乃是阳天雷手下数一数二的人物，武功实是非同小可。褚云峰倘若单打独斗，自付可以胜得他们中的任何。

一个，若是以一敌二，那就没有把握了，孟明霞元气受损，未曾恢复，故此褚云峰不放心让她与强手对敌。

孟明霞听他说得有趣，于是按剑在旁监视，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人已是左右夹攻，同时来到。

褚云峰大喝一声，单掌划了一道圆弧，掌风击荡，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向左面那姓周的打去。

谷涵虚看出了褚云峰使的是“天雷功”，心里又惊又喜，想道：“他果然是三师伯的弟子，我先别忙，且看看他学的本门功夫是否与我相同。”

心念未已，只听得“蓬”的一声，那姓周的身形一晃，连退三步。但褚云峰右手的长剑，本来是同时刺向右面那个姓鲁的，却刺了个空。那姓鲁使的是一对钢抓，给他一个盘龙绕步，反而绕到褚云峰的背后，褚云峰反手一剑，“嗤”的一声响过，钢抓断了一齿，褚云峰的衣裳却也给撕下了一幅。

原来周、鲁二人乃是各用所长，姓周的长于内功，虽然比不上天雷功的厉害，却也可以勉强抵敌。

姓鲁的长于轻功，便从侧面采取奇袭的打法，令褚云峰处处受敌，穷于应付。

褚云峰的“天雷功”不能一掌震伤姓周这个汉子，立即又要分出精神应付这姓鲁的奇袭，如此打法，当然是不免大大吃亏。

打了一会，褚云峰的衣裳已是被那姓鲁的钢抓撕破了三处，幸而还没伤着皮肉，孟明霞见褚云峰迭遇险招，按捺不住，拔剑出鞘，加入战团。

褚云峰叫道：“孟姑娘，你快走吧！”孟明霞道：“生死与共，患难同当！”她因为褚云峰曾经救过她的性命，岂能让褚云峰一人对付强敌？是以表示决心，无论如何要和褚云峰并肩作战。但她说话之际，却是未曾详加考

虑的，一下子冲口而出，说出了“生死与共，患难同当”这八个字来，这才蓦地省觉，这不应该是普通朋友所说的话，不禁面上一红。

姓鲁的冷笑道：“这女娃子对你倒是情意绵绵啊，可惜呀，可惜！”姓周的故意问道：“可惜什么？”

姓鲁的道：“可惜褚云峰这小子已是无福消受了！除非他改变主意，知道悔悟，跟咱们回京向国师请罪，否则他性命都保不住，如何还能消受美人的恩宠？”孟明霞大怒道：“放屁！”唰的一剑，就向他刺去。

褚云峰听了孟明霞说的这八个字，心中却是感到一股甜意，精神大振，一连几记进手的招数，又把劣势扭转过来。

可惜孟明霞毕竟因为元气受伤，未曾恢复，轻功打了折扣，剑术虽然精妙，终是力不从心，姓鲁的看出她的弱点，着着向她进逼。

这么一来，褚云峰又必须分出心神来照顾孟明霞，刚刚扭转劣势，不久又陷下风。但孟明霞多少也帮了他一点忙，分担了敌人的攻势，让他不至于刚才那样吃力。所以孟明霞上来和他联手，可以说是有一利也有一弊。

谷涵虚躲在石后偷看，心里想道：“一晃数年，原来孟明霞这小姑娘也有了意中人了。不知严浣知不知道？”又再想道：“孟家的神剑的确名不虚传，孟明霞的本领也比几年前好得多了。不过，她却似乎有点力不从心，莫非是受了伤么？”

谷涵虚正想出去，忽听得褚云峰一声大喝，把身体遮着孟明霞，双掌连环进击，击退了那个姓鲁的汉子。原来孟明霞正在遇到险招，青钢剑已给那姓鲁的钢抓抓着。

褚云峰替孟明霞解了险招，气力耗损太甚，亦已累得满头大汗。

褚云峰道：“霞妹，你歇一歇，待会儿再来替我。”他与孟明霞相处数日，这还是第一次叫她做“霞妹”，孟明霞听他忽然改了称呼，也是不禁面上一红，心中却感到一股甜意。

孟明霞起初是抱着患难同当的心理与褚云峰联手的，不料经过了一场恶斗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确是元气未曾恢复，以致力不从心，非但帮不了褚云峰什么大忙，反而几乎累得褚云峰为自己受伤。此时她亦是筋疲力竭，不堪再战了。听了褚云峰的话，暗自思量：“不错，我是不能硬拼的了。与其和褚大哥同归于尽，不如换个方法试试，说不定可以死里逃生。”

原来孟家的暗器功夫也是武林一绝，只因孟明霞性情直爽，觉得暗器伤人，不够光明磊落，是以一向不喜使用。此际她无力再战，才动了用暗器的念头。孟家暗器不拘一格，讲究的是巧妙手法，信手拈来，便可当作暗器使用。

姓鲁那个汉子，正面受了天雷功的震撼，胸口如受铁锤所击，只觉五脏六腑都好似换了位置似的，一时间也是不敢运用真力。因此褚云峰虽然是强弩之末，以一敌二，形势却是比刚才还好一些。

孟明霞退下一旁，捡起地上的石子，用“天女散花”的手法打出。石子上就像长着眼睛似的，每一颗都是打向周、鲁二人的要害穴道，并不怕误伤了褚云峰。

姓周那个汉子内功深厚，双掌使开，劲风呼呼，石子未曾打到他的身上，便已掉了下来。姓鲁那个汉子长于轻功，却只能躲闪。他有“听风辨向”的本领，石子从什么方位打来，他一听风声，便即知道。

不料孟明霞的暗器手法十分古怪，与众不同。他躲过了几颗石子，正自

得意，想要说几句话奚落孟明霞，话未出口，听得石子破空之声，是朝他的左肋愈气穴打来。他往右边一闪，谁知孟明霞同时发出的两颗石子，将近他的身前之际，才突然在空中一碰，方向登时改变，姓周的冷不及防，“肩井穴”给一颗石子打个正着。

可惜孟明霞气力不加，虽然打中了他的“肩井穴”，却只是令他感到一阵酸麻而已，劲力未到，也就收不到打穴的功效。

但这姓周的自觉在同伴面前失了面子，却是不由得怒从心起，冷笑说道：“好，你有暗器，我就没有吗？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的试试。”姓鲁的叫道：“周兄，留这女娃儿一命，用没有喂毒的暗青子！”

姓周的汉子哈哈笑道：“鲁兄，原来你也懂得惜玉怜香。”

姓鲁的笑道：“惜玉怜香的另有其人，可不是我。你忘记了咱们的阳公子吗？”

姓周的瞿然一省，说道：“不错，把这美人儿献给阳公子，倒是一件大功。多谢你的指出了！”当下一抖手发出了三颗无毒的铁菩提。

此人的暗器功夫也是颇为了得，三颗铁菩提分打孟明霞上中下三处穴道。可是在孟明霞眼中看来，却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孟明霞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一粒小石子轻轻弹出，和当中那颗铁菩提一碰，左右齐飞，恰好又和从两边打来的菩提碰个正着，一粒小石子，三颗铁菩提同时打落在地上。

褚云峰忽地叫道：“霞妹，留神！有人——”孟明霞起初只道褚云峰是叫她留神暗器，心里还在好笑：“这人的暗器功夫有什么了不起，何用大惊小怪？”待听得“有人”二字，方始吃惊，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蒙面人正自一块大石头后面跳出。

这蒙面人来得好快，褚云峰话声未了，他已倏然来到了孟明霞的面前。孟明霞这一惊非同小可，想道：“他们果然还有羽党，这倒是我的疏忽了。无论如何我也要阻他一阻，决不能让他上去帮手。斗不过他，就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了。”要知褚云峰独斗周、鲁二人，已是极为吃力，这蒙面人别的功夫未知，只看轻功，已是尚在那姓周的之上，孟明霞如何敢放他过去？

孟明霞紧咬银牙，强振精神，唰的一剑就向那蒙面人刺去。

姓周那汉子第一次发出的三颗铁菩提给孟明霞打落，跟着又发三颗，恰好也在此时打到。

蒙面人是站在孟明霞的面前的，暗器从他背后打来，面前又有孟明霞一柄明晃晃的利剑，变成了背腹受敌的形势。

蒙面人不理背后的暗器，伸出中指，轻轻一弹，把孟明霞的剑弹开，只听得“卜、卜、卜”三声，那三颗铁菩提都打在他的身上，而且都是正中穴道，但他却似毫无知觉似的，连身形也未一晃。

蒙面人低声说道：“孟姑娘！是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四年前到过你姑母家中的那个人！”

孟明霞呆了一呆，失声叫道：“你、你是谷涵虚！”她做梦也想不到，竟会在这里碰见了谷涵虚。

谷涵虚已经从孟明霞面前跑了过去，叫道：“褚师兄，雷电交轰！”

“雷电交轰”是天雷掌中一招极厉害的杀手，一掌如雷，一掌如电，沉雄迅猛，兼而有之。但因这一招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功力稍弱的，就需要两人合使了。否则勉强施为，于自身反有妨害。当今之世，能够单独使用

这一招“雷电交轰”的只有阳天雷和褚云峰的师父华天虹。褚云峰自己却还差三年功力，未能使用这招。

褚云峰突然听得这蒙面人叫他做“褚师兄”，随即又听得他说出“雷电交轰”的招名，不禁又是吃惊，又是诧异。此时谷涵虚已经出掌，只见他左掌划弧，缓缓推出；右掌捏着剑诀，三指笔直刺出，动作比左掌却快得多。这正是“雷电交轰”的手法。

褚云峰此时已料到几分，当下不假思索地跟着出招，配合得虽然稍有参差，未能曲尽其妙，但这周、鲁二人已是禁受不起，只听得“蓬”“蓬”两声，两人同时倒地。姓周那个汉子，因为是正面接招，伤得更重，瘫在地上，七窍流血，好像变成了一堆烂泥，眼见是不能活了，姓鲁那个汉子还能够挣扎，在地上接连打滚，但却也爬不起来。

褚云峰再也没有怀疑，即便收掌问道：“你可是我耿师叔的弟子谷师兄么？”那蒙面人道：“不错，小弟正是谷涵虚。”褚云峰大喜道：“我正要找你。”谷涵虚笑道：“我也正找你。”

姓鲁那个汉子恰巧滚到了孟明霞身边，孟明霞恨他刚才口齿轻薄，拔剑就要杀他，忽听得谷涵虚叫道：“孟姑娘且慢动手！”

谷涵虚道：“褚师兄，等会咱们再叙，有件紧要的事情我要问问这厮。”当下将那姓鲁的汉子扶了起来，说道：“严声涛的女儿现在哪儿，你们把她怎样了，快说！”

此言一出，孟明霞吃惊不已，连忙问道：“什么，表姐也来了么？她落在敌人手上？”谷涵虚道：“我偷听他们刚才的话，他们要用严浣来控制你爹爹，恐怕是落在他们的手上了！”

姓鲁的呻吟叫道：“是，我反正是要死的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谷涵虚道：“你说了我就饶你。而且我还有药医你。”

姓鲁的道：“此话当真？”

谷涵虚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姓谷的说出话来，从来没有不算数的。”

姓鲁的道：“好，那么我就说、说，她、她在黑石——”

姓鲁的汉子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了几个字就停一停，说到了“黑石”二字，两眼翻白，又停下来了。谷涵虚用指甲轻轻挑了一下他的人中，说道：“黑石什么？”孟明霞也连忙问道：“她落在什么人的手上？”

姓鲁的嘴唇开合，正要说话，谷涵虚亦已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准备用心听他说话。就在此时，忽听得他一声惨叫，底下的话未能说出，已是气绝！

姓周的汉子狞笑道：“看你还敢泄漏秘密！”谷涵虚陡地跳了起来，喝道：“岂有此理，你杀了他，我非毙你不可。”可是姓周那汉子不待谷涵虚动手杀他，他狞笑过后，嘴角流出血来，先自死了。

原来姓周这人暗器功夫虽然还算不得怎么高明，可是他却有一种淬过剧毒的梅花针，能够令人见血封喉的。他虽然伤得严重，但弹指发出梅花针的力道还有。他知道谷涵虚与褚云峰的内功均极深厚，不是他小小的一支梅花针所能伤害，孟明霞的功夫比他高明得多，恐怕也未必暗算得了她。

但姓鲁这汉子亦已是受了重伤的，要暗算他那可是易如反掌。他自知性命决计难保，不忍同伴能够逃生，是以尽了最后一点气力，骤下毒手。众人都在留意听这姓鲁的说话，没有防备。

谷涵虚顿足叹道：“这两个人作恶多端，自相残杀，死不足惜。可惜我

刚刚找到一条线索，却给这个该死的打断了。如今叫我如何去找严浣呢？”

孟明霞道：“谷大哥，你别着急。他们既要用表姐来挟制我的爹爹，我们到了飞龙山，想必会知道她的下落。”

谷涵虚道：“你表姐的脾气你是应该知道的，她若落在坏人手上，岂甘屈服？只怕未到飞龙山，她已死了。”

褚云峰在一旁若有所思，并不搭话。

谷涵虚叹了口气，想起了师父以国事为重的教训，说道：“不错，事已如斯，着急也没有用。咱们还有更大的事情要料理呢。孟姑娘，你和褚师兄可是要到飞龙山去的吗？”

孟明霞点了点头，说道：“正是。”谷涵虚道：“何以你不与令尊一道？我好似听得他们说令尊已经和另一位新任绿林盟主的李姓英雄前往飞龙山了。”孟明霞道：“此事一言难尽。爹爹本来是不需要我去的，我是为了找寻另一个人。不过，还是说你的吧，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又怎的会知道褚云峰是你的师兄呢？”

谷涵虚道：“昨晚我也碰上一个人，是这个人告诉我的。”

孟明霞诧异道：“这人是谁？”

谷涵虚道：“是一位姓杨的姑娘。”

孟明霞又惊又喜，说道：“你碰见杨婉了？我正要找她。她知道了么？”

谷涵虚道：“她昨晚在一座古庙里遭受阳坚白、贺九公等人围攻，恰好我经过那里，给她解了围，她是从贺九公口中知道你前晚遇险之事。后来我与阳坚白交手之时，阳坚白把我错当作褚师兄，因此我们料想前晚在贺九公家里助你脱险之人，一定是褚师兄了。她是不是知道你在找她，这我就不知道了。”

孟明霞道：“杨姑娘还和你说了些什么？”

谷涵虚道：“她说她认识你，但她却奇怪褚师兄何以会和你一道。”

孟明霞笑道：“这也怪不得她觉得奇怪，我也是前天晚上，才清楚云峰的身份呢。杨姑娘大约还在疑心他是金虏的奸细吧。”当下把那一晚在琅琊山所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谷涵虚。谷涵虚方始弄明白来龙去脉。

孟明霞再又问道：“她是不是也要往飞龙山的？”

谷涵虚道：“她要上哪儿没有告诉我。不过，她却是和几个蒙古人在一起的。其中一个武士名叫阿盖的，还和我交了朋友呢。另外两个则是少女，看起来倒像是主仆的样子。那位蒙古小姐，气度高华，似乎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谷涵虚并不知道这位“蒙古小姐”竟是成吉思汗的女儿，孟明霞却听得李思南说过明慧公主的故事，猜想十九是她。当下想道：“她和明慧公主在一起，这倒是意想不到之事。不知明慧公主何以会抛头露面，来到中原？但杨婉既是和她同在一起，想必是不会到飞龙山去了？”这一次孟明霞只猜中了一半，明慧公主当然是不会到飞龙山，但杨婉却仍是要去的。

谷涵虚道：“原来你是为了找那位杨姑娘才到飞龙山去的吗？我还以为你是为了那位李盟主的事情呢。”

孟明霞面上一红，心里想道：“难道杨婉竟然把我们三人之间的事情告诉了他？她与谷涵虚不过是刚刚相识，纵然她对我如何误会，如何不满，总不至于向一个刚刚相识的朋友说吧？”当下说道：“何以你会这样认为？”

谷涵虚道：“我刚才听得这两个人说出一件秘密，他们说飞龙山的窦寨

主是阳天雷的人，这次是特地安排了陷阱，想诱捕那位李盟主的。我以为你和褚师兄也听到了风声，是以要赶往飞龙山去揭破敌人的阴谋的。”

孟明霞道：“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秘密。不错，这个秘密我们是早已知道了的，还是你的褚师兄告诉我们的呢。”

褚云峰道：“家师因为天雷功尚未练得大成，不能和阳天雷硬拼。阳天雷逼他出山，是以家师叫小弟假意顺从，替他出山，名义上是在阳天雷手下办事，其实却是为义军打探消息。数月前小弟行藏不慎，引起他的疑心，这才从大都逃跑出来，公开反叛他的。如今他正在侦骑四出，搜捕我呢。”

谷涵虚道：“原来如此，怪不得阳坚白这厮一见了我，就骂我吃里扒外。他是把我当作了褚师兄了。”

褚云峰苦笑道：“你给阳坚白误会，我也曾因此给那位杨姑娘误会了呢。”

谷涵虚道：“这么说，令尊既然知道了对方的奸谋，依然前往。这乃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孟明霞道：“不错。但这却是那位李盟主的意思。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好将计就计，揭破对方奸谋，把飞龙山窦安平的下部收服过来。窦安平罪不容诛，他的部下仍是可用的。”

谷涵虚赞道：“这位李盟主见识过人，不在你们推戴他充当盟主。”

孟明霞道：“他名叫李思南，曾在蒙古做过许多震惊鞑子之事。他也正是那位杨姑娘的未婚夫。谷师兄，你到飞龙山就可以见着他了。这个人倒是值得你交结呢。”

谷涵虚沉吟半晌，说道：“令尊和李盟主都是我想要拜见的人，不过他们如今已有备而往，我倒是不着急的往飞龙山了。唉，只可惜如今线索中断，不知到何处找寻你的表姐？”

褚云峰忽道：“谷师兄，你可以到这个地方试一试。”

谷涵虚忙问道：“什么地方？”

褚云峰道：“姓鲁的那厮说出了‘黑石’二字，据小弟所知，与‘黑石’有关的，有两个地方和一个人。冀北蓟县有个黑石岗，飞龙山南面三百里之处有个黑石庄。另外还有个独脚大盗是个道士，道号叫做黑石，但道人行踪不定的。依小弟之见，对方既然是要严小姐来威胁孟大侠，想必她的所在之处和飞龙山距离不会太远，因此谷师兄不妨先到黑石庄打听打听。”

谷涵虚道：“多谢褚师兄指教。但不知黑石庄可有什么可疑的武林人物？”

褚云峰道：“黑石庄有个大财主，外号活阎罗，但他会不会武功，我就知道了。”

谷涵虚道：“好，既然有这一条线索，我总得去找她一找才能安心。”

孟明霞忽道：“谷大哥，你是不是怕见我的表姐？”

谷涵虚道：“你怎么知道？”

孟明霞道：“我知道她是在找寻你，但如今过了四年，你们还没见着面，想必是一直在躲避她了。”

谷涵虚给她说中心病，只好低头默认。过了半晌，才叹口气，说道：“我本来是不应该再见她了，但如今她有了危险，我又怎能置之不理？”

孟明霞正容说道：“你说不该见她，你这么说，倒是你大大的不该了。你知不知道她是如何的想要见你？为了要见你，她不惜和家庭决裂，你倒说不该见她！”当下把那天晚上，她与严浣回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

告诉谷涵虚。谷涵虚听说严浣为他绝食，迫使父母不能不让孟明霞放她出来，不由得大力感动，眼泪湿透了蒙面的黑巾。

谷涵虚道：“明霞，我知道她是会为了我不惜任何牺牲的，但你却不知道……”

话犹未了，孟明霞已在说道：“我知道你不敢见她，不过是因为你的创伤未愈罢了。那天晚上，张元吉刺了你一剑，这一剑不是刺在你的面上，而是刺在你的心上！”

谷涵虚再次给她说中心病，忍不住说道：“不错，也许是我心上的剑伤未愈。但如果你见着我的面貌，只怕你也会吃一惊的。”

孟明霞亢声说道：“她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岂会斤斤计较你的容貌？你为她受了伤，她只有更加喜欢你。但你却为此而躲避她，这反而是小看她了！”

心病还须心药医，孟明霞这几句话好像当头棒喝，谷涵虚听进心中，登时心情开朗，揭下了蒙面巾，说道：“不错，大丈夫何惧以真面目示人！”

孟明霞乍睹他这丑陋的容颜，心中其实也有点害怕的，她却纵声笑道：“谷大哥，你在我的眼中还是和从前一样呀！”谷涵虚道：“当真一样？”孟明霞道：“你从前不过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侠士，如今却是个不惜深入虎穴，誓抗强虏的英雄，真正说来，现在的你比从前的你，那是更令人佩服了！”

谷涵虚哈哈笑道：“多谢你解开了我心头的结，但愿我配得上你所说的话。”当下与褚云峰约好了将来在飞龙山见面，便即在晨光曦微之中，大踏步而去。正是：

脸上劫痕依旧在，心如白玉自无瑕。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破帽遮颜寻旧侣 华堂结彩闹新娘

褚云峰笑道：“想不到谷师兄如此英雄，对无关轻重的容貌竟然会看不开。”

孟明霞道：“他以前本是个十分英俊的少年的。咳，每一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的有点什么心病，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孟明霞乃是有感而发。褚云峰听了，忽地恍然如有所悟，说道：“原来那位杨姑娘是李思南的未婚妻子，若不是你刚才说了出来，我还不知道呢。”

孟明霞笑道：“这也是无关重要的别人之事，你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

褚云峰道：“没什么。我只是有一事未明，何以她在山寨之中，要女扮男装，不让别人知道她的身份？如今又要私自下山，累得你去找她？”

孟明霞笑了一笑，说道：“我不信你现在还不明白，你这是明知故问吧？”

原来孟明霞本是不想给褚云峰知道她和杨婉之间的误会，但因相处数日之后，两人情意相投，孟明霞觉得已是无须瞒住他了。她刚才对谷涵虚说出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说给褚云峰听的。

褚云峰的确是早已猜到几分，心里想道：“明霞是个爽朗的姑娘，我又何必把话闷在心里？”于是也跟着笑了一笑说道：“是不是那位杨姑娘也怀有什么心病？”孟明霞双颊微红，点了点头。

褚云峰笑道：“谷师兄的心病给你医好了，杨姑娘的心病，恐怕也是要你给她医治才能得好。明霞，想不到你倒是个善于医治别人心病的名医呢！”

孟明霞佯嗔说道：“云峰，我可不许你笑我！”

褚云峰道：“不，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哪里是在笑你？”

孟明霞诧异道：“你感谢我什么？”

褚云峰道：“感谢你也给我医好了心病。”

孟明霞一时间未能领悟，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褚云峰道：“实不相瞒，起初我也是怀着和杨姑娘同样的心病，以为，以为你是……”

底下的话，无须褚云峰自己说出来，孟明霞已是知道。褚云峰是因为误会她与李思南相爱，所以才不敢把心事对她说出来的。

孟明霞双颊晕红，说道：“那么，现在你都明白了？”

褚云峰道：“都明白了。明霞，现在我可真是放心啦！”孟明霞“噗嗤”一笑，说道：“你这个傻子！”两人心底的阴霾，尽都在这一笑之中扫除干净了。

褚云峰低声说道：“但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谷师兄此去，能够和你的表姐一同回来。”

且说谷涵虚与褚、孟二人分手之后，便即独自东行，准备到飞龙山东南三百里外的黑石庄去找严浣。他在一个小市镇上买了一个药箱和几样常用的药材，背上药箱，扮作一个走江湖的郎中，他的长剑就藏在药箱之中。

三百里路程，谷涵虚不过走了一天，第二天上午，便已到了黑石庄了。

一路行来，谷涵虚好几次碰见快马驰过，骑马的人都带有兵器，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上的人物。最后一次，是在距离黑石庄约十里之处碰上的。但骑马的却是两个军官。

谷涵虚暗自起疑，心里想道：“莫非这些人都是去找那个黑石庄的成庄

主的？这个成庄主既然是一方的恶霸，想必也是多少会点武功的了。”

庄口的路旁有个茶馆，谷涵虚希望能够打听到一些关于黑石庄的消息，便进去喝茶。

茶馆的主人看见一个面上有刀疤的“恶汉”走进来，不禁吃了一惊，慌忙战战兢兢地捧上茶来。谷涵虚喝过之后，伸手掏钱，茶馆主人连忙说道：“这，这是我孝敬你老的。一碗粗茶，不成敬意，你老还要吃些什么，尽管吩咐。”

谷涵虚笑道：“你这是小本生意，哪有喝了你的茶不付钱的道理。”当下掏出了二钱银子，纳入他的怀中，迫他收下。

一碗茶不过是卖一文铜钱，二钱银子，大可以吃一只肥鸡了。店主人苦着脸道：“小店只有卤牛肉，临时恐怕买不到鸡鸭奉客。你老要喝酒吗？一斤绍酒，一斤卤牛肉怎么样？”

谷涵虚笑道：“我并不肚饿，只是口渴，不用你费神张罗了。茶已喝过，我就要走的。”

店主人怔了一怔，说道：“你老给的是二钱银子……”

谷涵虚道：“对不住，我身上没带零钱。这二钱银子是给你的，你不用找赎了。”

店主人吃了一惊，说道：“小老儿不敢受客官厚赐。”

谷涵虚笑道：“你卖茶，我卖药，咱们就交个朋友吧。你再推辞，那就是看不起我了。”

店主人见谷涵虚和颜悦色，不像开他玩笑，这才放心收下，心里想道：“我还只道他是黑道中人呢，却原来他的相貌虽然凶恶，却是一个大大的好人。”

茶馆主人连连道谢，收下银子，问道：“你老是上哪儿？”

谷涵虚道：“听说贵庄有位成大财主，不知他家在哪儿？”

茶馆主人面色一变，说道：“原来你也是到成家喝喜酒的吗？失敬、失敬！”口中说是“失敬”，其实却是惧意多于敬意。

谷涵虚道：“不，我是个跑江湖的穷郎中，与成大财主哪里高攀得上？”放低声音，笑道：“我不瞞你，我只是想去打打秋风，卖卖假药而已。”

茶馆主人这才放下心上的石头，哈哈笑道：“那我就劝你老兄不必打这主意了。”

谷涵虚道：“为什么？”

茶馆主人也放低声音说道：“你老兄是外路人，我不怕说给你听。这成大财主乃是个为富不仁的财主，他有个外号叫活阎罗，他不打咱们穷人的主意已经好了，你还想打他的主意？给他看破了卖假药，只怕你要给他白做三年长工呢！”

谷涵虚伸伸舌头，说道：“这么厉害！”

茶馆主人道：“不厉害也不叫活阎罗了！”

谷涵虚道：“成家有什么喜庆之事？我一路上碰到好多骑马的人，敢情都是到他家喝喜酒的。”

茶馆主人道：“他的儿子，今日娶亲。这两天从小店门前经过的贺客可真不少呢，所以我才会以为你老兄也是去喝喜酒的。”接着又低声道：“这门亲事是抢来的！”

谷涵虚吃了一惊，说道：“是抢亲？”

茶馆主人道：“是呀，那个可怜的女子还是外路人呢！”

谷涵虚更是吃惊，心里想道：“莫非就是严浣。”

茶馆主人看看天色，说道：“这个时候恐怕已在拜堂了。唉，那女子真可怜！”想和谷涵虚说那女子的事情，谷涵虚已是双手一拱，说道：“多谢老丈见告。”忙的便跑出去了。

谷涵虚暗自思量：“按说严浣的武功，不应该落在一个土霸的手里，但只怕众寡不敌，失手被擒，也是有的。不管是不是她，这桩事既然给我撞上，我就非管不可！”

此时正是中午时分。谷涵虚听说是午时成亲，只怕去得迟了，赶不上拜堂，那时要冲进内宅去把新娘子救出来，可就费事多了。于是迈开脚步，跑进黑石庄，果然隐隐听得有唢呐的乐声，谷涵虚便朝着那个方向飞跑，也顾不得路旁的人惊讶了。

方向没有跑错，不消片刻，谷涵虚已是来到了那成大财主的门前。

谷涵虚放慢脚步，暗自思量：“想个什么法儿混进去呢？嗯，若是无法可施，那也只好硬闯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健马嘶鸣之声，有四骑马同时来到。但这四个客人却似乎并非一伙，走在前面的是一式打扮的三个黑衣汉子，从后面追上的的是一个白袍少年。这白袍少年面有如冠玉，骑的也是一匹白马，越发显得丰神俊秀，意态潇洒。

谷涵虚的目光登时给这少年吸引过去，他注意不是这个少年的面貌，而是他骑的这匹白马。谷涵虚善于相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匹十分难得的名驹。

那三个黑衣汉子又惊又喜，说道：“白公子你也来了？令尊可好？”看来这个姓白的少年乃是大有来头的人物。

那白公子也抱拳说道：“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你们祝氏三雄，幸会，幸会，家父时常和我提起你们的。”

成家的知客连忙上前迎接贵宾，对这姓白的少年尤其恭敬。

这少年跳下马来，说道：“多烦你们给我照料这匹坐骑，观过礼后，我便要走的。”成家的知客说道：“难得白家公子来这一趟，请让敝主人略尽地主之谊，多住两天吧。”

那姓白的少年道：“我是奉了家父之命，有事前往蓟州的，路经此地，听说贵庄的少庄主大喜，特来道贺，恐怕不能久留了。”成家的知客道：“白公子既然有事，我们也不能勉强，请公子放心，公子的宝骑，我们自会细心照料。”

谷涵虚跟在他们后面，便想进去，那知客道：“白公子，祝大哥，这位朋友是和你们一起的吗？”那姓白的少年看了谷涵虚一眼，似乎有点诧异，说道：“请问这位朋友高姓大名。”原来他从谷涵虚精华内蕴的目光，业已看出了谷涵虚是个内功高明之士，是以说话相当客气。

谷涵虚道：“小人是个走方郎中，贱名不足以污清听。”

那三个黑衣汉子却没有这个眼力，很不客气他说道：“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认识！”

成家的仆役一听谷涵虚和这两批人都没关系，便即上前拦阻。那姓白的少年本来想给谷涵虚说两句好话的，便转念一想：“我又不知他的来历，何必多管闲事？”于是不发一言，默默地便跟知客进去。

谷涵虚道：“我不是告诉你们我是走方郎中吗？贵府办喜事，我来卖药，

请你们让我进去吧！”那些恶仆纷纷骂道：“混帐，混帐，你是有意来触霉头的是不是？”

姓白那少年知祝氏三雄此时已经踏进内院，和他们相识的人很多，纷纷上来和他们寒暄。

谷涵虚忽地隐约听得有人说出“抢亲”字，不禁心头一动，连忙竖起耳朵来听。说话的声音很轻，原来是祝氏三雄中的老二和一个人躲在一角偷偷议论。谷涵虚有听风辨器的本领，能够在诸声杂作之中，“捕捉”他所要听的那个声音。但由于宾客实在太嘈吵了，听起来还是十分吃力。

只听得祝老二跟着轻声笑道：“这可真是无独有偶！”此时成家的豪奴正在拦阻谷涵虚，骂他来触霉头，中间一句话谷涵虚听不清楚，跟着听得那个人说道：“哦，原来冀北道上也有这样一桩事情。”祝老二道：“是呀，成庄主也就是黑石庄主，所以我说这岂不是无独有偶吗？”

那豪奴见谷涵虚不理不睬，大怒说道：“你装傻吗？滚出去！”不但动口，而且动手来推谷涵虚了。

不推自可，一推之下，只听得“卜通”一声，倒下来的不是谷涵虚，而是那个豪奴变成了滚地葫芦。

原来谷涵虚因为事情紧急，已经放弃混进去的打算，决走硬闯了。他有“沾衣十八跌”的武功，若非手下留情，那个豪奴吃亏还要更大。

那个豪奴躺在地上破口大骂：“岂有此理，你这小子打人！”谷涵虚笑道：“你别着慌，你若受伤，待会儿我给药医你。”双臂一振，又跌翻了几个豪奴，立即便往里闯。未曾倒的知道厉害，只敢大呼小叫，却没一个人敢上去追他。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鞭炮噼噼啪啪的响了起来，礼堂中八音齐奏，新人正在“上堂”了。

喧闹的声音给鞭炮声和乐声盖过，里面的人也不知道外面在闹些什么，只道是无关轻重的小事，大家忙于观礼，也就没有人来管了。

谷涵虚在烟雾的遮掩下钻进人丛，径入礼堂，想找那祝老二，却没有找着。只听得祝老大说道：“咱们来得正是时候，我还恐怕赶不上拜堂呢。”

旁边有个人小声说道：“本来是午时行礼的，听说新娘子不愿出来，所以才拖到这个时候。想必是已经费了许多唇舌来劝她的了。”

谷涵虚心里想道：“肯出来拜堂的，只怕多半不是严浣了。但既来到，总得查个水落石出。”心念未已，只见新郎和新娘已经一同出来，那新娘子是有两个健妇扶着的，显然是遭受挟持的了。

赞礼的唱道：“蜡烛光光，新人上堂，百年好合，五世其昌。新人拜天地，一拜，拜……”“拜”字刚刚唱出，突然变作了一声尖叫。原来是谷涵虚从人丛中扑出，闪电般地插进了这对新人之间。赞礼这人是个教蒙馆的老学究，骤然看见谷涵虚这满面狰狞恐怖的脸孔，谷涵虚并没打他，他已是晕过去了。

“谷涵虚一手抓着新郎，一手揭开新娘的罗帕，心头卜通通地跳，一揭之下，不由得大为失望，原来这新娘果然不是严浣。

新娘看见了谷涵虚伤痕遍布的脸孔，也是吓得花容失色，尖叫起来。但她因为连日遭受凌辱，早已有点神经麻木，甚至不把生死当作一回事了，是以虽然吃惊，尚不至于像那老学究的晕倒。

谷涵虚道：“你别着慌，我是来救你的，你家住何方，有父母吗？”

黑石庄的成庄主又惊又怒，喝道：“你们还不快，快……”猛然想起儿子落在别人手中，投鼠须当忌器，连忙改变口气，求道：“好汉且慢、且慢动手，你要什么，尽管开口，可别难为了我的儿子！”

谷涵虚道：“我本来要取你儿子的性命，你若想我饶他，那就得听我的吩咐！”

成庄主叠声说道：“是，是，请好汉吩咐，小老儿一定依从。”

谷涵虚冷笑道：“也不怕你不依！”正待说出条件，忽觉背后微风飒然。原来是两个擅长于使暗器的人，向他打出一枚透骨钉和一支蝴蝶镖，两般暗器都是打他背心的大穴的。

谷涵虚就似背后长着眼睛，头也不回，反手疾弹，只听得“铮铮”两声，两枚暗器都飞了回去，“物归原主”，透骨钉插进了一个人的脑袋，蝴蝶镖钉在另一个人的头角，这两个发暗器暗算谷涵虚的人，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给反弹回来的暗器伤着要害，登时一命呜呼。

谷涵虚冷笑道：“有哪个不要命的便请上来！”

成家财雄势大，称霸一方，和黑道及官府中人均有来往，观礼宾客，十九懂得武功。可是见谷涵虚如此厉害，全都给他吓住了。武功好的还在强摄心神，静观其变，胆子小的则已是在争先恐后的向大门跑去。想要逃命。

纷闹之中，谷涵虚听得有一个人冷笑道：“挟持人质，算得什么好汉！”说话这人，正是那个姓白的少年。

谷涵虚一声冷笑，突然把新郎一掌推开，飞身疾掠过去，抢在众人之前，堵住大门。

有两个军官刚刚跑出礼堂，谷涵虚把手一扬，使出了威猛无涛的“天雷功”，只听得“砰、砰”两声，那两个军官从石阶上一个倒栽葱就滚下去，瘫在地上，变成了一堆烂泥。原来已是给谷涵虚的劈空掌力震毙了！

谷涵虚堵住门口，回过头来，双手疾抓，把涌到门口的那些人，就像抓小鸡似的，一手一个，一把抓着，就往里抛，转眼之间，已有六七个人给他掷了回去。谷涵虚喝道：“一个都不许跑！谁要跑的，这两个军官就是你们的榜样。”

那些想跑的人，武功都是比较平庸的，见了谷涵虚如此声势，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再往角落里躲。

那姓白的少年道：“连跑都不许跑，真是强横得可以！”祝老大怒道：“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凶恶的人，咱们大伙儿齐上，把这小子干了吧！”

宾客之中不乏黑道上的成名人物，平素也是自恃武功，横行霸道惯了的，但他们自问谁也比不上谷涵虚，见谷涵虚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心里先就慌了。

祝老大要“大伙儿齐上”，谁都没有答话，连那个“众望所归”武功最强的姓白少年也默不作声。他之默不作声，却并不是纯粹由于害怕谷涵虚，而是要保持自己的身份。但他自忖单打独斗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只好当作没有听见祝老大的话了。

谷涵虚大踏步走了回来，朗声说道：“我并非有意难为各位，只是须得待这件事了结之后，才能让各位出去。有哪个不服气的，尽管冲着我来，单打独斗也好，群殴也好，在下一总奉陪。”

此时姓白那个少年正在替新郎通解穴道。可是这新郎是给谷涵虚用独门重手法闭了穴道的，姓白少年虽然看出他受封闭的穴道，却是无法解开。

谷涵虚走上前去，冷笑说道：“你说我强横，难道他们父子强抢民女，反而是善良之辈？嘿，嘿，在你相貌长得不俗，却原来也是一副黑心肠！”

姓白这少年老羞成怒，冷冷说道：“阁下要怎么样？”

谷涵虚左掌划了一道圆弧，右掌穿出，向他胸前一按，喝道：“接招！”姓白这少年双掌齐出，使出浑身气力，要把谷涵虚推开，他的功力虽然不弱，却怎挡得住谷涵虚天雷功的威力，一推之下，谷涵虚纹风不动，姓白这少年给他一按一挤，却是不由自己地蹬蹬蹬退出了六七步！谷涵虚见他没有跌倒，倒也感到有点意外，心里想道：“若是再多一个与他本领相若的人，只怕我就要难以应付了。”

谷涵虚一掌震退了姓白的少年，立即又把新郎抓着，冷笑说道：“你说我挟持人质，如今我把他交了给你，你又有什么能耐将他保护？嘿，嘿，哪一位自问有本领可以保护他的，不妨向我讨取，我还可以将他交给你们。”

姓白这少年硬接了他的一掌，胸口如给铁锤重击，此时正躲在角落里呼呼吸气，哪里还敢说话。

在这一班人中，姓白的少年武功最强，众人见他一照面就吃了大亏，连他都不敢说话，众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了。

成庄主哭丧着脸，不迭求饶：“好汉、好汉，这不关我的事。小老儿决不敢冒犯好汉的虎威，请好汉别要动手，有什么吩咐，小老儿定必依从。”

谷涵虚道：“这位姑娘，你是从哪里抢来的，我要你把她送回去。”

成庄主道：“是，是。她的爹爹就在这里，我马上请他领回去。”

新娘子惊魂稍定，知道谷涵虚是来救她的了，连忙衿衽施礼，说道：“多谢恩公搭救，但只怕恩公一走，小女子又重要落虎口。”

谷涵虚道：“救人便须救彻，送佛送到西天。你不用担忧，我自有法子对付这个老贼。”

人丛中走出一个头戴儒冠的老人，满眶都是眼泪，新娘子扑上前去，叫道：“爹爹！”两父女抱在一起，忍不住放声大哭。

谷涵虚道：“你们别哭了，你是哪里人氏，怎样给他抢了女儿的，都告诉我！”

那老儒生道：“我是个落魄秀才，青州人氏，带了女儿到蓟州投亲的，不料来到此地，却给他们强抢了去，还迫我写了卖身契。”

谷涵虚道：“好，姓成的老贼听着，马上把卖身契还给他们，另外罚你十两金子，给他们父女遮羞。”

成庄主叠声应道：“是，是！”连忙吩咐管家把这女子的卖身契找出来，连同十两金子奉上。

那老儒生屈服于淫威之下，签卖身契卖了女儿，自觉羞惭，说道：“我不要他的金子，只要回女儿。”

谷涵虚道：“不义之财，取之何伤，你尽管拿去，做个小买卖也好。在金虏之下，我也劝你别去考什么劳什子的秀才举子，做升官发财的梦了。”

那老儒生道：“是，是。多谢恩公金石良言。”

谷涵虚回过头来，横目一扫全场，缓缓走到礼堂正中的供桌前面。

供桌上点着一对大红蜡烛，还有金猪之类的供品，谷涵虚把供品扫落，蜡烛拔掉，缓缓举起手掌，说道：“姓成的老贼，你睁大眼睛，仔细看了！”

谷涵虚一掌击下，发出闷雷似的声音，那张供桌是檀木做的，纹丝不动。这一下倒是大出众人意外，谷涵虚刚才大闹礼堂，一举手就击毙两个军官，

一扬掌就打退了姓白的少年，众人本以为他有更厉害的手段炫露给大家看的，哪知这张桌子竟是动也不动。有的人就不免想道：“原来他的本领亦不过如斯，白公子打不过他，只怕也是浪得虚名的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哗啦啦一片声响，那张供桌突然倒塌，转眼之间，裂成了无数小块，满堂木屑飞扬，地上堆满一块块的木头。

原来谷涵虚是用“天雷功”的威力，那一掌击下，力道从桌子中心像波浪般向四面开展，是以得须过了一会，桌子才会寸寸“肢解”。

击塌一张坚实的檀木桌子已不容易，更难的是还能够把它裂成无数小块，这手功夫一显，登时把众人吓得目瞪口呆，矫舌难下。

谷涵虚冷笑道：“姓成的老贼，你看清楚了没有？谅你的狗头再硬，也硬不过这张桌子。以后你若敢难为他们父女，我不但要打碎你的狗头，还要杀你全家老幼，鸡犬不留！”

成庄主吓得面无人色，“卜通”地就跪了下来，叩头如捣蒜，说道：“小老儿不敢，小老儿不敢！”

谷涵虚冷笑道：“谅你也不敢。打开大门，送他们父女出去吧！”

那两父女走后，谷涵虚又道：“你为富不仁，欺压百姓，本当取你性命，如今姑且饶你。罚你把佃户的三年田租折成银子，统统交回原来的佃户。你若阳奉阴违，我访查清楚，你少还一两银子，我就在你的身上割一块肉，限你三日之内办妥，你听清楚了没有？”

成庄主磕头道：“侠士吩咐，小人遵命。”

谷涵虚发落了成家父子之后，这才对宾客说道：“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不过，有一个人可得留下来！”双眼一瞪，指着角落的一个人道：“祝老二，你留下来，我有话要问你。”原来谷涵虚刚才不许众人出去，就是因为怕祝老二趁乱逃跑的。

“祝氏三雄”不知谷涵虚要把祝老二留下来干什么，三兄弟又是吃惊，又是愤怒。

那些来喝喜酒的黑白两道人物，听得谷涵虚说可以让他们走了，如奉皇恩大赦，争先恐后而逃，谁也不再理会祝家的三兄弟。

姓白那少年道：“祝大哥，咱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原来他喘息已定，心里自思：“祝氏三雄虽然不是一流好手，但有他们三人相助，或许可以和这鬼脸恶汉一争胜负，未必就一定输给了他。”他的父亲乃是武林中极有名望的人物，父子二人都是受人奉承惯了的，这次给谷涵虚打了一掌，自是不甘凌辱。

谷涵虚冷笑道：“我只想问祝老二一句话，你们既然要和我打架，我也正好乐得趁这机会，惩戒惩戒你们这些武林败类了。”

不必啰唆，你们四个人一齐上吧！”

祝老大听说他只是想问一句说话，不由得大为后悔，心里想道：“早知如此，让他问老二好了，何必与他拼命？”但此际谷涵虚已经说出了要惩戒他们的说话，祝家三兄弟下不了台，只好硬着头皮应战。

“祝氏三雄”并肩而立，祝老大说道：“人有面，树有皮，阁下迫人太甚，我们祝氏三雄难道还怕你不成。不过咱们毕竟没有深仇大恨，似乎也不必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若是输了，由你问话就是。阁下若是输了，我也不想与你为难，只是我们祝氏三雄的事情，可得请你阁下少管了！”口头虽然还在强硬，心中怯意已是暴露无遗。

谷涵虚纵声大笑道：“好，好，好！就按照你划出的道儿来走！你们自称三雄，如今我倒要看看你们是英雄还是狗熊了！动手吧！”

谷涵虚说到“动手”二字，话犹未了，祝老大阴恻恻地应道：“遵命！”三兄弟一齐出手，三条杆棒，三只金环，同时向谷涵虚打来。这是他们三兄弟苦练成功，仗以称雄的独门兵器。左环右棒，一圆一直，一刚一柔，互相配合，倒是深得上乘武学之旨。

三条棒杆从滴溜溜转动的金环中伸将出来，严如三条毒蛇出动，择人而噬，谷涵虚也不禁心头微凛，想道：“他们自身本领虽不过是第二流人物，这两件兵器，却委实是不可小觑了！”

姓白那少年也没闲着，他比祝老大还要狡猾阴狠，当谷涵虚发话之时，他身形微侧，早以蓄势以待。“祝氏三雄”一出手，他立即也是一声喝道：“小子休太猖狂！”身移步转，倏的到了谷涵虚背后，一招“游龙探爪”，五指如钩，疾抓下来，所抓的方位，正是谷涵虚背心的“大椎穴”。这穴道若是被人拿着，多好武功，也是不能动弹！

谷涵虚是何等人物，岂能着他暗算，掌风棒影之中，只听得“砰”的一声，谷涵虚身形一拱，背着药箱从头顶甩过，“祝氏三雄”的三条杆棒，一齐打在药箱之上，登时把药箱打碎！

姓白这少年一抓抓丢，眼看就要抓着了谷涵虚背心的“大椎穴”，谷涵虚的身形突然这么一拱，只差半寸没有抓着，说时迟，那时快，谷涵虚已是反手一掌。反拿对方手腕，登时把这姓白少年也迫开了。

谷涵虚那柄长剑是藏在药箱中的，药箱打碎，长剑掉下，谷涵虚脚尖一挑，长剑到手，剑未出鞘，已是一招“倒卷珠帘”，将三条杆棒格住。

姓白这少年拔出了一口厚背朴刀，说道：“好，我再领教阁下的剑法！”他刚才与谷涵虚拼了一掌，几乎受了内伤，对谷涵虚的掌力自然极为忌惮，他练成的一套“游身八卦刀法”，出道以来，罕逢敌手，所以希望在兵器上可以图个侥幸。

谷涵虚因为要留下祝老二盘问口供，恐防自己的“天雷功”威力太大，把他打死，故此也宁愿使用兵器，当下哈哈一笑，说道：“随你的便！”唰的拔剑出鞘，一招“八方风雨”，剑光霍霍，四面展开，祝家三兄弟和姓白的少年都觉得白刃耀眼，好像谷涵虚这柄长剑是只为对付自己而刺来的，四人不约而同地退了一步。

姓白这少年倒吸一口凉气，心道：“想不到这厮的剑法竟然也是如此了得！”连忙施展闪、展、腾、挪的小巧身法，身似水蛇游走，乘暇抵隙，有机可乘，才劈一刀，避免和谷涵虚硬拼。

这少年的“游身八卦刀法”，造诣确也不凡，谷涵虚的剑法本来是以奇诡见长，接连几招，竟然给他避过。

谷涵虚心里想道：“我且收拾了祝家三兄弟，回头再对付他。”当下一声长啸，剑招一变，暴风骤雨般的向“祝氏三雄”攻去，根本就不去理会姓白这个少年。可是因为他力贯剑尖，业已使出了几分“天雷功”的威力，长剑挥舞之际，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姓白这少年的朴刀，一到了他的剑光笼罩之下，就给荡开，休想所得到他的身上。

谷涵虚加强内力，剑招由快而慢，剑尖就像坠了重物似的，东一指，西一划，论剑势的凌厉似乎大不如前，但只要给他的剑尖轻轻碰着，就不由得虎口发热，心头一震！

“祝氏三雄”的三环三棒，首尾相联，互相呼应，防御得十分严密，但却禁不起谷涵虚内力的冲击。不消片刻，三兄弟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如牛。

谷涵虚见时机已到，猛地喝道：“着！”一剑刺进祝老二的环中，正中他的虎口， 啷一声，金环坠地，老大老三大惊之下，双环双棒左右扑来，但业已缺了一环，如何还能阻挡得住谷涵虚的攻势？只听得“咔嚓”连声，谷涵虚一剑横披，把两根棒杆同时削断。谷涵虚出指如风，迅即点了三人的穴道。

姓白那少年溜滑之极，一见“祝氏三雄”形势不妙，立即冲出大门，出了大门，这才扬声说道：“阁下剑法高明，佩服，佩服！请阁下赐个万儿。”这是江湖上的术语，留个“万儿”即是报个姓名的意思，要对方报出姓名，乃是准备日后寻仇的。当然这也只是失败一方要挽回几分面子的门面话了。

姓自这少年只道谷涵虚忙于收拾“祝氏三雄”，无暇分身来追自己，是以乐得说几句漂亮的门面话：哪知谷涵虚点穴的手法快到极点，点倒了祝氏三雄，姓白这少年刚刚跑出大门，他也跟着追出来了。

谷涵虚冷笑道：“软的硬的，我全不吃，你要我报个万儿以待日后寻仇是不是？不必这样费事了，现在就来吧！”

姓白那少年本来是奔向马厩去找自己的坐骑，看见谷涵虚追来，顾不得跑进马厩去找自己的坐骑，连忙抢了一匹马，便即落荒而逃。成家因为宾客众多，马厩容纳不下许多坐骑，是以在地上立了系马的木桩，有些马匹乃是系在外面的空地上的。

谷涵虚见他胡乱骑了一匹劣马而逃，这才哈哈一笑，止步不迫，说道：“你要我留下万儿，我可要留下你的马儿了。”原来他是看中了姓白少年那匹千里马，故意追出来吓吓他的。此时他急于回去盘问祝老二的口供，当然是不想去追这姓白的少年了。

谷涵虚回到了大厅，“祝氏三雄”还在哼哼唧唧，想要运气冲关，自解穴道，但谷涵虚用的是重手法点穴，他们功力不够，穴道解不开，反而弄得痛苦难当。一运力浑身如针刺。

祝老大勉强可以出声，呻吟说道：“好汉，咱们说过不是拼个死活的，你手下留情吧！”

谷涵虚道：“我说话当然算数。但你们说话也得算数。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若有不尽不实之处，我一发现，立即就取你们性命！”

祝老大道：“好汉尽管问话，我们决不敢有半句虚言。”

谷涵虚替他们三兄弟解了穴道，问道：“祝老二，你刚才说的无独有偶，这是什么意思？”

祝老二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我和快马韩躲在角落里小声谈话，当时他也还没有进来，怎的却给他听见了？”这件事情本来是不敢泄露给外人知道，但在谷涵虚威胁之下，性命要紧，也不能不说了。

祝老二定了定神，喘过口气，说道：“因为冀北道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一桩事情。”祝老大补充道：“一位黑道上的朋友在冀北道上抢了一个女子。”

谷涵虚道：“那人是谁？”

祝老二道：“是一个道士，但也是在线上开扒做独脚生意的黑道朋友。”“线上开扒”就是在江湖上走动，并无固定山寨的强盗。“独脚生意”是并无伙伴自行劫的意思，亦即是说那是个独脚大盗。

谷涵虚道：“是不是黑石道人？”这个人是他听得褚云峰说过的。

祝老三道：“不错，正是黑石道长。阁下是和他相识的吧？”他以为谷涵虚和黑石道人有交情，暗暗欢喜。

谷涵虚哼了一声，说道：“不错，我是知道他的，我正要去找他呢！”

祝老大见谷涵虚面色不对，已知不妙，连忙说道：“这个牛鼻子臭道士胡作非为，我们都是不齿他的所为的。这次他强抢了人家的黄花闺女，我也看不过眼。”

祝老三年纪较轻，有点傻气，尚未省觉，倒有点为黑石道人不平，说道：“黑石道人虽是强横霸道，但却并非贪花好色之徒。我听说他抢的这个女子，并不是留给自己用的。他是拿去送人的，要这女子的人也并不是要玷污她的清白。”

祝老大瞪了弟弟一眼，说道：“一个出家的道人要干出此等事来，总是不该。”

谷涵虚道：“你们只要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不必管黑石道人怎样。祝老三，你说，他要拿这女子送给何人？”

祝老三道：“听说是要送给飞龙山的窦寨主。”

谷涵虚暗暗吃惊，大声说道：“那个女子是不是姓严的？”

祝老三道：“原来你亦已知道了。”

谷涵虚道：“我要你们说得仔细一些，和我知道的对证对证，看看你们有否隐瞒。”

祝老二道：“正是，那个女子据说还是江南鼎鼎有名的武林人物，号称川西大侠严声涛的女儿呢！”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惊悉阴谋寻旧侣 究明真相悔前非

谷涵虚听到一半的时候，早已料到这个女子定是严浣，但如今从祝老二口中得到了证实，仍是不禁大吃一惊，失声说道：“她怎么会落到这恶道的手里？”

祝老二道：“是呀，初时黑石道人还几乎吃了她的亏呢。后来他用了迷香暗器，这才把严姑娘擒了的。”

祝老大善于观颜察色，看了谷涵虚这副又惊又急的神情，已知谷涵虚与这女子交情非浅，为了讨好谷涵虚，连忙说道：“我们是前天在苏州城外三十里的野猪林碰见他的，他说他要把这女子送到飞龙山去给窦寨主，从这里到飞龙山和从野猪林到飞龙山的路线是一样的，一般的坐骑，总得跑个四五天。若是有快马去追还可以在他未到飞龙山之前追赶得上。这牛鼻子虽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我想想不到他会干出这种为武林朋友所不齿的事情，只恨我的本领与他相差甚远，否则我也要教训教训他了。”

谷涵虚咬牙道：“他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要找着他！”

祝老大道：“对呀，不畏强横，打抱不平，这才是大英雄的本色。不过，他若到了飞龙山，人多势众，大侠你虽然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究竟要费许多功夫了。不如在途中截住他可以省点气力。成庄主，你赶快挑选一匹好马送给这位大侠吧。”说出话来，好像是完全为谷涵虚着想，连自己是来为恶霸抢亲而作贺客的身份都忘记了。

那傻里傻气的祝老三却忽地叫了起来：“哥哥，你怎能说出这种话！黑石道人是抢了那位严姑娘，但这却是飞龙山的窦寨主请他做的，窦安平才是主使的人。这位大侠，我求你一件事情。”

谷涵虚虽然痛恨黑石道人，却也有点喜欢祝老三这个心直口快的傻小子，说道：“你不用开口了，我知道你是求我饶了这臭道士是不是？我不能答应！”

祝老三道：“你不答应，我也要说。我告诉你，我们碰见他的时候，他非常难为情，怕我们以为他是淫贼，这才告诉我们是因何抢这女子的。但窦安平为何要他抢这女子，这他就知道了。你们骂他行为不当，我不为他争辩，但他却绝对不是贪花好色之徒。这件事情，他也只是帮凶而已。老实说，讲起在黑道中的行为，他还算得是个响当当的汉子呢。最少要比我们三兄弟强多了！”说到此处，瞪了他哥哥一眼，显然是不服气哥哥刚才所说的话。

祝老大喝道：“这样的恶道你还替他求情！侠士，我的弟弟有点糊涂，请你原谅。”

谷涵虚“哼”了一声，说道：“你的弟弟或许糊涂，却没有你这样令人讨厌！好，祝老三，看在你的份上，我不杀他也就是了。但我可不能答应你就饶了他，至少也得废掉他的武功。”

成庄主看见谷涵虚要走，战战兢兢他说道：“好汉，我已叫人给你老挑选坐骑了，马上就可牵来。”嘴巴向管家一呶，管家连忙捧上一盘银子，说道：“这是敝主人送给你老的一点盘缠。不成敬意。”成庄主巴不得谷涵虚早走，只怕他一不如意，又要和自己为难。

谷涵虚双眼一翻，想把银子摔掉，忽地转念一想，随手抓起了十几锭碎银，说道：“也好，反正你这是不义之财！但你可不要以为有了钱就什么都行了。你若是不依从我的吩咐，我一定回来和你算帐。”

成庄主见他收了银子，松了口气，说道：“是，是。三天之内，我一定把你老吩咐的事情办妥。”他以为谷涵虚收了他的银子，已是多少给了他一点情面。却不知谷涵虚乃是另有用途。后来成家父子因为并没有遵照谷涵虚的吩咐，将三年来所收的田租折成银子老老实实地退还佃户，结果给谷涵虚率领的一支义军抄了家，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成家的家丁牵来了坐骑，谷涵虚道：“我自己会挑，不要你的。”蓦地想起一事，回头问祝老三道：“姓白的那厮是什么人，住在哪里？”

祝老三道：“他名叫白千胜，他爹爹白万雄乃是一位已经金盆洗手的绿林大豪，和绿林中鼎鼎大名的淳于寨主乃是结拜兄弟。家住沧州白槐庄。淳于寨主单名一个周字。他是——”祝老三因为觉得谷涵虚好像比较看得起他，心里很是高兴，因此不厌其详地要一五一十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谷涵虚。

谷涵虚却不耐烦再听下去，说道：“够了，够了。我知道了他的所在住所，自会去找他的。”当下跑进马厩，取了白千胜的那匹坐骑，跨上马背，绝尘而去。

谷涵虚走了之后，祝氏兄弟这才争吵起来。祝老大骂他弟弟道：“你倒会向这丑汉讨好！”祝老三反唇相讥：“你才是向他讨好。我问你，你不是一向都在人前自称黑石道人是你的好朋友吗，为什么你却向那丑汉子夸张了他的罪过，好像巴不得这丑汉子去杀了他！”

祝老大冷笑道：“你懂得什么？我这是唆使两虎相斗的妙计。对我们有太大的好处。”

祝老三道：“此话怎说？”祝老二说道：“三弟，大哥的意思你还不不懂？”祝老三双眼一瞪，傻乎乎他说道：“不懂！”

祝老二道：“黑石道人在黑道上抢了我们不少的买卖，这丑汉子找着他，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若果是伤了丑汉子，等于是黑石道人替我们报了仇。伤了黑石道人呢，对我们也不是没有好处！嘿嘿，哈哈！这你可懂了吧？”

祝老三睁大了眼睛，半晌说道：“懂了，懂了！你们这是借刀杀人之计，但这样的用心不是太恶毒了吗？”

祝老大哈哈大笑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干我们这一行的，难道还想做正人君子？”

原来黑石道人的泼风刀法乃是武林一绝，祝老大猜准了谷涵虚为了要救严浣，必定是马不停蹄的日夜赶路，谷涵虚的体力消耗之后，和黑石道人相斗，鹿死谁手，就难以预料了。祝老大盼望的最好两败俱伤，所以他才把黑石道人的行踪告诉谷涵虚的。

谷涵虚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骑了白千胜那匹骏马，马不停蹄的一路追踪。除了吃饭和向途人打听之外，一天两晚，连瞌睡都没打过，更莫说躺下来歇息了。

谷涵虚身上有几十两从成庄主那里拿来的碎银子，是以他的相貌虽然凶恶，但因出手豪阔，一路上向人打听，却是人人都乐意把所知的消息告诉他。

第三天早上，他已到了距离飞龙山只有五六十里的一个地方。路旁茶馆的主人告诉他，说是看见一辆骡车经过，驾车的正是一个道士。至于车上有没有女子，他就知道了。

谷涵虚得到了确实的消息，精神陡振，按照茶馆主人指点的方向去追。这天早上，刚刚下过一场雨，路上的蹄痕轨迹，十分清晰，等于是给他引路。

谷涵虚跟着骡车轨迹，到了一座林边，不见车迹，颇为诧异，心里想道：

“怎的这个恶道把骡车驾到林中去了，难道他竟敢心怀不轨，意图非礼么？”

祝老三虽然一再和他说过黑石道人并不是采花贼，但谷涵虚却怎敢完全相信了他的说话？

谷涵虚策马入林，心头卜卜乱跳。就可以见着严浣了，这次该会见她了吧？哼、哼！那恶道若敢动她一根毫发，我非将他碎尸万段不可。

不错，骡车中的那个女子确是严浣，但事情的变化却大大出乎谷涵虚的意料之外。

按下谷涵虚暂且不表，且说严浣的遭遇。

严浣离家之后，到处打听谷涵虚的下落，不觉过了三年，踏遍江南，仍是得不到谷涵虚的消息。

严浣忽地想起谷涵虚曾经对她说过自己的身世，是从北方逃来的难民。

“或许他已经回老家去了。”严浣在江南找不着谷涵虚，于是便渡过长江，到北方来继续找寻。

不料这一天在冀北道上遇上了黑石道人，给黑石道人用会喷迷香的暗器擒了。醒来之时，发现自己已在了一辆骡车之中。

黑石道人所用的那种迷香有酥筋软骨之能，严浣醒了过来，手足虽然能够动弹，气力却使不出。不过身体并无异状，严浣这才稍微放心。

严浣又惊又气，醒了过来，对黑石道人破口大骂，心里想道：“我宁愿给他一刀杀了，决不能受他所辱！”

不料黑石道人却不动气，揭开了车帘，说道：“你醒来了么？”严浣骂道：“臭道士，你要怎样？”

黑石道人笑道：“没什么，请你吃两个馒头。你已经睡了一天，没有吃过东西，现在醒来，想必亦已饿了。”

果然黑石道人抛进两个馒头，连手指都没有碰她一下。

严浣怔了一怔，骂道：“贼道，你为什么不把我杀了！我告诉你，我是川西大侠严声涛的女儿，决不会平白让人欺负的。你不杀我，终有一日，我会杀你报仇！”

黑石道人道：“也没有办法，谁叫我受了人家的恩惠呢！”

严浣听他这么说，忍不住好奇心问道：“怎么，你是拿我去报答人家恩惠的吗？”

黑石道人道：“小姐真是聪明，猜得一点不错。”

严浣道：“那人是谁？”

黑石道人道：“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可以向你担保，那人决不会污辱你的，你可以放心。”

严浣骂道：“我不信你们这些臭道士泼皮贼会安有什么好心肠！”

黑石道人冷冷说道：“信不信由你。但我也要告诉你，你若再骂，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你骂一句，我就打你一记耳光！”

严浣想要自杀，但她的佩剑早已被黑石道人缴去，又使不出气力，想要自杀也难。黑石道人倘若打她耳光，她是丝毫也没办法抵抗的。

严浣无可奈何，心里想道：“他对我也还不算太过无礼，我就暂且忍受吧。待我恢复了气力，再与他算帐。”于是住口不骂，拿起了黑石道人抛进车厢的馒头。

严浣本来要摔掉他的馒头，但实在是饿得难受，心里想道：“如果馒头里有毒药，我死了也好。如果没有毒药，吃饱了再跟他拼命。”

严浣吃了两个大馒头，气力倒是恢复了一些，可是试一运气，胸口便隐隐作痛。黑石道人所用的酥骨散，药力是能够维持七天之久的。严浣自知在未得到解药之前，决计不是黑石道人的对手，也只好暂且忍耐了。

如此一来，双方倒是可以暂时相安无事。黑石道人每天把粮食用水拿到车厢来给严浣，对她颇有礼貌。每天三次歇息和晚上睡觉之时，他也总是远远的离开严浣，让严浣可以做一些女儿家不便为外人所见的事情。

这一天到了飞龙山东面约一百里之处，已经可以隐隐看见高耸入云的飞龙山了。黑石道人吁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服侍妞儿的事，好，还有一天，我就可以不干这苦差事了。”

严浣忍不住问道：“你是要把我送到飞龙山吗？”

黑石人道：“不错，现在不妨告诉你了。不是我要捉你，是飞龙山的窦寨主，要我将你‘请’到他那儿去的！”

严浣诧异道：“飞龙山的窦寨主是什么人，我又不认识他！”

黑石人道：“为什么他要‘请’你，我也并不知道，但据我所知，窦寨主也是绿林中一位响亮的汉子，我想，他不会对你无礼的。”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严浣虽然仍是痛恨黑石道人，但对他的能以礼相待，却也有一丝好感，心里想道：“落在他的手里还好一些，落在那个什么窦寨主的手里。那就不知如何了。”尽管她对黑石道人有一丝好感，总还是不能相信他的说话。

严浣本来是个个性十分倔强的女子，就是在父母的压力之下，她也是不肯低头的，想不到如今竟然要受人摆布，禁不住心中气苦，想起谷涵虚来。

“那次我和爹爹碰上了滇南七虎，幸亏得谷大哥赶来相救，唉，如今却不知他在何方了？谷大哥，谷大哥，你可知道我现在正在受人欺侮吗？”

心念未已，忽听得蹄声得得，有一骑马迎面而来。严浣心头“卜通”一跳：“难道当真是天从人愿，谷大哥来了？”

蹄声戛然而止，那人似乎晕又惊又喜地叫道：“黑石道长，想不到你已经来了！我正想去找你呢！”

并不是谷涵虚的声音。

严浣心头一沉，她的幻想破灭了。

严浣揭开车帘一角，只见来的是个瘦脸孔小眼睛的汉子，令人一见，就不由得心里生厌。

黑石道人定睛一看，说道：“嗯，你不是窦旺么？”原来窦旺乃是飞龙山寨主窦安平の远房侄儿，也是他所宠信的一个心腹头目。

窦旺听得黑石道人说得出他的名字，大为欢喜，说道：“难为道长还记得我，我正是窦旺。家叔特地叫我来迎接你老人家的。”

黑石道人笑道：“你的叔叔又不是诸葛孔明，怎会有未卜先知的本领，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来到此处？”

窦旺说道：“严家那小妞儿一直不见有人将她送来，家叔这两天正在等得十分着急。我说，别人恐怕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活擒严声涛的女儿，能够办妥这件事的除非是黑石道长。家叔说，不错，不错，那你赶快去找黑石道长探听消息吧。我说不用跑那么远去打探，黑石道长准保已是手到拿来，此刻只怕已在途中了。家叔说，很好，那你就去迎接黑石道长便是，看看你料得中还是不中。哈哈，果然我今天一早下山，天还未黑就碰见道长了。”

原来窦安平乃是遍托江湖友好，请他们捉拿严浣的，不仅是请托黑石道

人一个而已。窦旺奉了他的命令，也是要到处去打听消息的。适逢其会，一下山就碰上了黑石道人，他说的这番话，当然就完全是为了拍黑石道人的马屁了。

爱戴高帽的人十居其九，黑石道人也不例外，听了哈哈大笑：“窦旺，你这小子倒是看得很准。严声涛的女儿现在正是在这骡车之上。不过你可得放尊重些，不许你惊吓了她。人家的父亲好歹也是有大侠之称的成名人物呢！”窦旺本来已经伸出手来，想要揭开车帘，瞧一瞧严浣的相貌，给黑石道人这么一说，不由得满面通红，连忙缩手。

黑石道人受了他的高帽，也不想令他太过难堪，于是找话来和他说，笑问道：“令叔叫我把这妞儿送来，我已遵命办到了。但我还不知道令叔为什么花这样大的气力，把这小妞儿请来呢。你可以告诉我么？”

原来黑石道人因为某次遭受仇家围攻，得到窦安平出面，替他解围，黑石道人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受了窦安平的恩惠，窦安平又低首下心的与他结纳，两人遂成了八拜之交。黑石道人答应可以为窦安平做任何事情，是以这次他接到了窦安平的绿林箭，虽然不知道原因，也照办了。

好奇之心，人人皆有。是以黑石道人虽然知道见到了窦安平之后，窦安平一定会告诉他的，但还是禁不住要先向窦旺探问因由。

窦旺说道：“原来道长还不知道。实不相瞒，家叔要这个女娃儿，乃是为了要来对付孟少刚的。”

黑石道人怔了一怔，说道：“是不是人称江南大侠的孟少刚？”

窦旺道：“不错。这孟少刚又有神剑之称，家叔恐怕打不过他，只好出此下策。”

黑石道人道：“为什么用这个女娃儿就可以对付得了孟少刚？”

窦旺道：“严声涛是孟少刚的姐夫，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她落在咱们手中，孟少刚就不能不投鼠忌器了！”

黑石道人眉头一皱，心里想道：“窦大哥本来是黑道上一位响 的汉子。但这样的作为，却是未免有点卑鄙了。”但因他受过窦安平的恩惠，不便在窦旺面前直斥其非，心里想道：“且待我见了安平，再好好的规劝他，宁愿我替他出马，与孟少刚剧斗一场，死在他的剑下，也胜于做出这等事来，给天下英雄耻笑。”

窦旺说道：“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孟少刚这两天就会来到飞龙山，所以家叔很急。”

窦旺正要说出他的要求，黑石道人已先问道：“我有一事未明，不知老弟是否可以为我一破疑团？”

窦旺连忙说道：“道长这样客气，折煞了小侄了。不知道长欲知何事？”

黑石道人：“令叔何时与孟少刚结的仇，为何我从来没听他说过。”

窦旺道：“家叔与这孟老头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黑石道人诧异道：“那又为何要费尽心机来对付他？”

窦旺一来因为黑石道人给了他的面子，二来他只道黑石道人和他叔叔乃是八拜之交，说也无妨，为了炫耀自己是窦安平的心腹，便道：“这个秘密除了家叔只有我知道，家叔本来是不许向外人说的，道长是自己人，当然可以说得。不过希望道长千万守口如瓶。”

黑石道人心里很不高兴，但仍是忍着不发，说道：“你若信不过我，那就不说好了。”

窦旺惶然说道：“道长千万不要误会，我怎会不相信道长？”

此事实实在在牵连太大，所以我多说了两句，请道长见谅。”

黑石道人道：“别卖关子了，爽爽快快地说！”

窦旺凑到黑石道人耳边，小声说道：“实不相瞒，最急于要对付孟少刚的，还不是家叔呢！”

黑石道人道：“那人是谁？”窦旺说道：“是阳天雷。”黑石道人道：“阳天雷不是金国的国师么？”窦旺笑道：“一点不错。道长想不到吧？”

黑石道人暗暗吃惊，一时间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窦旺接着说道：“道长这该明白了吧，屠百城与孟少刚乃是阳天雷的两大对头，屠百城去年在蒙古给阳天雷与成吉思汗的金帐武士联手杀掉，如今就剩下一个孟少刚了。但若然他不杀掉孟少刚，也还是不能安枕无忧的。”

黑石道人强摄心神，暗自想道：“兹事体大，我须得套他说出实话才行。”当下作出稍微惊诧但却不太过分的神色说道：“确实是有点意想不到，令叔是几时和阳天雷搭上的交情？”

窦旺说道：“家叔与阳天雷本来没有交情，但因如今已是一条路上的人，自然也就必须同仇敌忾了。”

黑石道人道：“这么说来，令叔是已经暗中投顺了金国么？”

窦旺道：“这倒不是。金国目前衰亡在即，连阳天雷都要另投明主呢，家叔岂能不识时务，在这个时候投顺金廷？”

黑石道人恍然大悟，说道：“敢情令叔是和蒙古人已经挂上了钩？”

窦旺笑道：“道长这一猜可猜对了。我还可以告诉道长一个秘密，阳天雷如今虽然是身为金国国师，其实也是看风使舵，和蒙古的使者经常暗通消息的。”

黑石道人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二人要合力对付孟少刚了。但何以孟少刚又会到飞龙山来呢？难道他也知道了这个秘密，特地跑来找令叔的晦气么？”

窦旺笑道：“孟老头儿再神通广大，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的，这次他是自投罗网。”当下便把窦安平设计骗新任的绿林盟主李思南来飞龙山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黑石道人，跟着说道：“孟少刚是作李思南的保镖来的。不过听说这姓李的小子也极了得，所以家叔虽然请来阳天雷的侄子和白万雄白老爷子这两位强手，也还是恐怕难操胜券，故此宁可备而不用，多找一个办法来对付孟少刚。这就是家叔为什么要麻烦道长将这个女娃儿请来的原因了。”窦旺哪里知道，他以为孟少刚和李思南是“自投罗网”，其实他们二人正是将计就计，来找他们的晦气的，黑石道人倒是无意中说中了。

黑石道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出他意料之外了。但因窦旺不是他可以说真心话的对手，他只好隐忍不发，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想不到令叔倒是个识时务的俊杰呢。”

窦旺裂开嘴巴笑道：“难得道长也是一样心思，这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了。说老实话，咱们做山大王虽也不愁吃喝，但总不能一辈子在刀口上讨生活啊。蒙古人眼看就可以得天下了，找个官儿做做，下半世倒是可以安享荣华。”

黑石道人心里暗道：“鬼才和你一样心思！想不到窦安平竟会如此，这飞龙山去呢还是不去？”

窦旺只道黑石道人是自己人，哪知黑石道人听了他这一番说话后，心中已是颇有悔意。窦旺说道：“家叔如今正在急着等这女娃儿，不如道长将她

交给我，让我快马送她回去如何？”

黑石道人心里想到：“若不是打狗要看主人面，你这小子我早就一刀将你杀了。但窦安平毕竟是于我有恩，这飞龙山恐怕还是要去一趟的。只是这女娃儿却如何处置。难道我就当真将她交给了窦安平，让窦安平拿去讨好蒙古鞑子吗？孟少刚纵然不杀我，天下英雄也要耻笑我啊！”

黑石道人内心交战了好一会，终于立下了决心，说道：“窦旺，我没有见过你的本领，你斫我一刀试试。”

窦旺莫名其妙，吃了一惊说道：“道长是什么意思？”

黑石道人淡淡说道：“待会儿再告诉你，你不用害怕，尽管斫来就是。”

窦旺道：“小人不敢。”

黑石道人道：“这是我叫你的，谅你也不能够伤得了我。就算你伤了我，我也不会怪你！”

窦旺知道黑石道人的脾气是不容别人违拗他的，心里虽然有点害怕，也只好拿起了刀，说道：“那就请道长恕我放肆了。”虚张声势，挥了一刀，可还不敢当真朝着黑石道人的身子斫下。

黑石道人眉头一皱，道：“我叫你斫就斫，你竟敢小看么？”窦旺道：“是，是。小人斫了！”闭起眼睛，一刀斩下。

黑石道人待刀锋堪堪劈到之际，双指一伸，钳着了刀背，轻轻一推，窦旺跌了个四脚朝天，额头碰得肿起了一大块。

窦旺爬了起来，又羞又恼，说道：“小人本领不济，教道长见笑了，但不知道长为何要试我的功夫？”

黑石道人冷冷说道：“你也自知本领不济了吗？老实告诉你吧，这女娃儿的本领和我不相上下，她的父亲在北五省也有许多朋友，你要将她押解回山，不怕出事么？哼，你现在只不过跌了一跤，若然出事，那就只怕连你的吃饭家伙也保不住了。”

窦旺面上一阵青一阵红，讪讪说道：“原来道长乃是一番好意，小的却吃不消了。既然如此，小的就先赶回去给道长报信如何？”

黑石道人道：“好啦，这样就没你的事了。你快去吧。”窦旺心中暗暗咒骂：“你这牛鼻子臭道士纵然是出于好意，也不该如此作弄我。且等你到了山寨，我再慢慢的摆布你。叔叔虽然和你是八拜之交，谅他总还是听我的话。”

且说严浣在骡车上听到了窦旺所说的那番说话，心中又喜又惊。喜的是听到了舅舅江南大侠孟少刚的消息，惊的是知道了他们要拿自己来要挟舅舅的这个阴谋。

严浣心乱如麻，暗自思道：“舅舅来了，不知明霞表妹来了没有？一别四年，不知明霞可曾见过了谷涵虚？”又想：“舅舅武功绝世，他见了，我一定会救我的。不过，只怕我在他们挟持之下，舅舅不敢动手，那就反而累了他。这是关系义军抗敌的大事，倘若因我而误了大事，我就更是罪孽深重了！”

想到此处，严浣不禁大骂起来：“你这牛鼻子臭道士自夸是黑道上响的汉子，却原来是卖国求荣的奸徒！哼，这比杀人放火、掳掠奸淫的匪徒还更可耻可恨！”

黑石道人叫道：“小姐，你先别胡骂好不好？”严浣道：“最多你杀了我，我偏要骂！”黑石道人道：“我的心里也正在烦着呢，求求你别骂好不

好？让我想一想！好，你若再骂，我只好把你抛在这荒野喂狼了！”

严浣听得他说得恳切，倒是不禁一怔，想道：“难道他和那个什么飞龙山的窦寨主并不是一条心？但他为什么又要听那寨主之命来捉拿我？”严浣一来起了疑心，二来也确实有点害怕他将自己抛在荒野，“无论如何，这臭道士虽然可恶，也还是比较正派，我若落在飞龙山的人手中，就只怕要更难堪了。”于是住口不骂，冷冷说道：“好，那你就好好想吧。我是个女子，也知卖国求荣的可耻，你是个男子汉，倒是该好好的想一想，该不该做出辱没祖宗的事情了。”

黑石道人给她这么一说，不禁暗暗觉得惭愧。原来他虽然和侠义道一向没有往来，但国家民族的观念却还是有的，心里想道：“这女娃儿倒是说得不错，我倘若帮窦安平干出这种事来，只怕不但是受天下英雄的耻笑，也的确是对不住自己的祖宗了。给人骂是卖国求荣的奸徒，我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但另一方面他又曾受过窦安平的大恩，自己曾经亲口答应过窦安平，说是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以报他的大恩。

车轮滚滚向前，黑石道人的心也在随着车轮转动，一步一步的接近飞龙山了，“去呢还是不去？”

“为了顾全我和窦大哥的交情，飞龙山恐怕还是应该去一趟的。但若果窦大哥不听我的规劝，那又如何？”黑石道人并不是一个莽夫，他虽然念及八拜之交，想去劝告窦安平，希望他能够改弦易辙，但他也不能不考虑到，窦安平是经过周密的安排，长期的准备，才会干出这桩事情的。他有可能只是听了自己的一席话而就改变主意吗？

“窦安平私通鞑子的秘密，决不能让外人知道。他若是不听我的规劝，又岂肯放过我呢？纵然我和他有八拜之交，只怕他也是非杀我不可的了！如今在他的山寨里，已经有阳天雷的侄子和白万雄等人，在准备着帮他对付孟少刚。到了其时，这些人也当然会来对付我了。阳天雷的侄子本领如何，我不知道。但只以白万雄而论，我就决计不是他的对手！”跟着又想：“我死不足惜，以一死来报答窦安平的恩惠，也算得是一笔勾销。但这位严姑娘却是我将她送入了虎口了！”

黑石道人转了好几次念头，终于驾驭骡车，离开了通往飞龙山的那一条路。

骡车在树林中停下，严浣的心也跟着一沉，不知黑石道人带她进入荒林，有何用意？

黑石道人揭开车帘，说道：“严姑娘，这是解药。葫芦里还有半葫芦的水，你用水送服吧。”说罢，掌心一摊，将两颗药丸放在严浣的跟前。

严浣怔了一怔，说道：“你给我解药？”

黑石道人说道：“你不相信，那就当作是毒药好了。我并不强迫你吞。”

严浣冷冷说道：“我的性命本来就在你的手中，我又何须害怕这是毒药。”一张口便吞下了那两颗药丸。

黑石人道：“好，难得你相信我。这把剑也还给你吧。”严浣的剑，是在被擒之时给他缴去的。

严浣吞了药丸，只觉一般热气从丹田升起，过了一会，只觉得气血畅通，气力也渐渐恢复了。

严浣唰地拔出剑来，一剑向黑石道人刺去。黑石人道：“好，你要报仇，那也随你。”他正在为着不知如何去处理他与窦安平之间的恩怨而苦

恼，是以严浣一剑刺来，他即不躲避，也不拔刀招架。

只听得“咔嚓”一声，黑石道人身边的一棵松树，给严浣一剑斩断了一株粗如儿臂的树枝。原来严浣乃是试试她是否已经恢复了武功的。正是：

娥眉见识超凡俗，死里逃生岂偶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道人赠药求宽恕 侠士挥刀忍忤情

黑石道人并不怕死，但当着严浣的剑锋几乎是贴着他的颈背削过之时，也不禁给她吓出了一身冷汗。

严浣冷冷说道：“我生平从未受过人如此欺负，按说我本该杀了你方能解我心头之恨，如今看在你似乎尚有向善之心，这一剑权且寄下，但愿你好做人。”

黑石道人苦笑道：“多谢你手下留情，你快快走吧。”

严浣道：“你呢？你放了我，你怎么办？”她对黑石道人的恨意虽未全消，却也有了几分好感，是以在出了一口气之后，就忍不住好奇要问他了。

黑石道人淡淡说道：“这是我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

严浣碰了个钉子，“哼”了一声，纳剑入鞘，说道：“我才没工夫理你的闲事呢，你好自为之吧。”

黑石道人看见严浣朝着飞龙山的方向走路，不觉怔了一怔，叫道：“严姑娘，你走错方向了，应该从那一面下山的。”

严浣头也不回，说道：“我偏要走这个方向！”

黑石道人道：“严姑娘，你到底要往哪儿？”

严浣道：“我往哪儿，你管得着么？”

原来严浣是想去会她的舅舅孟少刚。她暗自思量：“现在我的武功已经恢复，还怕什么？听刚才那贼汉子所说，舅舅明天就可能到飞龙山了，我何不也到飞龙山去与他相会？”

黑石道人猜到了她的心思，说道：“严姑娘，不是我要管你，飞龙山你去不得！”

严浣冷笑道：“我喜欢上哪儿便上哪儿，用不着你替我担心！”

黑石道人颇有几分气恼，要想不理，但转念一想：“我何必和黄毛丫头一般见识？况且本来是我对她不住，也怪不得她恼我。”当下急忙赶上，叫道：“严姑娘且慢，请你听我一言。”

严浣嘿嘿冷笑，径自前行。她的轻功本来是不在黑石道人之下，但因功力初复，不多一会，却给黑石道人追上了。

且说谷涵虚跟着骡车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林边，隐隐听见严浣喝骂的声音，又喜又惊。大雨过后，山路怪石岿嶙，青苔湿滑，马也难行。谷涵虚迫不及待，飞身下马，立即施展轻功，朝着声音的来处跑去。

严浣眼看就要给黑石道人追上，斥道：“你干什么？”黑石道人正要向她劝说，忽见一个奇丑无比的汉子突然出现！

谷涵虚本来是个面如冠玉的美少年，当他和严浣分手之时，脸上刚刚给张元吉的利剑划伤，当时虽然是血流满面，但因疮疤未结，仍是本来面目。是以在严浣的记忆之中，她的意中人始终都是那个英俊的谷涵虚，决想不到谷涵虚如今已是变成了这个模样。

一个奇丑无比的汉子突然在她面前出现，严浣不禁吃了一惊，叫道：“你是谁？”苍苔路滑，严浣跑得正急，骤然吃惊，几乎滑倒。谷涵虚心痛如绞：“浣妹果然是认不得我了。也罢，我给她把这臭道士杀了便走，也不必和她说是谁了。”

谷涵虚扶起严浣，严浣更是吃惊，斥道：“你干什么？”说时迟，那时快，黑石道人已然赶到，大怒喝道：“窦安平也得给我几分面子，你是什么

东西，不得我的点头，就敢动手抢我送来的严姑娘？”原来他以为谷涵虚是窦安平派来的人，窦安平信不过他，叫这个人来接收严浣的。

严浣挣脱了谷涵虚的掌握，觉得这人对她似乎并无恶意，而且还似乎是一个她似曾相识的人，不由得一阵迷茫，站在一旁，呆了！要知他们究竟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谷涵虚的面貌虽然变了，但他的眼底柔情，眉间爱意，和他的一些习惯性的动作，还是可以令严浣感到熟悉的啊！

谷涵虚轻轻推开了严浣，蓦地双眼一瞪，捏着嗓子喝道：“我是勾魂使者，催命无常！臭道士，领死吧！”

掌似奔雷，刀如骇电。双方都是在大怒之下，同时出手。黑石道人的快刀本是黑道一绝，但谷涵虚的天雷掌力何等厉害，快刀未曾斫到他的身上，他的掌力已是狂涛般地涌来，掌风刀影之中，只听得“砰”的一声，黑石道人给他的掌力震得连退几步，刚好撞着了一棵松树。

黑石道人也非泛泛之辈，撞着松树，登时就似皮球般的弹起来，挥刀又向谷涵虚斫去。

原来谷涵虚连日奔驰，果然是不出祝老大的所料，体力颇受影响，因而天雷功的威力也就相应打了折扣。也幸亏如此，黑石道人才没有受伤。

黑石道人吃了一次亏，不敢正面再接谷涵虚的掌力，当下身形游走，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以闪电般的快刀，猛袭对方，要令谷涵虚腾不出手来。

谷涵虚心道：“这臭道士果然是有两下子，怪不得浣妹受他所擒。”刀光掌影之中，忽听得声如裂帛，谷涵虚的衣袖给快刀削去了一截，严浣吓得尖叫起来，正要上前，却见黑石道人又在连连后退，谷涵虚手中多了一柄长剑。

原来谷涵虚乃是用上乘柔功挥袖拂刀，这才好趁势腾出手来拔剑的。这一拂柔中寓刚，实已蕴藏着几分天雷功的威力。倘若换了一个武功稍弱的人，手中的兵器早已给他的衣袖卷去了。

黑石道人的快刀居然能削掉他一截衣袖，谷涵虚自是不敢轻敌，剑一出鞘，立即抢攻，比黑石道人的快刀使得更快，黑石道人遮拦不住，只好连连后退。在严浣失声惊呼之际，双方的刀剑已经是交换了十数招了。

严浣这一声惊呼已是把她关切谷涵虚的心情表露无遗，谷涵虚听进耳朵，心头禁不住“卜通”一跳：“浣妹敢情是已经认出我了。原来她还是关心我的。”登时精神陡振。

黑石道人本来就不是谷涵虚的对手，谷涵虚精神大振，剑招使得越发凌厉无前，黑石道人抵敌不住！

严浣定了定神，只见谷涵虚已是把黑石道人迫到一处悬崖，谷涵虚唰唰唰连环三剑，眼看黑石道人若不是给他挤下悬崖，身上就非中剑不可。

严浣一跃而出，叫道：“谷大哥剑下留情！”谷涵虚的剑尖业已指到黑石道人的咽喉，听见严浣替黑石道人求情，不禁怔了一怔，但他也并没有问什么缘故，随即把剑锋一转，改刺为点，剑尖轻轻点着黑石道人的手腕，啷一声，黑石道人的快刀坠地。

严浣跑上前来，说道：“谷大哥，果然是你！你让我仔细瞧瞧。”

谷涵虚苦笑道：“我已经变成了丑八怪啦，我只道你认不得我了。”

严浣柳眉一扬，说道：“大哥，我不管你是俊是丑，我总是一样的喜欢你！大哥，你不问我为什么要你饶这道人吗？因为这人还不算太坏。”

谷涵虚道：“浣妹，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理由的。我几时曾试过不听你

的话呢？又何须再问！”

严浣道：“大哥，原来你也还是像从前一样的相信我，喜欢我！”喜极而泣，投入谷涵虚的怀中，两人紧紧相拥。谷涵虚的眼中只有一个严浣，严浣的眼中也只有一个谷涵虚，对周围的一切，已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就忘记了还有一个黑石道人在他们的身边。

这一变化大大出乎黑石道人意料之外。黑石道人拾起长刀，尴尬之极，这才知道原来这丑汉子乃是严浣的情人。当下一声苦笑，说道：“严姑娘，多谢你心胸宽大，不记我的仇恨。你已经碰上亲人，用不着我替你担心了，我走啦。”

谷涵虚方始省觉黑石道人尚在身旁，当下哈哈一笑，说道：“不打不相识，何必这样匆忙就走？我刚才没有问个清楚就和你动手，想必是其中定有误会了。我倒应该先向你赔个不是呢。”他因为听得严浣说黑石道人并非坏人，所以才会这样说的。

黑石道人满面通红，说道：“你一点也没有错，错的是我。我不该欺负你的严姑娘，我、我实在是死有余辜！”

严浣说道：“不错，他用迷香捉了我，是想把我献给飞龙山的窦寨主。但如今业已后悔了。你来的时候，他正在把解药给我，放我走呢。”

谷涵虚怔了一怔，心道：“原来祝老三倒也没有骗我。”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人谁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这点梁子，就此揭开。道长若不嫌弃，咱们还是可以交个朋友。”

黑石道人见谷涵虚如此豪爽，心中也是不由得不暗暗佩服。叹了口气，说道：“多谢侠士看得起我，但我却是不能原谅自己呢。恨只恨我当初不该受了窦安平之恩惠，以致今日不能不受他的摆布。”当下将窦安平如何给他排难解纷之事，以及后来窦安平又如何要捉拿严浣之事，一五一十，都对谷涵虚说了。

接着黑石道人说道：“我本来不知道其中原委的，刚才碰到窦安平派来接我的一个人，方才知悉窦安平是要用严姑娘来对付她的舅父江南大侠孟少刚，而这件事情又牵涉到、牵涉到……”

说至此处，忽地想起窦安平毕竟是自己八拜之交，似乎不该向一个初相识的朋友泄漏他的秘密。

谷涵虚说道：“不错，这件事情牵涉到窦安平的通番卖国，确是非同小可！”

黑石道人吃了一惊，说道：“原来你都早已知道了？”

谷涵虚点了点头，问道：“你现在还在念着窦安平给你的恩惠么？”

黑石道人十分苦恼，抓抓头皮，说道：“我现在正是不知怎么才好。”

谷涵虚说道：“大丈夫立身处世，固然应当恩怨分明，但更应该明辨是非，择善弃恶！通番卖国之辈，禽兽不如，岂可为了小恩小惠，连人也不做了！”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黑石道人听了，耸然动容。当下向谷涵虚深深一揖，说道：“多谢你的金玉良言，贫道实在惭愧！”

谷涵虚道：“一个人只要能够迷途知返，就是好人。道长，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要和你说的话都已说了。如今我倒想向道长请教了。”

黑石道人道：“不知侠士欲知何事？”谷涵虚道：“侠士二字愧不敢当。我名叫谷涵虚，若蒙道长不弃，咱们就以平辈论交如何？”黑石道人道：“好，谷兄请问。”

谷涵虚道：“刚才你说为严姑娘担心，不知是担心何事？”

黑石道人哈哈笑道：“这件事么，如今已是用不着我担心了。”

严浣恍然大悟，说道：“我明白了，你刚才是不是要拦阻我去飞龙山？”

黑石道人道：“谷兄本领胜我十倍，有他陪你前往，这飞龙山自是可以去得的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多加一些小心，比较好些。”

谷涵虚道：“不知飞龙山上有些什么人？”

黑石道人道：“窦安平邀来的帮手很是不少。据我所知，其中有两个人恐怕是比较难以对付的。”

谷涵虚道：“哪两个人？”

黑石道人说道：“一个是阳天雷的侄子阳坚白。这人的本领我虽然没有见过，但阳天雷号称金国第一高手，他侄子的本领想必不错。”

谷涵虚笑道：“原来阳坚白也到了飞龙山么？我倒曾和他交过手，深知他的本领。料想胜不了他，也不至于败在他的手下。”

黑石道人接着说道：“还有一个人名叫白万雄，乃是二十年前与淳于周齐名，在黑道上称雄道霸的人物。后来因为败在屠百城的手下，迫得金盆洗手，闭门封刀。去年听说屠百城命丧蒙古，他才东山复出的。”

谷涵虚道：“他是不是有个儿子名叫白千胜？”

黑石道人道：“正是。原来谷兄也已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谷涵虚道：“我在黑石庄曾经和白千胜打过一架。白万雄的来历则是祝老三告诉我的，不过没有道长说的详细。”

黑石道人这才知道这次之所以碰上谷涵虚并非偶然的事。谷涵虚又笑道：“祝氏三兄弟，祝老大最可恶，祝老三倒是一个爽直的汉子。他对你很是佩服，称你是黑道上一位响亮的汉子呢。说老实话，最初我是不相信他的话的，如今见了道长，方知名下无虚。”

黑石道人羞得满面通红，说道：“祝老三给我面上贴金了。我哪里配得上好汉二字？这次若不是多得严姑娘与谷兄善言开导，我只怕已是身败名裂，为天下英雄所不齿了呢。”

谷涵虚忽地心念一动，说道：“道长，你若是已经想通了，我倒有一事相求。”

黑石道人道：“谷兄有什么需要贫道效劳之处，请吩咐就是。”

谷涵虚道：“请你仍然用这辆骡车，把严姑娘押解到飞龙山去。我充当你的车夫。”

黑石道人怔了一怔，见谷涵虚的神色不似在开玩笑，随即恍然大悟，说道：“敢情谷兄是要用这法子混入飞龙山么？”

严浣拍掌笑道：“好一条妙计，窦安平决计料想不到，黑石道长，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帮我们的忙了。”

谷涵虚说道：“我们并非不敢硬闯，但我们却不愿多伤窦安平手下的无辜喽兵。道长，我这也是为你着想，你若不愿给窦安平拖你落水，要保持自己清白的话，恐怕也必须有所作为，才能让天下英雄相信。”

黑石道人一来是爱惜自己的声誉，这次他糊里糊涂地上了窦安平的当，的确是必须洗刷；二来他听了谷涵虚晓以大义的说话，经过了内心的交战，终于也醒悟了不应该让个人的恩怨左右大是大非的抉择。

黑石道人想了一想，毅然说道：“我不敢说是已经想得十分通透，但窦安平这样的胡作妄为，的确是武林同道所不能容的。我自是不能为虎作伥。”

好，谷兄，我听你的吩咐！不过，我也有个请求，请谷兄在处置窦安平之前，让我先劝他一顿，略尽我的心事。劝他不听，那就只好任由谷兄处置了。”

谷涵虚知道他尚顾念着与窦安平的结拜之情，心里想道：“江湖汉子大多讲究义气，其实也应该看是哪种义气才对。不过，他虽然还是有点糊涂，也算是难得的了。”于是点了点头，说道：“好，我依你就是。”

黑石道人道：“我曾碰上窦安平的侄儿，他知道我是没雇有车夫的。谷兄可以冒充是和我相识的黑道朋友，前来投奔飞龙山的，刚好在这儿遇上。”

谷涵虚笑道：“我只求能够混进窦安平的山寨就行，扮作什么人都无所谓。”

严浣大为喜欢，说道：“谷大哥，想不到今天能够见着了你。至迟明天，又可以见着我的舅舅。可惜还有明霞表妹，未知消息。”

谷涵虚笑道：“我正要告诉你呢，我已经见着她了。你到了飞龙山，就可以和她相会。”

严浣又惊又喜，说道：“真的吗？她也到飞龙山去？却为何不和她父亲一道？”

谷涵虚道：“另外有个人陪着她呢！”

严浣诧异道：“什么人？”

谷涵虚笑道：“你别忘记明霞只比你小两岁，如今她也是一位大姑娘了。她有了意中人啦！”

严浣喜道：“原来这小妮子已有了意中人了，这人是谁？”

谷涵虚笑道：“这人名褚云峰。说来也巧，这褚云峰正是我的同门师兄。”当下将巧遇褚云峰与孟明霞的经过告诉严浣。

严浣笑道：“那次我离家出走，多亏明霞的帮忙，还未曾向她道谢呢。当时正是我最伤心的时候，前路茫茫，也不知能不能与你重逢。想不到如今连明霞也是成双成对了。但愿她与你的那位褚师兄结成连理，那就是最好不过了。”

谷涵虚在她耳边悄声笑道：“你有一句话未说出来，我替你说好不好？”严浣道：“你怎知道我心里的说话？”谷涵虚道：“我怎能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最好不过呢？因为这就正是叫做亲上加亲呀！嘿，嘿，你心里想说的是不是这一句话？”严浣羞得满面通红，但也只好低下头默认了。

骡车满载着蜜意柔情，向飞龙山驰去。另一条通往飞龙山的路上，褚云峰与孟明霞也是同样的满怀欢悦，并辔而行。

严浣惦记着孟明霞，孟明霞也在挂念着严浣。将到飞龙山之时，心情甚为兴奋，可又有点担忧，忍不住和褚云峰说道：“不知你的那位谷师兄可曾找着我的表姐。但愿飞龙山上能够见着他们，这才真是皆大欢喜呢！”

褚云峰笑道：“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个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你想他们受了这许多折磨，老天爷还好意思再折磨他们吗？当然是要成全他们的了。”

孟明霞道：“油嘴滑舌。嗯，我现在倒想问你一句正经事呢。”

褚云峰道：“我说的可都是正经话呀。好，你问吧。”

孟明霞道：“咱们怎样进飞龙山？是硬闯呢？还是晚上偷去？”

褚云峰道：“不必硬闯，也无须偷偷地去？”

孟明霞道：“那又如何？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褚云峰笑道：“你忘记了我是阳天雷师侄的身份吗？我虽然叛了他，但

此事外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还留着以前在阳天雷手下当差的时候他给我的令符呢。我用来骗骗窦安平，料想可以混得过去。”

孟明霞道：“窦安平和阳天雷不是有往来的吗？”

褚云峰道：“不错。但阳天雷是不会把这种令他丢面子的事情告诉窦安平的。何况他和阳天雷又不是直接来往，他的手下人即使知道这个秘密！也不敢胡乱对人说的。只须骗得过一时就行了。”

孟明霞道：“咱们反正是要去，能够不动干戈，混得进去，固然最好，混不进去，再作打算，也还不迟。大不了拼着硬闯罢了。不过我却有点为杨婉担心呢。”原来孟明霞这次下山，本来是为着追踪杨婉的，但如今已是将到飞龙山了，却还没有见着杨婉。

孟明霞叹了口气，续道：“唉，你不知道，杨姑娘这次下山是因我而起的。”

褚云峰笑道：“我知道。你是要使他们夫妻和好，也是为了要求自己的心之所安。”

孟明霞面上一红，说道：“你知道就好。你想想，杨姑娘父兄都已死了，在这世上，只有李思南是唯一的亲人。身世何等可怜！若是有什么意外，叫我如何对得住她？”

褚云峰道：“恐怕她未必是来飞龙山吧。”

孟明霞道：“她对李思南虽有误会，但我料想她是决不能舍弃李思南的，不去飞龙山又去哪里？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她混不进去，反而给窦安平捉住，那时就令李思南为难了。”

褚云峰只好安慰她道：“吉人自有天相，杨姑娘也不是寻常的女子，你不必预先为她担忧。”

孟明霞和褚云峰都料得不错，杨婉果然是来了飞龙山，而且碰上了一个意外的“机遇”，如今她早已是混进窦安平的山寨了。

暂且按下褚、孟二人不表，先说杨婉的遭遇。

杨婉与明慧公主、阿盖夫妻分手之后，继续前行。因为孟明霞在途中曾碰上了阳坚白“采花”之事，耽搁了一些时候，是以杨婉又得以赶在她的前头了。

这一天杨婉踏进了飞龙山的山口，只须再走多十几里山路就是窦安平的山寨所在了。山口有间酒店，乃是窦安平手下的头目开的，不过杨婉却不知道。

杨婉女扮男装，脸上涂了阿盖给他的草药，本来是一张吹弹得破的粉脸变得铁青，带着几分粗豪气味，很像黑道上的人物。

杨婉一路奔驰，此时正自感到腹饥口渴，看见路旁有间酒店，心里想道：“管它是什么人开的，我且进去吃点东西，顺便也可以打听打听消息。”

酒店里先已有了三个客人，三个人都是带有兵器。相貌粗豪的汉子。其中一人喝得似乎有了七八分醉意，杨婉进来的时候，刚好听得他卷着舌头，大声说道：“他妈的，到了这儿，咱们还不放心喝酒吗？你们不必劝我，我一定要喝个痛快！马老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这里。待咱们见了窦寨主，哼、哼，我还要他马老大的好看呢！”

三人之中，这汉子已经喝醉，另外一人也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只有一人比较清醒。这个比较清醒的人说道：“五哥，你要喝酒就喝好了，可别胡言乱语。我看你的酒也喝够了，咱们还是走吧！”

那个叫做“五哥”的人大声说道：“到了这里我还怕什么？这里是飞龙山，不是回龙岭，就算马老大在这儿，他也管不到咱们，我告诉他，我就是要投奔飞龙山，他又敢怎么样。哼、哼，我怕的只是寨主不肯收容咱们。”

另一个有了七八分醉意的人跟着哈哈笑道：“咱们把回龙岭的家当献给寨主，这份礼也不算太薄，寨主还能不收容我们？”

那个比较清醒的人皱了皱眉头说道：“说话总是谨慎一些的好，又何必嚷得通天下的人都知道！”

喝得大醉的汉子说道：“哦，原来你是怕隔墙有耳。哼，我敢说敢做，就不怕有人偷听。我酒还未喝够呢，拿酒来！”

杨婉听到这里，心里已然明白。原来杨婉在琅玕山充当喽兵的时候，和一个老头目轮班看守一个岗哨，也常听得这个老头目谈及绿林的一些事情。

回龙岭有一个小山寨，寨主名马锦常，身材矮小，武功却很不弱，人称三寸钉。他手下有七个头目，其中三个坐第五第六第七三把交椅的头目本来是另外一伙的，本领也都不错，只因他们是后来才加入的，而又不肯低头服小，故此和回龙岭原来的头目处得不好，马锦常也不大信任他们。这三个人曾经偷偷和琅玕山接洽，想改投琅玕山。屠凤为了怕失绿林和气，婉言推辞了他们。

飞龙山寨安平的山寨则是一个势力雄厚的大山寨，近年来他周围数百里内的小山寨，一个一个给他吞并了，但回龙岭却尚未向他屈服。

杨婉听了他们的谈话，心里想道：“想必是他们已经和马锦常闹翻，如今是来投奔飞龙山来了。”

杨婉听得分外留神，那个比较清醒的人狠狠盯了她一眼。

那个喝醉了的汉子倏地一拍案子，站了起来，冲着杨婉喝道：“你这小子是什么人，胆敢偷听我们的说话，吃我一拳！”

那个比较清醒的人劝道：“五哥，不可鲁莽！你在这里大声说话，怎能说是别人偷听？”

那喝醉的汉子一掌将他推开，一迈步到了杨婉面前，喝道：“你为什么歪着眼睛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管你是不是有心偷听，这一拳你是吃定的了！”揪着杨婉，兜心就是一拳。

杨婉焉能让他打着，当下笼衣袖中，挥袖一卷，笑道：“王寨主，幸会，幸会！相请不如偶遇，请五爷坐下，容小可敬一杯。”那汉子连杨婉的指尖也没碰着，便给她的衣袖卷着了手腕，就像给人紧紧抓着一般，动弹不得，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

王五虽然喝醉，但酒醉之中也还有两分清醒，吃了一惊，醉意又消了几分，讷讷说道：“你是谁，你怎的认得我？”此时他已知道杨婉的本领远远在他之上。但在惊慌之中也有几分高兴，因为杨婉的话对他很是恭敬。他本来是一个小山寨的第五号头目，杨婉却称他为“寨主”。

杨婉胡乱捏了一个名说了，笑道：“五爷的大名，谁人不知？小可曾见过五爷，不过我是个无名小卒，五爷当然是不会记得的了。”

王五诧异道：“你在什么时候见过我的？”

杨婉说道：“五爷去年是不是曾经上过一次琅玕山？”

王五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杨婉道：“实不相瞒，小可乃是单线开扒做点没本钱的小生意，没资格在琅玕山入伙。但却多承山上一位头目的照顾。这位头目姓冯，单名一个信

字。在琅玕山的职位不高，但却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头目，想必五爷知道？”

冯信就是把回龙岭的事情告诉杨婉的那个老头目，那一次王五来琅玕山秘密接洽，就是由他招待的。

王五点了点头，说道：“知道，知道。原来他是你的靠山，这么说来，倒是自己人了。杨兄，你有这样好的本领，琅玕山却不肯收容你，那真是他们瞎眼了。不过话说回来，琅玕山的女寨主虽是不知好歹，这位照顾你的冯老爷子却是很够朋友。”王五因为屠凤不肯接纳他，思之犹有余愤。

杨婉继续说道：“那天五爷上山之时，小可刚好见到了冯老爷子，承他客气，送我下山，在途中见到五爷。五爷记得么？”

那次冯信接待他上山，是带有几个人的。王五连忙说道：“不错，不错。记起来了，是有你老弟在内。来，来，来！六弟，七弟，你们都来见过这位杨兄。”

杨婉说道：“张六爷和李七爷小可也是久仰的了！”

张六就是那个比较清醒的汉子，说道：“杨兄，我们说的话你都已听见了。请你可别对外人泄露。”

杨婉说道：“这个六爷无须顾虑。实不相瞒，小弟也是想来投奔飞龙山寨寨主的呢！”

张六道：“哦，你也是来投奔飞龙山的？”正是：

无意相逢生急智，瞒天过海闯龙潭。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巧计乔装探虎穴 神功显露慑渠魁

杨婉说道：“我有一句说话，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五道：“杨兄但说无妨。”

杨婉道：“不是深山难藏猛虎，不是大海难养蛟龙。”

张六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婉道：“江湖上谁不知道回龙岭是靠你们三位撑的门面，那三寸钉马锦常纵有几分本领，怎比得上你们？偏偏他又不知自量，竟然妒才忌能，倘若换了是我，我也不会在他底下受这窝囊气的。飞龙山近年日益兴旺，声威已是逐渐盖过了琅玕山。回龙岭固然是水浅难养蛟龙，琅玕山也算不得是大海。与其投奔琅玕山，那就不如投奔飞龙山了。”杨婉本来是大家闺秀，不惯和江湖人物打交道的。但因在江湖上历练了几年，学会了一套江湖切口，这次第一次用这种江湖口吻说话，说来居然中规中矩。

杨婉的说话不但同情他们，而且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这三个人听了，当然是十分受用。

王五哈哈笑道：“杨兄，以你的身手，实在也不该埋没，对啦！琅玕山不肯收容你，你就和我们一同上飞龙山，这正是最好不过。”

杨婉说道：“只怕我虽有此心，无人引荐，也是难以进身。”

王五一拍巴掌，说道：“杨兄不用担心，这点小事我若不能帮忙，还要朋友何用？你和我们同走，窦寨主总会给我几分薄面。”

张六淡淡说道：“五哥，飞龙山虽说是招贤纳士，但不知来历的人恐怕也不会轻易录用的。咱们也拿不准一定能蒙收容呢！”

王五嗔道：“咱们的来历窦寨主还能不知道吗？这位杨兄是我的朋友，也不能说是没有来历！”

王五是三人之中的“大哥”，张六实是不想多管闲事的，但王五这么一说，他也只好不作声了。

酒店老板捧了一壶热酒出来，王五受了张六的顶撞，正自有点生气，拍案骂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

店老板哈哈一笑，说道：“五爷不用生气，小的给你们准备了一样东西。来得慢了，你别见怪。”说罢，掏出了四面铜牌，放在桌上。

王五一看，虽然醉眼昏花，也还看得清楚，这四面铜牌上面，都雕刻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正是飞龙山的标记。

王五吃了一惊，讷讷说道：“你、你是……”店老板笑道：“小的是窦寨主手下一个不足道的人。这间酒店就是奉了窦寨主之命开的。”

王五怔了一怔，随即哈哈大笑，抱拳一揖，说道：“原来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家人认不得自家人了。王某有眼无珠，请老兄多多恕罪。”

店老板赔笑道：“哪里，哪里。得你们几位来敝寨帮忙，我也增光不少。不过敝寨目前正是有事，恐怕喽兵不知你们的来历，或许会有啰唆。这几面铜牌，是自己人的标记，他们见了铜牌，自然对你们优礼有加，带你们进去。”

原来飞龙山的规矩，对投奔山寨的人，必须经过酒店一关，由这酒店的老板，先查明来人的身份。倘若来人不知道这个规矩径自上山，或许虽然进了酒店，但却没有得到铜牌的话，那就凶多吉少。杨婉误打误撞，恰好撞个正着。这酒店老板见她本领高强，王五又承认是见过她的朋友，这老板乐得成人之美。

杨婉得了铜牌，跟回龙岭这三个头目一起，果然很顺利的未受盘问就混进了飞龙山。接待他们的是窦安平副寨主罗俊。

罗俊抱拳说道：“这两日我们寨内有点事情，各方朋友来的不少，窦寨主现在正在见客，恐怕要待这件事情过了，才能和你们几位详谈，请你们多多原谅。”

王五道：“不知贵寨忙的何事，可用得着我们效劳？”

罗俊道：“明天将有新任的绿林盟主李思南来到，是以我们忙于准备接待。”罗俊因为他们初到，不便详言。但杨婉却是明白的。

王五稍稍有点诧异，心里想道：“听说这位新盟主是由琅玕山拥立的，如今窦安平对新盟主如此敬重，恐怕对琅玕山也是不敢得罪的了。我们曾被琅玕山所拒，窦安平若知此事，不知会不会接纳我们。”他哪里知道，窦安平聚集“各方好友”，接待盟主，为的可并不是对盟主敬重，而是要对付他。

当下王五说明了来意，罗俊大为欢喜，说道：“回龙岭马锦常不大肯卖我们飞龙山的帐，我们的寨主正想收拾他呢。五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也不敢委屈你在敝寨充当头目，就由五哥接替马锦常做回龙岭的寨主好了。”

王五更是喜出望外，连忙拜谢，说道：“得两位寨主如此栽培，王某尚能当上回龙岭的寨主，定必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罗俊说道：“请各位暂待一会，待我进去看看窦寨主的客人走了没有？”他本来说是窦安平在这几天不能接见他们的，但因王五送上这份厚礼，立即改容相待。

王五知道罗俊是地位仅次于窦安平的人，像吞并回龙岭这样的小事，罗俊已经可以作主。

回龙岭是个小山寨，王五等人得到罗俊接待已是心满意足，连忙说道：“不必麻烦窦寨主了，有罗寨主替我们作主也是一样。”杨婉却故意说道：“窦寨主有贵客需要招呼，我是个未入流的无名小卒，岂可冒昧打扰？五爷，你们去见窦寨主，替在下讨个小小的差事，在下便感激不尽了。”

罗俊只知道杨婉是和王五等人一起来的，却不知道他的身份，听了这话，怔了一怔，说道：“这位杨兄不是回龙岭来的吗？”

王五说道：“这位杨兄是我的好朋友，本领很是不错。这次是我特地邀他来的。”接着又道：“杨兄，咱们一向不分彼此，你说这话，未免有点见外了吧？其实咱们有罗寨主安排已是定必妥帖的了。不敢惊动窦寨主。”

原来王五在地位比他高得多的罗俊面前，虽然有了“矮了一截”的自卑心理，但他也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杨婉是他带来的人，他只怕罗俊看轻杨婉，失了他的体面，心里还在怪杨婉说错了话呢。岂知杨婉故意那么说，却是要挤出罗俊的话。

罗俊一来是因为已经知道了王五他们是真心来投奔飞龙山；二来他们献上这份厚礼，也得使点手段来笼络他们；三来也怕他们有“厚此薄彼之分”的不满。听了这话，便即笑道：“这位客人是不便给人家知道他的身份的人物，但你们不是外人，我不妨说给你们知道。”当下小声说道：“这位客人乃是阳国师的侄子阳坚白。五哥，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吧？”

王五吃了一惊，说道：“是金国国师阳天雷的侄子吗？”

罗俊道：“正是。不瞒你说，他就是我们飞龙山的大靠山呢。我是把你们当作心腹看待才告诉你们的。”

王五听他这么一说，顿觉面上生光，说道：“多谢罗寨主看得起我们。”

罗寨主说得对，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了这样的大靠山，王某执鞭随镫，也沾光了。”

罗俊笑道：“现在你们明白了吧，窦寨主并非对宾客有贵贱之分，而是因为这位阳公子不想给人知道。所以他们两人会谈之际，窦寨主只好不见外客了。”接着又笑道：“不过，你们现在已非外客，见面也无妨。我陪你们进去，也好让窦寨主喜上加喜。”

杨婉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原来阳坚白这厮也到了这儿了。”杨婉是不过才几天之前和阳坚白交过手的，此际她虽已改容易貌，也不能不有点恐防给阳坚白看破。

王五听说罗俊可以带他去见窦安平和阳坚白，心中大喜，嘴里还在谦辞。就在此时，忽有一个小头目捧了一个拜匣进来。

那小头目捧着拜匣，气喘吁吁，可知他是一路跑来的。但他见有外人在场，一时间却又不敢说话。

罗俊说道：“这几位朋友是自己人，你不用避忌。”这小头目才放心说道：“有两个人前来拜山，求见寨主。二寨主请你定夺，让不让他们进来？”

罗俊眉头一皱，说道：“是什么奢拦的人物，非见寨主不可？”要知在飞龙山上，他是第二号当家，一般客人，都是由他接见的。

那小头目道：“是郝头目带他们上山的，据郝头目说，这两个人只怕有些来历。请二寨主打开他的拜匣便知。”

罗俊打开拜匣，只见除了拜帖之外，还有一面赤金令符，罗俊吃了一惊，先拿了令符，仔细地看了又看，这才拿起了拜帖，念道：“褚云峰！”

杨婉也不禁吃了一惊，心道：“这姓褚的也来了，他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罗俊吁了口气，连忙说道：“这两人现在在哪儿？拜帖上只有一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是谁？”

那小头目道：“郝头目陪他们在聚贤亭等候召见。另外一人是个姓孟的少年男子，他好像是姓褚的随从，所以没有另备拜帖。”

杨婉又惊又喜，暗自想道：“一定是孟明霞改装而来了。孟明霞既然肯陪他来，这褚云峰我倒是错疑他了。”

罗俊道：“你叫郝头目好好招待他们，我这就去禀告寨主。”小头目见罗俊不敢作主，也是好生惊异，当下奉命而去。

王五说：“褚云峰这名字好熟，他好像是、是……”

罗俊说道：“你猜得不错，在这儿说出来亦是无妨。这褚云峰正是阳国师的一个得力手下。听说他的本领不在阳公子之下。”

张六说道：“只不知会不会是假冒的？”

罗俊说道：“我识得这面令符，确是国师府发出来的凭照。不过阳公子就在这儿，他可没有说过褚云峰会来。按说褚云峰是阳国师手下第二号人物，国师若然派遣他来，阳公子不会不知。”沉吟半晌，继续说道：“反正这个人窦寨主是一定要见的了，趁着阳公子和寨主就在里面，我正好进去禀报。不过，可又得请你们稍待一会了。”

王五说道：“罗寨主请便，不必客气。”

罗俊道：“好，那就请你们在我房中歇歇，我去去就来。”

罗俊走了之后，杨婉心里可是怔忡不定了。

杨婉暗自思量：“褚云峰定然是不知道阳坚白在此，才敢这样大胆，仍

然冒充阳天雷的手下。阳坚白一见他的拜帖，这骗局当然是就要被拆穿了。可有什么办法去救他们呢？”

杨婉左思右想，兀是想不出一个好主意，罗俊已经回来了。

王五问道：“来的这个自称褚云峰的人是真是假？”

罗俊笑道：“说真也真。说假也假。”

王五诧异道：“此话怎说？”

罗俊道：“褚云峰倒是不假，但他的身份已经变了。他以前是阳国师的师侄，如今是叛徒，和阳国师作对了，阳公子这次出京，正是要捉拿他的呢。”

王五哈哈笑道：“那他可是自投罗网了。但不知可有用得着我们效劳之处么？”

罗俊沉吟半晌，说道：“阳公子的意思是不想和他斗力，而是和他们斗智。要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捉拿下来。不过是否能如所愿，却未可料……”

王五说道：“不错，有备方可无患。若是文的不行，我们愿充打手。”

王五因为新来投奔，急欲立功，心想褚云峰纵然厉害，但有阳坚白、窦安平、白万雄等人在场，莫说一个褚云峰，再多一个褚云峰也可以收拾得了，自己帮忙打架，料想没有什么风险，但却可以表白自己对窦安平的忠心，何乐不为？

罗俊说道：“五哥的好意我很感激，但却有个顾虑。”

王五道：“什么顾虑？”

罗俊说道：“实不相瞒，我们也是准备文的不成就来武的。我们想安排几名好手，冒充仆役，在旁伺候，倘若褚云峰不中计，就大伙儿一拥而上，将他生擒。但这几名好手必须是平日极少在江湖露面之人，否则只怕会给褚云峰看破。”

王五、张六、李七三人是不认识褚云峰的，但却不知褚云峰是否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在江湖上早已是成名人物。而褚云峰过去几年在阳天雷手下做的工作，就正是专门留心江湖人物的行动的，是以未必不会认识他们。

杨婉乘机说道：“我是一个无名小卒，这差使正好由我担当。”

王五说道：“是啊，杨兄的本领很是不错，我们不方便去，由杨兄去也是一样。”

王五在那酒店中见识过杨婉的本领，很想笼络他，故此极力推荐。杨婉是他带来的人，倘若立了功劳，他的面上也有光彩。

罗俊看了杨婉一眼，说道：“五哥推荐杨兄，一定不会错。”

当下伸出手来与杨婉相握。

杨婉知道罗俊是存心试探她的功夫，却不愿与他握手，当下合掌一揖，说道：“多承寨主折节下交，小可却是不敢高攀。”她合掌作揖，十指尖向前伸出，罗俊的手掌碰着她的指尖，只觉浑身一麻，不由自己地退了两步。原来已是给杨婉的指尖点了他掌心的“劳宫穴”。幸而杨婉用的不是重手法点穴，否则罗俊已是要当场摔倒。

罗俊是练有铁砂掌功夫的，皮粗肉厚，想不到给杨婉的小指轻轻一碰，就着了道儿，不禁吃了一惊，随即哈哈笑道：“杨兄好功夫，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杨兄是去得的了！”当下叫杨婉换过喽兵的衣服，便即带她前往。

罗俊带领杨婉到“聚义厅”前，只见已有几个冒充仆役的好手在那里等候。就在此时，只听得有人叫道：“贵客到！”刚才给罗俊报讯的那个头目，已是陪着褚、孟二人来了。

罗俊把手一摆，说道：“你们在阶下伺候。”吩咐了这一句话，便径自上前迎接“贵宾”，不再理会杨婉了。

原来罗俊虽然知道杨婉本领了得，但因为毕竟她是新来乍到，罗俊还不敢倚为心腹，是以叫她和另外几个人在阶下“伺候”，准备在必要之时才动用他们。在厅内“伺候”的“仆役”，才是窦安平和他的亲信。杨婉颇感不安，不过在阶下也可以看见“聚义厅”中的动静，只好让他这样安排了。

且说褚云峰递进拜匣，果然得到窦安平的接纳，以隆重的礼节招待，心中甚为高兴，以为是已然瞒得过去，于是欢欢喜喜的和孟明霞进来拜见窦安平。走到了“聚义厅”前，忽见阶下排列的喽兵之中，有一个人似曾相识。

褚云峰在琅玕山的那一晚是曾经和杨婉交过手的，当时杨婉也是这副喽兵打扮，脸上也是搽了阿盖所给的草药，改了容貌的。因此褚云峰仔细一看，便认出了她。

褚云峰吃了一惊，轻轻地碰了孟明霞一下，孟明霞也注意到了。阶下的喽兵站过两边，杨婉还特地弯腰，说了一个“请”字。

孟明霞在琅玕山的时候，也曾见过一次杨婉，当时没有认出是她，此际听到她的声音，又给褚云峰轻轻一碰，登时恍然大悟，知道定是杨婉无疑。

孟明霞真是又惊又喜，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上飞龙山，未曾见着窦安平，就先见着了杨婉。

褚、孟二人都是精明能干的，看见杨婉目光有异，而且那个“请”字，也不应该由一个“喽兵”说出来。她那样大胆，做出与“身份”不相称的举动，定然是有用意的了。

罗俊也是稍稍起了一点疑心，不过一来因为杨婉是王五极力保荐的“朋友”，他信得过王五的忠诚，纵然怀疑，也想不到杨婉和褚、孟二人是早已相识的；二来杨婉也只是说了一个“请”字，并没有其他异样的动作。罗俊以为她是一时忘了自己的“身份”，在这种场合，想“表现”一下自己而已。因此心中虽然稍感不快，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褚云峰、孟明霞在罗俊的陪同之下。踏进“聚义厅”，只见已有两人在堂中相候。一个是魁梧的汉子，一个是白眉鹰鼻的老者。

那魁梧的汉子站了起来，哈哈笑道：“窦某不才，得褚兄、孟兄光临敝寨，幸何如之。招待不周，尚祈恕罪。”

褚云峰知道此人便是飞龙山的窦安平，便也哈哈笑道：“都是自己人，窦寨主客气什么？”

窦安平笑道：“不错，褚兄想必知道我与令师伯的关系。咱们就好比一家人一样，以后还得多多仰仗褚兄的提携呢。”

褚云峰道：“窦寨主这么说可是见外了。既然是一家人，还说得到什么提携不提携的？”

窦安平哈哈笑道：“褚兄说得不错，窦某失言了。这位孟兄弟是——”

褚云峰道：“这位孟兄弟是新来的人，敝师伯叫我带他在江湖历练，是以这次与他同来，好让他趁此机会，多结识结识各方的朋友。”

窦安平道：“如此说来，都是自己人了。不必客气，请坐，请坐。”

窦安平与他们寒暄过后，这才介绍那位白眉鹰鼻的老者与褚、孟二人相识，说道：“这位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白万雄白老前辈，褚兄、孟兄想必知道？”

褚云峰暗暗吃了一惊，想道：“听说白万雄当年是与淳于周齐名的黑道

人物，只因败在屠百城手下，这才金盆洗手的。有此人在此，倒是要多加一点小心。”当下说道：“久仰白老英雄美名，想不到在这里相会，请恕失礼。”

白万雄淡淡说道：“老了，不中用了。褚兄，说句老实话，这里的事，还得请你多帮忙呢。”

窦安平笑道：“都是自己人，大家不必过分客气了。请坐下来说话吧。”

坐定之后，一个喽兵端着托盘，捧了几杯茶出来，依次放在褚云峰、孟明霞、窦安平、罗俊和白万雄的面前。看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像生怕溅出了一点茶水似的。原来给褚、孟二人的那两杯茶，乃是放了“酥骨散”的毒茶。这个“喽兵”也是窦安平的心腹伪装的。他这样小心翼翼，并非是怕泼泻，而是怕放错了茶杯。

窦安平端起茶杯，说了一个“请”字，白万雄、罗俊相继端起了茶杯。孟明霞把眼向褚云峰望去，只见褚云峰若无其事地也拿起了茶杯。

褚云峰把茶杯凑到嘴边，嗅了一嗅，笑道：“这茶好香！”孟明霞心中一动，也学他的样子，把茶杯拿在手中，并不就喝。

窦安平道：“这是飞龙山特产的云雾茶，最宜趁热喝了的好。两位喝过了茶，咱们再来喝酒。”

且说杨婉在阶下偷窥，不见阳坚白在场，已知他们定是要用阴谋来对付褚云峰，此时看见褚云峰和孟明霞就要喝茶，不由得心里一惊，想道：“他们这两杯茶里定有古怪，我可得提醒他们才好！”心中着急，根本没有想到自身危险，便轻轻地咳了一声。这一声咳嗽，用的乃是“传音入密”的功夫，阶下一声咳，堂上褚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虽然听得清清楚楚，但因他们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褚云峰和孟明霞的身上，却没有发现咳嗽的是谁。

其实无须杨婉给他们提醒，褚、孟二人已是对这杯茶起了疑心。此时听得杨婉咳声，孟明霞装作突然吃了一惊的样子，失手打落了茶杯。

就在茶杯将要触地之际，褚云峰挥袖一卷，恰好把茶杯兜住。茶杯没有打烂，可是杯中的热茶已泼洒了。泼出来的热茶，在他袖风激荡之下，就像雨点一般，从半空中洒下来，恰好也是均匀地洒在各人的茶杯里。不用说这是褚云峰有意显露的一手上乘功夫了。

孟明霞作出十分惶恐的模样，搓手讷讷说道：“真是对不住了，糟蹋了窦寨主的香茶。失仪之罪，请寨主莫怪。”褚云峰也佯作发怒道：“你这人真是初出道的雏儿，见不得大场面。”

窦安平知道已给他们看破，冷笑说道：“恐怕你们是不放心喝我的茶吧？”

褚云峰端起了茶杯，说道：“寨主多疑了，咱们都是自己人啊，有什么不放心的？但寨主既然这么说，咱们就大家都喝了吧。请，请，请呀！”

本来是窦安平向他们敬茶的，如今褚云峰突然反客为主，请主方的三人一同喝茶，这么一来，登时令得窦安平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要知他们的茶杯里此时亦已有了毒药，如何敢喝？

阳坚白躲在里面布置一切，刚才看见褚、孟二人端起茶杯的时候，心中十分得意，不料出了这个结果，眼看窦安平难以下场，阳坚白只好挺身而出，准备按照原来的计划，文的不成，就来武的。

阳坚白走出大堂，冷冷说道：“褚云峰，我很佩服你有这胆量来到这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窦安平说道：“对，对。你们师兄弟是一家人，把话说开了，大家都好。”

褚云峰道：“你要我说什么？”

阳坚白冷笑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褚云峰道：“你又来这里做什么？”

阳坚白道：“褚云峰，你别装蒜了。咱们打明来说吧。你如今已是落在我们手上，倘若你愿意放弃捣乱的企图，站过我们这一边来，那么你我还是师兄弟。”

阳坚白一来是顾忌褚云峰与孟明霞的本领，只怕动起手来，纵然能够倚仗人多擒获他们，自己也难免受伤；二来还有更重要的敌人，孟少刚与李思南，随时可能来到，大敌当前，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以他要先试探一下，试探是否可以招降褚云峰。若不成功，那时就只好动手了。

褚云峰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你先说说你和窦寨主究竟是干些什么，要把我拉过你们那一边去？”褚云峰也不想即时动手，希望能够拖得一时就一时。

窦安平把罗俊悄悄拉过一边，说道：“刚才那声咳嗽很是可疑，你出去查个明白，看看是哪一个？”

阳坚白也是个机警的人，见褚云峰故意说得缠夹不清，登时省悟，心中想道：“莫非他恃着强援在后，用的是缓兵之计？”

当下一声冷笑，说道：“褚云峰，你别在我的面前耍花枪了，你要免死的话，把这杯茶喝下去，这杯茶只是令你暂时失掉武功，并非取你性命。待飞龙山的事情了结，我送你去见爹爹。只要你把和我爹爹作对的人一一招供出来，我定然为你求情，从轻发落。”

褚云峰笑道：“好，我本来就是请你们喝茶的，大家喝呀！”

眼看双方剑拔弩张，就要动手，而罗俊亦已走到了杨婉等人面前，就要进行盘问了。就在此时，忽听得车声辘辘，蹄声得得，一辆骡车，直驶进来，到了聚义厅前面的演武场方始停下。陪同进来的几个头目大声报道：“黑石道长到！”

原来骑马回山报信的那个窦旺，因为摔得很重，尻骨破裂，骑上马鞍，痛不可当，只好下马步行。结果给黑石道人这辆骡车后来居上，先到山寨。

黑石道人是窦安平的铁义兄长，飞龙山上下人等都认得他，也知道他是送严声涛的女儿来的，因此当然不会阻拦他了。

罗俊又惊又喜，连忙上前迎接，顾不得再盘问杨婉了。

黑石道人揭开车帘，装模作样地喝道：“小姐，请下来吧。道爷服侍你也服侍得够了。”罗俊笑道：“别吓坏了她。”

严浣装作娇躯乏力的模样，又惊又怒地走下骡车，悄声说道：“不许你们碰我，谁敢碰我一下，我就和他拼了。”

罗俊本来是个武学行家，可是因为他知道严浣是中了酥骨散的毒的，却并不知道黑石道人后来把解药给了她，而且严浣又装得很像，罗俊一点也没疑心。

罗俊笑道：“严小姐，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对你无礼的，请进去吧。”酥骨散的药力能令人筋疲骨软，多好武功也使不出来，但走几步路还是能够的。罗俊为了表示尊重她，果然走得离她远远的，连手指也没碰她一下。

谷涵虚跟着下车，罗俊问道：“这位是——”黑石道人道：“这位谷兄是我新交的朋友，虽属新交，却是一见如故。我知道你们正需要有本领的人，

所以我和他来了。”

罗俊说道：“谷兄光临，敝寨深感荣幸，请谷兄稍歇一会，寨主再与谷兄深谈。”要知寨安平在“聚义厅”中正有着大事处理，黑石道人进去无妨，谷涵虚的底细罗俊尚未知道，而且黑石道人也说他只是新交，罗俊自然是不敢放他进去。

黑石道人眉头一皱，想要说话，谷涵虚却道：“不用客气，我在这里等候寨主召见就是了。”心想：“已然混进来了，不必忙在这时。”黑石道人听他这么一说，也怕引起罗俊的疑心，破坏了原定的计划，便也不再说了。罗俊道：“你们好好招呼这位谷爷。”当下便与黑石道人一前一后的将严淙夹在中间，走进大厅。

那几个头目过来招呼谷涵虚进客房歇息，谷涵虚双眼一翻，说道：“不用，我就在这里歇歇。”

谷涵虚相貌奇丑，翻起一双怪眼冷冰冰他说话，把那几个头目吓了一跳。有一个头目大着胆子说道：“二寨主吩咐，请谷爷还是进客房歇歇的好，否则恐怕我们会受怪责。”

谷涵虚道：“这匹骡子是我心爱的坐骑，它的腿受了伤，我要给它疗治。”那头目道：“这点小事交给我们办好了。”谷涵虚又是一瞪眼睛说道：“你没听说它是我心爱的坐骑吗，我绝不放心你们，我要亲手给它敷上金创药。二寨主要怪责就怪我好了。”正是：

巧护佳人探虎穴，装神弄鬼斥喽兵。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不听良言施辣手 喜逢好友斗群凶

这几个头目都是暗暗嘀咕，心里想道：“这个丑汉子怎的如此不通情理？”但因谷涵虚是黑石道人带来的朋友，长相又是这样凶恶，谁也不敢惹他。

谷涵虚慢条斯理地替骡子敷上了金创药，倚着骡车，冷眼偷看“聚义厅”内的动静。窦安平埋伏在阶下的好手，有几个心细的人，发觉他的行动太过古怪，暗暗注视着他。另外几个觉得杨婉刚才那声咳嗽很是可疑，也在暗中监视着杨婉。

杨婉曾在那古庙中见过谷涵虚的真面目，此时业已认出是他，又是吃惊，又是欢喜。

且说黑石道人把严浣押进大堂，抱拳一揖，朗声说道：“窦大哥，小弟幸不辱命，把这女娃儿给你送来了。”孟明霞看不见外面的谷涵虚，只看见表姐给罗俊和一个道士押着进来，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

窦安平喜出望外，连忙上前迎接，哈哈笑道：“黑石大哥，真有你的，辛苦你了！”严浣故作惊惶急怒的模样，斥道：“你是什么人？我与你们素不相识，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捉来？”

窦安平笑道：“严姑娘不必害怕，我是特地请你来的，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决不会难为你的。”

此时白万雄已经站起身来，脚步不丁不八地站在褚云峰身旁，暗藏着大擒拿手的招式，只要褚云峰一有异动，他就要出手擒拿，阳坚白亦已拔剑出鞘，站在一旁监视。

罗俊看见己方戒备森严，料想褚云峰本领再好，也是孤掌难鸣，放下了心，说道：“寨主，这里大约用不着我了吧。”窦安平挥了一挥手，说道：“好，你去查问清楚，把刚才咳嗽的那个人给我找出来。”

窦安平交代过后，便即上前对严浣笑道：“黑石道长还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人吗？你要是插翼难飞的了，在我这儿安心住下吧。人来，把她带进去歇息。”

严浣冷冷说道：“你不说个清楚，我宁死决不受辱！”

黑石道人说道：“窦大哥，我有话要和你谈，不知你现在有没有空？”说话之际，站在严浣背后，向窦安平打了个眼色，指指严浣。

窦安平知道黑石的脾气，笑道：“黑大哥，这件事我是应该和你说明白。严姑娘，你也来吧！”

严浣佯怒道：“大不了是一个死，我决不能任由你们摆布。”

黑石道人道：“你没有听得窦寨主刚才说的话吗？现在就是要向你解释明白的，你进去吧！”

严浣好似有点踌躇不决的神气，欲行又止。黑石道人也装模作样地劝解她道：“年纪轻轻的姑娘，动不动寻死觅活，何苦来由？你既然不相信他们，也无妨听一听窦寨主的解释呀！听过之后，要是你仍然觉得为难的话，那时你再作决定也还不迟。”

严浣似乎已有几分给他说服了，不再吵闹，黑石道人乘势轻轻一推，将她推向前行。

孟明霞又是着急，又是有点诧异，心里想道：“我虽然改了男装，但浣表姐是应该认得出我的，为何她眼角也没有向我瞧瞧，竟似不知道有我这个

人在这儿似的？更奇怪的是她性子一向极为倔强，何以现在竟会受人哄骗？”

孟明霞哪里知道，这正是黑石道人和严浣预走的计划，进入密室，他们二人立即联手把窦安平制伏，然后由黑石道人劝他改邪归正，以全黑石道人结拜之情。若是窦安平不肯依从，再由严浣处置。

孟明霞只知道窦安平是要用严浣来挟制她的父亲，只怕严浣上了他们的当，进去之后，不知要使出什么阴险狠毒的手段来对付她，着急之下，无暇思索，倏地拔剑出鞘便向黑石道人刺去。白万雄等人只当她是褚云峰的助手，对她的防备远不如对褚云峰之严。

这一招剑法乃是孟家的不传之秘，当真是又快又准，饶是黑石道人本领高强，也是非给她刺中不可。

眼看孟明霞的剑尖就要刺着黑石道人的虎口，严浣忽侧身一闪，反手扣着孟明霞的手腕。她们二人的本领本是不相上下的，只因孟明霞做梦也想不到表姐反而会出手攻她，而严浣又熟悉她的剑法，故此孟明霞冷不防地就着了道儿。

孟明霞大惊之下，失声叫道：“表姐，是我呀！”话犹未了，忽觉背后金刀劈风之声，阳坚白已是唰的一剑指到了孟明霞的后心要穴。

严浣是恐怕孟明霞伤了黑石道人，说话已来不及，只好先行出手，制止了孟明霞。一时间也没想到敌人环伺在旁，定然会有人来向孟明霞袭击。这时严浣刚刚扣住孟明霞的手腕，孟明霞无法动弹，形势之险，比黑石道人刚才受她袭击更甚！

只听得“”的一声，刀光剑影之中，阳坚白退了三步，破口大骂：“岂有此理，原来你这臭道士竟是奸细！”

黑石道人以快刀挡了阳坚白的一招，冷笑说道：“阳坚白，这里可不是国师府，你要发公子脾气，回去再发。在这里我可不能容你胡作非为！”

阳坚白大怒道：“你吃里扒外，还说我是胡作非为？我问你，我好心救你，你为何反而拿刀斫我？”

黑石道人冷笑道：“你好心救我？你是要把窦寨主和我们这些人都推进火坑，叫我们身败名裂，这可比拿刀杀人更为毒辣！”

阳坚白喝道：“窦寨主，你听听你这结拜兄弟说的是什么话？”两人口中对骂，手上的刀剑又已交锋。

此时，那班冒充仆役的好手已是纷纷拥上，把孟明霞和严浣围在当中了。

另一边，监视着褚云峰的白万雄亦已出手。褚云峰早有准备，一招“怒雷击顶”，横掌迎击，使出了威猛绝伦的“天雷功”。掌势如刀，横削对方手腕，五指如钩，暗藏后着，只要对方应付不善，立即便可抓裂他的脑门！

白万雄“哼”了一声，冷冷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发出郁雷也似的声响，褚云峰那刚猛异常的掌力，竟似给一团棉絮裹住，发不出来，说时迟，那时快，白万雄的左手已是向褚云峰的琵琶骨抓下。

褚云峰一个“脱袍解甲”，只听得声如裂帛。褚云峰的上衣给他抓破，但褚云峰亦已脱出对方掌握，退开两步，拔出了宝剑了。

褚云峰一个照面，便几乎吃了大亏，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想道：“这老贼果然厉害，怪不得二十年前，他就已经是和淳于周齐名的了。孟大侠与李思南不知什么时候才来，今日之事，只怕是凶多吉少了。”但褚云峰虽然

明知不是白万雄的对手，却仍然毫不畏惧，奋力迎战。

白万雄亦是心中微凛，想道：“我闭门封刀，苦练二十年，竟然击不倒这小子！”当下也就不敢轻敌，拿出了全副本领来对付褚云峰。褚云峰的一口长剑在他双掌盘旋飞舞之下，竟是只有招架的份儿。

堂上诸人最吃惊的还是窦安平，他怎也料想不到黑石道人竟然与阳坚白交起手来，而且还说出了这样一番说话。

但窦安平也是个老奸巨滑之辈，惊魂稍走，立即明白黑石道人是已经背叛他了。

窦安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佯作不解，大声说道：“且慢动手！黑石大哥，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把严姑娘擒来给我，但严姑娘好像并没有服下你的酥骨散呀！”

黑石道人道：“窦大哥，刚才窦旺都已对我说了，我以为咱们好歹也算得是绿林的一号人物，岂能用这等下三滥手段把一个小姑娘拿来作挡箭牌！”

窦安平道：“哦，这么说来，你是不赞同我的行事了？”

黑石道人道：“不错，我非但不赞同你对付严姑娘的这件事情，我要说你这一次是全盘错了。”

窦安平道：“请大哥指教。”

黑石道人道：“咱们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靴子的爪牙！窦大哥，你本来是绿林中响应的角色，又何须为虎作伥呢？请你三思而行！”

窦安平道：“兹事体大，咱们慢慢商议。请你们二人暂且罢手，看在我的份上吧！”

阳坚白本来是怒火升起了的，但他也是聪明的人，看见窦安平偷偷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心念一动，随即想道：“这事窦安平不干也已干了，他有許多把柄在我爹爹手里，谅他不敢反叛。而且有白万雄在这儿，他想造反也是不成。且看他如何处置这臭道士吧。”

阳坚白佯作“悻悻然见于辞色”的模样，托地跳出圈子，冷笑说道：“好呀，窦寨主，你既然要听你拜把兄弟的说话，我是疏不间亲，告辞了！”

窦安平道：“咱们进去谈谈。”走到黑石道人身边，伸出手来。黑石道人只道他是要拉自己入密室倾谈，不料窦安平突然反手一拿，抓着他的琵琶骨。

窦安平的“龙爪手”也是武林一绝，论真实的本领，若然彼此用刀剑交锋，他不是黑石道人的对手。但给他龙爪手抓着了，黑石道人的本领再高一倍，也是难以脱身。

窦安平一抓抓着了黑石道人，破口大骂：“枉我和你是八拜之交，又曾救过你的性命，你竟然胳膊向外，反助外人。你说，你对得住我么？你赶快向阳公子赔罪，当着众人，答应乖乖地跟着我走，或许我还可以饶你，否则可休怪我手下无情！”

窦安平明知黑石道人是一副倔强的脾气，十九是不会这样做的，他这番话其实不过是说给阳坚白听的而已。万一黑石道人肯这样做的话，他也不怕黑石道人诈降。因为黑石道人若果被迫屈辱，以后纵然反悔，也是无面目再见天下英雄的了。

黑石道人又气又悔，心道：“悔不该不听严姑娘的话，原来他果然是丝毫也没结情之义，竟然用了这卑鄙的手段来暗算我！”

黑石道人气往上冲，亢声说道：“我宁可对不住你，决不能对不住自己

的祖宗。你下手吧！”

窦安平冷笑道：“你想死得这么容易，哼，且先让你吃点苦头！”手上加了几分劲力，捏得黑石道人的琵琶骨格格作响。又冷笑道：“你自负快刀无敌，我捏碎你的琵琶骨，看你还能使刀？”

阳坚白一见窦安平抓着了黑石道人，便即哈哈大笑，翘起拇指赞道：“好，干得好！你擒了这臭道士，我可要去捉花姑娘了。”大笑声中，到了孟明霞的身边。

此时孟明霞正在力战四个好手，阳坚白喝道：“退下，让我来对付这个雌儿！”独自上前，龇牙笑道：“孟姑娘，你虽然乔装打扮，岂能瞒过我的眼睛？”

孟明霞气得柳眉倒竖，斥道：“不要脸的下流胚子！”唰的一招“玉女投梭”，剑光如练，指向阳坚白胸口的“魂门穴”。

阳坚白道：“好狠的剑法！唉，你对我居然下得这样辣手，真是令我灰心！”信手挽了一朵剑花，轻描淡写地就把孟明霞这一招得意的“玉女投梭”解了，又再嬉皮笑脸他说道：“原来你也还认得我这个采花贼。嘿，嘿，可惜你的护花人可不能腾出手来保护你啦！”

孟明霞的剑法其实并不输给阳坚白，功力虽然稍有不和，至少也可以拼斗五七十招的。只因给他气得七窍生烟，一交手就频遇险招，几乎为他所算。孟明霞一觉不妙，连忙镇摄心神，凝神对敌。但亦已是处于下风了。

严浣独自一人，受十几个高手的包围，形势更为恶劣。

褚云峰、孟明霞、严浣都是自顾不暇，当然也就腾不出手来给黑石道人解困了。

黑石道人的琵琶骨给窦安平捏得格格作响，咬实牙根，不哼一声。心里好生悔恨，知道这次定然要死在“八拜之交”的窦安平之手了。

聚义厅中展开恶斗，外面杨婉的行藏亦已败露，此时也和罗俊等人动起手了。

且说罗俊再次出来，先把一个心腹拉过一边，悄悄问道：“刚才咳嗽的那人是谁？”问清楚了是杨婉之后，不动声色地走到杨婉面前，装作很信任她的样子，低声说道：“里面已经动手了，那几个敌人颇为了得，你进去帮帮忙吧。”

杨婉早有戒备，不过她也是正想进去的，当下说了个“好”字，便与罗俊步上台阶。走到一半，突然一个反手擒拿，想要扣着罗俊的手腕。

岂知台阶上埋伏的好手亦是早有准备，本来他们是想等待罗俊将她诱到聚义厅，让她的注意力为厅中的恶斗吸引而分散的时候，才冷不及防地袭击，此时杨婉一出手，这些人当然也就提前动手。

幸亏杨婉先行出手，采取了主动，这才免遭暗算。

罗俊霍地一个“凤点头”，避过了杨婉的擒拿，虎口却已给她的指尖点着，火辣辣的作疼，还幸没有点正穴道。说时迟，那时快，一刀一剑，已是从杨婉背后刺来。罗俊也立即回身，飞脚向杨婉踢去，大喝道：“原来你是奸细！”

罗俊的本领虽然不及杨婉，但他身为飞龙山的副寨主，当然也有他的独到绝技，这“齐眉腿”就是他的得意绝招。

杨婉在三面夹攻之下，避得开左面的刀，避不开右面的剑，倘若跳上一级石阶，又非给罗俊的“齐眉腿”踢中不可。眼看已是难以避免受伤，忽听

得“ ”两声，一刀一剑同时飞上了半空。原来是谷涵虚发出的两枚石子，将那两人的刀剑打落了。

罗俊居高临下，一脚踢到杨婉的面门，杨婉霍地一个“凤点头”，挥袖一卷，兜着鞋底，使出借力的功夫，罗俊身子悬空，头下脚上地冲了下去。谷涵虚一把抓着他的后心，当作临时盾牌来使，大喝道：“挡着我死，避着我生！”吓得罗俊魂飞魄散，叫道：“快，快给这位好汉让开条路！”那些人一来是恐防伤了罗俊，二来看见谷涵虚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也是吓得慌了，连忙一窝蜂地退入了“聚义厅”中。

谷涵虚哈哈大笑，喝道：“你这厮不值得我来杀你！”一个旋风急舞，把罗俊抛下石阶。

谷、杨二人杀入大堂，谷涵虚抬头一看，见黑石道人给窦安平抓着了琵琶骨；最为危险，严浣身陷重围，一时之间，却还没有性命之忧。

窦安平知道了强敌，正要加上把劲，把黑石道人的琵琶骨捏碎，谷涵虚喝道：“撒手！”人未到掌先发，窦安平给他的劈空掌力一震，身子不由得向前倾斜，手上的劲力登时松了，黑石道人一个沉肩缩肘，脱出了窦安平的掌握。

黑石道人喝道：“窦安平，我这条性命是死里逃生的，你救过我一次，如今你等于是杀我一次，两相扯直，我欠你的债已经还了。从今之后，咱们是恩断义绝！”

窦安平暗暗后悔没有及早杀掉黑石道人，但恃着人多，却也不惧，拿起了一对护手钩，冷笑说道：“你这吃里扒外的牛鼻子臭道士，我与你还有什么情义可言？你以为你来了救兵，就可以逃得出去么？哼，哼，你的性命还是在在我的掌握之中！”

黑石道人道：“如今你要取我性命，恐怕难了。”刀光一闪，格开窦安平的双钩。他的快刀乃是武林一绝，转眼之间，闪电般地劈出了六六三十六刀。只听得“嗤”的一声，窦安平的衣领给他划破，刀锋直指到了咽喉！黑石道人喝道：“我再饶你一次，你还不悔悟么？”

窦安平趁此时机，一个“抽撤连环”，护手钩往前一送，反而钩伤了黑石道人的小腹。黑石道人忍着痛，叹了口气，说道：“你真是至死不悟，我只好与你拼了这条性命了！”

窦安平冷笑道：“你现在已是釜底游魂，还想与我拼命！”双钩飞舞，左一招“玄鸟划砂”，右一招“登山跨虎”，钩光闪闪，伊似双龙出海，裹住了黑石道人的一柄单刀。

黑石道人快刀疾劈，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却始终摆脱不了双钩的封锁，刀锋一到了对方的三尺之内，便无法攻得进去。激战中黑石道人只觉一条右臂一阵阵的酸痛，快刀劈出，已是力不从心，渐渐有点使唤不灵了。

这并不是黑石道人技不如人，也并非窦安平已想出了破他快刀之法。而是因为黑石道人右肩的琵琶骨给捏伤了一块骨头，斗到了数十招之后，无法支持下去。

窦安平步步紧迫，黑石道人一咬牙根，刀交左手，依然顽强作战。窦安平冷笑道：“困兽之斗，又有何用？”

黑石道人一来是因为左手使刀不如右手的纯熟；二来是小腹的钩伤血还未止，激斗之下，伤口扩大，鲜血更是汨汨流出；三来有肩的琵琶骨痛得有如火烧，虽然左手使刀，亦是受到影响。是以最初的十多二十招，勉强还可

以支持，二十招过后，又给窦安平的双钩裹住，只有招架之功了。黑石道人暗暗后悔，后悔刚才不该手下留情，以致纵虎贻患。

谷涵虚给黑石道人解困之后，因为严浣的形势也是十分危急，他是和黑石道人交过手，知道他的功夫，只道黑石道人解困之后，独自对付窦安平，料想不会吃亏。于是便不再去理会他这一边，先救严浣。

严浣看见谷涵虚来到，精神陡振。只听得谷涵虚霹雳似的一声大喝，闪电般地扑入了重围，双掌连环劈出，登时有两个人倒了下去。

谷涵虚使开了刚猛无伦的“天雷功”。挡者辟易，不消片刻，已是有四五人伤在他的掌下。严浣也刺伤了两三个人，其余的人都吓得慌了，谁也不敢迫近他们。

严浣杀出重围，说道：“我去帮明霞表妹，你助你的褚师兄一臂之力。”谷涵虚进来之时，早已注意到褚云峰和白万雄交手的情形，知道白万雄是飞龙山上最强的一个敌手，褚云峰久战下去定必吃亏。此时抬头一看，只见褚云峰果然是已经给白万雄迫得连连后退。

谷涵虚叫道：“褚师兄，雷电交轰！”白万雄冷笑道：“什么雷电交轰！你这丑八怪吓吓别人犹可，想吓我么？”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觉得一股巨力推来，褚云峰与谷涵虚同时使出了“天雷功”。饶是白万雄内功深厚，给这两股掌力会合一震，胸口登时也似受到铁锤一击，胸中气血翻涌，五脏六腑都好像要翻转过来！

谷、褚二人合力使出了一招“雷电交轰”，立即双剑齐出，疾刺过去。白万雄立足未稳，喘息未定，只听得嗤嗤响响，在精芒电射之中，他的两条衣袖，化成了片片蝴蝶。谷、褚二人见他居然能够用衣袖化解剑招，也是当真不敢轻敌。

白万雄也真不愧是一派武学大师，接连退了八步，每退一步，就消解了对方的一分功势，退到了第八步，阵脚稳定下来，解开了束腰的皮带，当作软鞭，盘旋飞舞，挡住了谷、褚二人的长剑。

用“天雷功”颇为耗损真力，谷褚二人面临强敌，不敢多用，斗了数十招，待白万雄将要反客为主之时，方始再来一招“雷电交轰”，重夺先手，压下他的凶焰。但如此一来，谷褚二人虽然是始终占得上风，要想在急切之间打败白万雄却也是势所不能了。

严浣杀出重围，和孟明霞会合。孟明霞精神陡振，一招“大漠孤烟”，剑直如矢，向阳坚白径刺过去。严浣划了一道圆弧，剑势如环，罩住了阳坚白的上三路。她使的这招有个名堂，叫做“长河落日”，恰好和孟明霞那招“大漠孤烟”配合得天衣无缝！

阳坚白哈哈笑道：“又来了一个美人儿，我这艳福可真不浅啊！”笑声未已，突然“哎哟”地叫了一声，肩头已是给孟明霞的利剑划破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幸而没有伤及骨头。

原来严浣和孟明霞的剑法虽然不是同出一门，但因她们曾经在一起彼此切磋，故此各自用家传的剑法，也能够配合得十分严密，有如一个人使开双剑一般，无懈可击。阳坚白的本领只不过略胜孟明霞一筹，加上了一个严浣，当然就不是敌手了。

飞龙山上的头目纷纷赶到，“聚义厅”虽然甚大，却也容纳不下。窦安平此时已是大占上风，喝道：“用不着慌乱，丁堂主、刘堂主、鹿老前辈、邓七哥，你们挑选七八个人进来，其他的各回原位。”

丁堂主和刘堂主是飞龙山本领最高的两位大头目，“鹿老前辈”是冀北的名武师鹿南璋，“邓七哥”是金驼寨的寨主，这两人和窦安平都是数十年的交情。这次窦安平特地请他们来助拳的。

丁、刘、鹿、邓等人进去之后，丁、刘二人便要上前擒拿黑石道人，窦安平自忖胜券在操，要在手下面前显显威风，喝道：“你们不长眼睛吗，快去助阳公子。鹿老前辈，邓七哥，请你们帮帮白老英雄，把那两个奸细拿下。”

鹿南璋和邓七武功都很不弱，两人一上，褚云峰和谷涵虚成了以二敌三，攻势登时就给对方夺了过去。

另一边，飞龙山的两个大头目刘万和丁兆亦已上前，向孟明霞、严浣展开了攻击。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一流高手，武功亦非泛泛。刘万使的是大砍刀，刀重力沉，一刀劈下，孟明霞横剑一封，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飞溅，暗暗吃了一惊：“这人气力倒是不小！”

说时迟，那时快，丁兆的七节鞭一个“回风扫柳”，也向严浣扫了过来。严浣使出移形换位的轻功身法，剑如飞凤，反手削去。这一招用得十分巧妙，丁兆的长鞭扫了个空，眼看严浣的反手剑削来，若不扔鞭，手指就非给她的利剑削断不可，忽听得“唰”的一声，阳坚白一剑刺来，笑道：“严姑娘休得逞能，还有我呢！”阳坚白的本领远在丁兆之上，这一剑正是攻敌之所必救，严浣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只好回剑遮拦。

孟明霞试出了刘万气力不弱，立即改用以巧降力的打法，剑尖轻轻一挑，翩若惊鸿的一掠即过，待得对方的招数用老，立即便是一招“妙解连环”，化解了对方的力道，把刘万的大刀拨过一边。只要再来一个欺身进剑，就可以刺穿刘万的咽喉。阳坚白倏的转身，撇开了严浣，又是一招攻敌之所必救的剑法，使得孟明霞无暇对刘万施展杀手，只好先应付他。

阳坚白占了上风，得意之极，哈哈笑道：“你们两位漂亮的小姐送上门来，阳某岂能没有怜香惜玉之心，不加接纳？你们不必害怕，我是舍不得伤害美人儿的。不过你们也得知趣一点，乖乖的将兵器放下来吧，否则刀剑无情，一有失手，毁了你们的容貌，我也是要抱憾的啊！”

严浣道：“狗嘴里不长象牙，不值得力它生气！”孟明霞瞿然一省，说道：“不错，对付恶狗，只有宰之，难道还要和它吵嘴么？”压下心头怒火，与阳坚白着着抢攻。可是阳坚白得了刘、丁二人之助，却已是稳占上风了。

杨婉闯进了“聚义厅”，窦安平的手下只道她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不大注意她。刚才在阶下和她交过手的人叫道：“这厮是奸细！”方始有三个人上前，将她拦截。

这几个人不过是二三流脚色，焉能敌得住杨婉精妙的剑招，不过片刻，杨婉身随剑走，只听得“哎哟，哎哟”之声此起彼落，那几个人都给她刺着了穴道，倒下去了。

杨婉虽是对孟明霞并无好感，但见她形势危急，自是不能袖手旁观，当下便向她这边杀过来。刘万横刀招架，不过数招，给她伤了右臂，大刀 啣坠地。孟明霞叫道：“婉姐，不必顾我，擒贼擒王！”

杨婉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敌众我寡，久战下去，定必吃亏。除非是把飞龙山的寨主窦安平擒了，方能脱险。”

此时聚义厅中分成了三处厮杀，一处是谷涵虚与褚云峰联手，和白万雄、鹿南璋、邓七三人恶斗，双方都是一等一的高手，白万雄更是黑道上顶儿尖儿的人物，谷、褚二人幸有“雷电交轰”的天雷功绝技，每到危急之时，便

即使用，方始能够支持。但亦已是甚处下风了。

一处是黑石道人和窦安平恶斗，黑石道人负伤力战，形势更为恶劣。

比较起来，倒是孟明霞和严浣这一处形势稍佳。她们得了杨婉之助，杀伤了阳坚白得力的助手刘万，形势业已转危为安。

飞龙山的头目和窦安平邀来的好手，除了受伤的业已退下之外，在这聚义厅中的大约还有十多个人，这十多个人有一半站在窦安平的附近，注视着黑石道人。因为窦安平是一寨之主的身份，此际他虽然大占上风，他的手下也不能不预防万一。还有三个好手则替代了受伤的刘万，上前帮阳坚自围攻孟、严二女。剩下来可以堵截杨婉的不过四五个人。

杨婉不知黑石道人是谁，但已知道窦安平是飞龙山的寨主，当下便即挥剑如风，向他这边杀去。

以杨婉的本领而论，对付这四五个人并不困难，但要击败他们，却也殊非易事。好在她擅长轻功，有一套名叫“穿花绕树”的身法，左面一兜，右面一绕，更配合了她精妙的剑法冲刺，边战边走，终于给她冲出了重围。窦安平的手下，立即分出人来堵截。

眼看杨婉就可以杀到窦安平的身边，窦安平忽地一声大喝，双钩齐下，左手钩勾着了黑石道人的肩头，右手钩就要向他咽喉刺下。

黑石道人厉声叫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刀光闪处，咔嚓一声，把窦安平左手五指齐根削下。窦安平痛彻心肺，发出一声惨叫，腾地飞起一脚，把黑石道人踢了一个筋斗。

黑石道人的肩头上插了一柄利钩，倒在地上，血流如注，尚未能挣扎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已有四五个人一齐向他扑了过去。

杨婉虽然在江湖上历练了几年，不像初出道时看见流血就害怕了，但也未曾见过这等惨烈的恶斗，这刹那间，她给吓得心中慌乱，不知应不应该再去对付这个受伤了的窦安平。

但正在她踌躇未决之际，窦安平的那班手下却已跑过去要生擒受伤了的黑石道人，而且也来攻击她了。正是：

血雨腥风大厮杀，刀光剑影闯重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